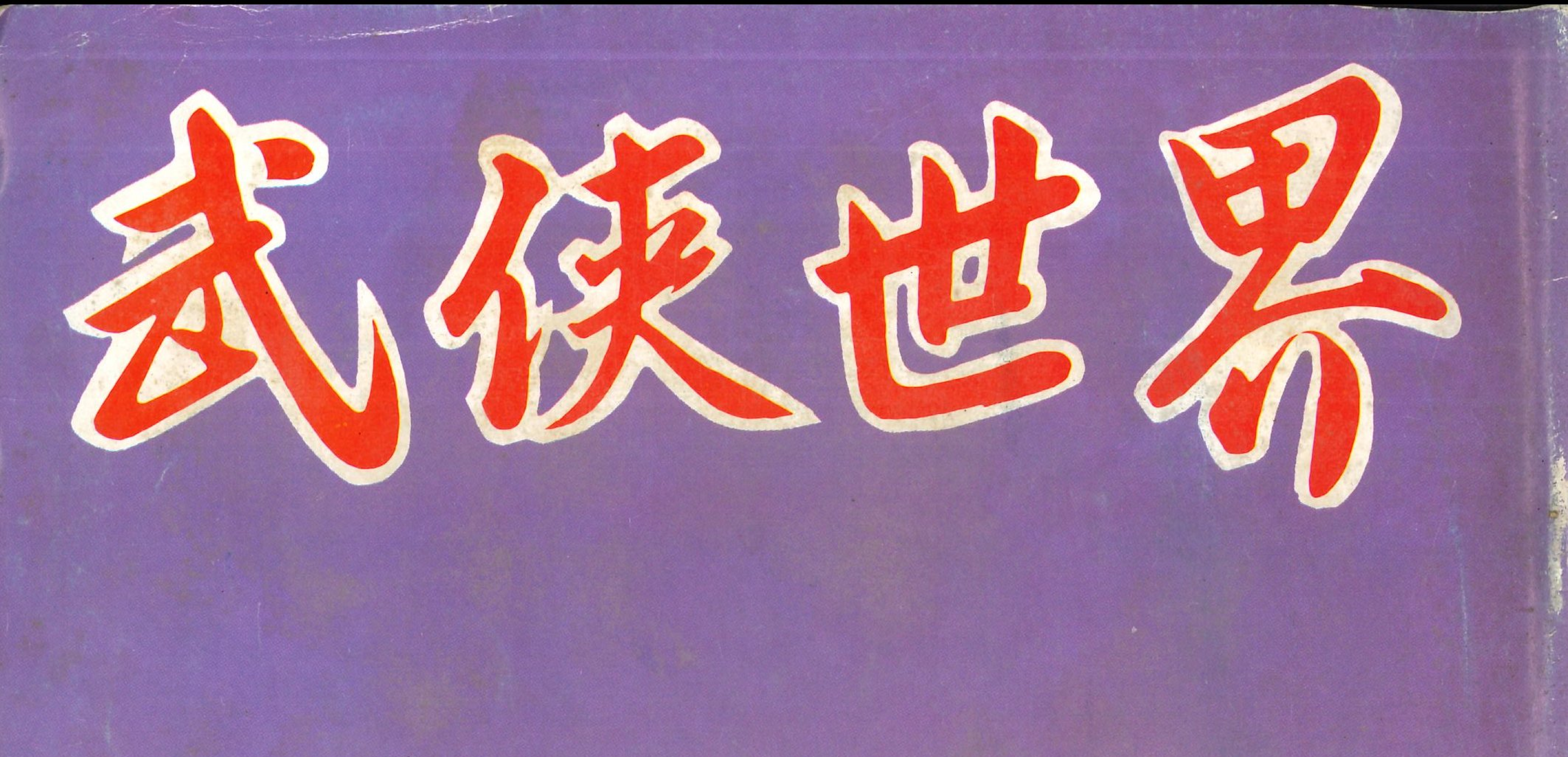



第32年

32

$12.00



## 編者話

蕭顯先生所著「神劍迷情」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本故事描述北國金邦，南宋連連征戰，抗金英雄祖繼廷是祖逖的後裔，奉師伯蔚霞子之命和被囚在金邦的南宋使臣洪皓聯絡，他利用比武奪魁結識了金邦的完顏蓉公主，才能和洪皓相見，洪將繪好的軍事地圖交給祖繼廷，却中了金邦的反間計而罹難身亡，完顏蓉公主痛失情侶，協助與祖同行的小婉留在洪皓身邊，二人在兩國議和後才放回宋國……小婉爲祖收養一棄嬰繼嗣，名祖南威，參加采石磯大戰，得江湖鐵網張協助，殺了金邦悍將……情節複雜，兩朝興衰，南宋腐敗，異國男女迷情，令人興嘆，內情如何，請一讀爲快。

*　　*　　*

高阜先生所著「羌笛怨」，歐陽雲飛先生所著「魔鬼的門徒」均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而麥長庚所著「關外爭雄記」，麥菁所著「雁翎寶刀」也在期刋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情淚染蠻花」。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04.00 |
| 一年港幣 | $608.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33.00 |
| 一年港幣 | $665.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390.00 |
| 一年港幣 | $78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2期
（總號1632）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情迷劍神

武林恩怨錄

蕭顯·文　可飛·圖

## 比武奪魁　聯絡使臣

正值暮秋時節，在燕山山脈的霧靈山上，生在峯巔谷壑的山裡紅和毛栗已經成熟；楓葉也紅得格外漂亮，遠望像一片燃燒的形雲。濃濃的晨霧尚未散去，蜿蜒的山道上走着一個金兵裝束的青年，正側着頭細辨着從遠處傳來的簫聲。

竹簫聲本自後山吹起，傳到這裡已是弱不可聞，又被山溪流水聲淹沒，青年卻居然能分辨出來，「蟻語若鼓」的內功可謂精湛了。他臉上漸呈欣喜之色，因那簫音正是南朝之音。他施展「八步趕蟬」的輕功，連翻過兩道的山樑，一招「鶴衝碧霄」，騰身躍上數丈高的峭壁，站在一棵松枝上四下梭巡，只見那吹簫人正在數丈之外。

吹簫人是個少女，背對着他，長長的秀髮披散肩頭，衣衫薄薄卻是南朝打扮，她雙足站在清冽的溪流中，神情專注地吹着委婉悅耳，卻又有幾分凄涼的曲子。

那曲調忽高忽低，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低迴嗚咽，幾乎催人淚下，青年不由得輕嘆一聲。少女聽到聲響，猛然轉過身來，目光鄙夷地掃過，趟着溪水要走。

「姑娘留步。」青年聲落人到，站在少女身後，抱拳施禮：「姑娘可是南朝人？」

少女生得眉目清麗，肌膚潔如冰雪，眉宇間隱隱藏着一股英氣。

「是南朝人又怎麼樣！」她冷冷地說，神情極是威嚴。

「請問姑娘，這燕山霧靈峯上可有位武當劍宿蔚霞子老前輩？」

少女神情驟變，厲聲問：「你是甚麼人？」青年剛要答話，眼前金光一掠，一陣勁風撲面而來，姑娘突施殺招，使青年大爲震驚，忙出掌去擋，本想用雙指夾住金簫。誰知簫路一變，又直抵心窩膻中穴道。青年知道這又是個虛招，身子一偏，果然金簫前探，直搗腋下淵腋、輒筋二穴。

青年搶佔先機，伸臂捏住她的手腕，笑着說：「姑娘，你這金簫打穴的功夫也是一般。」

少女面湧彤雲，咬住嘴唇，暗運內力想掙出手來。青年笑容可掬地說：「姑娘不分青紅皂白，不問來龍去脈，不辨是敵是友，便想置我於死地，武林中可沒有這條規矩。」說罷，手掌微一用力，那金簫便從少女的手中鬆落，青年未等它落地，足尖一點，那簫直立起來，直插入少女繫在腰際的綉囊中。

「在下失禮……」青年話未說盡，少女手握金簫在空中劃個半弧，直向他頭顱刺來。

「撥雲挑月，武當劍！」青年驚呼一聲，身體向後一躍，站在一塊凸出水面的石頭上。少女以簫代劍，凌厲無比，威銳逼人，瞬間將抽、提、帶、崩十三勢劍法盡皆使出。青年只是騰挪閃躍，像隻鷺鷥一樣從這塊石上跳到另一塊石上，始終不肯拔劍還招。這時他突然右掌疾探，對準金簫來路，雙指竟捏住簫管，說：「姑娘且慢動手，是自己人。」

他手一鬆，少女被對方的內力推後半步，脚踏溪水竟濺了一身水珠。她滿臉羞惱，用清脆的聲音喝道：「該死的韃子！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婉兒住手。」一聲宏亮的呼喊震蕩山谷：「他若是番將，早就把妳傷了。」

青年轉身望去，見一老者飄然而至，足踏溪水，雙履不濕，恰似一片輕飄的葉子，這「踏雪無痕」的卓絕輕功使青年深爲折服，他見老者年已八旬，童顏鶴髮，頭挽道髻，身穿土黃色長衫，雪白的長髯拂在胸前，二目如電，臉上蘊着一團浩然正氣，青年知是位武林名宿，不敢怠慢，當下躬身施禮：「晚輩祖繼廷，拜見老前輩，恕我冒昧，老前輩莫不是蔚霞子師伯？」

「你認得……老朽……」老者面呈疑惑之色。他正是蔚霞子。

「晚輩叩拜師伯。」祖繼廷竟跪在水中行了大禮，並摘下金兵帽子扔進水裡。

「你師父是南宮虛麼？」

「晚輩不認得甚麼南宮虛，我師父叫碧月子。」

蔚霞子眞名蔡璋，他爲試探祖繼廷而故意編出一個假名，現知他是碧月子的弟子才略釋疑團。他雖和碧月子同出一門，但因稟性不同，素有不睦。蔡璋性情閒散淡泊，一心向道；碧月子卻時常涉足塵內之事，常有下山輔弼宋廷之意，爲此二人發生爭吵，蔡璋一氣之下，遠走冀北，躲進燕山霧靈峯封劍隱居。

小婉原是一個棄嬰，已被他撫養了十六年，二人祖孫相稱。

「你師父好麼？」蔡璋雖然視碧月子爲名利之徒，但一別十六載，也甚爲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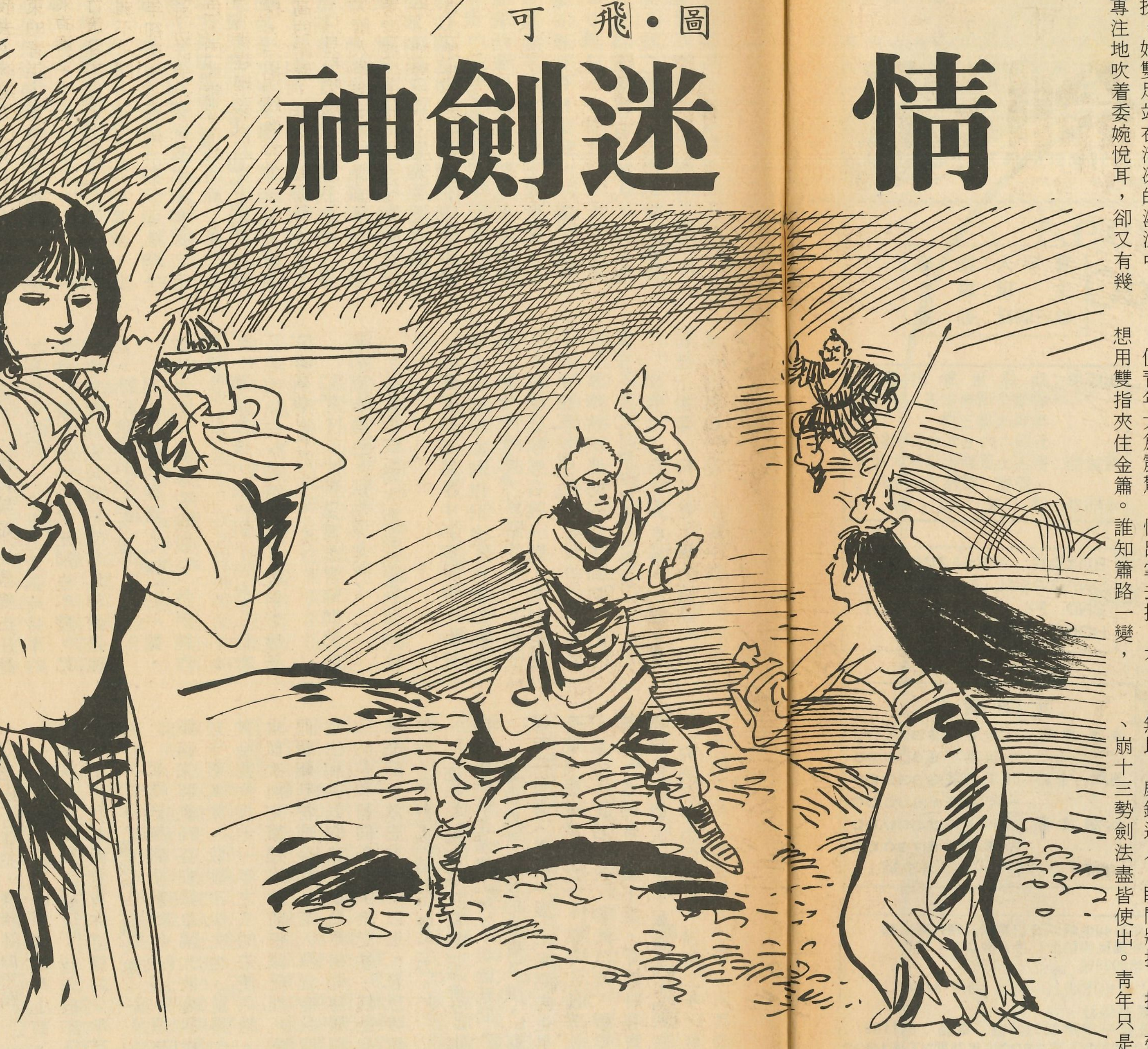
「師父爲國捐軀，靖康二年，與金兵在東京城外激戰遇難，那時弟子只有十歲，以後跟二師叔清丹子學藝，不想他老人家也於去年病逝，是死在劉琦將軍帳前的。」祖繼廷說到此處，聲音有些哽咽。

「他們都不在了。」蔡璋仰首長嘆，不覺黯然神傷。

「師父、師叔都是爲國爲民捐軀的，忠烈千秋，雖死猶榮，只是我武當劍派所遺下弟子寥寥無幾，門庭衰敗了。」

「兩位師弟血灑疆場，卻是男兒所爲，是我當初錯怪了他們。」蔡璋面有愧色，神情又有些悲哀，緩緩地說：「人已死矣，逝者如煙，賢侄，你隨我來。」說罷，逕自去了。

祖繼廷見小婉有些不服氣地噘着嘴，二人目光一碰，他便揚起臉，不



想理睬她。

幾間茅舍錯落在一片松柏之間，數縷陽光自蔭翳間灑落，晨風清爽，鳥啼鷄鳴，蔡璋的居處宛若絕塵的世外桃源。

落座以後，蔡璋神情黯然地問：「賢侄此行，莫非讓我出山抗金？」

祖繼廷搖搖頭，掏出一封書信呈上，信是抗金將領，東路元帥劉琦寫給蔡璋的。

蔡璋看罷沉吟半晌，問：「你想找洪皓麼？我看不必了。南朝當滅，北國已興，江山易主亦不悖天道人情。洪光弼乃一介弱儒，縱然有補天之志，獨木也難撑將傾巨廈……」

祖繼廷聽到此處，驟然色變：「我只當師伯是位老英雄，原來竟是苟且偷安之人。山河破碎，中原失陷，百姓橫遭荼毒，江北父老望我旌幟，雙目欲穿。無數抗金志士血濺黃沙，彪炳千秋，就連綠林、黑道上的武人也紛紛歸順朝廷，同仇敵愾以雪靖康之恥，報亡國之恨，不想師伯卻徒有個武當劍豪、巨俠名宿的虛名……」

祖繼廷慷慨陳詞，臉色激動得發白。蔡璋卻不動聲色地正襟危坐，一手摸着一根雉雞的彩翎，一隻手止住發怒的小婉。

「只可惜劉元帥目不識人。我祖繼廷縱然入虎穴龍潭、刀山劍樹也要找到洪皓！」

「你找洪皓究竟有何事？」

祖繼廷冷冷一笑：「師伯既然要做世外高人，這還關你何事？此地山清水秀、燕啼鶯歌，哪裡聽得到豺狼之聲，又怎聞得見血腥之氣？」

「胡說八道！」小婉柳眉倒豎，鳳目圓睜，刷地一聲，抽出掛在墻上的寶劍。

「婉兒，休得無禮。」蔡璋止住她，對祖繼廷說：「你既然是劉琦將軍的信使，要托我去找洪皓卻也不難。可我從未見過劉將軍的文字，單憑這區區一紙，就讓我相信你麼？」

祖繼廷熱血陡漲，「錚」的一聲，拔出長劍，對準左腕說：「我斷腕作證！」

蔡璋微微一笑，對小婉說：「你數一、二、三，數到三時，他自然會斫下手腕來。」

「這……」小婉望着那青輝閃閃的劍刃面有難色，但她還是喊了，「一、二」，數到「三」時，祖繼廷猛然將劍砍下。

忽見蔡璋將手中彩翎一彈，一尺多長的羽毛如利鏃飛出，雖遲發卻先到，恰恰打在劍身上。

祖繼廷頓感右腕一麻，長劍走偏，距手指三分處砍空。

蔡璋將深厚的內功注到羽毛上，竟在八步之外震開了他的長劍。

祖繼廷兀自吃驚。猛一抬頭，見粉壁上掛着一幅長卷，筆力遒勁、雄渾，蛇舞龍翔般的字跡中露出一腔激憤之情。

「姓祖的，我爺爺曾派使我兩位師叔爲洪先生遞送密報，都慘死在韃賊的四大藏僧手裡。可你、你、你……」小婉說着，眼圈兒一紅，淚在眼眶裡打轉。

祖繼廷「噗通」一聲跪倒在地，說：「弟子妄言冒犯，還請師伯恕罪！」

「不知者不怪。」蔡璋起身上前，雙手扶起祖繼廷，「賢侄，我非但不怪你，卻喜我劍派竟有你這樣的少年英俊。快起來，讓我們共議大事。」

祖繼廷復將來意細叙一遍。原來東路宋將劉琦在安徽阜陽大敗金兵銳旅十數萬衆，收復不少失地，並得知被金國拘押十一年之久的宋使洪皓，曾數次向宋軍遞送軍情密報受挫，便派祖繼廷扮成金兵，潛入燕雲金兵腹地去和洪皓聯絡。劉琦早得知隱居燕山的蔡璋蔚霞子和洪皓交厚，都是高風亮節、效忠君國的志士，若想尋到洪皓，只能求蔡璋助一臂之力。

「師伯，那聞名江南的『洪佛子』洪皓先生到底是甚麼人呢？」祖繼廷問。

「是位威武不屈的華冑英雄。」蔡璋手捋長髯，長嘆一聲，「光弼先生早年素有振國興邦之志。當年出任秀州司錄時，正遇水災，黎民流離，餓殍遍地，他開倉放糧不說，竟然將官家運糧船隊截住以拯十萬饑民，『洪佛子』的美名便由此得來。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都，徽宗第九子康王南渡繼位，爲探聽被掠去的二帝的消息，洪皓任『通向使』出使金朝，至今已有十一年了，他自太原轉到雲中，又被押解到松漠冷山，那裡天氣奇冷，雖陽春冰雪不融。他穿蔴布粗衣，居土屋地穴，燃馬糞暖身，食草根充饑，但忠心救國矢志不移，終不肯歸順異邦……」說到這裡，蔡璋竟落下淚來。

蔡璋沉思片刻，接着說：「當初金朝讓他去做國賊劉豫的宰相，遭到洪先生的痛斥，後來粘罕又勸他歸降，也遭痛罵。起初他被監軍陳王完顏尹監管，幽禁在後山的摩雲峯下。每年秋時，他都到我這裡走走，但卻跟着一羣如狠似虎的金兵，現在則不知囚禁何地了。」

「我兩位師兄被那四大惡僧所害，這又是爲何？」祖繼廷問。

「那四名藏僧原是雲遊此地，被金邦重金收買，助紂爲虐。東原、東順爲洪先生遞送密報，卻不想遭到惡僧暗伏，至今我也解不開這個謎團，想不出何處走漏了消息。」

「我先除了這四個惡僧再說。」祖繼廷拍案而起。

「我早有此意，只因年邁力衰恐有不敵。四惡僧各持四柄藏刀，兇悍無比。」

言談間不覺已近午時，小婉端上水酒素菜，祖繼廷心中只想着那四大藏僧，心中悶悶不樂，直喝得微醺，和衣睡去。



他醒來時天已漸暮，躺在木榻上，環視着這不過一丈方圓的居室，只見家徒四壁，僅有兩支已點燃的蠟燭，插在墻隅的鐵架上。再看地上，他不禁驚呼起來，原來自己的長劍竟斷爲數截扔在床下，青磚上卻插着一柄木劍，那是武當劍對練時用的。

他跳下床，用手去推門，鐵門竟被鎖住。他大惑不解，一時竟對蔡璋產生了許多猜想。難道師伯要將我困在這裡？這裡無窗，只有兩扇沉重的鐵門的斗室，非人所居，只要他雙掌運力推去，還是能破門而出的，但又恐破壞了師伯的意圖。

他正想着，只覺脚下青磚移動，竟啓開了一道兩尺見方的地穴，待俯首去看，從中卻探出兩隻毛茸茸的手臂來。他不由倒吸一口冷氣，驚得後躍一步。突然，只見自地穴中竄上一個龐然大物來，竟是一隻身壯體碩的黑猿。

「原來師伯是想試我武功。」祖繼廷釋然一笑，躬身去拔木劍，黑猿哪容他近身，「啪！」的一掌將木劍拍進磚內。

「畜牲也來欺人？」祖繼廷不由心中忿忿，使招「單鳳爭巢」向黑猿心窩拍去。

黑猿並不躲閃，卻承受了這一猛掌。

他暗自驚奇，思想這畜牲內力不弱。當下便以掌化劍，將抽、帶、提、擊、刺、格等十三勢武當劍法盡數使出，虛實互銜，展轉騰挪，雙掌聚注十分內力，翻飛如一對蝴蝶。

誰知黑猿也精通武當劍法，一時間竟和他拆了十幾招。他知道黑猿是蔡璋馴練而成，令人驚訝的是此物竟深得劍術三昧。

他一時興趣，後躍數步，氣貫丹田，然後直通任、督二脈，內息如排山倒海般運往掌上，向黑猿頭顱拍去。

黑猿舉掌相迎，雙掌碰在一起，黑猿被震得哇哇直叫。

祖繼廷心想自己的强大內力已壓倒牠，再用「勾魂法」粘住黑猿掌爪，不消片刻，這畜生便會被震散經脈。剛想到這裡，突地另一個念頭陡起：「這畜牲懂得甚麼？我怎能傷害師伯的心愛之物。」於是身體微偏，右肩略沉，使招「翻葉取露」，將手掌滑過。

猿本是獸中之靈，既經人教化，更爲聰慧，但黑猿並不知難而退，反而惱怒地暴跳起來，嗷嗷的叫聲震得斗室如同撞着十口洪鐘。

祖繼廷見它雙目噴着幽幽怒焰，身影黑山似地撲將過來，定要作生死搏鬥，便心下有些爲難，深知用武當劍一時不能取勝，又恐聚氣於掌打傷了牠，而且畜生吃過一次虧，再不肯上當。

他突然想起人和猿的經脈是相同的，當下並攏雙指猛向黑猿心窩膻中穴點去。

黑猿身軀雖然笨重，動作卻十分靈活，毛茸茸的胳膊一轉，竟格開他的手掌。

於是他便疾點這畜牲上、中二路神庭、兌端、兪府、神闕諸穴道，但都被牠躲開，卻也累得氣喘咻咻。

此時，鐵門外忽然傳進簫聲，曲調十分古怪。黑猿聽了精神即刻振奮起來，舞動長臂，兇勇無比。隨着簫聲轉高，牠就像發瘋一樣，不顧死活地撞了上來。

祖繼廷急忙一閃，黑猿竟撞開鐵門跳到院內，他也隨即跟去，月光下看見蔡璋和小婉都站在那裡。黑猿見小婉吹簫不止，掉過身來又要和祖繼廷纏鬥。

祖繼廷又好氣又好笑，「咳」了一聲，後躍數丈，拾起地上的枯枝舞動起來，黑猿竟不能招架，身上不知着了多少掌拍拳打，若是長劍，畜牲早該死十幾次了。

「你用的不是武當劍！」小婉放下簫，驚呼道。

「『谿鳴劍』。你用的是祖逖創下的『谿鳴劍』法！」蔡璋也萬分驚愕。

祖逖是晉代愛國名將，曾北伐匈奴立下偉功。他「聞鷄起舞」十餘載不捨寒暑，創下這套六十四勢「谿鳴」劍法。「谿」乃深谷大壑，意取劍鳴山川之意。祖繼廷雖是祖逖後人，但祖逖病逝後，所著劍譜便絕於世上，不知祖繼廷如何學得。

至此蔡璋遂喝退黑猿，黑猿乖乖地被小婉牽着走了。

蔡璋說：「賢侄，你果眞是祖逖之後？劍法又從何學來？」

祖繼廷說：「金兵入侵中原，焚毀了建在豫州譙縣的先祖祠堂。我師父碧月子從金兵手中搶到劍譜，他說是金人從神像下發現的，劍譜已殘缺不全，只剩十二勢了。」

「我聽先師說過，『谿鳴』劍共爲六十四勢，每勢的名稱都有個『鷄』字，此劍譜乃稀世之寶，當年祖將軍未得傳人，不知劍譜爲何竟在神像之下？」

蔡璋嘆口氣又說：「僅此十二勢便猛銳無比了，賢侄，武當劍雖負有盛名，終有劍舞之嫌，如掠陣克敵則與當年劍宗三丰眞人所創劍招相類。世人讚武當劍『翻天兮驚鳥飛，流地兮不沾塵』，實在是溢美之辭。」

蔡璋望了祖繼廷許久，復又語調深沉地說：「繼廷賢侄，你武功過人又秉一團正氣，將來必能振興門派，報效國家。你不驕不躁、靈氣過人，確實是難得的人才，你知道我折斷你長劍的原因麼？」

「師伯是想用黑猿試弟子武功。」

「這是其一。這隻黑猿是巴蜀劍豪方天石送我的。牠與我同時修煉了十數年，武功已抵得上當今江湖高手，如今婉兒還打不過牠，我若不用智取也只能和牠打成平手，可你卻輕而易

舉地打敗了牠……」

「弟子已是強弩之末了。」祖繼廷搶着說。

蔡璋用手勢止住他，說：「你若打不敗牠，萬事皆休，可你勝了，就要了結我多年的一宗心願了。賢侄，你隨我來。」

祖繼廷見他微陷的兩眼閃着欣喜的光芒，不知老人家要了結甚麼心願，滿腹疑惑地跟在他後面。這時小婉也挑着燈籠走來。

月色如洗，萬籟俱寂，偶爾傳來幾聲秋蟲的低鳴，他們穿過一片松林，地上滿是積年的敗草腐葉，散發着一股霉氣。轉進榆林，蔡璋便止住腳步，指着地上厚厚的一層腐葉說：「這裡我每年必來一次，連婉兒都不知曉，只是要等有緣之人。」說罷，長袖一拂，勁力所到，將半尺深的腐葉掃蕩一空，露出碎石相雜的褐土。

「賢侄，你挖掘下去。」

小婉將佩劍遞給祖繼廷。

撥開土層，竟露出一塊光可鑑人的青石板，三尺見方，光滑無比。

「賢侄，這塊石板厚九寸，重千斤有餘，無柄無環，你把它掀起來。」

「師伯又要試我的內力。」祖繼廷暗想。他氣注十指，施展「金剛指」的功夫，「刷」的一聲，十指竟插進石板，源源內息從下脘、中脘、上脘，自下而上地湧上，分輸左右雙臂，慢慢將石板抓起。

他和小婉同時驚呼，石板下面原來有一柄無鞘的寶劍，青輝奪目，寒氣逼人。

＊　＊　＊

照得滿屋通明的松明燈下，祖繼廷和小婉靜靜地聽着蔡璋講劍。

「這口劍是唐代貞觀年間所鑄，叫紫嗜劍。」蔡璋將劍置於案上，指着劍身鏤着的兩排藏文說，「『嗜』是吐蕃國流行的詩歌，類似漢唐的五七言絕句。當年文成公主入藏，松贊干布十分歡喜，竟以子婿之居，與唐朝結成甥舅之國。松贊為答謝唐太宗的恩寵，用布達拉山稀有的紫石英石，歷時三載，鑄成這口寶劍，獻給中土。」

「這劍上的字是甚麼？」小婉問。

「這正面的藏文是『疆分三境，地合一家』，背面是『相睦千秋，同泰四海』。我中華素來是禮儀之邦，對朋友一向是『患難相恤，暴掠不作』，哪像這狠心豺性的金朝？」

「師伯，這柄劍為何像柳葉一般？」

「文成公主喜愛故國的柳樹，便在藏地到處植柳。吐蕃人格外敬重公主，將那堅韌、婀娜的唐柳喻作公主美麗的化身。劍鑄柳形，這是松贊對她的愛戴之情。」

蔡璋又說：「這口劍不僅能削鐵斷玉，如一飲敵血便劍身通紫，紫氣浩然，只有一生仗義的豪俠才配使它。繼廷賢侄，這劍與你有緣，你拿它去為國效力吧！」

「晚輩是何等人，也配使這前朝神劍？」祖繼廷頻頻搖頭，連連擺手，神情很是驚慌。

「以你武功而論也算得受之無愧。只是劍為百兵之君，神劍更聚天地正氣，學武難，做人更難，你莫使它沾上半點俗氣，自古神劍若為邪氣所侵，不僅威銳驟減，且必自招其害。」他輕嘆一聲，說：「大厦將傾，一木難扶，我贈劍於國難當頭之際，實在是難為你了。」

祖繼廷跪地接劍，朗聲說：「男兒報效國家乃份內之事，弟子一定多多殺賊便了。」

蔡璋搖首說：「多殺未必就是英雄。惡能向善，善亦能轉惡，正如福禍相倚，劍雖兇器，但須用在正途。你記住我一句話，那就是要『用心使劍』。」

他又說：「雖天下劍派紛繁，實同出一宗，你若將所學武當劍法與谿鳴劍法相融共匯，那就是獨步天下的上佳劍法了。」

祖繼廷聞言面露喜色，說：「弟子早有此意，只怕改了我派正宗劍法。」

「門派又有甚麼要緊？只要改得好便是為門派添輝增彩。自今日起你要加緊演練，見洪皓之事咱慢慢商量，金兵屢遭敗績後，對他禁管更嚴，一時是不易尋到的。」

祖繼廷自此每日習劍，不分日夜，又有蔡璋一旁點撥，技藝更進一重。小婉也是劍法大進，只是內功修煉尚差火候，不能與天下高手匹敵。蔡璋時常放出黑猿來印證祖繼廷的武功，起初還拆上數十招，但到後來，祖繼廷數招之內便可得手。黑猿見到祖繼廷便轉身逃遁，小婉再吹簫也無濟於事，惹得她和蔡璋撫掌大笑。

月餘間，蔡璋雖曾帶着祖繼廷找過洪皓數次，但不知被禁何處。轉眼已到落雪時節，燕山羣峯一片煙雪茫茫，一夜之間便成了銀白世界。

祖繼廷晨練後，心中有些煩悶，獨自一人沿着鋪滿積雪的山道，登上霧靈峯頂。遠處傳來一片吶喊聲，他騰身躍上一棵松枝舉目望去，見峯上一片空曠的雪野盡處，雪煙飛揚，百餘騎金兵擺作扇形疾奔而來。

「這是金兵操兵演陣麼？」他又看到馬前跑着十數隻黃羊、野豬、山兔，知道他們是在圍獵。但聽一片弓響，飛蝗般的箭羽射倒許多獵物。只見金兵擁着一個披腥紅大氅、騎火焰騎的金將奔來。這金將策馬跑在前面，在一片胡笳金鼓助興聲中，彎弓搭箭對準一對驚飛的雉雞射去。箭羽疾如流星，那對雉雞撲打着翅膀直跌地上。

眾人一陣高呼：「射中了！一箭雙雕！」

祖繼廷暗道：「這賊將身手好俊，更是膂力過人，那張弓少說也有五百



斤。」

金將在馬上俯身，持弓挑起兩隻雉雞，向天上一拋，像彈丸一樣扔得有十數丈高，兩隻雉雞下跌數丈時，竟撲打着翅膀飛去了。金將凝望着禽影高聲說：「快飛吧，你們是對恩愛的夫妻。」眾人又發出一陣狂呼。

「他用的是無鏃箭。」祖繼廷又不由得讚嘆金將力道精確，若稍勁強些便射穿雉雞，力弱又不會將它打落，況且又一箭雙雕。

金兵紛紛驚呼，一隻赤兔沾着雪粉，從灌木叢中斜刺闖出，晨陽下像團滾在銀氈上的火焰。金將高喊：「誰也不准射，我要逮回去養着玩兒！」

「都看將軍神箭！」眾人齊聲附和。

「魔王將軍竟要養兔兒玩耍，這算哪路貨色！」祖繼廷暗暗發笑。

赤兔跑得疾快，鑽到一片矮叢中便不見了，金將撥馬尋覓，待那赤兔再出現時，已奔上山道，距祖繼廷只有數丈。

「在那裡！」眼尖的金兵喊起來。眾人一聲叱喊策馬湧來，驚恐的赤兔竟不逃竄，只是倉皇地左突右撞，兩旁皆是光滑的山壁，再覓不到藏身之所。

「將軍若射中赤兔，宋朝天下定為我大金必得！」一名金兵高喊，他知金將神箭百發百中，射程又近，而驚恐的赤兔已呆若木雞。

祖繼廷一聽此言心中惱怒。「我偏不讓你射中！」當下折斷一根三寸長短的細枝拈在掌上。

面容清秀的金將含着自得的笑意，搭弓射去。無鏃箭距赤兔數尺時，竟偏出寸許射在積雪上。金兵不知是躲在樹上的祖繼廷發出松枝打偏箭羽，只道是金將發箭失誤，面面相覷，一時鴉雀無聲。

金將冷笑一聲，遂搭箭向樹上射去，竟射斷祖繼廷跟前一根碗口粗的松枝，轟然有聲地落在地上，濺起一片雪粉。

祖繼廷的上身頓時暴露出來，知道再藏不住，身體一縱，輕輕落在地上，雪面竟未踏上足痕。

金將用手勢止住嘩然欲上的金兵，驚疑地打量着祖繼廷。

祖繼廷也很驚奇，金將火狐帽下竟露出一縷長髮，原是個年輕的女子，彎細、漆黑的柳眉下閃動着一雙明眸，兩頰泛着北國女子特有的紅暈，愈添嫵媚風韻，微微上翹的紅唇像一瓣桃花，只是那眉宇和俊目中隱藏着一股霸悍之氣，唇角一動便又顯出幾分驕矜。

想不到北國番邦中竟有如此絕色麗人，祖繼廷暗暗讚嘆。

「你是甚麼人？」金朝女子突然發問，目光牢牢盯住祖繼廷。

「在下霧靈山上獵戶華威的便是。」祖繼廷不卑不亢地回答。

「見我為甚麼不下跪施禮？」她瞇起杏眼，細眉一挑，「見我不避本當死罪，何況你還放走了赤兔？」

祖繼廷微微一笑，道：「不知是將軍箭頭不準，還是那狡兔會避箭法？方才我明明躲到樹上，與我又有何干？」

女將見他話中不乏嘲諷之意，又怕自己在眾人面前失了面子，於是桃面含怒，杏眼圓睜，喝道：「你跪下講話！」

祖繼廷雙臂抱在胸前，嘿嘿一笑：「我華威跪父跪母，跪君跪師，為何要跪妳？」

「宰了這南蠻子！」

「用馬拖死他！」

後面金兵怒不可遏地一陣亂叫，紛紛拔出腰刀。女將卻止住眾人，問：「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只知道豺狼虎豹、鷹鷳雁雞，卻不知妳是哪個！」他見女將俏臉氣得雪白，心中暗暗得意。

女將「刷」地抽出腰際的佩劍，劍鋒抵住祖繼廷前胸，說：「聽着，我是陳王完顏希尹的女兒完顏蓉，你偷看本公主當剜去雙目，現在你自己動手吧！」

祖繼廷一聽她是完顏希尹的女兒，心裡怦然一動，洪皓正是被她父親監管，不妨順着她這條藤蔓兒找到洪皓。心念一動，立即換上一副和顏悅色的面容說：「原來是公主駕到，在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有幸一睹公主的神箭和絕世的仙姿，縱然失去雙目也無怨恨。」說着，對在馬上的完顏蓉躬身施了一禮。他覺得自己的話實在肉麻，脊背上冒出一股寒氣。

完顏蓉火氣頓消一半，她本是王侯的女兒，自幼聽慣了阿諛奉承之詞，還是第一遭聽到祖繼廷不冷不熱帶着嘲諷的話，又見他武功超眾，竟猶豫不決地望着祖繼廷，一時沉吟無語，不知如何是好。

祖繼廷已窺知她的心思，指着自己的雙目道：「還是讓我自己動手吧！」說着，手指探向二目。

「且慢！」完顏蓉喝止住他，道：「饒你不難，但我要試一試你的武功。」手向後一抖，兩名內侍滾鞍下馬，提着彎刀向祖繼廷走來。

祖繼廷並不拔劍，待鋼刀砍來，辨風知力不強，竟不躲閃，用前胸去迎。聽見噗的一聲，那內侍震退數步，腳一滑被震跌坐在雪上。

「你這是金鐘罩神功！」完顏蓉驚呼。

「我不懂得甚麼金鐘罩，只是用內家的禪修氣功抗禦。這位不行，再請高手上來。」祖繼廷神情故作傲慢。

跌倒的內侍惱羞成怒，不等另一名內侍搶攻，便騰身躍起，飛腳去蹬祖繼廷。他足尖剛觸到祖繼廷衣衫便彈了開去，這下摔得更遠更重，頭撞在石巖上昏厥過去。

「沾衣十八跌!」完顏蓉又驚呼道。

「我不懂甚麼沾衣十八跌，公主對我中華武功所知甚深，在下深爲折服，只不過我用的是借力打力，那位的戳腿用力越猛，摔得越重，這叫自食其果。」

又一名內侍兇猛無比，一刀直斬祖繼廷的腰際。祖繼廷仍然站立不動，脚尖一提兜起一團白雪，直打在金兵的手腕上。

金兵彎刀把握不牢，竟飛出數尺遠。金兵怔了半晌，又握住手腕彎下腰去，片刻便腫脹起來。

「你會打穴的功夫?」完顏蓉又驚呼道。

「公主又錯了，內力貫注之處萬物皆爲利器，這在我中華武林中不過是三、四流的末技。獻醜了，公主切莫見笑。」

忽然完顏蓉清脆地叫了一聲，自馬背騰起，飄拂的紅氅裹着一道寒光直撲過來。

祖繼廷劍不脫衣，舉鞘相格，只聽「噹郎」一聲，兩人各自震退數步。

祖繼廷只用七成內力只退後一步，完顏蓉用十成內力卻退後三步。她面色一紅，長劍劃了道弧，一招「亂點鴛鴦」直罩住祖繼廷胸、肩、腹的闕骨、屋翳、玉堂、通谷、太乙等九個穴位。

他不敢小覷，知道完顏蓉並非一般庸手，甚至高過小婉數倍，見她劍鋒亂顫，勁風撲面，便像隻大鳥一樣向後躍去。

完顏蓉見一招不中，出劍更快，身子旋轉得像一團紅旋風，殺招頻頻，招招驚險，劍法確實精湛。

祖繼廷身游劍隙之中，四處飄逸，忽東忽西，一時卻不還招。暗地他見對方劍路奇異，竟難認劍派，琢磨不出，只將其全部招式默記在心。高手交鋒，不容分得半點分神，目下他既不還招又能記住她的劍招，不言而喻，他的武功要高出對手許多。他若亮出紫喈劍去削斷對手兵刃，輸贏即可立判，但這樣却難免會使這位驕橫的公主丟了面子，便難以實施預想的計策了。於是他右肩一沉，讓來劍走空，趁機扯下腰間佩劍，將紫喈劍隨手一擲，擲入數步遠的松樹上，竟用鯊皮劍鞘與她拆招。

完顏蓉見他小覷自己，疾喝一聲，長劍一轉直刺他脅下。他正要去磕，誰知卻是虛招，來劍疾變，突斬小腹。

他暗吃一驚，雖吸氣收腹，但還是被劃破衣衫。這招「暗渡陳倉」是完顏蓉平生絕技。

她見一招得手，長劍舞得如風捲梨花，漫天飛雪一般，死死罩住對手，有漸佔上風之勢，兼之金兵吶喊助威，只道完顏蓉必勝無疑。表面看來，祖繼廷被她逼得連連卻步，不覺轉過松林深處，已無路可退了。

此時，他忽然使出谿鳴劍的一招「雞鳴東昇」，劍鞘由下自上撩起，迫使她回劍自護。未等劍招使老，他又一招「金雞抖翅」，劍尖直點她的下肢。

完顏蓉欲防不及，不知該擋哪一劍，只覺左膝一麻，中了劍鞘。

若非劍鞘，她必中劍倒地了。一時她不由臉紅耳熱，又羞又惱，一劍突刺，直搗咽喉。

祖繼廷忙用劍鞘去迎，眞是巧極，長劍恰好插入鞘中，他又用力一奪，完顏蓉已是兩手空空了。她只是木然地站在那裡，咬緊嘴唇，噙淚的雙眼呆呆地望着祖繼廷。

「公主，林蔭深處，衆人是看不到的。」祖繼廷拔出長劍遞給她，問：「不知公主用的是哪一派劍法?」

「你的劍法我也不認得，其實你只用了兩招便贏了我。」她垂下頭去，慢慢轉過身，說：「你劍法雖高，但贏不了四大藏僧。十日後在燕山校場比武，你要不服就來試試吧!」

她走出數步，回眸望了他一眼，說：「你們南人向來是守信用的。」

祖繼廷望着她遠去的倩影，不知爲何，心頭竟湧上一種難以言狀的惆悵。他又暗罵自己，完顏蓉是大宋的仇敵，你那一腔的國仇家恨哪裡去了!他走出松林，拔出樹上的紫喈劍，見完顏蓉的馬隊已經遠去了。

蔡璋聽了祖繼廷的叙述，思忖半晌，說：「陳王完顏希尹好武，每年仲冬要設擂台比武以招募全國武士，奪魁者贈羊百隻和十支鎏金箭羽，注入軍册，以做後備。但這比武大賽是不允許我們南人靠前的，完顏蓉約你赴會，怕是另有意圖。」

「你見到那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啦?」小婉問，雖然祖繼廷長她一輩，但她從不叫他師叔。

「她是殺人的女魔頭?我看倒也不像。」祖繼廷想起完顏蓉放生雉雞的情形。

「不像?」小婉哼了聲，說：「你見她生得好看便以貌取人，吃人的女妖精哪個不是先把男人的魂勾去，再……」

祖繼廷被她說得發窘。蔡璋打斷小婉的話說：「完顏蓉自幼長在軍旅中，曾得北國松漠大平怪俠的眞傳……」

「那大平前輩不是我中華人麼?」祖繼廷實在不解，江胡上響噹噹的劍宿巨俠爲何收納一個金邦女子爲徒。

「你聽我說。」蔡璋神情很是凝重：「我和大平怪俠曾有一面之緣，他的長白劍已臻化境，女弟子完顏蓉爲何與他相差甚遠，其中原有一段緣故。五年前完顏蓉曾扮成我漢邦女童，踏遍北國羣山去尋找大平，險爲猛虎所噬，大平感其誠篤，便收爲弟子。也是這位怪俠平生收下的第二個徒弟。首徒楊業成下山不知所踪，疑爲降



金。他對番邦是深惡痛絕的。完顏蓉聰慧過人，深得這位老人的喜愛，視爲掌上珍寶，他年老孤寂，得個活潑伶俐的女娃守在身旁，自然高興，十一歲的完顏蓉毫無武功根基……」

「怎麼，她和我同歲?」小婉問。

「婉兒，你莫要插嘴。」蔡璋繼續說：「兩年後完顏蓉開始學劍，因她悟性好，技藝與日俱增，不料這時完顏希尹卻派人來尋女兒，大平方知完顏蓉是個番女，痛悔不已，嚴詞拒絕陳王重聘，逐徒下山。」

小婉問：「那大俠爲何不殺了她?」

「縱然是食人之虎，若與你相伴已久，也必然產生感情，何況完顏蓉只是個不識世情的女孩兒。」

「師伯，我明白了。大俠不廢去她的武功，是因爲她只領略了長白劍的皮毛。」

「說得對，完顏蓉含淚辭別大平，一步一回頭地隨金兵下山去了。

「可怪就怪在大平日夜思念這女弟子，兩年後竟到冷山陳王府去看她，這無疑是自投羅網，數月後含恨而逝。」

「完顏蓉殺了大平?」祖繼廷和小婉同時驚呼。

「武林道上的人都說是完顏蓉爲得長白劍譜暗殺了師父，若以大平的武功而論，千軍之內也能三進三出，完顏蓉一個女孩兒如何能殺得了他?說是這樣說，但她殺師罪名卻難以開脫了，其中原委我就不知道了。」

「師伯，我與她交手，得知她內功深厚，劍術精湛，並非泛泛之輩，只是劍招古怪之極。」

「是麼?」蔡璋雙眉緊鎖，苦思不得其解。一會，他拍案而起：「賢侄，不管怎樣，若想見到洪皓只有比武奪魁，除此別無良策。」

「我也去!」小婉兩隻明亮的眼睛盯住祖繼廷，像是和誰賭氣一樣。

「小婉，豺狼匯聚之地妳是去不得的。」祖繼廷話語才落，小婉便頓足來：「偏要去，偏要去!」

這時，窗紗「嘶」的一聲撕破，掠進一道白光，祖繼廷揚手抄住，竟是一個紙團，燭下展開一看，上面寫着：「比武奪魁，須防亶格圖十指毒甲。」

祖繼廷和小婉忙跳出屋外，只見月光映雪，樹影婆娑，闃無人跡，早不見了投書人的踪影。

「師伯，這亶格圖是誰?十指毒甲又是怎樣的功夫?」

「亶格圖是金邦重臣粘罕之子，此人武功甚高，他已隨軍南侵，不知爲何也要來比武奪魁，難道他也貪戀百羊金箭?這十指毒甲是那一門派的功夫，我確實不知。」

祖繼廷見他面有憂慮之色，說：「師伯放心，弟子有這柄紫喈神劍，縱然是羅漢金剛，我也要贏了他!」

「賢侄，亶格圖可小覷，四大藏僧切莫輕視，那行事不循常情的完顏蓉更須提防。」

「她生得那麼俊，心腸一定很好，提防她做甚麼。」小婉剪着燭花，冷言冷語地敲打着祖繼廷。祖繼廷並不理睬她，神情凝重地對蔡璋說：「師伯之言，弟子牢牢記住了。」

* * *

金鼓擂動，胡笳頻吹，霧靈山下的曠野上沸沸騰騰，數千名番人一齊吶喊，聲響傳出十里之外。

祖繼廷和小婉扮成番人混在人羣中。小婉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顯得格外興奮，因個子矮，只得扶住祖繼廷肩頭蹺脚觀看。她不住地指手劃脚，說：「那個妖精還沒出來麼?」祖繼廷急忙掩住她的嘴，看看四周，幸虧未被旁人聽到。

比武場用各色旌旗圍住，幾聲連珠炮響後，從武場正端的大牛皮帳篷中，走出兩列金兵，分站左右。繼而才走出一干金邦官員，盤膝坐在紅毛毡上，每人面前都設有很矮的案桌，上面置着奶茶、羊肉之類，正中是一條長案，後面坐着完顏希尹和完顏蓉。她身披翻白狐毛鑲邊的紅氅，頭戴紫貂毛皮圓帽，一對赤金耳環閃閃發光，星眸紅顏，和後面雪峯相映，更顯得艷麗無比。

小婉低着頭，恨恨地悄聲說：「果然言之不虛，眞是一條狐狸。」

這時，完顏希尹將手一擺，一名金兵策馬跑過，將長矛刺入一隻羊的腹中，然後高挑桅上，繞場灑血，又有一個文官模樣的人朗聲宣讀比賽規則，和漢邦所不同的是，不比技藝只較蠻力。

完顏蓉對那些蠢牛般摔跤較力的蠻漢絲毫不感興趣，她心不在焉地東張西望，兩隻明澈的眼睛流波似地在人羣中尋覓。

幾名番人竊竊私語：「不知公主要找甚麼人?」

只聽一陣馬蹄得得，一名年輕的金將策馬奔來，手持雕弓，百步內一箭射去，只見兩件皮帽隨着勁力不弱的箭羽向前衝去，直飛出十數步才落地下。

那兩名失掉帽子的摔角漢子驚得一齊坐在地上，大張着嘴，傻瞪着眼，半天才爬起來鑽進人羣。

「亶格圖王子眞乃神箭!」千餘名觀衆齊聲高呼。

「公主等的就是他，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有人悄悄說。

「好英俊的王子!今天的魁主準是他的了。」又有人悄悄說。

祖繼廷暗想，這就是亶格圖麼?也不見得怎麼英俊。他那身手雖是不凡，在我中原也只算得平平，但不知他那十指毒甲是怎麼回事，莫非他眞的想拔頭籌麼?他不由哼了聲，臉上現出不以爲然的神色。

「你不服氣？」身邊的一人問。

「豈敢。」他怕露出行藏，便不再說了。

驕橫的亶格圖竟挽繮拍馬從衆人頭上騰躍進場內，氣得小婉連吐唾沫，罵着：「晦氣！」

亶格圖策馬跑到完顏希尹面前，竟在馬上欠身施禮。

完顏希尹是皇室王侯，見他這樣傲慢，臉上頓顯不愉之色，衆人更感到詫異的是，完顏蓉竟將頭微微偏過，對他很是淡漠。

亶格圖掉過馬頭，高呼：「完顏王爺早在十日前傳下口諭，今年比武勝者將招贅入府，將美麗的完顏蓉公主配給英雄，有上來比試的麼？」

他連喊數聲，一名漢子躍進場內，先對亶格圖施了一禮，亶格圖趁他未站穩，雙手一抓他肩膀，扔向空中，落地時早摔得腦漿迸裂。亶格圖狂妄地哈哈大笑，全場鴉雀無聲，噤若寒蟬。

祖繼廷幾次想躍進場內，都被小婉拽住，「咱們還是回去吧，眞是無聊得很，不就是爭那個騷狐狸精麼？」

只聽東南角上一聲悶吼，跳進一個像尊黑塔似的藏僧，滿臉黑肉，兇惡無比，正是四大藏僧之一的黑教僧勒珠。噶勒寺的住持掌教僧管束不嚴，竟使他們助紂為虐，肆意殺戮。

「亶格圖王子，我來和你比比力氣。」勒珠聲若洪鐘，可見內功十分雄厚。

亶格圖面呈難色，稍一猶豫，轉而微微一笑，說：「你是出家人，難道要和我搶完顏公主麼？」

完顏蓉「啪」地一拍長案，將幾枚酒盞震落氈上，惱怒地說：「亶格圖！你不要胡說八道！比武勝敗與我何干！」

亶格圖十分窘迫，忙說：「公主息怒，看我贏了他再說。」

人羣外的小婉咬牙切齒地說：「這就是殺我兩位師叔的惡僧麼？」

祖繼廷將她拉到一旁，輕聲說：「妳放心，我一定借此機會除掉他！」

這時，亶格圖和勒珠開始較量。比武的方式極怪，二人伏地雙臂相挽，雙足各縛在左右四匹馬的馬腿上，持公證旗的金兵一聲吆喝，便有人用鞭猛擊馬臀，兩邊的馬即各往前掙，二人中不論誰的胳膊一鬆，或是被對方拉過即分輸贏。誰都看得清，亶格圖一方的馬匹膘肥體壯，而勒珠一方的馬匹卻瘦小些。

「這不是在較量兩匹馬的力氣麼？」祖繼廷暗暗納悶，但即刻便明白了，二人前胸貼地，雙肘都已凹進堅硬的土中，确實是在較量內力。不到一盞茶的工夫，亶格圖臉上已沁出細汗，壯馬昂頭長嘶；勒珠卻鎮定如初，瘦馬也泰然處之。只聽一聲悲鳴，兩匹壯馬後腿折斷，倒斃於地。

亶格圖騰身躍起，氣喘吁吁地說：「這不算！」他覺得胸窩一熱，有股腥甜的東西直湧翻上來，雖然勉強咽下，但口邊還是淌下一縷鮮血。

勒珠望着面色蒼白的亶格圖，哈哈大笑，說：「還換匹馬再來麼？王子，公主還是你的，老衲去也！」

衆人都知是勒珠贏了，卻都不敢出聲。

亶格圖氣得渾身亂顫，竟一時語塞。

勒珠剛要走，只見自人羣頭上掠進一人，身形輕巧得像隻大鳥，毫無聲息地落在藏僧面前。說：「未分輸贏哪能走，我來替王子陪你耍耍。」來人竟是祖繼廷。

亶格圖見祖繼廷輕功精絕，知其必有絕技，他轉念一想，若勒珠一走，這人必來與我一爭雌雄，不如讓他們兩敗俱傷的好，然後再鬥得勝之人，必然穩操勝算。

「勒珠專擅鬥力，你贏不了他，快下去吧。」亶格圖有意激怒勒珠。

「誰說我專會鬥力！」勒珠一聲悶吼，撩起長袍，一柄雪亮的藏刀早握在手上。

祖繼廷一言不發，劍尖向地，屏息靜氣，只待公證旗揮動。衆人都知這藏僧刀法精湛，深為祖繼廷擔心。

完顏蓉見祖繼廷突然自天而降，頓時容光煥發，眼裡閃出欣喜的光澤，那日射兔相遇後，這位英俊瀟洒、武功卓絕的漢邦青年便撥動了她的心弦。

她約他赴會比武，料定他必能奪魁，所以才暗示父親傳下口諭，自己要配給拔得頭籌的英雄。亶格圖聞知此事，急從前線奔來，他愛慕完顏蓉已久，只是得不到她的歡心，既是陳王傳令，他便以為完顏蓉非他莫屬了。

比武開始，完顏蓉為找不到祖繼廷正暗自着急，又見亶格圖不期而來，愈添煩惱，現在眼見祖繼廷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竟綻開紅唇笑了起來。

公證旗一揮，勒珠便揮刀撲上，恨不得一刀將祖繼廷斬為兩段。祖繼廷後躍數丈，高喊：「住手！」全場人都是一愣。

祖繼廷奔到完顏蓉面前，欠身施了一禮說：「刀劍無眼，只怕我一時不慎傷了這位高僧，還請公主……」

完顏蓉見他目視着自己，不由得面紅心跳，說：「只分勝負，不論死傷，放心去吧。」說到後面，竟是語調輕輕，在場文武官員無不詫異。

「毛小子，老子正想宰了你！」勒珠聽了祖繼廷的話，已氣得暴跳如雷。

祖繼廷並不急於轉身去鬥勒珠，他目光掃向列座，只見角落上坐着一人，雙鬢斑白，清癯的面容蘊着凜然的正氣，更使祖繼廷驚訝的是他竟然穿着已經非常破舊的漢邦官服，又見



那案上的奶茶、美酒、烤羊紋絲未動：「他莫不就是洪皓？」祖繼廷不敢多想，長劍劃弧，挽起劍花，疾奔勒珠而去。

勒珠不愧是藏人高手，刀法怪異，招招都取祖繼廷要害之處，十分毒辣。

祖繼廷見他急於取勝，一味强攻，便以逸待勞，長劍隨意揮洒，將敵招盡數化解，勒珠彎刀如暴風驟雨，舞成光圈將對手罩住。

祖繼廷只是站在原地，崩、挑、點、削，劍法很是瀟洒秀逸，他耳辨風聲，感到敵手一刀來得迅猛，像貫入十分內力，當下劍刃微偏，只聽「噹郎」一聲，雙刃相碰，火花四射。

他身體忽地向後一掠，定睛看時，不由大吃一驚，紫喈劍為何未能削斷藏刀！勒珠一看自己的刀刃竟崩出豌豆般大小的一塊缺口，氣得哇哇大叫，原來他的藏刀也是一口寶刃。

這時，他雙足一點，身體斜飛起來，長袍帶着呼呼勁風，騰躍在祖繼廷頭上，雙手握刀直直向下劈來。

祖繼廷看準刀路，長劍把握得十分準確，閃電一般向藏刀短柄削去。藏刀雖是寶刃，但刀柄却只是一般精鋼所鑄，亦屬凡鐵，此時，勒珠不及變招，彎刀竟被長劍齊根削掉。

以勒珠的武功而論，能夠在空中連變三招，但祖繼廷這招「金雞銜蝶」乃是谿鳴劍中最精妙一式，專克騰空暴落的高手。劍式悟自形中，雄雞因頭短又不能騰飛，若想捕捉頭上的舞蝶，必然靜待而後驟然啄之，乃萬無一失之法也。

當時，勒珠的刀尚距敵手頭頂二尺時，猶不見招架躲閃之意，便覺一招得手，待與頭頂相去不過數寸時，自然躲不過疾發突變的長劍了。

祖繼廷削落他的刀身，暗道：「不好！我削他兵刃做甚麼？雖勝負已分，難免人們說我佔了兵器的便宜。」這念頭只是一閃，長劍便電光石火般橫拍下墜的刀身，那斷了的藏刀遂直射勒珠胸窩。

惡僧落地尚未站穩，已是躲也躲不及了，只見血光一閃，右臂竟被砍下，血濺武場，勒珠慘叫一聲，滾在地上。

場外的小婉忘情地叫了一聲「好」。

一時驚呆的衆人才隨着喝起彩來。

祖繼廷急忙高呼：「我和高僧只打個平手，是他用刀過猛，才刀斷傷臂！」

全場人只有完顏蓉、亶格圖、小婉等幾名高手看清了眞相，其餘人收在眼底的只是一片刀光劍影、鼓蕩耳根的呼呼風聲，哪管許多。

「老衲看來，打個平手也算你的造化了！」遍身血跡的勒珠躺在地上狂呼。

祖繼廷見他死要面子，不禁微微冷笑。

正當此時，忽聽數聲怒吼，只見凌空掠下三條黑影，原來是勒珠的三位師弟躍進場內。

突顴凹眼的巴桑喝道：「是我師兄遭了你的暗算！」言落刀至，三口寒氣凜人的藏刀疾砍過來。

祖繼廷一招「夜神游天」武當劍式，劃弧的長劍似一圈佛光，將三口藏刀鎖住，三僧用力抽刀，祖繼廷又是一招「雞啄北斗」谿鳴劍式，劍鋒四處抖顫，猶如銀星亂墜，只聽一陣「叮噹」亂響，像無數鋼珠落在鐵板上。

三僧若是平庸之輩，手中藏刀必被凝聚强大內力的長劍震落。巴桑高叫：「你這是甚麼劍法？」話音剛落，只見祖繼廷身形一變，曲膝疾旋，一招「母雞護雛」，長劍裹了一圈寒光，直取三僧。

三僧驚呼一聲，點足躍起，但聽幾聲哀嚎，巴桑被斬下一足，那兩名藏僧也被劃斷了大筋。

片刻間，四大藏僧的武功皆被祖繼廷所廢，只見他手中長劍由青漸呈暗紫：「紫喈劍飲血後劍身通紫，果然是柄神劍！」他暗讚一聲。

祖繼廷的絕世劍法使全場皆驚，連完顏蓉也只顧呆呆地瞪着他，竟說不出話來。當三僧合戰祖繼廷時，她本想發令制止，但那四人已纏作一團，比武已成了生死搏殺，那還顧得上武場規則！她唯恐祖繼廷有失，正待拔劍上前制止時，祖繼廷已兔起鶻落，三僧齊倒劍下。她見父親面色鐵青，兩腮的肌肉不住地顫抖，神情甚是惱怒，只有那個穿漢服的人却微笑地望着地上血淋淋的四僧，竟自斟自酌，接連豪飲起來。

「將這人與我拿下！」完顏希尹勃然拍案而起。他見祖繼廷劍招毒辣，竟借比武傷了軍功顯赫的四大藏僧，極為震怒。

完顏蓉焦急萬分，正要勸阻，只見盤膝端坐，調整內息的亶格圖長嘯一聲，拔地躍起，對兩面持槍策馬奔來的騎手說：「慢！我要會會他！」

一名手持彎刀跑在前面的金將竟不理睬他，徑直跑到祖繼廷面前滾鞍下馬，當胸揪住祖繼廷，低聲速說：「坐在東面的人便是洪皓，小心十指毒甲。」祖繼廷聽他講話是南朝口音，先是一怔，突然想起此人定是夤夜投書之客，但此時却不便問他的眞實身份。

亶格圖見金將對自己的話充耳不聞，揮起雁翎刀，便向他揪住祖繼廷的胳膊斬去，那金將急忙縮手，上馬折回去了。

「來！來！用兵器的不是好漢！」亶格圖將佩刀插在地上，他知道對手持的是一柄神劍。

祖繼廷對他蔑視地一笑，「噹」的一聲，長劍入鞘，亮出武當拳起手門

戶，靜察端倪。

亶格圖一聲咆哮，左足猛跺發力，右臂「青龍出水」，一拳直擊過來。祖繼廷左肩一沉，右掌舒張如蓮，去抓敵手的右腕。誰知他拳頭突然張開，竟變成「龍爪取珠」，直抵祖繼廷心窩。拳變掌必然長出數寸，亶格圖手指眼見要插進祖繼廷胸肌，他急忙吸氣縮身，敵手五指剛剛觸到衣衫上，頓時呈出梅花形狀的黑斑。

祖繼廷暗吃一驚，見亶格圖指甲上隱隱浮上青色，知他已運氣輸毒，當下後竄避開敵手猛擊。

祖繼廷雖拳術嫻熟，但武當拳稍遜武當劍，亶格圖拳出何處更是不知，只見他手腳生風，赫赫迫人，愈戰愈勇。祖繼廷只是倚仗身形靈便，左閃右躍地游在敵手身邊。亶格圖一拳擊空，祖繼廷使出「金鯉合口」，用雙拳夾住他的手腕，這才發現他指甲上青色漸淺，這是功力不繼之象，心中暗自欣喜。

他曾聽師父碧月子說過，人身有任、督雙脈和陽陰二氣，大凡以毒輸掌之人必內功深厚，當以綿綿不絕的內息運毒抵於掌上，如內力一弱，毒力便漸漸散去，縱有劇毒也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亶格圖已和他纏鬥半晌，加上內功本來不濟，適才又和勒珠較力受內傷，漸漸出招呆滯，銳氣大減。

漸漸祖繼廷聽到了他喘息聲音，掌風大弱，知道敵手已是強弩之末了，便敞開門戶，待敵手雙拳打來，身體忽然向後一倒，雙腿猛彈，狠狠踢在亶格圖胸膛之上。

亶格圖大叫一聲，口中鮮血如注。他踉蹌地後退數步，雙目射出兇焰，搖搖晃晃地去拔地上的佩刀，欲以死相拚。

衆金兵見祖繼廷傷了王子，先是一陣混亂，然後紛紛持刀挺劍向祖繼廷衝上。圍觀民衆急忙四處散開，比武場上一時狼奔豕突，亂作一團。

這時，只見遠處飛來一騎，遙遙在馬上高呼：「熙宗旨到！」轉眼間，御騎闖進場內，喧聲頓止，金兵也都放下兵器。

「熙宗傳旨，陳王完顏希尹火速解亶格圖進京。」

金國皇帝完顏亶聖旨傳下，衆人無不震驚，只有亶格圖心裡明白，但他仍高呼質問：「我有何罪？」

金國御使在馬上厲聲說：「亶格圖，你身爲右鋒主將，擅離軍陣，使郾城一萬五千騎『拐子馬』均爲岳飛所破，聖上大爲震怒，若不念你是粘罕之子，早就正法此地了。你還不知罪麼？」

「拐子馬」是一支訓練有素的銳騎，那三騎結成一組的「鐵浮圖」戰法，確實威銳無比。如今毀於一旦，亶格圖不由嚇得面如土色，額前冒出冷汗，漸漸垂下頭去。

「陳王，還不將他拿下更待何時！」

爲敗跡所震驚，已呆若木雞的完顏希尹木然地抖了抖手，那羣本來圍住祖繼廷的金兵慢慢又圍上了亶格圖。

「亶格圖，騎上你的馬跟他們去！」完顏蓉高喚一聲。她雖是不喜歡這位驕橫自負的王子，但想他擅離軍營奔回燕山比武原是爲着自己，又見他輸給勒珠，復被祖繼廷打得吐血，連敗兩陣，知道那「拐子馬」騎軍有他也未必不敗，看他眼下如此狼狽，不由心中湧上一片憐憫之情。她拔出長劍喊道：「亶格圖也是完顏子孫，我看你們誰敢綁他！」

亶格圖本已晦氣透頂，胸中積滿怨憤，猛聽此言竟失聲痛哭起來，滿臉淚痕地對着完顏蓉拜了一拜，騎上馬默默地隨御使去了。

場角上突然發出一陣暢懷大笑。完顏希尹怒問：「洪皓，你笑甚麼？」

「我天朝王師打了勝仗，爲何不笑！」洪皓說罷，竟神情凝重地躬身面南拜了三拜，「臣恭賀我皇洪福齊天！臣恭賀三軍旗開得勝！」

「住口！」完顏希尹一聲斷喝，又十分不滿地掃了御使一眼，怨他洩露了軍機。

「洪先生果然忠心赤膽！」祖繼廷連連讚嘆，趁人亂之際，溜出場外拽起小婉就走。

日已偏西，暮煙四起，滿目的雪峯變灰暗起來，像一排自天際湧來的濁浪。

「祖大哥，你廢了四大惡僧，讓他們活着比死還難受，我眞高興。」小婉跳躍在山道上，像隻快活的小鳥兒。

「妳爲甚麼不叫我師叔？」

「我偏不！你比我才大幾歲！」小婉身倚一棵雪松上，兩隻黑漆漆的眼睛盯住他問，「我叫你大哥不好麼？」

「好，好極了，我年輕輕的幹嗎要做師叔？」祖繼廷笑着拾級而上，他很喜愛這位聰慧、嬌憨的小妹妹。

當他走到小婉面前，她卻倚靠樹上不肯走，從挎囊裡掏出金簫，笑吟吟地說：「我給你吹一支曲子好麼？」

「好，我也有些倦乏了。」祖繼廷坐在一塊青石上。

小婉將簫觸到唇邊卻不吹起，她望着祖繼廷，半晌才說：「祖大哥，我看那完顏蓉的心倒不太壞，只是風騷得很，她那雙眼睛總是瞧着你呢。」她沉吟片刻，用手指拂摸着簫身，輕聲說，「你打贏了，她便高興，你一有危險，她就爲你擔憂，她很喜歡你，你是不是也喜歡她呢？」她說到最後，聲調極微，像是自問一樣。

祖繼廷想不到天眞爛漫的小婉竟問出這樣的話來，他一時不知作何辯解。

「你知道麼？爺爺經常講故事給我聽，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含羞草』。」



祖繼廷突然站起，一拍劍鞘說：「小婉，妳先回去，我得去陳王府找完顏蓉！」

「你找她去？」小婉一驚，金簫險些從手中滑落。

「對！趁完顏希尹不在，我設法借完顏蓉之力去見洪先生。我軍打了勝仗，完顏希尹回來，必定對洪先生監管更嚴，況且我軍乘勝直逼燕京，是急需韃虜軍情的。」

「你找不到陳王府的。」

「那投書扮成金將的朋友會幫助我。」

「我給你畫個圖。」小婉蹲下身，拾起一段松枝在雪上畫了起來。

祖繼廷走出數步轉身去望小婉，不知爲何，她面頰上竟閃着幾點淚痕，站在那裡默默地望着他。他以爲是未聽她吹簫，匆匆而別才惹她傷心，便微微一笑，揀句好聽的話哄她：「婉妹妹，待妳祖大哥回來，一定聽妳吹簫。」

小婉咬着嘴唇，輕輕地點着下頷。

祖繼廷施展輕功轉下山道，他暗笑師伯寵嬌了小婉，又覺得女孩兒是愛胡思亂想的不對！他忽又想到「含羞草」這句話。「含羞草」的故事幾乎盡人皆知，那不是一個爲蛇女所迷惑的男子，拋去自己心愛的妻子，終爲毒蛇所吞才悔恨變成一株含羞草的嗎？莫非，莫非她對我……可她才十六歲，完顏蓉不也是十六歲？他想起諸種情形，想到她方才的語氣、神態和點點淚痕，恍然醒悟。

「小婉也好，完顏蓉也罷，國難當頭，重任在身，我怎麼想起這些無聊的事來？再說，你能娶一個異邦敵國的王侯之女爲妻麼？」他暗自責罵，行出數步，卻聽到峯頂傳來幽幽的簫聲，那聲音悲而不哀，雖低卻昂，既催人淚下又激人進取，又像是訴說着眷念故鄉的衷腸。

## 偷運軍圖　中計罹難

完顏蓉半臥在金縷珠綉的羊毛氈上，手托香腮，呆呆地望着高照的油燈，竟是滿面愁容。屋裡燒着牛糞火盆，氣溫極高，她煩躁地脫去錦緞長袍，只穿着翠色的緊身綢衫，下面是一條束腰毛裙，她咬了一口白蘭瓜，便擲在地上，雙脚蹬落氈靴，一串赤金脚鐲叮噹作響。

「公主，吃點東西吧，你是不是在爲亶格圖王子擔憂呢？」帶刀女侍輕聲問。

完顏蓉微蹙起細眉，不耐煩地抖抖手，女侍們紛紛退下。這時又有一女侍來報：「公主，前侍衛鈐官昊古朵有事求見。」

「他是侯爺的侍衛，找我何幹？叫他回去！」

「他說是今天比武的事。」

「讓他進來，隔帳講話。」

完顏蓉話音剛落，早有女侍在她面前降落一面薄薄的帷幕，撥暗了帳內的燈光。昊古朵走進來，他正是投書示意祖繼廷的金將，因夜入公主寢室，按規定摘下佩刀遞給一旁的女侍。

「昊古朵，你見我有甚麼事麼？」

「稟公主，那比武奪魁的是燕山獵戶，所居不遠，就在霧靈峯下。」

「你如何知道他是獵戶？」完顏蓉的聲調提高，「他眞的住在霧靈峯下嗎？」

「下官隨公主打獵已見過他一面，這次比武他不過是換了我金朝臣民服飾，下官已探出他的居處。」

「那你快傳我的令，將他帶……不，將他請來。」完顏蓉驚喜的語氣顯得有些焦灼，但她又壓住興奮的情緒說，「那獵戶十分無禮，比武未完便不知所踪，若不是國家用人之際，非將他重重治罪不可。不過，我叫他來，只是想請教他的武藝。」

兩旁女侍聽她欲蓋彌彰又自相矛盾的話語，都掩口竊笑。

「只是……」昊古朵慢慢站起來，似乎有些爲難地退到一旁。

「只是甚麼？你怕他對你動武不成？他是我爹爹管轄的山民，量他也沒有犯上的膽量。」

「不是……」昊古朵看了看兩側的女侍，欲言又止。完顏蓉恐他說出有礙自己尊嚴的話來，只得屏退左右。

「公主，他……他已經來了。」

「怎麼？他在哪裡？」完顏蓉驚喜參半。

「下官當值夜巡，把他誤作刺客和他過了幾招，他將我引到僻靜處，說是要進府領賞，還說公主你要找他有事。」

「當眞一派胡言！我找他又有何事？」

昊古朵見她震怒說：「我將他抓起算了。」說罷轉身欲走。

「且慢！」完顏蓉喝住他，半晌不肯說話。

「公主還有甚麼吩咐嗎？」昊古朵問。

「你跟我爹爹幾年了？」她聲調變得輕柔起來。

「已經七年了，不知公主……」他摸不到頭腦，對她的話大爲不解。

「也早該擢昇爲總管了。」

「多謝公主提携之恩。下官悉聽公主吩咐，雖粉身碎骨不辭。」昊古朵拱手拜謝。

「那你把他帶到這裡來吧。」

完顏蓉本想出府去見祖繼廷，暗想自己是王侯之女，夜會一個區區獵戶，諸多不便，見他又說些甚麼呢？況且若爲人知，縱然有口也難辯，思來想去，只得讓他進府爲好。

祖繼廷走進屋內，一陣檀麝之氣撲入鼻息，兩壁光綫明亮，照得不大

的居室金碧輝煌。他見紅地氈上滾落一隻小巧的暖靴，便知到完顏蓉的閨房。

屏帷後傳出冷冰冰的聲音：「華威，你知罪麼？」

祖繼廷知道她在屏帷後面，笑笑說：「我何罪之有？」

「你夜闖王府，帶劍入室，分明前來行刺！這個罪過還小嗎？」

「一則是公主你請我來的，二則我也是不負『射兔』之約啊。要不，我還是走了吧！」

完顏蓉格格一笑，在帷帳後撥亮燈盞，披上紅氅，用戴着金鐲的玉藕般手腕撩起薄紗，走了出來。

「華威，你，你不怕我嗎？」她聲若柔泉，目若雙星，含情脈脈地望着祖繼廷。

祖繼廷見她烏髮披肩，翠衫緊束住豐滿的身軀，正赤着兩隻脚站在紅氈上，微翹着的紅唇，露出一綫貝齒，一雙火辣辣的眼睛大膽地瞧着自己，燭光下顯得嫵媚、嬌艷之極。他心弦一震，急忙收回目光。

「你喜歡我，是嗎？」她竟然向祖繼廷翩翩走來。

集游牧民族之直率、粗獷、熱情於一身，在雪野、草原、荒漠上長成的北國少女，性情、氣質與漢邦閨秀迴然不同。雖然完顏蓉已漸漸漢化、略知男女之間的禮儀，此時卻遮不住心底的春光，用番女特有的粗獷方式來表白自己的愛情。

她用豐腴的手臂搭上祖繼廷的肩頭，一陣陣溫馨的氣息襲來，祖繼廷感到頭暈目眩，「她是異邦敵國的王侯之女啊！」他輕輕推開她，並後退一步。

剎時，完顏蓉紅艷艷的臉變得雪白。她滿以為他必定將自己摟進懷內，緊緊抱住。她是高傲而美麗的公主，自幼養成目空一切，說一不二的驕矜性情，對亶格圖那羣像逐花粉蝶似的侯門公子素來不屑一顧，自從這位英俊的漢邦男子闖進她心扉後，正如一枚石子投入靜潭，心波激蕩再無寧日；加之祖繼廷的絕世武功更令她敬佩，自思他若為王府之婿，爹爹也必然喜歡，定是金國的棟樑。誰知他竟然這樣不卑不亢、若即若離，對自己毫無愛慕之意……

她柳眉一揚，「刷」地拔出懸在墻上的長劍，對準祖繼廷胸口喝問：「你眞的不喜歡我？」

祖繼廷覺得這位剛才還艷若桃李、春情蕩漾的公主，瞬間竟變得冷如冰霜，滿臉殺氣，不禁覺得好笑。他輕輕笑了兩聲，問：「喜歡怎樣，不喜歡又怎樣？」

完顏蓉劍鋒往前一送，頂住他心窩，惱怒地說：「不喜歡便叫你橫屍當場！」

「我就是不喜歡。」祖繼廷見她這樣蠻橫無理，大為氣惱。

「你眞的不喜歡？」她的聲音和劍尖一起顫抖。

他沒有答話，他想等完顏蓉的劍稍動時，再制服她做為人質去見洪皓也不為遲。誰知她卻將劍拋下，轉身撲在軟榻上大哭起來。

祖繼廷手足無措了，禁不住上前扳住她的肩頭說：「我喜歡妳，我喜歡妳，還不行麼？」

「我不信，你們南蠻子向來狡猾得很！」她像小孩子似地晃着身子，烏髮和耳環一齊輕盪。

「我說的是眞話，只是……」

「只是甚麼？」她猛轉過身，牢牢地盯住他。

「只是我南妳北，兩國非但如同水火，而且不共戴天，正當妳金邦鐵蹄踐踏我中原國土，屠殺我良善黎民，國人皆奮起抗金之際，我怎能……」說到這裡，他面色漸漸嚴峻，語調也越發沉重起來。

「那又怎麼樣？大宋江山又有甚麼稀罕？我只要你喜歡我。我師父就是漢人，也很喜歡我的。」

「妳師父不是長白劍客大平怪俠麼？聽說……」祖繼廷想起大平死在陳王府之謎，不由倒退半步。

「聽說被我殺了不是？你們漢人都這麼說，我又有何辦法。」她輕嘆一聲，竟落下淚來：「師父知我是金人後，立刻逐我下山，但他又十分想念我，找到陳王府裡來，他一高興又傳了我三劍。誰知爹爹和朝內一些武將竟逼他交出長白劍譜，將他軟禁起來，連我見他一面也是很難的。後來，我不顧一切闖到地下室裡，但他已自斷了經脈，他摸着我的頭說：『金人果然是虎狼之徒，但妳却不是。』當時，我便跪下發誓，他攔住我道：『小孩子家發甚麼誓？只要妳想着師父是漢人就行了。』所以我只學了三成長白劍法，大平師父，我是時常想念的。」

「原來如此。」祖繼廷陷入沉思。他似乎覺得近百餘年來的內外劇戰，無非像羣鳥爭巢，爭的便是那一統天下的皇位。皇位一旦動搖，便宣詔天下，大赦囚徒，招撫匪寇，對百姓廣施仁政。戰時，黎民流血；太平之日，百姓依然受罪。那被金朝皇帝所驅，侵入漢邦的兵士難道也想當皇帝麼？皇帝只有一個，可大家卻都要為他賣命，南北仇視，連年劇戰不已，思來禍首只有一人，那便是或殘暴或昏庸的眞命天子。

「你想甚麼？」完顏蓉問。

祖繼廷輕輕拔出紫嵴劍，意味深長地說：「這口劍是我漢唐時所鑄，這上面的吐蕃國文字的意思是『相睦千秋，同泰四海；彊分二境，地合一家』。劍是吐蕃王松贊干布以子婿之禮獻給唐王的。」接着，他把紫嵴劍的故事告訴她。

完顏蓉聽後，天眞的目光中露出疑惑，問道：「那時兩國為何不打



伕？而現在南、北兩朝却征戰不休呢？」

「那唐太宗是個英明的帝王，而松贊王也是個深明大義的英雄，所以兩國和睦相處，也都强盛起來了。」

「我懂了，今天我們打仗，是因為有個不好的皇帝。假如你們皇帝好，國家便會强盛，我們想打也不敢打。再者，假如我們皇帝好，便也不想貪婪你們的江山。可是你們皇帝不好，便又要打我們。看來，兩國的皇帝非得都好才行哩！」

祖繼廷聽她講了一堆孩子般的話，不禁笑了出來，說：「熙宗若聽到，你爹爹是要掉腦袋的。」

完顏蓉神情變得嚴肅起來，接過紫嵴劍觀看良久，只見寒光一閃，劍刃上竟沾着一撮長髮，說：「我完顏蓉誓不與漢邦為敵！」她將長髮捲好遞給祖繼廷道：「我今年十六歲，發誓也該靈驗了，只要你喜歡我。」

「蓉蓉公主，妳若不與大宋為敵，我眞的喜歡妳。」

完顏蓉欣喜地輕叫一聲，撲到祖繼廷懷裡，將發燙的臉頰緊貼在他的胸膛了，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仰起嬌憨可愛的臉龐，吸起紅唇在他的腮上親了一下。她又褪下腕上的金鐲，塞進他手裡。

「蓉蓉。」雖然祖繼廷此時已陷入一片甜蜜的柔情中，但他仍未忘記自己的重任，穩穩心神，說道：「妳和我能有今時今日，是一個人成全咱們的，你說該不該去謝一謝？」

「是那隻赤兔嗎？」

「不是，是宋朝使臣洪皓。」祖繼廷言罷，目光緊緊盯住她的臉，仔細觀察着她的神情。

「怎麼會是他？」完顏蓉閃動着長長的睫毛，顯得十分驚訝。

「他原是我師父的好朋友，我這次北來，正是奉師命前來探視。洪皓已被金邦關押十一年了，如果不是來探視他，我怎會見到妳呢？」

「爹爹對他好生敬佩，起初並不加嚴管，後來只因他送了兩次軍情密報，爹爹才將他關在地下室裡的。」

「甚麼？他在地室裡？」

「就是當年幽禁我師父的地方，那地室並非設在地下，倒也舒適得很。」

「你帶我去見見他如何？」

「我……」她面有難色地垂下頭，輕聲說：「爹爹臨行時是囑咐過的，洪皓者格殺勿論，不過，只要你願意，」她抬起頭來，咬了咬嘴唇：「我不怕，我帶你去！」她又垂下眼瞼輕聲說：「你們漢邦不是說夫唱婦隨麼？」

祖繼廷無比振奮，握緊她的手說：「咱們快去吧！」他唯恐夜長夢多，待完顏希尹自燕京趕回就難辦了。

陳王府隨山勢所建，佔地寬廣，房屋甚多。完顏蓉帶着已換上金將服飾的祖繼廷，轉過石叢松林，走了很久才漸漸放慢脚步。祖繼廷暗想：若無人引路，萬難找到此處。

一塊巨大的佛掌石下隱隱閃出燭光，一片嶙峋的山石中建着一間小屋，依稀傳出琴聲，完顏蓉用手一指：「那老人就在那裡，你快去吧！」

「那妳呢？」祖繼廷不禁問道，他知燕山冬夜寒氣刺骨，學武之人雖能運功禦寒，但也不忍讓她孤零零地候在此處。

「我不能在這裡久留。你也不必自舊路返回，躍上那塊佛手石，便有一條石橋架在山峽之間，萬不能從橋上通過，脚一踏上便有無數毒弩射來，插翅難飛。你須順巖壁西行，走過霧谷，便見到霧靈山了。」她說後，伸出雙臂緊緊挽住他的頸項，將嘴貼在他耳邊：「明日你在射兔的地方等候我。」

祖繼廷越走近矮屋，那琴聲越是響亮，使他驚訝的是這琴曲竟和小婉的簫曲一樣。

琴韻歌聲，蕩氣迴腸，傾訴着對故國不盡的思念和忠誠。祖繼廷直聽得心頭酸楚，血凝氣促，直到一曲終了，他才推開屋門。

洪皓雖剛剛年逾五旬，卻已滿頭皓髮，只有兩鬢殘餘斑斑青絲。祖繼廷見他形鎖骨立，滿面憂色的模樣，心頭湧上無比的敬仰之情。

不由雙膝跪倒，口稱：「晚輩祖繼廷叩見洪老前輩。」雙手將劉琦和蔡璋的書信遞上。

洪皓並不看書信，卻盯住他道：「好個比武奪魁的英雄！」起身竟向他躬身一揖，慌得他連忙將老人扶住：「老前輩為何向晚輩施起禮來？」

「若不是你連廢四大惡僧，縱然有劉、蔡二人的書信，我也是不信你的。」

祖繼廷對洪皓講起西路宋將吳璘收復陝西扶風；東路劉琦在安徽阜陽大敗金兵銳旅十餘萬衆；淮東韓世忠收復江蘇海州及中路岳飛大破「拐子馬」時，洪皓竟聽得渾身抖顫，噙淚的雙目射出欣喜的光澤，聽着，聽着，突然失聲痛哭，折身面南跪倒，竟行起君臣大禮來，高聲說：「臣洪皓三呼吾皇萬歲！願早見王師旌旗，以雪靖康之恥，滅臣子之恨，拯黎民於水火，復華夏之金甌。臣縱然老死番邦、遺骨荒漠又有何怨！」說罷，不住舉起破舊的衣袖去擦拭滿臉縱橫的淚水。

稍頃，洪皓將貼胸的一卷紙拿出，說：「繼廷少俠，這是我數年來描繪的字圖，金軍在燕山的兵力、佈防、地形及虛實諸種全在上面，望速呈劉琦元帥，諸路大軍好進取燕京。光弼在此多謝了！」他又是長揖到地。

「老前輩，還有甚麼話要吩咐嗎？」祖繼廷想為他捎回一封家書，見他默然無語，忍不住問：「你老的親眷……」

洪皓將手一揮，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你快去吧，切莫誤了國

事！」

祖繼廷剛想再說甚麼，只聽屋外似有呼吸之聲，急拔劍躍出，但見人影一閃，便消逝在夜色中了。他不敢久留，當下辭別洪皓，施展「鶴衝碧霄」輕功，身子像彈丸一樣射向佛手石。

* * *

祖繼廷匆匆告別蔡璋，連夜下了霧靈山，他想取道洪河，再渡渤海直抵山東。

「千里追風」的夜行輕功雖是神速無比，但也容易體疲神倦，祖繼廷的脚步剛緩下來，轉身忽見霧靈峯上閃着火光，暗說「不好」，便又返途疾奔。

他飛跑在山道上，恨不得插上雙翅撲到峯頂。剛剛轉過一個山脚，只見一個熟悉的身影站在一塊巖石上，正揮劍和數人拚搏。

他從劍法上也能辨出此人正是小婉。她雖已刺倒數名敵人，但終寡不敵寡，眼見要被逼下巖石。下面是漆黑的雲谷，他拔劍在手，騰身一連幾個起落，轉眼竄到衆人頭頂上，一招「烏雞抖翎」，神劍顫如繁星，又似怒濤拍岸濺起萬朵珠花，既迅猛又突然，只聽一陣慘呼，金兵呼啦啦倒下一片。

「是你？祖大哥，你爲何又回來了？」小婉髮髻已散，身上濺着點點血漬。

「沒受傷吧？」祖繼廷嘴上說話，劍卻不停，又刺倒數名衝上來的敵人。

「我沒受傷。」小婉身形一動，抖劍上前，急說：「你快走！我擋住他們！」

小婉雖然武功不低，無奈苦鬥已久，體力漸漸不支，圍住她的三名金將，見她出劍凝滯，都掄起金環大刀猛劈過來，險些將她的長劍砸飛。

祖繼廷騰身清嘯一聲，抖劍連連削斷三柄金刀，高呼：「比武奪魁者在此，不要命的上來！」長劍隨即貫入一金將心窩，又運力挑起向前擲去，金將熊羆似的身軀壓倒了數人。衆敵聽他是比武的壯士，又見他劍招毒辣，一時不敢來攻。

「小婉，師伯呢？」祖繼廷話音未落，只聽一聲巨響，如千百霹靂同時落下，震得山川抖動，樹上雪粉紛紛。

「爺爺！」小婉撕心裂肺地長呼一聲，挺劍直入敵陣。衆敵也被這巨響震得發懵，不知發生了甚麼變故。衝在前的紛紛退下，與後面的人都擁擠在狹窄的山道上，長槍短刀難以施展。

小婉殺紅了眼，猛削亂砍，一時血肉橫飛，跌落山道下面去的更不計其數。祖繼廷見她近似瘋狂地砍殺敵人，出招已全不成章法，知這激憤至極的硬拚難以持久，忙衝到小婉面前，長劍壓住她的劍身，正待發問，不料她竟抽劍轉腕猛向自己刺來。「小婉，是我！」他上身一偏，左膀一晃，將小婉的手腕夾在腋下。

「是你！」小婉披散着頭髮，兩眼發直地瞪着祖繼廷，身體一軟，頓時癱倒下去。

祖繼廷忙將她扶住。她面色如紙，額上腮邊都濺着血珠兒。「小婉，到底出了何事？」

她猛然清醒，痛定思痛，一下撲到他的懷內，失聲慟哭起來。

原來祖繼廷剛走，金兵便圍住蔡璋的居處，定要他交出祖繼廷來才罷。蔡璋故意纏住金兵，爲讓祖繼廷走得遠些，他吩咐小婉趕上祖繼廷，告他千萬不要再走洪河水道，因風雲突變，難以闖過桂蘭峪、馬蘭峪和沙石峪三個關隘。

蔡璋之所以支走小婉，也是有意讓她回到南朝去，不使她與自己同亡燕山。他見小婉不肯走，便拔劍在手，厲聲說：「我連喊三聲，你若還不離此地，我便自刎！」

「走！走！」蔡璋第三個「走」字還未出口，小婉便跪在地上，流淚高喊：「孫兒我願與爺爺共赴國難！」

這時，只聽衝進院內的金兵呼喊：「王爺傳令，擒拿蔚霞子！」又聽一陣馬蹄踏在石板上的聲音，無數火把將山地雪野照得明如白晝。「王爺到了……」金兵又是一陣的吶喊。

蔡璋知道完顏希尹親臨佈兵，若時間拖遲，小婉再也走不得了。心一急便罵出聲來：「好個沒出息的妮子！難道你願洪先生的報國心願落地？願望妳繼廷師叔陷入賊手裡？」說罷，雙掌一擊，屋中後墻便打出一個大洞。

小婉忙對他磕了幾個響頭，叫了聲「爺爺」，將身彈出洞外而去。

完顏希尹騎馬站在高處，看到一條身影飛掠墻外，以爲是祖繼廷便馬鞭一指，令一隊兵將追去。

蔡璋一連揮掌擊倒幾面墻壁，來到一間小室，用脚一踩，地上石板頓時移開，他放出黑猿，說：「大難臨頭了，深山險谷才是你的家，你走吧！」他用手指了指已經倒塌的墻外。

黑猿好像通了人性，搖了搖頭，連聲悲鳴，眼裡竟流出淚來。蔡璋撫摸着它的頭，輕嘆一聲：「罷了！畜牲尚懂忠義，人何以堪！」他雙掌一推，打飛鐵門，向站在山坡上的完顏希尹一指。

黑猿怒吼一聲，張開雙臂猛撲過去。金兵見了這隻兇獸，嚇得紛紛退開，有的站在遠處搭箭去射，誰知黑猿毫不躲避，只顧迅猛無比地向陳王撲去。

完顏希尹嚇得魂飛魄散，眼見一個黑旋風似的龐然大物向自己飛來，大叫一聲跌落馬下。黑猿雙掌拍在馬背上，竟將一匹雄健的戰騎打得血肉模糊。與此同時，黑猿後背亦被陳王



數名武功高强的侍衛用刀刺穿，只見傷口噴血如泉，牠悶雷般地大吼一聲，又抓住一名侍衛活活撕裂，然後在一片箭雨中倒下，沉重的身軀又壓碎了一名躺在地上的金兵頭顱。

完顏希尹早已嚇得魂飛魄散，躺在地上動也不動。蔡璋挽起劍花撥開射來的箭羽，直取完顏希尹，弓箭手怕射中陳王，都停箭不發。

十數名侍衛急忙上前把蔡璋截住，又有幾名士兵忙抬起完顏希尹奔下霧靈峯狼狽而逃，蔚霞子封劍隱居十數年，今日大開殺戒，雖年事已高，卻神勇無比。他知道今日已到了劫數，反正繼廷、小婉都已走了，心上毫無牽掛，生死置之腦後，倒覺神寧心安，哪裡人多便向那裡殺去。

殺着砍着，忽聽「噹」的一聲，手中的長劍竟被削掉劍鋒，不禁暗吃一驚：金人手中也有削鐵斬玉的寶刀！他看到迎面那個敵人雖然削去自己的劍鋒，卻被强大的內力震倒。「嘿嘿，不過是個末流的庸手，你也配使寶刀麼？」心裡說着，一用力便將禿鋒劍戳進敵手的心窩。反手欲將死屍手中寶刀取下，見是一口無鋒扁形的藏刀，不禁罵道：「四大惡僧雖然已成廢人，可也不該將他人寶物佔爲己有！」他正彎腰取刀，不防一支利鏃射進後背。他伸手拔下箭羽，轉身向持弓的金將擲去，正插中他的咽喉……

遍體中箭的蔡璋脚步已經跟蹌，急忙奔回屋內，端坐椅上，屏息凝神，神情十分坦然，默默中遙視冥冥，微笑着說：「碧月子師弟，是我錯怪了你，待爲兄九泉下再與你相會賠罪吧。」

說罷，他微闔雙目，像入定禪僧，見金兵漸漸圍攏，突然持起燭台向武當劍祖張三丰的牌位打去，稍頃，只聽一聲巨響，整個房屋及衝進來的金兵一齊被炸得粉碎。

「爺爺的屋裡是埋着火藥的。」小婉擦着淚水，極力抑制着悲慟。祖繼廷卻痛不欲生地大聲叫道：「師伯，侍侄兒爲你報仇雪恨！」他正要躍起，小婉卻抱住他的胳膊：「爺爺已經逝世，多殺幾個韃子賊又有何益，還是以國事爲重，莫辜負了洪老先生的心願和爺爺的一腔碧血。」她望着慢慢壓上來的金兵，催他快走。

他對着蜂擁在山道的敵人，冷笑幾聲，說：「小婉，反正也是殺不出去了，我與妳一同戰死在此處吧。」

小婉心弦一動，胸臆間像湧上一股熱泉，深情地望着祖繼廷，唇邊溢出幸福滿足的笑意，又默默無聲地搖了搖頭，從腰際綉囊裡取出一支金簫，慢慢遞給祖繼廷，輕聲說：「不管你到那裡，只要看看金簫，我便會來到你的身旁。」

祖繼廷緊緊抓住她兩隻微顫的小手，竟不知如何回答。這時，只聽見一名金將高呼：「陳王傳令，立刻收兵回府！」

「王爺不會傳這樣的令！這兩個蠻子殺得咱們好慘！」一名將官擧刀高叫。

「王爺負傷，是完顏公主代傳王命，你敢抗命麼？」傳令的金將衝上前面。

「抗命者殺！嘎格頓，殺了他！」傳令官上前一刀將抗命的金將斬倒。衆金兵見狀紛紛退上山去。

祖繼廷知是完顏蓉來了，頓覺胸中一陣紛亂。他想自己去見洪皓只有完顏蓉一人知道，況且也不知他帶着軍情密圖連夜南下。據小婉說，金兵火速圍攻並讓蔡璋交出自己，說明密情已被敵人所察。他又想起完顏蓉的誓言，一時如墜五里霧中。

衆敵漸漸退到霧靈峯上，人聲漸息。寒風送來完顏蓉清脆的聲音：「嘎格頓，那就是我射赤兎的地方嗎，可惜明日，那赤兎再也沒有了！嘎格頓，我就是喜愛那隻赤兎。」由於她內功深厚，話音才傳得較遠，因此金將的答話卻聽不到。

祖繼廷和完顏蓉曾交過手，知道她功力如何，現在，她的用意是竭力讓自己聽得更清楚些，並借以傾吐胸中的情愫。他心頭一熱，想道：「完顏蓉並未違背誓言。」

「祖大哥，咱們走吧。」小婉輕輕拉了一下發怔的祖繼廷，祖繼廷茫然地跟着她走了。

走了一程，二人都感到很疲倦，祖繼廷見小婉步履沉重，說：「夜很深了，咱們在凸石下歇息片刻吧。」小婉點了點頭，隨即側身倚坐在石壁下，不一會便睡着了。

北風凜冽，吹得山谷呼呼作響。祖繼廷脫掉棉衣輕輕蓋在小婉蜷縮的身上，他又摘下金兵的皮帽戴在她烏髮散亂的頭上，然後盤膝端坐做吐納之功，讓丹田眞氣打通任、督二脈禦寒。

小婉在夢中不斷叫着「爺爺」，眼角汩汩流下淚水。「祖大哥，你別走！」她閉着眼睛，伸出兩隻手在空中亂抓。

「小婉，我在這裡。」他連忙奔過去，將她冰涼的手握進掌內，輕聲問：「冷嗎？」她輕輕點着頭，將頭貼在他的胸前，又朦朧睡去。

他讓她的頭枕着自己的雙腿，然後用掌心貼住她枕骨風府和額頂神庭兩個穴道，將內息綿綿地輸進她任、督二脈。片刻，小婉青白的面頰漸泛紅潮。他凝望着天際，冬雲中隱着幾粒殘星，天快要亮了。

小婉覺得渾身暖烘烘的，正像她幼年時倚偎在爺爺蔡璋懷裡一樣。她夢見自己正在松林中練劍，蔡璋微笑着站在一旁捻髯觀看；她又像在溪邊弄簫，雙脚拍打着水花，挎劍的祖繼廷正向自己走來；慈祥的洪皓，嫵媚的完顏蓉，通靈可愛的黑猿，通體閃

着紫輝的寶劍，飄過燕山無數的宋軍旗幟，她和繼廷並駕齊驅着衝向韃虜戰陣……她高聲喊「殺」，驟然而醒，見自己身披棉衣、頭頂皮帽，竟是在繼廷懷裡睡的，不覺紅暈滿臉，掙脫出身子，突然覺得內力十分充沛，知是他將內力注到自己穴道所致。

「祖大哥，這樣要耗費你的內力的。」她抿了抿頭髮，兩隻秀目中流出一縷柔情。

等到天明，兩人並肩前行，一路默默無語。行至馬蘭峪，那灰白色的長城便隱隱地可見，宛若一條白色的長龍橫臥山脊。

「婉婉妹妹，你吹的簫為何與洪老先生的琴音一樣。」

小婉說：「我這支曲子原是他編的，叫『江南梅』。你幾時聽我吹過？」

「我是在霧靈峯下，聽完你的簫曲才去陳王府的。」

小婉垂下頸項，柔聲說：「那曲子是眷念故國的心聲。你沒聽出它也有懷人思遠之意嗎？」

兩人行至薊州附近時，見盤山道上竟橫臥着幾具金兵屍身。祖繼廷正自遲疑，只見從山巖上躍下一人，手持長劍，遍身血汚，竟是漢人裝束。

祖繼廷定神望去，正是屢次相助自己的神秘朋友昊古朶。只見他用劍指着地上的屍身，微笑着說：「他們想伏襲祖大俠，全被我殺了。」

「這便是那位夤夜投書，武場上提醒我又將我帶進陳王府的朋友。」祖繼廷悄聲告訴小婉。

「金兵裡還有可以信賴的朋友？」

昊古朶見小婉疑惑地望着自己，便將金人皮帽扔在地上，笑吟吟地說：「我原本是漢邦人，在金朝臥底七年。以前曾在宋師昊璘元帥麾下聽令，後來扮成金人，比武奪魁，便潛伏陳王府暗中保護洪皓老先生。」他漢話講得十分流俐。又說：「我在前面已為大俠打通道路，那埋伏的韃子賊認得我，我便趁機襲殺。祖大俠，此番回去若能見到我主帥，請多加問候。愚兄此番也是為你餞行來的。」說着，從懷裡掏出一隻杯盞，將掛在腰際的酒壺擰開，斟滿遞上。

他見祖繼廷不喝，又取出一隻杯盞斟滿自飲。微笑地說：「完顏蓉乃金邦王侯之女，賢弟切不可過於痴情。王師不日將至，她必定隨着陳王遠遁的。」

祖繼廷望着他手中的長劍沾滿敵血，又五次三番地幫助自己，便盛情難却地將酒飲下，問：「那完顏希尹何以知道我南下的意圖？」

昊古朶說：「你和完顏蓉去見洪皓，便有人暗中追踪，難道祖大俠未留心洪皓老先生窗下有耳麼？

「那人武功極高，我却被他瞞過，待我持劍追趕時，人影已不見了。」祖繼廷頓解疑團，只道是機密被窗外的那人聽去了。

昊古朶又說：「完顏蓉剛回去，陳王便趕到了，聞報後立即追捕你，他斷定你會連夜南下，想來陳王還是料事如神的。」說着，臉下溢出一絲詭譎的笑容。

祖繼廷忽覺腹中絞痛，叫聲：「不好，我中了奸計！」左手捂住腹部，問：「你到底是甚麼人？」

昊古朶臉色突變，將長劍揮了數下，陰冷地說：「祖繼廷，我讓你死個明白吧！我乃陳王的心腹，長白劍客大平怪俠首徒楊業成的便是！快把秘圖交出來吧！」

小婉怒喝一聲，舉劍去迎，祖繼廷也忍痛拔出紫啫劍來，額上已沁出冷汗點點，只聽一聲呼哨，從樹上躍下數十名金邦武士，都持着漢邦兵刃。

祖繼廷中毒自知不敵，趁小婉和楊業成交手之際，忙將秘圖撕爛吞下，復搶上去與楊業成廝殺。

楊業成被祖繼廷逼得頻頻退步，並不與他認眞拆招，怕他以死相搏與己同歸於盡。此時，祖繼廷騰起身來，用全部氣力凝在劍上直刺楊業成頭頂通天穴道，劍未擊下，身體却平空跌落，仰躺在地上再也動彈不得，像被釘釘住一般。小婉長嘯一聲，猛撲過去，急喚着：「祖大哥！」

楊業成見祖繼廷吞下秘圖，生死已在頃刻之間，便示意圍攻的武士退下，遠遠站在一旁觀望。

「小婉！」祖繼廷嘴角垂下一線黑血，斷斷續續地說：「我很難再幫妳殺出敵圍了。紫啫劍你拿去……我很喜歡妳，把妳當成親妹妹一樣……有朝一日回到故國，見到劉琦將軍，就說祖繼廷已為國盡忠，可恨我未能將秘圖送到……」他急喘一會兒，握住她的手說：「完顏蓉不是毒蛇，我也不是『含羞草』。若見到她時，就說我不能和她去射『赤兎』了……婉婉小妹，妳給我吹奏一曲長簫吧……」

小婉含淚將簫管觸到唇邊，山谷中立刻飄蕩起既凄涼又悲壯的「江南梅」曲調。一曲未終，祖繼廷竟瞑目而逝，手裡握着一隻金鐲和一小縷烏亮的頭髮。

小婉為不使這兩件完顏蓉的物品被金兵所得，便掘土埋起。此時，她已悲極無淚，放下金簫，捧起黃土洒在繼廷身上。她知敵手高過自己太多，實難突殺出去，況且密圖已毁，她慢慢站起身，將紫啫劍舉到頸下，望着遠方海波似的峯巒。輕輕地說：「爺爺，祖大哥，小婉也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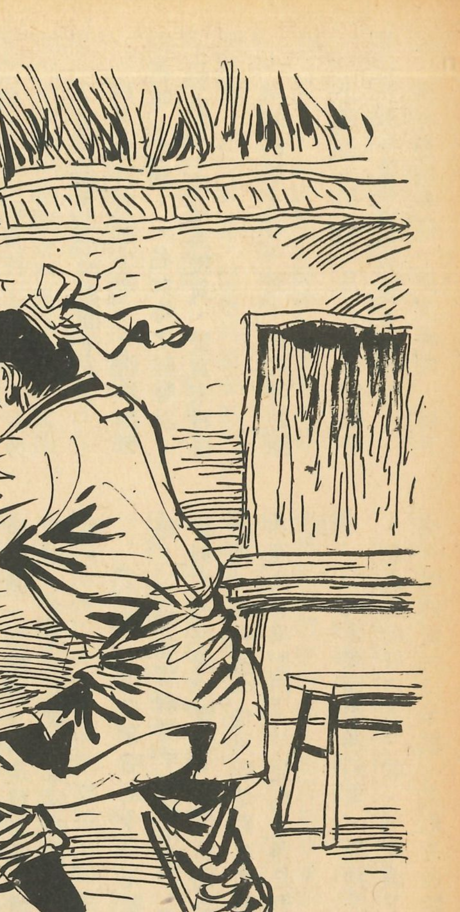
她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紫啫劍插在地上，那通明的劍身映着東方的曙色。

* * *

當小婉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張軟榻上。環視一下四周，原來是一間陳設十分講究的氈廬。

「她醒過來了!」兩名金邦少女拍





小婉發招進攻，以考驗祖南威的應變能力。

着手，驚喜地叫起來。

屋角小門內轉出一個女子，穿着綠衫素裙，鬢邊竟插着一朶白梅花，這正是完顏蓉。小婉暗中打量，見這位嫵媚的北番女子，臉上印着淚痕，面容很憔悴，默默無言，兩眼直直地看着自己，把人都看得發慌了。

「小婉……」完顏蓉坐在她身邊，握起她的手，向唇邊送去。

小婉想起死去的繼廷，想起那個告密者，猛地掙出手來，厭惡地偏過頭去。完顏蓉毫不在意，回身從女侍手上接過盛着湯藥的小碗，輕聲說：「先把藥喝了吧。」小婉又用手一推，藥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完顏蓉只是慘淡地一笑。

「你就是完顏蓉麼？」小婉慍怒地問。

完顏蓉點頭作答。小婉不願看她那副模樣，閉起眼睛說：「妳快把我殺了吧！」

原來當祖繼廷斷氣後，小婉正要自刎時，被楊業成飛擲酒盞打中印堂穴，才沒有如願。被押到陳王府後一直發燒昏迷，今天才見蘇醒。

完顏蓉見她餘怒未息，一時又難以釋疑，只好輕嘆一聲說道：「你是祖繼廷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了，我絕不會傷害妳的，待姑娘身體康復，咱們再詳談吧！」

「完顏蓉，妳若不殺我，就還我紫啫劍，把我送到洪皓那裡去！」小婉語氣仍是鐵硬。

完顏蓉望着她，輕輕地搖搖頭，又輕輕地點點頭。

三日後，小婉果然被送到洪皓的居處。路上，一名女侍說：「婉姑娘，你知道麼？公主聽到祖大俠遇難的消息後，曾哭了三天三夜，妳在昏迷，自然是不知道的，她和王爺爭吵了很久呢。」

「爭吵甚麼？」小婉問。

「她要親自安葬祖大俠，這第一件事王爺就不答應，後來被纏得沒法，便在夜裏用棺木把祖大俠葬了，其實王爺也是欽佩祖大俠的。」

「祖大俠的墳墓在甚麼地方？」

「那夜是我跟着公主去的，祖大俠被埋在公主射赤兎的地方，她又照妳們漢邦的習俗叩頭拜祭，焚燒紙錢。妳沒見她穿着素裙麼？這些王爺都不知道，公主不讓對人說，可是說與婉姑娘聽又有甚麼要緊呢。」

「那他們爭吵的第二件事是甚麼？」小婉深感一個番女竟如此情意深重，不覺輕嘆一聲，對她們的厭憎之情略為淡了些。

「第二件是讓妳去陪伴洪皓，第三件是要還妳紫啫劍。王爺最後只答允了第二件。他說，王府之內不能帶兵刃。」

「那柄劍呢？」小婉問。

「那我就不知道了。」

洪皓本是認得小婉的，聽完她的

叙說，不禁掩面垂淚不止，自此，兩人以祖孫相稱，每日只是吹簫、撫琴、向南哭拜，面壁唏吁。這樣，轉眼已是兩載。

這一年的燕山冬月，雪下得格外大，小婉手持竹劍佇立雪地中，動也不動地望着巖石下一株怒放的臘梅。今天，正是蔡璋和祖繼廷遇難兩週年的忌日。

兩名完顏蓉的女侍送來飯菜，全是些素食水酒。女侍的服飾異常鮮艷，小婉不禁問：「是完顏公主讓你們換這樣的艷服嗎？」

她們面面相覷，搖了搖頭。一名女侍說：「是王爺讓我們換的，今日府內大開歡宴。我們給姑娘送飯，花都沒戴。」她從懷裡掏出一簇艷紅的絨花來。

另一女侍說：「水酒素食是公主吩咐我們送來的。一是爲祖大俠的忌日，二是……」她剛要往下說，却被身旁的伙伴用眼色止住。

「二是甚麼？」小婉逼問下去。

兩名女侍看看小婉，又瞧瞧撫琴的洪皓，半晌，一名女侍才輕聲說：「王府歡宴，原是爲慶賀，慶賀宋將岳飛之死……」

洪皓聽罷大叫一聲，隨之琴弦斷絕……

正是這一年的一月，南宋愛國將領岳飛被秦檜殺害於臨安大理寺內。洪皓捶胸長嘆，淚流滿面，搶天哭地地高呼道：「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所得諸郡，一朝全休！」

翌年六月，巍巍燕山已是一片芳草萋萋了。洪皓和小婉騎馬挽韁緩緩而來，因南宋已同金朝簽訂了屈辱的和約，並向金人宣誓「世世子孫，謹守臣節」，金朝皇帝才釋放了被扣十五年的漢邦使節。

也就是在這一年，完顏蓉與亶格圖成婚了。爲此，陳王府喜慶三天。而小婉與洪皓却望着南天，一琴一簫合奏起「江南梅」來……

行行重行行，隱隱中小婉忽聽到遠處有人呼喚，忙勒住馬韁轉身望去，只見身披紅氅的完顏蓉策馬飛奔而來。

「小婉，洪老先生，讓我來送你們一程！」完顏蓉勒住刨蹄長嘶的火焰駒，氣喘微微地說。

小婉見她自從作了新娘，變得越發豐滿、嬌艷了。只是雙眉像緊鎖的春山，含着永遠難以磨滅的昔日的悲哀。

「小婉，這口紫嗜劍今日完璧歸趙。」完顏蓉將劍雙手遞給小婉：「這神劍本爲妳漢邦寶物，縱然爲我金朝所得，掛在室中也只能是徹夜地聽它在匣內悲鳴而已，可見劍心還是思舊的。」

小婉凄然地接過劍來，睹物思人，想起祖繼廷已逝三載，不覺淌下淚來。她將劍抽出半截，見劍身通紫，驚異地問：「蓉公主，妳……」

完顏蓉微微一笑，用自己佩劍割斷繫在馬頸上的布包，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在地上，正是叛賊楊業成的。完顏蓉說：「他雖是我的師兄，雖然也降了我朝，但他永遠是我的仇人。」

「完顏公主，謝謝妳了！」小婉眼裡露出感激的目光，「妳殺了他，如何在妳父王面前交代？」

完顏蓉微微一笑：「當初祖大俠一到燕山便爲他所知。夜潛投書、武場暗示，帶祖大俠入府見我，都是他悉心策劃好的。這是因爲爹爹知道洪老先生數年繪成一張軍機密圖，便讓楊業成暗中監視，他們這一套，其實用的是『欲擒故縱』之計，先讓祖大俠拿到密圖。然後再人贜俱獲。以治洪老先生以死罪，一網打盡。當年洪老先生授圖時，屋外竊聽之人也正是楊業成這個叛徒！」

「那賊子爲何不當時去搶呢？」

「搶？他哪裡是祖大俠的對手？那夜正是我爹爹自燕京趕回，便驅兵去圍蔡老前輩的居處。楊業成卻先帶人截住了你們必經的馬蘭峪。」

「原來是這樣。」小婉點着頭說。

完顏蓉接着說：「我原不知道他是我的師兄，更不知其中的內情，只是楊業成受到我皇的重封，他便居功自傲，四處炫耀，竟不將我爹爹放在眼裡。我殺他蓄意已久，便設下他醉酒調戲我的圈套將他宰了。」

「是用這柄紫嗜劍殺的麼？」

「不錯。小婉姑娘，咱們去看看祖繼廷吧。」完顏蓉說罷，抖繮前行。

祖繼廷葬於山坡之上，無墳塋碑石。一陣風來，吹亂了滿坡的青草。完顏蓉說：「就在這裡，他的頭是向南的。」小婉一下撲在地上，痛哭起來。

洪皓也深深施了一禮，盤膝坐下，撫起琴來，哀戚的琴聲抒發着無限的思念。

南北朝的兩個女子都跪拜在墳前，默默流淚，久久不肯站起。

「婉姑娘，他臨終前可留下過甚麼話來？」完顏蓉擦着小婉臉上的淚輕聲問。

「他惦記着妳。他說，他說不能和妳去射赤兔了！」

「祖大哥！」完顏蓉撲倒地上，失聲痛哭。她邊哭邊說：「祖大哥冥泉有知，完顏蓉永不與漢邦爲敵！」

完顏蓉和小婉緊緊抱在一起，雨淚交流，同聲立誓：「我們不用打仗，不用打仗。」她倆唸着紫嗜劍上的刻字：「疆爲二境，地合一家。」

「姑娘，上路吧。」洪皓站起來說。

「蓉蓉姐，你的那隻手鐲和頭髮我已埋在馬蘭峪，祖大哥去世的地方。而今，他的墳在燕山，離家鄉很遠，妳常來撫慰他的孤魂吧。」

「婉婉妹，妳的話我會記住了，我們永不爲敵！」



小婉回首望着佇馬揮手的完顏蓉，完顏蓉目送着南歸故國的小婉，二人的眼睛都被淚水蒙住了。

七月，洪皓和小婉到達南宋京都杭州。那江南風光自與塞北不同，青柳飄拂，紅荷滿池，繁華的臨安城內覓不到半點戰亂的痕跡，一片歌舞昇平的太平景象。

正在賞荷的高宗趙構在畫舫上召見了洪皓，稱讚他說：「卿貞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爲過也。」便授他爲徽閣學士。

洪皓將祖繼廷、蔡璋、蔡小婉的事跡稟奏高宗。趙構讚嘆不已，便讓洪皓帶人去召來小婉聽封。但小婉已不知去處，客館的墻上竟留着一首詩：

西子湖畔香風吹，薰得神劍失紫輝。
一支金簫天下走，召喚英魂四海歸。

洪皓讀罷嘆息不已，望着蕩在西湖上的花艇畫舫，和在月色中搖曳的十里紅荷，一時百感交集。突然，他從一片湖浪林濤聲中辨出了「江南梅」的韻律，這是一支深沉的洞簫聲。他循聲追去，但那聲音已漸漸離他遠了。

## 采石大戰　南宋偏安

奔出夔門的長江白水浩蕩，穿巖劈嶺，回環曲折，奔騰直下。

宏偉雄壯的瞿塘峽上草木幽深秀麗，江上的晨霧剛剛散去，便傳來一陣嗚嗚咽咽的簫聲，是晉朝稽康的琴曲「廣陵散」，聲調既凄涼又悲壯，深深蘊藏思古懷舊的傷情。

隨着幾聲猿啼，簫聲便止歇了，只剩下江濤拍激在崖巖上的轟鳴。

蔡小婉坐在峯頂上，凝望着對岸煙雲繚繞的白山，撫摸着膝上的金簫，嘆口氣輕聲吟道：「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這是唐朝陳子昂的三峽詩，指楚襄王執行對秦國的投降政策，最後導致了滅亡。

雖然只有三十六歲的小婉卻朱顏已改，鬢上竟添了兩縷白髮，再不是當年那個嬌憨、活潑的婉婉了。

十八年來，她日夜想着祖父蔡璋和祖繼廷。英俊、豪爽的祖大哥縈繞小婉的夢中，燕山的積雪、碧溪和莽莽的松林她沒有忘卻。

每值清明，她都焚燒紙錢弔祭頭枕燕山的祖繼廷和祖父。

她自離開杭州後，便召集了一些江湖上抗金的豪俠想北上擊虜，誰知南北再度議和，朝廷將中原拱手讓給了金朝，各路兵馬都星流雲散了。她心一冷，便背着金簫和紫嗜劍浪跡天涯，在湛江的高州拾到一個棄嬰，她心裡很是喜歡，取名祖南威，自己做了他的娘親。

小婉背着嬰兒自江西走到湖北，最後在四川的瞿塘峽定居下來，她愛這裡像燕山積雪和高峯重疊的三峽。

那時，小婉已不是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她緊緊把南威抱在懷裡，面北跪倒說：「祖哥，你祖門的香火不會斷絕，你九泉之下，也一定會喜歡小南威的。」她聲音嗚咽着，淚珠落在嬰兒胖嫩的腮上……

＊　＊　＊

「娘，你一定又在想父親了。」祖南威提着一柄長劍跑過來，站到娘親面前。

小婉慈愛地看着他，用手帕輕拭着南威濕漉漉的額頭，和藹地說：「快滿十八歲了，還這麼毛手毛脚的，以後如何能在江湖上安身立命。」

「有娘教的這套谿鳴劍法，定能打遍天下無敵手！」他咧着厚唇笑了，有些怯意地說，「不知娘親何時能讓我下山抗金？」

「抗金？」小婉睜大驚詫的眼睛，「你知道甚麼是金兵？是誰告訴你的？」

「是我在山下聽幾位北方的客商講的。」

小婉雖將谿鳴劍法傾囊傳給南威，他靈聰神慧，自幼心性崇武，業藝日就月將，但卻不願讓他過早知道如今天下之事，投身劍與火的生涯中去。她深深知道，劍客一旦涉足風波險惡的江湖，便要飽嘗人生的辛酸和殘酷，身不由己地生死天定，有幾個會不是血、淚、悲、恨的下場？

「娘，那幾個客商游覽巫山，正遇孩兒用木劍戲耍白猿，其中一位撫掌喊，『谿鳴劍！谿鳴劍！』」

「谿鳴劍！」小婉心頭一震，她知道自繼廷歿後，天下再也無人識得這套劍法，當初自己收孤撫育正是爲不使這套祖門劍法沉沒於世，便問：「他如何識得你的劍法？」

「孩兒曾聽娘親說過，谿鳴劍法一脈單傳，不授外姓。當年爹爹雖使這套獨門劍法縱橫天下，但武林中誰也不知劍名和由來。」南威用手撓着濃密的頭髮，想了半晌說：「我當時也是納悶，他把我拽到一旁輕聲說：『小兄弟，你這套劍法是祖繼廷大俠傳給你的麼？他不是十八年前就去世了麼？』我說：『那是我爹。不過，這套劍法是娘親傳給我的。』他聽後楞了半晌，嘆口氣說：『你娘親一定是位武林英俠，她這樣做會受到江湖上無數武人的敬重。』我問：『你認識我娘親？』他搖搖頭說：『你娘親是位了不起的英雄，我無緣相識。』我見他這樣敬佩娘親，心裡很高興，說：『你說娘親是英雄，她聽了一定喜歡。』」

「胡說八道！」小婉面呈慍色地瞪了他一眼：「威兒，你已經十八歲了，還這樣呆頭呆腦的，以後可怎麼在江湖安身立命？」

「是孩兒說錯了嗎？」他拍着高隆的額頭很用心地想着，不知自己錯在

哪裡。

小婉最喜歡他這副憨相，每逢他新學了一個劍招，坐在青石上苦苦思解時，就是這副神態。她「噗嗤」一笑，說：「威兒，別傻想了，你沒有錯，以後說話要留些神就是了。你接着說下去吧。」

南威見娘親不再生氣，繼續說：「他對我說甚麼『鑄劍爲武，武之爲國，你有這樣的好武藝躲在這裡做甚麼？金兵又大舉南下了』。」

「金兵又南下了！」小婉驚呼出來。須臾，面孔漸漸呈出凜然之色，緊緊抓住手中的金簫。她默默地望着南威，心中泛起波瀾，思忖母子相依爲命的日子怕要結束了。突然，右肩一沉，手腕抖起，金簫帶着風聲，直刺向南威額頂的神庭穴道。

「娘親！」南威神情驚惑地後躍一步，惶恐地說：「孩兒說錯了話，向娘親陪罪就是了。」

「還招！」小婉以簫代劍，如疾風暴雨般點、崩、撩、擊，手法奇快，內功精湛，劍術已是今非昔比。簫管如數條金蛇纏住南威周身，風響中卻夾着錚錚的劍音：「你就是這樣對敵嗎？」小婉雖然厲喝，但心裡對他的眼法、身法卻極爲滿意，展閃騰挪地竟躲避過自己十數個殺招。

南威聽到娘親的呼喝，只好拔出插在腰帶上的木劍，一招「雙雞奪繭」直點簫頭。

小婉將簫一抽，使出「母鷄護雛」虛招，雙臂如一對翅膀張開，大敞門戶放進來劍，想側身進步去砸他的手腕。

木劍半途中疾變成「啄冠式」，急撩小婉睛明至神庭一路穴道。

「好！」小婉喊了一聲，身子像樹葉般向後掠出，柳絮落水一樣落在地上。

她暗想南威能臨急生變，「啄冠式」用在此時已絕妙之極，他已經將劍招靈活結合，融滙貫通了。心頭一喜，翻舞着金簫慢慢走過，想用「雞食千尋」這一有進無退的殺招去試南威。

她想，如他像自己剛才那樣向後掠去，那劍術便還未到火候。這招「雞食千尋」是谿鳴劍的精髓絕學，全靠劍尖抖動去刺敵手胸腹十七位要穴。雖是如此，但威銳全仗一個「快」字，倘若不快，便弄巧成拙，同一劍招卻因人而異。當年小婉曾看祖繼廷練過，也抖着長劍仿效起來，結果祖繼廷出手便能刺中十七，而小婉只能刺中三個。

當年祖繼廷戲謔地說：「婉妹妹，還是創研你的『蔡氏金簫』法去吧。這麼個俏麗的小姑娘，非學這如餓雞搶食的姿態夠多難看。」小婉跺着脚說：「偏要學，偏要學嘛！」

祖繼廷微微一笑，說：「鳳凰偏要做餓雞，哥哥教你。」他一揮掌，用掌風擊落松樹上的松塔被震得粉碎，空中落下許多松果。

「共是三十四顆！」第一顆松果剛剛落地，祖繼廷便報起數來。小婉疑惑地望了他一眼，跑上前，蹲身去數雪地上的松果，正好是三十四顆。

不多不少的三十四顆。

谿鳴劍法並不繁雜，雖劍姿略嫌笨拙，但實用性卻極强。祖繼廷將劍法全部教給小婉後，鄭重地說：「這套劍法的威銳全仗眼法功力深厚，眼快身手才能快，只想着一個快字，便能出奇制勝。你想，雞的頸、翅都很短，身體也很笨拙，但捕起飛蟲來卻很靈活，這便是靜如處子，動似脫兎的道理。」

在瞿塘峽的十八年歲月裡，小婉除卻教威兒習劍和內外雙功，自己便用金簫點打着採蜜的羣蜂，又對着江濤拍到礁石上濺起的萬點玉珠練着眼力。十餘載她苦心研劍，心堅石穿，終於練成了上乘劍術。

* * *

這時小婉用她的得意之作將南威罩住，她唯恐使得太快怕他無可化解，簫在中途稍頓一下，將如十七支飛鏃般疾快的速度減去三分。

南威起初自知很難躲避，想要躍身彈出，忽見簫頭在途中頓了頓，便給了他緩解的時機。

他身子一斜，左臂撐在地上，使出「遮陽式」一招，這姿態猶如母雞揚翅爲雛羣遮日作蔭一樣，模樣很是滑稽。他右臂將木劍伸進簫網內，恰好截斷劍路。

「雞食千尋」威銳再强，刺的只是敵手胸腹，無奈敵手倒地，而且化解之餘尚有攻殺之舉，這無疑對飛鳴劍又是個新的發展。

「遮陽式」是劍自下而上去刺敵手的軟腭。小婉料想不到他竟將這招用在此處，險些驚呼出來。「雞食千尋」本是有進無退的攻招，只是踏步撲身向前，這樣一來，自身就只好撞在敵手的劍尖上。但聽「卡察」一聲，鎖住金簫的木劍斷作數截。

「你……」小婉痴呆呆地望着南威，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娘！」南威看到小婉右腮下被木劍擦破一塊皮，急忙跑上前去。

「威兒。」小婉攔住他的手說：「這一招是你想出來的嗎？」

「娘，孩兒只是想……」他低下頭，喃喃地說：「只是想身後若是懸崖，在這招劍下只有等死了，才用上了『遮陽式』，不想被娘親震斷了木劍。」

「威兒，是你贏了！」她拽起兒子的手，眼睛閃着欣悅的光芒，激動地說：「你想，你用的若是鋼劍，我這命還有麼？」此時，她想起祖繼廷說的話：「越是威銳的劍招，破綻就越大。一套劍法的劍招本是相生相尅又强弱同濟，各有各的用途，只要使在妙處，正如你吹的金簫一樣，雖然只有幾個簫孔，卻能演奏出無窮的異曲。」



「娘，妳想甚麼？」南威見她眼睛微瞇，像在沉思着甚麼，心中有些不安起來。

「威兒，你除內力外，劍法已高過爲娘，這眞是我祖門的大幸！」她拉着南威的手走到崖邊，指着三峽的急流和飛雲說，「劍和這流水，飛雲一樣，沒有固定的章法。你看，白雲無心，才飄得那樣瀟灑；碧水失形，方流得如此自由，用『心』使劍，劍才能自心而出，這樣劍招才像飛雲流水一樣層出、變幻無窮。」

「娘，我懂了。是不是應當人使劍，不能劍使人？」南威若有所思地點着頭。

小婉微笑地望着他，慈愛的目光中蘊着讚許，使她寬慰的是，兒子在別的事情上顯得憨氣十足，但學武之道上卻極爲聰慧，能夠順水揚帆，舉一反三。

「威兒，你坐到我身旁來。」小婉抿着被江風吹亂的鬢髮，坐在那塊已磨得十分光滑的磐石上。她曾坐在這塊石上觀濤、望月、吹簫、教子，緬懷故鄉和悼念親人；青石上曾灑着她無數的淚水，觸着她自少女直到中年的體溫。

金燦燦的朝暈照着瞿塘峽兩岸刀切般的峭壁，暗褐色的巨巖變成紫紅色。團團的霧氣散了，水勢湍急，盤渦千轉的峽江清晰可見，對岸崖頭疊嶂之間叢雜的林木，也顯出斑駁的色彩，裡面傳出哀轉久絕的高猿長嘯。

小婉凝望着這集天地壯觀於一峽的景色，半晌才收回視綫，端詳着南威的臉說：「知道我和你比劍的意思嗎？」

「知道。」南威盤膝坐在娘親面前，神情嚴肅得和每次聽劍一樣，「是孩兒惹怒娘親，才教訓我的。」

「你呀，眞是憨得厲害。」她愛撫地瞧了南威一眼，溫柔地說：「威兒，你坐到我身旁，爲娘要給你梳髮。」

小婉用木梳慢慢地篦着他又粗又密的黑髮，繫上方巾。

當年的棄嬰確實長成男子漢了，肩背寬闊，頸項堅實，身上散發着和祖繼廷一樣的男子氣息。

那時，祖大哥就是這副姿態坐在自己身旁逝去的……他雖是未封妻蔭子，名不著青史的抗金英俠，但後輩是要繼承遺願的。

小婉雖然對朝廷失去希望，心念如灰，但一聽六十萬金兵長驅南下，報國的意念怎能不陡起呢？該是南威建功立業的時候了……想到母子即要分別，不禁滴下淚來。

淚珠落在南威脖頸上，他扭過頭，驚訝地望着娘親：「妳哭了，又想父親了吧？」

小婉搖了搖頭：「不是。威兒，你報國的心念已動，爲娘不再留你，下山殺敵去吧！」又說：「你自七歲習劍，但從未用過鋼劍，剛才你的木劍被娘震斷了，現在，娘要送你一柄好劍。」

她站起身，用手指着對岸高崖腰間的一個黑色斑點說：「劍在那裡！」

「懸棺！」南威驚呼出來。

懸棺葬是巴蜀人謂之「仙人蛻骨」的習俗。巴族雖滅，古風猶存，至南宋時懸棺葬歸納爲三種：在懸巖陡壁上，鑿孔打樁，置放棺槨，謂之「懸棺葬」；在巖石的裂隙，天然凹石，洞穴將棺置上，是「幽巖葬」；後一種是「巖穴葬」，將巖鑿成小穴，半納其棺。藏着紫啱劍的便是中者。

母子渡過江峽，來到高不可測的赤岬山下。但覺白浪滔天，銀馬萬匹自天上奔下，濤聲像齊擂千百皮鼓一樣震撼着峽谷；寒涼刺骨，揚揚沸沸的長江急湧向夔門，怒奔萬里而下。

「藏劍的懸棺是口鐵棺槨，自古以『兵書寶劍』『無字天書』稱之。」小婉用手遮着日光，邊觀望邊說：「土人相傳，那棺木中藏着穆桂英的兵書盔甲，現在就叫做盔甲洞了。其實裡面除了人骨和扁莖柳葉『巴劍』，並無甚麼兵書盔甲。」

「娘親爲何要藏劍此處？」南威大爲困惑不解，他想娘把劍藏在那個地方，一定是經了無數艱險的。

「當時我想，你若有出息自會取出，假如是個不可造就的庸輩，那劍我甘願它永沒於世。」她神情凜然，語聲朗朗，雙目閃出逼人的光芒。

「我去取！」南威高呼一聲，二眸閃閃，眉宇間迸出英悍之氣。

「威兒，要小心！」小婉退站一旁。

南威剛要躍身登攀，只聽有人喊：「『巴遂不見，蓋楚滅之』。蔡女俠，那鐵棺中可眞沒有甚麼古籍麼？」隨着語聲，赤岬山脚的林木中走出一人。

「你是誰！」小婉退後一步，用警戒的目光打量着他。來者年約四十多歲，頭頂着一塊儒巾，身穿一襲青袍，雖是讀書人的打扮，古銅色的臉上卻沒有書生之氣，因他語調不是川音，又來得兀突，小婉不禁疑團頓起。

「原來是你？」南威從巖石上蹦下，對小婉說：「他就是敬佩你的商人。」

「在下見過女俠。」他恭敬地施了一禮，神情凝重，言語誠懇地說：「我叫王松，是河北大名人，十九年前與祖繼廷大俠同在劉將軍帳前效力。」

「你躲在草木中幹甚麼？」小婉用冰冷的眼光盯着他，她聽到祖繼廷三字雖是心頭一震，但仍未消解半分戒意。

「蔡女俠所說的兵書盔甲無非是鄉民土人的傳說，前朝哪有甚麼穆桂英？若有其人，她將物件自萬里塞北藏到這裡做甚麼？不過，我曾聽東山壯士耿京說，鐵棺中倒有武王克商時的兵書『龜卜演陣』。」他話語謙和，舉止彬彬有禮，談到甚麼周武王的兵書

時，也毫無貪婪之相。

十餘載的深山隱居生活，或多或少地使小婉的性情變得乖僻了，不輕易地相信任何人。

她冷笑一聲說：「鐵棺中會藏有周武王的兵書？眞滑天下之大稽。我實告訴你，那裡面除了我藏的一柄劍外，再無別物。」

「紫喈劍！」那人脫口而出。

「是又怎樣？」小婉犀利的目光在他的臉上刺來劃去，眉宇隱隱浮上一團殺氣。

「好！祖繼廷大俠的紫喈神劍總算有了傳人。」他朗朗地說：「蔡女俠既然說鐵棺中沒有兵書，在下告辭了。小兄弟，咱們後會有期！」

「哎！你等等，我去看一看，說不定會有呢！」南威因他曾對自己很友好，不忍見他帶着沮喪的神情匆匆離去。

「不必了，我在這裡多挨一刻，便增添蔡女俠的一分疑慮。」他停住腳步，望着小婉說：「我深知女俠的爲人，你定能重現江湖！」

「王松大哥！」南威喊住他，「你剛才說的『巴逐不見，蓋楚滅之』，是甚麼意思？」

王松憂色滿面地說：「這是『春秋經傳』上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國都一旦遷徙，就要滅亡了。南威少俠，我大宋國都自中原汴梁徙臨安，已然二十餘載，大宋已是名存實亡。少俠，莫要忘了六十萬金兵就要南下。」

小婉望着他遠去的背影，不由得猜測種種。他的衣履都有些破爛了，不知在這山峽中轉了多少時日，無疑是想得到那册兵書。一旦聽說沒有，便匆忙離去，竟然如此相信自己的話，他究竟是甚麼人？不像是行爲詭詐的細作，倒像個憂國憂民的坦蕩君子。

「娘，你不應把他趕走。」南威見他的身影消失在遠處的雲霧中，收回視綫說：「他曾和爹爹在一起，怎能是壞人？」

「不要囉嗦了，快去取劍！」小婉皺起細眉，嗔怪地瞥了兒子一眼。她知道南威久居寂寞的山峽中，若見到和他稍略親近的人，必然要和人家做朋友，這是劍客初涉江湖的大忌。

南威身子像彈丸一樣竄起，在空中一縱三躍，穩穩地落到一塊凸巖上。

他打量着高上約有十數尺的一塊鷹嘴石棱，暗暗算準力道，氣沉丹田，然後急貫到脘、膻中直到鎖骨間的璇璣穴道，將內息散到任、督二脈，與此同時，身體一矮，右足猛點，像離弦箭般地直射上去。

這「摘星爲弈」的上乘輕功，是當年蔚霞子在燕山練就的獨門絕技，先將深厚的內力聚在腹中，然後猛地向上突發，推起身體，內功越是精湛，跳得就越高越遠。

南威的雙臂將要觸到鷹嘴石時，江峽中突然起了一股疾風，把他的身子像紙片般地吹橫。因他已將內力散盡，身體再無重量，不能與疾風相抗，眼見要被吹出數尺，墜落腳下滔滔的江水中，小婉驚呼一聲，只覺眼前發黑，險些跌倒。但她看清時，南威的足尖正勾在鷹嘴石上，頭朝下栽着像倒吊的金鐘，風越來越猛，打得他搖搖擺擺，隨時都有墜落的可能。

南威倒吊着，渾身的血好像都湧進頭顱，江水浩浩蕩蕩，站在山腰上的娘親像立起的筆頭。他感到二目暈眩，衣衫被冷汗浸濕，閉住眼睛等着江風吹過。

小婉的心已懸到喉嚨，她知道南威的性命全繫在一隻足上，或他力竭或是石裂，縱然是武功卓絕之人，也難逃一死，她嚇得雙淚横流，悔恨不該用這樣的方式去試他的輕功和膽色，用繩子從上面吊下去，本來最省事不過，她恨越吹越强的索命風，命由天定，此時她不敢運功和南威講話，怕分散他的心神，只有暗中祝禱，繫一身强功的女俠竟變得軟弱無能。

江風呼嘯起來，峽谷中一片迷迷茫茫。水煙雲霧中有一黑影直墜下來，直摔在江心猙獰的礁石上，又被一排巨浪捲走，小婉再看那塊鷹嘴石時，石和南威都沒有了。她低沉地悶叫一聲，昏倒在地上。

* * *

面蒼如雪的小婉聽到一陣微弱的呼喚，慢慢睁開眼睛。她見南威手持着青輝閃爍的紫喈劍跪在自己身旁，一把抱住他痛哭起來，說：「威兒，莫非我母子在冥泉相見麼？」

南威陰沉着臉，面有愧色地望着小婉，又瞧瞧柳葉形的寶劍，半晌才說：「娘，我對不起妳，這劍我不配使。」

小婉的神智清醒了，原來只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虛驚，兒子仍然完好無缺地站在自己面前。她擦擦眼淚，看着噘起厚唇的南威說：「是娘對不起你，讓你擔這樣大的風險。唉，當年我藏劍時，曾借助了鐵鈎和繩索。」

「就是爲這個，我才不配使這樣好的劍。」他緩緩地把劍遞給小婉。

「你又發憨了。」小婉把劍插在他的背上，摸着他汗津津的鬢髮說：「這劍只有我兒配使。你怪娘這樣心狠不是？娘已經知錯了。」

「我沒聽娘的話，使用了繩索。」他慚愧地低下頭去。

「繩索，你哪來的繩索？」小婉困惑地問，「那塊鷹嘴石墜落的時候，你在哪裡？」她感到事情蹊蹺，想到石墜人落，南威是不可能抓住任何東西的，他距光滑滑的壁巖尚有數尺遠。

始終不願抬頭的南威，慢慢敍說起來：

正當南威力竭之時，「啪」的一聲，他眼前落下一根繩索。雖在强烈的



疾風中，柔軟的繩索卻像一根棍棒似地落下，不知拋繩者潛運了多大的內功。南威抓住繩索的瞬間，那塊狹長的鷹嘴石斷裂了。他緣繩攀上，省去了許多力氣，看到繩索只是拴在一塊凸巖上。

他仰頭一望，見佈滿苔鮮銹漬斑駁的鐵棺斜探出洞穴，距自己只有兩丈多，便縱身躍上。

南威啓開棺蓋，見棺槨內壁上繪着色澤仍然鮮艷的白虎圖案，他不知這是「魂魄世爲白虎」的廩君族的棺葬。裡面除了散亂的人骨，還有殘碎的蔴布細片和腐爛的篾編織物。他拎起一柄鑄有虎皮紋的巴式銅劍，撥開諸物，見下面躺着寒光若水，膩滑鑒人的紫喈劍，劍下壓着一張黃絹，上面寫着個碩大的「南」字，兩旁分別有兩行小篆……

「這是怎麼回事？」小婉極爲驚詫。

「上面的字孩兒不識得。」南威掏出黃絹，遞給娘親。

「這個大字我也不識，兩行小字是『莫隨塗後，但效婦好』。」小婉知道這一定是別人故意放進去的，苦思着這兩句話的含意。

「娘，這兩句話是甚麼意思？」

小婉慢慢地說：「塗後是夏禹的妻子，丈夫治水化作熊後，她只是每日思念，並沒有甚麼作爲；婦好是殷代的女將軍，曾和丈夫武丁南征北戰，爲復興商室立過顯赫的功績。威兒，上次你拾來一件銅器，上面就鑄有『婦好』的銘文。」她停頓片刻，繼續說，「留書人是想借巴蜀的典故，來勸我出山抗金扶宋呢。」

「這是誰寫的？」

「你呀，眞憨。」小婉把黃絹掖進衣內，「就是用繩索救你的人。」

「我猜到了。」南威一拍寬闊的額頭，說：「一定是那位王松大哥！」

「我看不像。」小婉搖搖着頭，說：「他不會武功。在疾風中能將繩索垂直拋下，那該有多精湛的內功？再說，我們不是都看到他已經走了麼？不管怎麼說，這人雖探棺卻不取劍，又對你有救命之恩，是個義薄雲天、武功卓絕的豪俠，咱們可得記住。」

坐在蒲團上的小婉，久久凝視着手中的紫喈劍，草廬裡的油燈光亮微弱，映到劍身像蹦跳着的閃閃青斑，一彈劍刄，便嗡嗡地響起聲來。「威兒，這柄神劍原是你爹爹使的，現在要傳給你了。」小婉深情地撫着劍柄和長總，神思像馳往十八年前的歲月中去，語調平和地講起劍來。

那驚心動魄，悲壯又沉痛的故事，使母子二人不住地淌淚。南威將長劍高高舉過頭頂，跪倒在繚繞着檀香的祖繼廷靈牌前說：「爹爹爲國捐軀，英名彪柄千秋，南威後繼，永當殺賊！」

「威兒，娘還有件事要對你說。」

小婉將南威拉起，默默地望着他，話語充塞唇齒卻又神情遲疑。

「娘，你對孩兒還有甚麼不能說的話？」南威望着面呈難色的娘親，心頭疑雲重重。剛才在那段令人哀戚淚落的故事中，他似乎聽出娘親和父親並未結成夫妻，南威再憨，還是能辨出其中滋味的。

「我不是你的生娘，祖繼廷也不是你的爹爹，我和他更不是甚麼夫妻。」小婉終於說了出來，不知是甚麼撥動了心弦，她面顏發白，唇角微微顫動。

「噹郎」一聲，南威手中的長劍掉在地上。

「威兒，你本是個棄嬰……」小婉慢慢地敍述起來。爲使南威能理解自己，她不得不將如何愛慕祖繼廷，傷感而又曲折的愛情經歷，講出七分來，只是瞞住了祖大哥和完顏蓉相戀的一段。

不知是由於在兒子面前窘迫，還是沉浸到甜蜜的幻景中，她清癯、蒼白的臉時而泛起紅暈，時而掠過少女時羞澀的神態。十八年中，她多想一吐心懷，傾吐滿腔終身難忘的柔情。

南威驚呆了，他感到娘親的聲調似乎變成了動聽的燕語；積滿淚水的眼睛閃着異樣的光華；她忘情了。娘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漂亮……他突然捂住臉，蹲下去痛哭起來。哭聲使小婉陡然清醒，兩頰的灼熱迅速退去，她拉住南威的手問：「威兒，你怎麼啦！」

「娘，妳好苦，好可憐……妳天天思念着爹爹，每到他的忌日、年節總是吃不下飯去，原來妳並未和他成親，就連終身也沒有訂呀！」

一席話說得小婉雙淚迸流，她想起祖繼廷愛的是完顏蓉，卻把自己當成親妹妹，臨終時也不會說出能寬慰自己的話，心裡一陣絞痛，縱然一縷英魂早已消散，但他仍是小婉心頭上的日月星辰。

「威兒。」小婉拭着淚，說：「也許你姓張，也許姓李，但我卻讓你姓祖，我對不起你的生身父母。」她停頓片刻，神情變得凜然起來，「祖繼廷不僅是忠良之後，更是抗金的英雄。我讓你姓祖，不光是爲着私情，主要是讓祖門有後，英風不絕，以紫喈神劍伏賊蕩虜、振我國威！」

月牙兒落下瞿塘峽，星稀雲淡，那峽壁上的陡峭和遠處的峯巒漸漸看清了。小婉爲南威整理着行囊，將縫好的衣衫和一雙嶄新的皂靴包進去，默默地坐在他身旁，久久地瞧着南威那張稚氣未退的臉。

草廬外落起淅瀝的秋雨，黛色的羣峯都溶進菲薄的煙霧中，清涼濕潤的江風送來幾聲高猿的啼鳴，給人憑添了幾分離別的愁緒。

「威兒，我囑咐你的話都記住了？」小婉爲他弄着衣衫，她看着頻頻

點首的南威又說：「江湖上風波險惡，帶劍人步步艱難，不要輕信別人，更不要輕信自己的武功和人去爭强鬥勝。冤家少結，處處要以國事爲重。你不會喝酒，就莫學那誤事亂性的杯中物，女色勿要貪，品德須端正，多殺金賊，忌傷無辜，祖家一脈就要靠你中興了……」還有甚麼呢？她覺得有無數話要講，但又一時想不起來。

「娘，我記住你的話了。到了杭州我就去找洪皓爺爺，讓他送我投軍。」南威摸了摸懷中的書信，那是小婉寫給洪皓的。

「見了他老人家，就說婉兒想念他。」小婉想起被拘在金國燕山脚下，十五年對大宋忠無二志、堅貞不渝的老忠臣，算來他該年逾七旬，必是皓雪滿頭了：「威兒，蕩盡胡虜之時，定要解甲，切勿爲官，古來將軍征戰打江山，不是革馬裹屍，便要死在奸佞手中。威兒，你須懂得，最英明的聖上也有眼昏的時候……噢，我說多了。」

「娘，我爹爹是被金人害的，我撞見胡賊見一個殺一個，遇十個宰五雙，決不赦免！」

「不……」小婉聽到他的切齒之音，才想起一件埋在心底的事來：「萬惡不赦的金賊你皆可殺得，只有一個不能殺，她叫完顏蓉，是金國陳王完顏希尹之女，武將亶格圖的妻子。」

南威去遠了，小婉久久佇立在崖頂，江風翻掀起她鬢上的銀絲，一夕之間蒼老了許多。

祖南威乘舟順長江而下，數日後經湖北進入安徽境內。他像一條初騰雲空的雛龍，恨不得立時飛到杭州。

客艙裡的人都無精打采地蜷縮着，雖瞇着眼睛却難遮心底的恐懼，船愈往前行，那憂色愈添沉重。他們對意氣風發、勃勃生氣溢於言表的祖南威大爲反感，起初對他無休止的提問還答上幾句，後來乾脆不理睬了。

南威討了許多沒趣，想起娘親「多聽少言」的囑咐，便盤膝端坐船舷，闔目做起吐納之功來。

船到安慶時，船客紛紛下去大半，行至蕪湖已所剩無幾。他問梢公離杭州相去多遠，梢公詫異地說：「客官，杭州在浙江，你走錯路了。」

「你就在這裡登陸吧，待我指路給你。」他把船慢慢撐到岸邊，將鐵錨拋進水中，對着艙內數人說：「我行船能夠至此，這膽量也算是天下第一了。」

祖南威看船客都踏着跳板走上岸去，脚剛落到陸地便東張西望地疾走。他驚奇地問：「船家大哥，他們跑甚麼？你說你行船至此膽量天下第一，這是甚麼意思？」

「你好不曉事。」梢公冷笑一聲：「江前有兇龍，路頭有惡獸，難道你不知道金兵已打到采石磯？」

「你說前面有金兵？」祖南威面露欣喜之色，跳起來：「杭州我先不去了。金兵在哪裡？」

「你……」梢公驚愕的神情像是見到了一件怪物，未等說話，南威像隻水鳥一樣彈到岸上：「多謝大哥指點，銀子放在船板上了。」說着雙足像離地般地飛奔而去。

梢公望着船板上的銀錠，讚嘆地說：「原來是位不將眞實面目示人的俠客，武藝高超又十分大方。」原來南威的船資竟多給了數兩。

祖南威哪裡知道，此時金朝皇帝完顏亮統領的六十萬大軍正和宋軍隔江對峙，已經苦鬥十數日，幾番血滿長江。

驛道上傳來一陣馬蹄聲，南威耳力極好，知道身後的奔騎距己尚有里餘，便坐在路旁，他想借人家的馬騎。轉眼間，馬已衝到南威面前，他躍身路中，剛想說甚麼，馬背上臉色蠟黃，氣喘吁吁的軍官厲喝：「閃開！」

「你是咱大宋的軍官？」南威話剛出口，那馬揚蹄長嘶，將軍官掀到地上。他彈起身拔出腰刀，罵聲：「小賊，你要助紂爲虐麼！」

南威見刀砍過，將身躍到一旁說：「咱們都是一家，你走你的。」宋將狠狠瞪他一眼，刀還鞘內，去拉馬時，那馬體毛漉漉地臥地喘着粗氣。

宋將急得跺着脚，問南威：「小兄弟，我自淮南趕來，要渡過江去，一路竟尋不到船隻，你有法子麼？」

「有一條船，却早划走了。」南威望着白水滔滔的江面，尋找着剛才他乘坐的那條大船，他不想自己早已跑出數里，哪裡還看得見？

宋將看過他那副憨相，苦笑着說：「前面的船倒有的是，可都是金兵的戰船，不能再往前走了。」他急得徘徊幾步。「我是淮南總兵寧揚的令牌官，有十萬火急的書信要送給虞參事。」

「我和你一起送去。」

宋將搖着頭說：「你弄錯了，虞參事的大營是在彼岸，你我眼下的處境是極爲兇險的，你沒見這裡竟看不到一個百姓麼？」

他還要說甚麼，被南威用手止住，說：「金兵來了。」片刻又說：「共是十五騎。」

「你……我怎麼聽不到？」宋將疑惑地打量着他，不知南威是甚麼人，竟然測出敵兵人數。他見南威躍躍欲試的模樣，說：「小兄弟，你快走吧，金兵騎兵十分驍勇，你縱然有些武藝又如何敵得住。」說罷掏出貼肉的書信就要撕毀。他只覺得眼前身影一閃，信早到南威手中。

「將軍大哥，既是一封重要的書信，你撕它做甚麼？」他雙指一動，又將信掖回宋將衣內，出手迅速之極。

宋將這時才聽到紛至沓來的蹄聲，他拽起南威躲進路旁的草叢。

轉眼四騎金兵飛馳到來。兩名金兵手提烏桿矛槍，另外兩名手握彎刀，都生得高顴凹目，面皮黧黑粗糙，軟帽頂心都綴着一個黃絨球。



南威清嘯一聲，衝天而起，在空中拔劍在手，一招「金雞展翅」，長劍分刺四面。金兵只覺眼前都有一劍刺來，未等還手，都覺咽喉一陣冰凉，同時栽落馬下。

紫嗜劍飲血便劍身通紫，在日光下抖起像無數條纏身的彩虹：「神劍，神劍，謝謝娘親！」南威得意地喊起來，他平生第一次殺人，感到這四名金兵還不如幾根樹枝堅硬，扭頭對宋將說：「小兄弟的手段如何？」宋將驚愕地張着嘴，竟不知天下還有這樣奇絕的劍術。

南威正仰首哈哈大笑，只覺一陣勁風撲面而來，他迎風辨物的功夫極强，忙伸手去抓，竟抓住了飛矢。他十分震驚，以自己的內力之功，足可逮住箭桿，不想却抓住了羽翎，而且被震得五指酸麻。

南威只聽一聲悶吼，閃電般飛過一騎，他將手中的箭羽運力擲去，金將用金環大刀一磕，箭飛出數尺，插入地上只露出半截翎毛。

好個「借力打力」，南威「鶴衝碧霄」地躍起，身體如斜燕般地對準敵將頭頂百會穴刺來，敵將舉臂格去，刀劍相交，火星四濺。南威被震得身飄數尺才落地上，敵將的坐騎也後躍幾步，兩人都暗吃一驚：「好强的內力！」

南威手持長劍做谿鳴劍第一式「雞鳴東昇」，在空中舞個「之」字，疾劍劈風果然發出「颼、颼」聲響。他舉目望去，見體頎雄健的金將生得豹眼虎口，黃皮膚的方臉上長滿虬鬚，右耳墜着一隻碧玉環，鎏金戰盔和魚鱗般的甲冑在日輝下光斑閃閃，他正用犀利的目光盯住南威，勒住馬說：「你的武功很好，我有要事在身，咱們各自走路吧！」

南威未及回答，只聽「噹郎」一聲，一口鋼刀斜刺地自空中落下，他尋聲望去，原來兩名金將發現了躲在草叢裡的宋將，拍馬挺矛跑上，雙矛並刺將他的刀挑飛。南威未等鋼刀落地，用劍面一拍刀背，但另一名金將的矛頭已刺入宋將的鎖骨內。

宋將雙手死死抓住矛管，用力將敵人拖下馬來，兩人滾下草坡。南威一連三躍來到二人面前，揮劍削去金將半個頭顱。戴金盔的金將被激怒了，高呼：「好狠的小蠻子，你連殺我六名驍將還不夠麼！」金刀一抖，像夾着風雷之聲向南威砍來。

北番的刀術槍法本不繁雜，只是靠强大的膂力勝人，宋兵往往不敵的是他們能騎善射和兵器的沉重。

南威襲殺四將覺得像切豆腐般容易，不免生了輕視之意，但和金盔將刀劍相交時，才深知敵手的內力較自己强上三分，當下屏息凝神，舉劍去迎擊砍過來的金刀。

與此同時，身後的兩名金將挺矛驀地刺來，南威擋住金刀却難躲雙矛，當即倒地斜身使出「遮陽式」一招，長劍偏出斜舉。金盔將忽見南威倒下，雖是眼疾却難收住金刀，「卡察」兩聲把一對金將攔腰砍斷，鮮血飛濺，噴迷馬眼；兩枝餘力未消的長矛分別刺中金盔將的護心鏡和馬鞍上，好在他的內功精湛，刺在胸窩的長矛被彈出好遠，但他也跌在馬身上，原來南威斜舉的長劍刺穿了馬腹。

金將暴吼一聲，身體彈起數尺，像隻羽毛斑斕的大鷲撲上：「祖繼廷的谿鳴劍果然名不虛傳！」

南威一驚，暗想他怎麼認出我的劍法？不容多思，連連攻上幾個殺招，但都被金刀化解。金刀舞成一個黃燦燦的光團，紫嗜劍好似青蛟穿插其間，因二人都頻頻催動內力，所以刀劍每每相交，聲音便傳得很遠。

南威久戰不下，心中有些焦急，便使出「雞食千尋」一招，劍尖顫動着向敵手胸腹各穴位點去。不料，劍鋒一觸對方護胸鐵坎衣便被震回：「神功金鐘罩！」南威不禁驚呼出來。

金將哈哈一笑：「小南蠻，再讓我試試你如何！」大刀平掄，自南威腰際斫去。

臨戰經驗不足的南威敗相已露，只是仗着身形靈便的躲閃，他想還招已經無濟於事，頭腦中一陣混亂，漸漸被逼到江邊。

這時，一隻扯滿風帆的客船順流疾駛過來，站在船頭上正是剛才那個梢公，他噗的一聲跳起，手中捏着一團黑糊糊的東西，直向岸上撲來。

南威雙足已陷進江泥中，再難躲避兇猛的金刀，嘆息一聲，將長劍用力向大江拋去。他自知大限已到，不願將紫嗜劍丟給敵人。

梢公在空中「嗨」了聲，一手接住長劍，另一手將黑糊糊的東西向金將拋去。那物件在距金將頭上數尺時散開，原來是一張烏絲漁網，將舉刀欲砍的金將牢牢罩在裡面。梢公落地後攔住伸指要探金將雙目的南威，說：「用得着嗎？」手一揚，將被漁網纏住的金將拋入江內，手指上繫着一根連着漁網的繩索。

南威從梢公手中接過長劍，一股怨氣都洩到所剩的六名金將頭上。金將雖知非敵，却不肯走開，甘願爲主將盡忠。南威兔起鶻落，下手毫不留情，片刻間，五名金將俱死於紫嗜劍下。最後一名金將長矛用力擲來，南威本想用劍磕開，誰知長劍拿捏不準，劍刃竟碰上鐵桿，長矛迎刃而斷。

「原來它竟能削金斬玉！」南威欣喜萬分地驚呼。他想，娘親爲甚麼沒和我提起呢？紫嗜劍的威銳小婉並沒忘記，她覺得南威初涉江湖，閱歷猶淺，唯恐一些存意不良的劍客對他豪奪巧取，那樣南威不僅風險迭至，而且還要應接不暇地去對付他們，難免

誤了抗金的大事。再有，擔心他依仗劍威放棄了武功的深造，反而於他無益。小婉雖是出自一番苦心，但險些將兒子的性命送掉。

趁南威對劍凝思時，那名金兵已騎馬跑出了十數丈，梢公從懷裡掏出一條青魚，在手掌上掂了掂，手腕一抖，小青魚打向金兵，深深嵌入他的頸項內。

用飛魚打人南威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驚問：「這，這魚也能做鏢？」

「內力所注，萬物皆劍，我比那些摘柳葉做飛鏢的大家高手還差得遠哩！」他嘻嘻一笑說，「小兄弟的劍法當眞是天下第一。」

「小輩有眼不識泰山，老前輩救命之恩，祖南威自當厚報。」南威拱手深深地施了一禮，他對梢公「掠江騰展，空中捉劍，撒網俘敵、青魚作鏢」的絕技深爲折服，想起娘親說過的話：「强中自有强中手，山外還有山外山。」

梢公嘿嘿一笑，說：「這套臭酸氣的話我不愛聽，甚麼老前輩？我還沒有老呢。我想殺便殺，想救便救，這本是江湖上的區區小事。」他收斂起笑容說，「剛才你和這羣金兵廝殺，我早就看在眼裡，偏不來援手，等人家殺了你，我再去殺他們。」

「這是爲甚麼？」南威驚訝地問。

「這是我的脾氣，從不和別人聯手。後來我見你小小年紀竟有這樣高超的劍術，死還未免早些，便出手相助。」

「英雄大哥，你叫甚麼名字，好讓小弟記住。」南威見他性情古怪，不敢再稱老前輩。

梢公尖聲笑起，眨了眨眼，拍着南威的肩說：「甚麼他媽的英雄，英雄值幾個臭交子！你就叫我大哥好啦。小兄弟，我挺喜歡你，咱們有緣，我把身世告訴你。」

南威點了點頭，走上岸去。他見宋將已死多時，便拿出他那封信掖進懷內，不想被梢公一把奪過。

「他媽的寧揚屁總兵，一股金兵的游騎就把他嚇得屁滾尿流，讓虞允文分兵援助麼？采石鎮的官兵怎能抽得出來。」他看罷信想扯卻又住手，「啪」地向南威打來，「小兄弟，你要是去投營就帶着它，不使如驚弓之鳥的官兵別把你當成探子。」

他神情變得陰郁起來，語調沉重地叙述起自己的身世：「我是個被官府四處捉拿的要犯，江湖上都叫我『鐵網張』，梁山泊好漢『浪裡白條』張順是我的先祖。他爲大宋朝死得好慘，可他的後代到頭來卻做了被緝捕的江洋大盜。」他神情黯然地長嘆一聲。

「鐵網張」張信十一年前，隨父親張禹在與江蘇接壤的山東沐河畔大與鎮上開設酒店，有一行路的商賈醉後大罵佞臣秦檜，並打倒上前勸解的數人。張禹一拍酒櫃高喊：「罵得好！」將一缸蜜棗陳釀搬出，對那個商賈說：「將軍枉自帶刀，老兄便是英雄，咱們結個朋友！」商賈自知酒後失言，勃然變色地說：「我剛才甚麼也沒說，我和你交甚麼朋友？」他把酒缸一推逕自走了，氣得張禹說不出話來。

這商賈便是後來刺殺秦檜未遂的殿前校尉施全。秦檜驚嚇成疾，病癒後，便大興黨獄，誅鋤善類。不知是誰竟密報山東酒保張禹是施全的同黨，秦檜唯恐險劇重演，便遣百餘名驃騎校尉星夜兼程逮拿張禹，待去黃海捕魚的張信歸來時，父親已倒在血泊中，娘親和兩個幼小的妹妹皆屍橫屋內院外。

他暴吼一聲，力殺數名校尉，終因寡不敵衆帶傷跳進黃海。因他曾高呼：「張信不死，必誅秦檜。」便惹得官府竟緝捕他十年之久。他潛到四川江津，隱姓埋名，苦練武功，並不知秦檜早就在遇刺的五年後嚼舌病死。秦檜雖死，但昏庸的高宗趙構仍追封他爲申王，如此一來，張信刺殺良臣，圖謀朝廷的罪名再難開脫了。

今日他現身江湖並泛舟而下是有意圖的。

南威聽了他的叙說，沉吟半晌說：「既然秦檜已死，大哥就不必躲躲藏藏的了，不如咱們一起投營，做番大事業，掙個名頭。」

「你憨得很哩！」張信咧嘴苦笑地說：「秦檜雖死卻又出個比他更壞的萬俟卨，萬俟賊死後又有個湯思退。瞧他媽的這個名字，思退不進，這中原就甭想收復了。」他望着滔滔的江水又說：「小兄弟，我是個粗人，但粗人自有粗人的道理。我想凡有戰亂的朝代，奸臣就一定多，這叫君昏奸臣多。」

「這是爲甚麼？」南威好奇地追問下去。

「皇帝若是個臭鷄蛋，那蒼蠅蛆蟲一定會多。奸佞最能網羅成黨，這張網將忠臣良將像魚兒一般罩住，只能憑其剝鱗開膛下鍋了。可惜那些忠臣呆傻的太多，一味地愚忠，就不想想，江底的王八無風能掀起浪來，你聽我說，」他止住又要發問的南威，「奸佞弄權，國運便衰，人家能不來欺負你麼？」言語雖粗卻蘊三昧其中。

「小兄弟，你要是投營抗金自然是好事，不過要聽我一句話。」張信深沉地望着他說：「你武功卓絕，也許能成大器，只建功切勿戀官。天下太平之時，皇帝老兒用不着你了，見你擁有重兵，他總疑着你要造反，再有奸臣一進讒言，你那吃飯的傢伙就長不牢靠了。官場上叫急流勇退，咱百姓說是見好就收。」

南威低頭沉思：他和娘親說得一模一樣，我也不想做甚麼官，只是想抗金保國。

「得了，咱哥倆說來道去還得爲他趙家江山賣命哩。」他拉上網來，對着早已淹死的金將說：「你割下他的首級去報功吧！」



金將雖死，但二目怒張，雙手死死地抓着網繩。張信指着他又說：「你也有老婆孩兒，這又是何苦來？」

「他是大哥殺死的，我決不搶功。」南威倒退一步。

「聽我的。」張信厲聲喝着，把金將拽去，搶過南威的劍「嗤」的一聲，將屍首分爲二處，「這可能是金朝的名將，像他這等武功的胡人是不會多的，你拿着他的頭去投營，也好給那些豆腐將軍們壯壯膽。」他嘻嘻一笑，但又急斂住笑容，板起面孔說：「別說出我來。」

張信將首級包好塞到南威手中，說：「我送你過江去！」說罷，飛身跳入江中，半晌未露出頭臉。南威知他性情怪僻，只好躍上客船，雙足剛落船板，那船便向彼岸移動了。

＊　＊　＊

東采石磯宋軍營帳內，年約五旬的主帥虞允文滿臉倦意，面顏憔悴，已經數日未解戰甲。這位以兩萬兵士竟敢和完顏亮六十萬銳旅對峙，繫江南諸鎮，大宋社稷存亡於一身的主帥，並非是披堅執銳、身經百戰的將軍，卻是朝廷裡主管起草詔令的中書舍人。

他以軍事參贊的身份到淮西戰綫督軍時，那駐守江防的統制王權早已逃得無影無踪，餘部七零八落地散在方圓十幾里的地方。國難當頭，社稷垂危，他擔承起把守杭州外圍最後一道防綫的重任。在高宗趙構欲向四川和兩廣避兵的同時，他整頓兵馬，集結船舶、糧草、弓箭火藥，又招募許多江湖上聞風而至的愛國俠士，不捨朝夕地苦心經營，眼下雖兵將不多，卻佈置得井然有序，軍營中士氣也十分高漲。

此時，他望着地上的金將頭顱，一雙疲憊的眼睛突然亮了，首級大如斗，面上虬鬚曲張，一定是員猛將。他抬頭問南威：「是你殺死的？」

「是。」南威神情有些遲疑，聲音輕得像從喉嚨裡滑出。

站在一旁的部將時俊瞧着南威冷冷一笑，手一揮，宋兵將兩名戰俘押解進帳。

「你們辨認一下，這是誰？」時俊一指首級。

兩名戰俘同時驚呼：「亶格圖王子！」他們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墜在首級右耳上的碧玉環。

營帳內所有的人像被霹靂轟上頭頂，都愕然地瞪圓眼睛。一陣沉寂後，時俊和部將盛新高聲問南威：「眞是你殺死的？」盛新竟下意識地將佩劍抽出一截。

虞允文用手勢止住二將，口吻平和地說：「祖壯士，寧揚總兵的信不會是假，可這亶格圖決不會是你殺的。你小小年紀報國心切，一時冒功請賞也是有的，只要你講出那位英雄來，本帥非但不責怪你，還要將你編在軍中聽令。」

南威很是心悶。他想：殺一個金將又有甚麼了不起，想是他們被嚇破了膽。想說出張信，但一想，我和亶格圖武功不分伯仲，若用劍去削他的金刀，也許早就贏了。他對這些披着像斑斑虎皮似的甲胄的將官們大爲不滿，高聲說：「在下不僅殺了亶格圖，連他的十四騎侍將也盡皆斃於我的劍下。」

「錚」的一聲，盛新拔出劍來，怒氣衝衝地說：「這是甚麼地方，竟敢一派胡言來戲弄主帥，我割了你的舌頭。」他手臂一伸，劍鋒抵住南威的咽喉。

「盛將軍，且請退下。」虞允文見盛新哼了聲，寶劍還鞘，退到一旁，才問南威：「看來你並不知亶格圖是金邦一個多麼要緊的人物。」

他走下帥台，指着首級說：「金兵中有一豹一虎，惡豹烏祿尹達留守金都未來，猛虎便是這亶格圖。他和現在金軍的阿里出虎是完顏亮的左膀右臂。亶格圖驍勇過人，神威無比，從未敗過陣。他每殺一員我朝的戰將，便在耳環上刻上一道，不知有多少將軍命喪其手。

「你若執意不肯說出那位英雄，本帥也不再問，只是亶格圖一死，實乃我朝大幸。壯士，待我奏章聖上，你回去聽封領賞吧。」虞允文和藹的目光夾着幾分責備，「不管是誰殺死他的，首級總是你帶來的。」

南威聽到這些略含嘲諷的話，心裡一陣惱怒，他剛想說甚麼，只聽一名兵士說：「元帥，這耳環上共刻了九十四個印痕。」不由倒吸一口涼氣，便一拍胸脯說：「祖南威願在元帥帳前效力！」

虞允文緩緩地搖着頭，從目光中明顯地露出他不要不誠實之人和淡淡的厭意。

「你走得了麼！」時俊冷冷地喝了一聲，把一名雄健慓悍的金將推進帳來，對南威說：「他武藝雖不如亶格圖，卻也是一員上將，你和他鬥上一鬥。」他轉身又對金將說：「本將軍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若打敗他，我便放你走，你使刀還是使槍？」

虞允文忙擺手說：「使不得！」覺得大爲不安，知道這名金將只是不慣水戰，落入江中才被擒住的，能眼看着他殺了自己的百姓再放回去麼？他深知時俊曾是王權的愛將，只憑不隨統制脫逃這一節就可嘉表了，所以，虞允文遇事都容讓三分。

「大哥，這又何必？」盛新知道很難勸說，只得拔劍護住虞允文，一揮手，數十名侍衛嘩地圍作一圈，各持短刀長槍對準金將，防他暴起發難。

時俊見金將遲疑不決，一拍劍簧，寶劍驀地彈出，持在手上對準他心窩說：「你若不從命，我便要殺你。你們亶格圖王子是被他殺的，你信不

信？」

金將認出地上的首級是亶格圖，暴吼一聲，眼淚迸流地哇哇亂叫，凸出的眼珠仇恨地盯住南威，將縛住雙臂的繩索掙得吱吱作響。時俊見他這等威勢，也不禁倒退半步。

「解開繩索！」時俊一聲吩咐。

「慢！大哥，這惡賊要勝了，你眞的放他走？」盛新憂色滿面，當他見冷笑着的時俊向自己使眼色時，才知金將若贏了，也難逃脫亂刀分屍的下場。

「殺得麼？」金將用半通的漢語吼了一聲，帳內像響起個悶雷。

時俊點點頭，朗聲道：「兩將相鬥，死傷勿論！」他將一桿長槍遞給金將。

固然有些呆憨的南威，此時胸內也是一陣難明，深惡時俊陰毒的用心，他不動聲息地佇立在那裡。

金將並非是愚鈍之徒，他也識破時俊的用意，知道輸與贏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這樣就更加强了拚力搏殺，以死換死爲亶格圖報仇的信念。

大槍似夾着風雷閃電疾刺過來，南威雙足並不移動，只將上身左晃右搖地閃過槍鋒，連插在背上的紫喈劍柄摸也不摸。金將用盡全身力量，怒吼一聲，弓步傾身突刺。南威看準槍路，雙腿微曲，竟將長槍夾在兩膝中。金將想挑起來，但坐在槍桿上的無疑是座大山，想抽回長槍卻被緊緊鎖住。金將滿臉漲紫，額頭淌下汗珠。他雖然膂力過人，卻是外家功夫，難抵得上南威一成的內修氣功。南威微微一笑，躬身抓住槍桿，雙臂往前一送，金將嘴內噴出鮮血，仰面倒在地上，那槍尾已深深戳入他的胸膛。

帳內衆人皆訝然失色，被南威的神功震懾得說不出話來。南威鄙夷地瞄着面容猙獰的金將，輕輕走過去，抓起他的屍體「颼」地扔出帳外。衆目掃向南威站過的地方，紅毡深凹着一對足印，下面的泥土已然陷下。

鴉雀無聲的營帳倏地爆發起一片讚嘆聲。盛新對虞允文拱手說：「賀喜元帥添了一員虎將！」只有時俊面色鐵青地站在那裡，不發一言地瞟着南威。

「祖壯士，你武藝絕倫實乃世間罕見，本帥要敬你一杯水酒。」虞允文手持杯盞，容顏煥發地走過來。

「我不會喝酒。」南威接過杯，說：「我與亶格圖起初只是打平手，若不是一個武林前輩出手相援，將一張網罩在他的頭上，我是必敗無疑的。」

「他是誰？說出來待本帥去請。」虞允文欣喜萬分。

南威搖了搖頭說：「他不會來的，他叫『鐵網張』張信。」

「張信？張信不是朝廷緝拿的要犯麼？」帳角上傳來時俊尖厲的聲音。

盛新見虞允文仰首思忖，說：「欽犯又有甚麼要緊？只要他願爲國效力，便能將功贖罪。」

「張大哥沒有罪。」自知適才語失的南威，不滿地瞥了時俊一眼。

「是啊，聖上早晚會赦詔天下的。歷代如是，凡國難當頭之際，罪囚只要操戈對外，那便要大罪化小，小過不究。不過……」虞允文嘆息一聲說：「刺殺前丞相一案，非同小可，就此作罷吧。」

他又對南威說：「祖南威，你先做前營的副統制吧！」

「統制是甚麼官？」南威問。

盛新一拍他的肩說：「那是管着五千多兵士的首領，你還嫌小麼？」

南威搖着頭說：「娘親是不願我做官的。」

衆兵將都轟然大笑，虞允文也不禁莞爾，心裡很喜歡這個武功超羣、性情卻又憨直的小將。

翌晨，虞允文把江面水軍分爲五隊，各隊由龐大的海鰍船和戰艦組成，擺成雁形戰陣：一隊停泊中流，兩隊做東西二翼，另外兩隊隱蔽在附近的小港叉內，以突襲敵船和援陣。因南威未習水戰，便帶領前營步軍隱在岸邊灘頭高地後面，只待主帥將藍色令旗擺動時，便突起斷殺。

天光漸露，煙雲四起，采石磯寂然無聲，寥廓的江面上只輕響着被秋風吹起的浪聲，一派大戰前夕的沉寂、蕭索森的氣氛。

金兵數百艘戰船開出楊林渡口，拉開一字戰陣，緩緩向東岸移來。帥船上的完顏亮身穿黃金甲，雙手按劍端坐在黃羅傘下，像一尊兇惡的金剛羅漢。他兩隻鷹隼般的眼睛露出不可一世的目光，緊閉的闊口旁浮着陰冷、狠毒的笑意。身後侍立四名容貌楚楚的戎裝宮娥。

完顏亮是個嗜殺成性、荒淫絕倫的暴君，他曾屠戮皇族宗室血流丹墀，又納嫂淫母，擁妖婦嬌娃荒淫無度，更他又調集諸路匠役，仿宋朝汴京程式改築燕京宮室。宮殿遍飾黃金，施加五色，高燭光下，飛舞在空中的金屑如雪粉一樣。他命畫工繪成一幅以杭州的湖山殿閣爲背景的巨圖，繪入己像，自題「立馬吳山第一峯」詩句。每日對着圖畫凝神自語：「朕必南伐，實踐圖中繪事！」

完顏亮見宋軍毫無動靜，便揮動小紅旗催軍擂鼓，金兵一片吶喊向對岸疾駛。

虞允文寂然不動地站在帥台上，清癯的面容上窺不到任何神情。時俊見金兵前鋒戰船已迫近江岸，面呈色白，帶着懼意地問：「金兵來勢迅猛，請主帥趕快定奪。」

虞允文鎮定自若微微一笑，舉起長劍高呼：「强敵當前，全仗諸公協力同心，爲國殺敵。允文雖一介書生，也當執鞭隨後，如有臨陣逃脫者，三軍共誅！」他見金兵已登上江灘，揮起



藍旗，埋伏在坡後的宋軍如海嘯般殺出。南威揮劍在前，在空中頻翻連躍，率先掠進敵羣。

紫喈劍如雲龍盤旋在敵羣中攪動，飛光如萬瓣梨花，劍鋒所觸，無論是槍械、盔甲、血肉一併都漫天飛撒起來。南威遇不到匹敵的對手，只是疾揮長劍猛斫力斬，殺出一條肉胡同，自己也成個血人，衣襟上沾着點點肉屑。

空嗚幽峽深谷十八載的神劍，一吐英氣，怒施雄威，像一條通紅凝紫的長虹，夾着風雷之聲，閃耀在狠奔豕突的金兵頭上。南威長劍所向披靡，抹着噴濺在臉上的千人血漬，仰天狂笑：「爹爹助我神威，南威可爲你報仇了！」他內功精湛，聲音竟壓倒了刀槍相鳴之聲。

「好個祖南威！」虞允文見金兵開始潰敗，當即紅旗一展，和兩翼一起隱在港灣的前軍船隊，擂鼓直撲敵艦，擺成雁陣，將敵陣截爲兩段。

時俊見灘頭上的金兵敗相畢露，怒喝一聲，舞起雙刀，帶着一千餘衆殺入敵羣。他下手毫不留情，將奔逃無路的金兵殺得落花流水。

他「刷」的一刀，竟向南威背後砍來。南威耳力甚好，回手一劍把時俊的鋼刀削去一截。「時將軍！」他驚呼起來。

「我眞是殺昏了頭。」時俊微笑地點着頭，面呈歉意，心裡對紫喈劍暗暗吃驚。南威見削去他的刀頭，十分過意不去，飛身躍到一名使刀的金將前喊：「時將軍，還你一把金刀！」劍刃疾滑，金將一條持刀的手臂直奔時俊飛去。時俊一驚，順手接住斷臂，誰知它衝力不減，時俊竟被帶退兩步。這時南威早又殺到前面去了。

江上正在進行着激戰。宋軍巨大的海鰍船雖用車輪激水，快捷無比，撞翻了數艘敵艦，但寡不敵衆，漸漸被衆多的敵艦分割圍攏，射過蝗羣般的箭羽、宋軍的戰鼓漸漸弱了下來。

虞允文瞪目張髯地高呼一聲：「上船！」仗劍直奔泊在江灣的海鰍樓船。時俊忙跪下勸阻，虞允文怒叱：「社稷存亡繫此一戰，我怎好避開！」

扯起宋字旗帆的樓船剛剛啓動，南威清嘯一聲飛躍船頭。

「來得好！」虞允文大聲地稱讚着走向將台，黃旗一搖，兩隊隱在小港灣的援戰船隊，分護在樓船兩側，向密集的敵船疾駛。

虞允文擂鼓督戰中軍，嘴角都震出血來。南威長劍舞作繁花爲他護身，擊落無數射來的箭羽。

長江上下，舳艫如織；采石磯頭，鉦鼓相聞。突然江風陡起，虞允文欣喜萬分：「皇上佑我！」命令各船火箭齊發，瞬間，燃着青色火苗的羽翎，像萬點流螢般飛去，江面上像織成一面火網。

站在龍鳳舟頭的完顏亮咆哮一聲，雙目凸出，鬚髮賁張，一劍將兩名瑟抖，偎依在一起的宮娥攔腰斬斷，舉着滴血的青鋒高吼：「退者死！」幾枝利鏃射到他身上，都被他帶着錚錚輕響彈飛。

「借陛下威靈！」阿里出虎暴吼一聲，手持兩柄磨盤大的鐵錘，飛躍到一隻臨近的宋舟上，一錘砸碎船樓。宋兵將自知非敵，但欲退無路，只得上前死拚。阿里出虎施展神力，宋兵只要挨上鐵錘，便飛跌江中。

「划過來！」南威運功高喊，並讓主將樓船急速靠攏。

「不行！」時俊止住他，命令兵士放火箭。他唯恐阿里出虎再躍上樓船。「祖統制，這員金將是萬夫不當之勇的阿里出虎，只有燒死他！」

「那船上的百餘名弟兄怎麼辦？我船一旦被燒，敵舟就不會接應救他麼？」南威對他不惜士卒性命而自保的方法很反感。

「搖過去！」虞允文一聲呼喚，樓船迅速靠攏上去，與阿里出虎殊死拚搏的宋軍將士一陣呼喊，有的已身負重傷，竟滾過去抱住金將的雙腿猛咬，不懼被打得頭顱粉碎；有的身中數支箭羽，仍流血滿臉地踏踩水車。

南威見此情景不禁熱血陡漲，裂地驚天的高呼一聲，兩船尚距數丈時，便挺劍劈風，橫身躍起，將上乘的「神龍穿雲」輕功施展出。他雙足剛一踏船板，又借力彈起，持劍飛刺阿里出虎雙目。

阿里雙錘「封關」，像一堵黑山烏壁擋住來劍，「鏘」的一聲，紫喈劍劍鋒濺起一串火星，南威被震得虎口酸麻。阿里的招數很古怪，鐵錘並不舞動，只是平推過來，南威視綫被遮，一時難以發招。用劍去削，長劍一挨鐵錘便被滑開，如何能削得了圓滑之物？

阿里出虎不愧爲是完顏亮的左臂，內功比南威高出半籌。南威見宋兵射在他身上的箭羽都被彈到船板上，不禁脫口呼出：「刀槍不入金鐘罩！」他知道破金鐘罩神功只有去刺雙目，但敵手雙錘遮住臉面，一時無計可施，只仗着身步靈活，像泥鰍一樣四外游走。

這時，宋軍一陣歡呼，金兵的十數隻戰船相繼傾斜沉沒，敵陣開始混亂，戰局驟轉。虞允文大喜過望，見水面露出百餘名人來，手持着粗大的鑿子，踩着水向敵船游去。其中一人手擧着一面鑲白牙兒的杏黃旗，上面綉着三個黑字「蛟龍幫」。

「這是哪路的英雄豪傑？」振奮不已的虞允文轉身問時俊。

曾出身綠林草莽的時俊，對江湖上的幫會人物識多見廣，他淡淡地說：「這是川內的一批水賊，魁首便是張信。」

虞允文毫不介意地「噢」了聲，走上船樓高處，拱手高呼：「虞允文多謝

衆英雄相助！」

一個渾身脫得精光的黃瘦漢子，像飛魚一樣騰出水面，笑嘻嘻地踩着水，用濃重的川音尖喊：「謝甚麼喲，都是一家人麼！」說罷潛入水底。

「大人，此言怕不妥吧。」時俊皺眉低聲說：「蛟龍幫專與官府作對……」虞允文截住他的話說：「現在他們和金兵作戰！」

南威仍和阿里酣鬥，雖不至落敗，但因無可奈何敵手，只有悶戰纏鬥下去，漸漸露出焦灼之情，勇威不減的阿里趁敵手心浮氣燥、劍身佈力不均的空隙，一連數錘將南威長劍震飛，直往江中跌落。

南威眼見神劍又化一道青輝墜落江底，將要萬世不復，撕心裂肺地大叫一聲，並雙掌向鐵錘拍去。阿里本是大漠東南蒙族的喇嘛出身，數十載練就一身金剛不壞的神功，亶格圖的金鐘罩是他所傳授。他當下運施「瑜伽師地」的「三摩鉢」絕功，雙錘像飄動一樣推去。

南威不知這是以虛就實的氣功，雙掌一觸錘面，便如被人拽倒一樣撲在船板上，他暗叫一聲「不好」，正要翻身騰起之際，一對鐵錘倏然砸下。

突然，阿里的頭上飛過一張青網，他一怔神，南威便滾到一旁，雙錘將船板砸得粉碎，青網罩住阿里的全身，南威知是張信來援，趁此用「橫登崑崙」的戳脚將阿里踹下船去。南威一聲「張大哥」尚未出口，只聽「噗」的一聲，紫嗜劍自船下飛上，劃了道弧光，插入船板上。

南威剛要取劍，只聽水面上的張信「啊」了一聲，水面上浮起一縷血色，再未露出頭來，南威知道他已遇難，悲慟地連聲長呼，喉頭一甜，竟吐出一口鮮血，跌坐在船上。

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采石大戰終於以金兵慘敗而告終結。發着呼呼聲響的火焰席捲、吞噬着無數敵舟，漸漸將偉然、狂傲的龐大夷船羣燒作一片龍骨，火光映紅江天，烤熱了江水。

金兵的屍首，旗械漂滿江面。完顏亮曾叫囂「投鞭斷流」，不想充塞萬里長江的竟是數十萬具侵略者的屍骨。

金風蕭蕭，江昇明月，虞允文默默地立在江堰，望着溶進銀輝中的萬里江山，感慨萬千地自語：「采石一役，悲哉壯哉；氣吞山河，青史載名。完顏亮折戟沉沙，王師北上指日可待。衆將士英魂不遠，且飲此杯！」他眼含熱淚，將一樽酒灑入江中。

## 兩朝興衰　異國情迷

通往江蘇西埠的驛道上，有千餘名宋騎兵疾駛，跑在隊前的南威滿臉灰塵，將一塊冷肉塞進嘴裡。他和時俊奉命星夜渡江，追襲一股金兵殘部。雖然完顏亮率領七零八落的敗軍向瓜州逃竄，但從陸上走的卻多爲金邦軍政要員，携帶着許多搶擄來的金銀財帛和機密文件。

這一旅宋軍精騎，沿途俘虜了不計其數的潰散敵兵，時俊只得分兵押解他們及一些棄在道邊的輜重送過江去。這樣，待追臨赤鎭時，只剩下五百餘騎了。

奔出武家崗，見山路上佈滿蹄印，踏平了紛亂的青草。南威不等時俊號令，長劍一指，五百騎旋風般隨他疾馳而去。采石一役使南威名震三軍，士兵們都很信服他，這使跟在隊後的時俊大爲氣惱。

金兵果然走在前面。南威大喝一聲，揚繮揮劍奔去。這時山坡上一陣亂箭射下，馬上的宋兵倒下不少。時俊見此情景，振臂高呼：「大丈夫爲國捐軀，即在此時，如有畏縮不前者，本統制時俊決不輕饒！」他飛馬衝到前面，堵在路口，揮雙刀打着箭雨喊：「我五百壯士，前有强敵，後無援兵，只有背城一戰，置死地而後生！」

兩名宋將見騎士又倒下一批，不禁皺緊眉頭。一名校尉說：「時將軍，快快衝出此地，不然都做了金兵的活靶子。」他心中暗暗不滿，時俊能揮刀自護，而那些兵士的生命卻危在呼吸之間。那校尉剛要挺槍前奔，坐騎卻中矢倒地，後面的士兵收不住馬，無數的鐵蹄將他的臉踏作稀爛。時俊喊着殺聲拍馬衝去，只剩三百餘騎的馬隊急突出這死亡之地，待要脫離强弩射程時，又有十餘名宋兵背上中箭。

數員金將把南威團團圍住，同時搶攻。紫嗜劍左砍右殺，將敵人一一挑刺馬下。只聽「叮噹噹」一陣亂響，滿地崩落着刀尖矛頭。數十名弓手想搭箭去射，無奈南威專往敵羣中纏殺，他以一敵百，便不怕弓箭去射。

「都閃開……」隨着一聲清脆的斷喝，一匹馬飛騰到南威面前，敵將臉蒙一塊青紗，手持一柄寒光如水的長劍，疾刺南威心窩。

南威見金將出招凌厲，忙舉劍去格。誰知來劍突然抽回，二點紅光疾打過來，南威見暗器分打鼻下兌端，鎖骨間璇璣，腹上中脘穴道，當下用嘴咬住一枚，雙手分收兩枚。

他見敵手內力只是一般，哈哈一笑：「我賞你個全屍！」紫嗜劍紅光一閃，朝着金將咽喉刺去。金將騎的是一匹蒙古良駿，馬懂人意地向後一縱，長劍只削下一團鬃毛。

金將用低沉的聲音說：「惡蠻子，憑你那點功夫，不配和我交手。」說着，回手一劍削掉南威坐騎的半隻耳朵。南威大怒，揮劍向金將攔腰斬去，誰知負痛的坐騎長嘶一聲，竄到一旁。長劍走空，南威險些被帶下馬來。

這時，時俊帶領的宋騎趕到與金兵接戰，山道上響起一片刀槍碰擊之



音。南威剛想跳入戰圈，但那員金將又打來數枚暗器，南威大喝一聲：「老鼠逗貓莫要逃！」雙腿一夾馬腹奔上。

「好不要臉的惡蠻，你是貓麼？是夜貓子！」金將對着馬嘟囔了一串番話，那馬像離弦的箭一樣向山道上飛馳而去。

南威當即抖繮追去。他想：金將雖是內力平庸，但劍術卻十分精奇，不像是軍旅中的技擊之術，待我殺將奪馬，不消片刻便能追回援手。

他喜歡上了那匹矯健的玉雪艮駒。

他越是心急，那匹如牛氣喘的坐騎越不盡人意，敵騎忽疾忽慢，始終與自己保持着十餘丈的距離，身後的喊殺聲越來越弱了。他突然明白了，金將是有意將自己調開，正要掉轉馬回去，金將手一揚又打過數枚暗器，全都嵌入馬頭上。南威隨着馬的悲鳴聲跳到地上，怒吼一聲飛撲上去。正在微微得意的金將，微微晃着腦袋想說甚麼時，見南威像旋風般奔來時，慌得催馬便走。南威比馬快得多，一劍斬去，竟將馬尾齊根削掉。

金將一劍刺來，南威長劍偏鋒上撩，「刷」的一聲削斷敵手劍尖。紫嗜劍餘勢不減，「嗤」，又直上直下地劃開他的衣襟。南威左手一拽，將他拉下馬來。金將驚叫一起，躍進他的懷裡。他想跳開，無奈被南威的左臂緊緊箍住，他見金將的面紗被急喘所吹動，說：「是甚麼一張醜惡的嘴臉！」手一掀，將面紗拉掉。

南威像見到惡魔一樣驚呼出來。熹微的晨光映着一張俏麗無比的面龐，柳眉憤怒地緊蹙，一雙俊眼射出仇視和恐懼的目光，透明般的鼻翼在微微噏動，花瓣一樣的小嘴因急喘而啓合，將一團團熱氣噴到南威臉上。

南威像被火錠燙着一樣，倏地向後跳開。少女忙用手擋住雪白的胸脯，偏過身去罵：「好不要臉！快殺吧！」她突然看到無尾的白馬，跑過去撫摸着它的鬃毛，竟有些哽咽地說：「惡蠻子把牠的尾巴砍掉了，把牠的尾巴砍掉了！」

南威見這個只有十五、六歲的金邦女子，竟不顧自己命喪頃刻，卻如此痛惜一匹普通的戰馬，不由得好氣又好笑。

「你等甚麼！還不快下手！」她憤怒地望着南威，閉上睫毛濃密的眼睛。

「死，有那麼容易嗎？」南威將劍插在地上，慢慢走過來。

「你？」她驚愕地睜開眼睛，目光中含着憤怒與驚慌，雙手緊緊掩住胸口。

南威冷笑一聲：「妳原來也懂得羞耻？我們漢邦的姊妹可被你們糟踏得不少了。」他手向自己的頸下抹去。

她急於一死，但四周並無可碰撞的石壁和墜身的山崖，只是一片被風吹拂的秋草。她蒼白的臉上露出絕望的神情，語調頓時軟下來「我求求你，別，別碰我……」

南威身形一搖，身披的紅氅向她撲去，將她牢牢裹住。「休要用你虎狼之國度我禮儀之邦。你把它穿上，省得赤身裸體走去冥府。」

南威掏出剛才收她的一枚暗器，掂在手上說：「我念妳是個女子，雖武功低弱，但忠心爲國，不想用劍殺你，這枚鏢算物歸其主吧。我要打在你的咽喉天突穴道上，登時封穴氣絕，並無痛苦。」

少女微微點了點頭，輕輕地叫了一聲「娘親」，閉上眼睛，有些上翹的唇角浮着輕鬆的笑意。

南威兩指捏住鏢正要打出，看到金錢鏢心凸刻着一隻赤兔。他不禁覺得好奇，想：這鏢是用黃、赤二金分兩次鑄成的，這到底是甚麼人？他又朦朧地想起娘親的故事裡，像是有個赤兔。

「你叫甚麼名字？」南威見她閉目不答，突然喝問：「你認得完顏蓉麼？」

少女聽聞完顏蓉三字，突然睜開湧出淚水的眼睛，憤怒地道：「我娘親比你武功高得多，她要是在這裡，你逞得了威風麼？」

「你是完顏蓉姑……你是她的女兒？」他失聲呼出。

「是又怎麼樣？要殺就殺，何必囉嗦？」少女狠狠地瞪着他，鄙夷地偏過頭去。

「妳走吧，娘親不讓我傷害完顏蓉……」他那個「姑」字始終說不出。

「你是……蔡小婉……」少女也不願說那「姨母」二字。

「蔡小婉是我的娘親，我叫祖南威。」

「不像……」她瞄着南威緩緩地搖着頭，自語地說：「娘說祖繼廷大俠生得英俊無比，那像你這般醜陋。」

南威聽她說自己醜，心中大爲不快，回身取回長劍，憨聲憨氣地說：「我醜不醜關妳甚麼事？這是紫嗜劍，你娘親是一定講過的。」

「那你眞是祖大哥啦！」少女的明眸中閃着欣喜的光采：「我叫完顏娜蘭。」

完顏娜蘭突然變得親熱起來，是因她並不仇恨中華。自她懂事起，便受到娘親的諄諄教誨，敬佩南朝多忠烈和重情曉義之人。她隨父亶格圖南征只是想游玩朝思暮想的杭州。

說起來這裡還有段緣故：完顏蓉雖和金帝完顏亮是皇族一室，卻和他有殺父之仇。完顏希尹對謀王殺宮、屠戮宗室的逆施暴行極爲憤怒，因責罵新擢昇的右丞相張通古被暴君賜死。

完顏蓉雖因父親害死祖繼廷而十數年相處不睦，但聞噩耗仍是悲憤欲絕，時時想着雪耻復仇。完顏亮是千

古帝王中第一個好淫魁首，兩隻色目，掠盡朝野，艷美絕倫的完顏蓉自然不會放過，但他十分忌憚擁有兵權、勇冠三軍的亶格圖。亶格圖是個好戰之徒，極力擁戴暴君南侵。他因完顏蓉時常思念着祖繼廷，又不讓女兒和自己接近半步，時常浩嘆不已，夫婦之間一曝十寒。完顏亮讓他隨駕遠征是一石二鳥之計，勸他忠君獻妻，覬覦着完顏娜蘭。

完顏蓉不想女兒幼小的心靈便罩上陰霾，朝政、世家諸事對她緘口不提，也很少傳授她武功，覺得那是萬禍之根。天真無邪的娜蘭趁着娘親上燕山爲祖繼廷掃墓之際，騎着她的白馬追上南征軍。亶格圖苦勸無效，只得將她牢牢帶在身側。

完顏亮酒後勸亶格圖獻妻奉女，惹得他反目怒去，想帶着女兒返回燕京，誰知找她不見。他聽聞娜蘭帶着一名女侍去巢湖游湖賞景去了。

其實娜蘭並未到巢湖，卻信步來到距采石鎮不遠的白渡橋，跑到一個尼姑庵與一位戰戰兢兢的師太學起刺繡來。待她回到當塗，采石大戰已揭帷幕，後來又糊糊塗塗地夾在亂軍中向揚州奔逃。因完顏亮的精銳全在江上，自陸上敗走的多是未經征戰的殿前驃騎和文官。她見南威揮劍如割草芥，便出馬相助。雖知非敵，但畢竟是金邦臣女，所以不惜性命地將南威引開。自思白馬腿快，悍敵難以追上，哪想落得如此結局？

「完顏娜蘭，妳走吧，我不想再見到妳。」南威持劍走向山下。

「喂，你回來！」完顏娜蘭又用清脆的嗓音喊起來：「你把我的白馬的尾巴割去了，人家還能騎麼？」

南威見她眼噙淚水，那神態像是個被嬌寵慣的女孩兒讓人欺侮了一樣，不覺搖着頭一笑，再不答話，施展輕功疾奔而去。完顏娜蘭呆呆地望着他的身影，狠狠地跺着脚說：「我一定要出這口氣的！」騎上馬背，向另一條道跑去。

剛才兩軍拚搏、喊殺震天的山道上，此時，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地上躺滿不同服色背號的屍體，空氣中瀰漫着撲鼻的血腥氣味。

金兵早不知去向，三百餘騎宋兵盡皆戰死，使南威感到震驚和憤懣不已的是，竟無一個活着的宋兵。他在屍羣中走着，拔下插在宋兵身上的刀劍和長矛，脚上沾滿鮮血。天色愈來愈明，越發看清了死者猙獰、恐怖、絕望和憤恨的種種面目，南威突然看到，在一匹已被開膛破肚的戰馬後面，有一具屍身在蠕動，接着是第二具、第三具……陸續站起六名帶着輕傷的宋軍將士，時俊也在其中之列。

「時將軍！」南威急忙跑過去。

「祖……」後面的話尚未說出，滿臉血漬的時俊又晃動着身體倒了下去。

「祖副統制，時將軍力拒數敵，殺死賊兵百餘名，不想被一惡僧用掌風暗襲，恐怕是被震傷了心脈。」一名宋將用手擦着時俊嘴角的鮮血，蒼白的臉一陣抽搐，像是噁心作嘔般地吐出一口黃水。

愧疚之意不由湧上南威的心頭，如果自己不去追完顏娜蘭，宋騎隊不會落此慘敗。眼下只餘七人，雙手空空，有何顏面去向元帥覆命？想到此處，心胸一陣茫然。

只聽馬蹄得得，披着紅氅的完顏娜蘭提韁奔下山道，她見到南威高喊：「我跑了半天，卻又回到原地。」一拍馬頭，才順着通向揚州的驛道馳去。南威驚懼萬分，痴呆呆地望着那沒有尾巴的白馬跑遠了。

時俊和其它五名將士看到她披着南威的風氅，和南威臉上的窘愧，心裡豁然明白。

「南威副統制，這女將是平王亶格圖的女兒完顏娜蘭，你怎地將她放了？」時俊陰沉着面孔，目光像利錐一樣刺去。

「我……我……堂堂鬚眉怎能手刃一個武功低微的弱女子？再說……」南威急得汗流滿臉，不善辭令的舌頭越發笨拙起來，其中緣故怎好講出？況且隻言片語也難以說淸。

「罷了。」時俊長嘆一口氣，對衆人說：「這事誰也不能講出去。」

南威想不到他竟然如此俠義，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以前的一切芥蒂都煙消雲散了。

他將衆人一一扶上戰馬，心情沉重地隨在後面，一路上衆人都默默不語，無精打采地原道折回。

臨近采石鎮時，便看到無數被江濤捲上沙灘的屍體，遠遠望去像斑斑點點的甲蟲。南威平生第一次目睹如此殘酷的戰後慘景，感到一陣淒涼和微微的感傷。他沿着江堰緩轡慢行，看到許多手握鐵錘的「蛟龍幫」的屍身，不禁嘆息，自語道：「這些人平素浪跡江湖，無拘無束，是何等的逍遙自在，如今爲國捐身，連姓名都不爲人知。他們來了多少，又死了多少，只有天地知曉。朝廷將他們視爲反宋的逆匪，可惜這些英雄非但難列忠籍史册，恐怕官府還要繼續剿除他們呢！」

他正叨唸着，眼睛突然一亮，幾乎驚叫起來，忙翻身下馬向一具屍身撲去。

「鐵網張」張信身體呈「大」字仰卧在沙泥上，一隻脚浸泡在水裡，白淚一次又一次地衝打着他的屍身。「張大哥！」南威悲愴地長呼一聲，雙膝一屈，跪在他的身旁。

張信滿面仇恨地怒目青天，眉心被利鏃射穿的創洞淌着一縷血水，他一隻手緊抓着一把碩大的鐵鑿，另一隻手握着一支雕翎箭。

南威淌着淚用手慢慢闔上他的眼皮，道：「張大哥，我一定多殺金賊，



爲你報仇！」他將鐵鑿揣入衣內，又輕輕地抽出那支箭羽。他突然驚呆了，箭桿上竟刻着「尅敵神時俊」字蹟。

他目光呆滯地沉思起來。驀地跳起身，一連串的回憶使他大徹大悟了：借比武假金將之手殺死自己；秣陵關道上勒馬堵路，一面讓暗伏的金兵弓手多射殺宋騎，一面又將他的名姓和士兵的數字，變相告訴金兵；全軍盡歿唯他獨活，所餘五人正是他的親信，那是爲他請功的活口；他們身上其實都沒有甚麼傷，只是將別人的血塗滿戰衣和臉上；時俊吐出黃水，是因嘴上抹着死者的腥血而引起的噁心。

悲憤之極的南威反倒無淚了，他慢慢抱起張信，邁着沉重的步伐走上山坡。他用長劍在一面朝陽的山巖下掘了個深坑，放入屍體埋好，喃喃地說：「大哥是水底的一條蛟龍，你在這裡是聽得到江濤聲的。」

他抽出紫啮劍，將內力源源運聚到劍鋒向石壁刻去：「血浴采石有張信，萬里長江一蛟龍」。

「青石不爛，千載留名！」他仰天狂笑幾聲，疾步離去。這時，時俊數人早已渡過江去。

南威的胸內像滾動着一團烈火，他渡過江，未等號旗傳見便大步走向三軍營帳，遠遠望見時俊站在轅門下。他剛走過去，就聽時俊厲聲喝喊：「將反匪拿下了！」

數十名內營兵士自四面蜂擁撲上。南威雖憨但也懂得此時若要拒捕，那反叛的汚名縱然跳下長江也難洗清，他只好束手就擒。

南威被押入帳內，身上緊縛着十幾道繩索，時俊十分忌憚紫啮劍，早令人拿去。虞允文端坐在皮椅上，見狀驚問：「誰讓你們捆起他來？鬆綁！」

「慢！」時俊揚手止住，瞪着南威說：「你放走亶格圖之女，該當何罪？」

南威未等虞允文開口，上前跨步，對準時俊那張陰毒、奸詐的面孔猛啐一口。時俊抹去臉上的唾液，暴吼一聲，舉刀向南威砍來。

南威向後縱開去，運力一掙，十幾道繩索立即崩斷。時俊欺他無刀，雙刀潑風似地疾劈猛斫，帳中頓時大亂，盛新也挺劍來攻南威，虞允文哪裡制止得住？

南威掏出懷內鐵鑿，先打掉盛新的長劍，再砸開時俊的雙刀，又騰空掠起，從一名將官背上抽回紫啮劍。長劍劃弧，游龍走蛇，將十數枚刀槍削去鋒頭。

內營兵士見他威稜難當，像退潮般湧出帳口。時俊自知非敵，雙刀一抽，扭身便走。南威早像一尊金剛般地堵住他的去路。「刷」，南威竟將紫啮劍插在地上，手握鐵鑿，兩目噴出烈焰，悲憤地高呼：「張信大哥，小弟爲你報仇了！」腕一抖，凝聚強大內力的鐵鑿像怒龍出潭打向時俊。

胸口插着鐵鑿的時俊慘呼一聲，撲向虞允文，才走出數步，便狂噴汚血撲地氣絕。

不知是被這幕駭人的劇變嚇呆了，還是別的緣故，虞允文竟遲遲不施令捕拿兇犯。南威將雙手並在一起，對呆若木雞的兵士說：「時俊才是金朝的內奸，怕甚麼？我有口能辯！」

「將祖南威拿下！」虞允文一揮手，衆兵士才輕輕走到他身旁：「副統制，咱們是聽令行事，你老賞個臉。」

「祖南威是條硬漢子……」他話猶未盡，身上又纏上數十道繩索，像打水的轆轤一樣。

寒星稀疏，金柝已敲三更。虞允文獨自走進南威被囚禁的後帳，默默地望着他，半晌才說：「你出的手也太快了。」

南威一古腦將對時俊的種種推斷全講述出來，雖然詞不盡意，但虞允文還是聽明白了。

「我以前只是疑他膽量小，作戰不肯出力，誰知他竟是個內奸。」虞允文長嘆一聲，「時俊已死，諸事俱滅。你知道麼？此事全被前來犒師的宰相葉義問所知。時俊是他的妹夫，張信又是他痛恨的水盜，他讓我……」說到此處，他面顏陡然變得蒼白無血色。

「是不是要殺我？」南威十分震驚，他萬萬料想不到，誅了內奸，朝廷卻不問青紅皂白的要處決他。

「我也救不得你了。」虞允文流下淚來，「你的家人，本官會……」喉頭一陣梗塞，竟說不下去。

「我只有娘親一人，隱居在瞿塘峽上，叫蔡小婉，你們若見到她時，便說我是戰死的。我的娘親好苦。」南威並不畏一死，但想到娘親自此將孑然孤身，淒苦飄零時，熱淚不禁流滿面龐。

虞允文一揮手，帳外走進兩個貼身內侍：「記下蔡小婉這個名字。」他又用顫微微的手端起木盤上的酒盞：「南威壯士，請飲此杯吧！」

南威眼前浮起娘親溫柔、慈祥的面容、母子一同練劍、戲猿、採菇……坐在她身旁聽簫，燭光下密密縫着自己的布衫……想起諸種情景，他不由血湧心頭，喊道：「娘，是孩兒不聽你的話，才有今天這般下場。孩兒不該做這狗朝廷的官！他們全不念我力誅亶格圖，血戰阿里出虎，金帝完顏亮的左膀右臂皆斷我一人之手……」他拚命地喊着，因被十幾道鐵索捆在木柱上，此時想求生已是萬萬不能了。

拂曉時分，南威血淋淋的人頭作木盤托着，驗遍三軍，葉義問吩咐懸掛在轅門外。

*　*　*

層巒叠翠，葱蘢起伏的三面青山，環抱着一泓清澈明淨的湖水；與月

光輝映的亭台閣榭涵藏在茂林修竹中。這裡一年四季，晴雨明晦，山光水色，變幻多姿，草木丘壑莫不渾然天成。

扮成雲游道姑的蔡小婉無心瀏覽西湖的水光山色，匆匆地行在店鋪林立，車水馬龍的街道上。雖然已是入夜時分，但城內卻異常熱鬧。挑擔小販的叫賣聲在坊巷之間此起彼伏，酒樓歌館燈火通明，身飾華服的王孫公子，豪商巨賈出入青樓樂坊。臨安一片繁華榮盛的景象。

「國難將臨，兵氛不見，聖上高枕無憂，難道臨安城內的百姓也不知將做刀俎麼？好個四海昇平的帝王之都！」她長長嘆了口氣。從彩樓花窗中飄來嬌柔、婉轉的歌聲，細辨去，原是柳永的「望海潮」，那甜得發膩、媚得銷魂的歌喉和這闋脂粉氣十足的詞，引起小婉深深的厭意。她正想急步走開，聽到身後有人冷冷地說：「說甚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卻不念淚盡胡塵，南望王師的中原父老。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倒該唱唱『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哩！」

小婉猛一轉身，見穿一襲青袍的男子步履輕盈地向鬧市清河坊一帶去了，她覺得這人很有些來頭，便追踪跟上。

蔡小婉來到杭州是爲了尋子，自南威走後，她愈感到空谷幽峽寂寞難耐，經過劫難而變得堅强的女子，感情又往往脆弱，兒子憨氣十足的面龐常浮現在她眼前。她順便也想看看闊別十八載的洪皓。

她一進城，逢人便打聽洪皓，但沒有人知道。那曾任秀州司錄，把官家糧隊截住，拯救了十萬饑民的「洪佛子」竟不被人知，這使她感慨萬分。百姓一旦豐衣足食，看來也會忘掉爲他們吃過苦頭的賢人。

她又責備自己糊塗，年事已高的洪皓早該告老，以他的性情多半是歸居山泉了，是不可能留在這金粉帝都的，這樣南威便找不到他。可是兒子究竟到哪裡去了？

她邊思索邊跟着黑袍人，不知不覺來到錢塘門外。這時，官道上幾騎塵灰滿面的宋兵緩緩馳來。小婉忙閃到一旁，只見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跳下馬，對後面的人說：「歇息片刻，不忙趕路。」他倚樹掏出酒葫蘆。

小婉見他們都面色黧黑、嘴唇燥裂，知是從戰場上來的士兵，當即走過去，賠着小心地打個稽首，問：「敢問軍爺，不知眼下的戰事怎樣了？」

軍官咽口酒，漫不經心地掠了她一眼，說：「勝了。采石磯一役金兵戰船俱滅，要不咱們聖上就高興了？他龍顏一喜，便讓大開夜市。只苦了戰死的弟兄們，都躺在江邊上不及葬呢。」

「我們打勝了！」小婉一陣欣喜，抬起頭說：「殺人一萬，自滅三千，這原也算不得甚麼。不知是哪路的兵馬，主帥又是誰？」

「你倒想得開。」軍官白了她一眼說：「將軍難免陣前亡，可也得死得值，就像咱前營副統制……」他剛要說出祖南威，卻被旁人攔住。

「我偏要說，他咬我的鳥！」軍官罵了一句，走到小婉面前，噴着濃烈的酒氣說：「有個祖南威，好生英雄，力斬金兵哼哈二將，采石大戰，功屬頭籌，誰知被人家害了。」

「你，說甚麼！」小婉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兩眼呆呆地望着他：「我沒聽清，他到底怎麼樣了？」

那微醉的軍官胳膊被她抓得生疼，大聲喊：「他死了，腦袋都掛在了旗桿上！」他跺着脚，好像也懷着一腔疾憤。

霹靂轟在小婉頭上，她眼前一黑，身體軟綿綿地癱倒在地上。

「牛哥，你點了她的穴道？」一名軍官走過來問。

「鳥！咱們會點穴道，先點了葉義問那個龜孫子！」軍官把空葫蘆擲在地上。

衆人知他沾酒即醉，醉後便胡言亂語，因剛出城怕被耳目聽到，齊動手將他馱在馬背上，照馬臀猛揮數鞭，又都紛紛上馬，顧不得暈倒的小婉，旋風般急馳而去。

小婉在朦朧中醒來，好像覺得自己躺在一人的懷裡，也不想看淸面目，撕心裂肺地悲呼一聲：「威兒，你死得好慘！」那人剛要說話，小婉又昏厥過去。

扶住小婉的正是黑袍人王松，他不便爲小婉打通穴道，知道她片刻便可蘇醒過來。皺着眉將她抱入一片松林內，放在鬆軟的草地上，轉身便走。剛邁出數步，又卻步凝神半晌，返回來在一面石板上用手指寫下「吾能招魂，林中稍候」八個字，內功貫注指上，字跡深凹石內。之後，又用手將石板輕輕提起，放在小婉一眼能看到的地方，才轉身疾步離去。

在一片昏天暗地的惡夢中，小婉看到南威在秋風中微晃的血淋淋的人頭。看到高宗趙構和一班奸臣舉觴相慶，御監一勺又一勺地舀起丹墀下的鮮血，那血是從一堆陣亡將士屍體上淌出的，流得最快，最多的正是南威。她大叫一聲，挺劍向龍座上的天子刺去……小婉猛地睜開眼睛，原來是有人爲她打通了任、督二脈，令眞氣上旋，衝開被封的氣戶穴道。

「娘，你醒來了！」南威拉住她的手，跪在娘親面前。

「威兒，威兒……」小婉一連叫了十數聲，把南威的頭緊緊抱在懷內，不住地搓揉着他的頭髮，喃喃地說：「你沒有死，沒有死，是那醉酒的軍官胡說八道。」

「娘，孩兒險些兒死了，只不過被王松師叔救下！」南威用手一指站在一



旁的王松。

小婉望了王松良久，才認出是在瞿塘峽遇到的怪客。無須多問，那繫繩救子和懸棺留字也必是此人了。她顧不得先問詳情，倒身向王松便拜：「蔡小婉粉身難報大俠兩番救子之恩！」

原來虞允文正揮淚向南威敬酒時，燭下黑影一晃，身穿長袍的王松像片巨荷葉般飄掠進來。隨之，將一金兵拽進帳來拋在地上。他並不言語，手腕一晃，一柄寒氣逼人的長劍抵住虞允文的胸口。

「王大哥！」南威見王松突然而至，知是爲救自己而來，高喊：「莫要傷了虞元帥，他是好人！」

「這我知道。」王松悶聲地說：「虞元帥，我潛營掠帳，原是要救你，不然，縱使你驅動三軍將士，也難抵我叔侄兩柄長劍。」

虞允文何等聰慧，他對着金兵端詳片刻，驚喜萬分地點着頭，頃刻間便明白了王松的用意。

李代桃僵的金兵被縛在木椿上，他被王松點中啞穴，縱有千百隻喉嚨也呼喊不出。帳內的數名內侍都看清了，穿着南威服裝的金兵與他是何其酷似，不禁相互莞爾。

虞允文意外地竟向侍衛們躬身一揖，這一揖便封住了他們的百年喉舌。

他又扶起拜別的南威，執着他的手，眼裡露出戀戀不捨的目光，深情地說：「今日一別，不知何日能見？」他又面呈愧色，嘆息一聲：「國家正當用人之際，英雄失路，痛失良材，皆下官罪過。唉，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前朝有鑒，莫不如斯！你此去雖隱踪江湖，但還是要爲國家效力。」

他面色又變得嚴肅和沉郁起來，「完顏亮雖遭重創，並未被全殲，餘兵仍有數十萬衆，他入揚州必與瓜州合兵，京口無備，唉……」

勝不驕，敗不餒，瞻前顧後，居安思危，王松不得不敬佩虞允文深遠的城府，神情凜然地說：「我叔侄二人雖不扶昏君，但念百姓，不久自會到揚州助戰去的。」

「待蕩盡胡塵，雲翳開散之時，下官定將南威、張信及大俠的事跡奏明聖上……」虞允文話猶未盡，王松一揮手說：「蟒袍玉帶與我們無緣。」說罷，拽着南威出帳，瞬間不見踪影，虞允文嗟嘆不已。

* * *

「大俠是怎樣弄到那名金兵的？」小婉感激的目光盯住王松，輕柔地問。

「說來慚愧。」王松微微一笑，說：「采石大戰，我未能趕上。待我到達江岸時，見一羣兵士，紛紛議論此事。我聽了很是着急，便換上宋兵的號服混入軍營。我本想出手救出南威，唯恐給虞允文添麻煩，也想讓這憨孩子嘗嘗苦頭。我想出移花接木的法子，趁夜色挾走個金兵戰俘。不過，那賊兵可也不寃了，做了一回威振采石的抗金少年英俠。」

小婉見他說得風趣，不禁輕笑起來。一對黑漆漆的明眸望着王松問：「你到瞿塘峽去做甚麼？你在懸棺留字，那個甲骨文大字是『南字』對嗎？」

小婉見南威不僅無恙，而且毫髮未損，感到平生歡愉莫過於此，便呈出欣悅之情，竟將少女時嬌麗、活潑的神態一覽無遺地展現出來。

王松見她瞧着自己的眼神，一股熱潮不由襲上心頭。他雖年逾四旬，尚不曾婚娶，一柄龍泉，浪跡江湖，早將兒女事情看得十分清淡，不料，小婉的一個眼波卻撥動了他的心弦，這弦聲既動，便不會再歇息了。

小婉並未覺察到自己失態，笑着說：「我知道了，大俠一定是想在懸棺中找甚麼兵書。」

「是，就是。」王松心情蕩漾一陣，才穩住心神說：「我曾和祖繼廷大俠同在劉元帥帳下效力，大俠星殞和岳飛元帥被害後，我便離軍遠去。我眞名叫王友申，因兄弟王友直起義河北，曾收復大名。我是去爲他尋找兵書的，探遍了瞿塘的十餘隻懸棺。那個『南』字，是我暗示蔡女俠要以南朝爲重的意思。」

小婉又問：「大俠在江湖行走多年，必當知道洪皓老先生的下落……」

未等她把話說完，王松的面上便罩起一層陰霾，低沉地說：「洪皓雖被封爲徽猷閣直學士，卻一直得不到重用。他面責奸佞秦檜，說『錢塘不過暫居之地，宮殿、太廟卻造得如此富麗堂皇，便是無意恢復中原』。他還洩露秦檜在金邦爲金人寫招降書醜事。秦檜懷恨在心，便借故將他擠出朝廷，流放到廣東英州，在悲憤之中不久逝世。」

小婉擦去臉上的淚水，輕輕地說：「原來老人家早就不在世上了。」她默默地轉過身，拿出金簫，嗚嗚咽咽地吹起來，聲音悲壯、淒涼，是前朝樂師所作的「垓下曲」，簫音飄遏行雲，祭慰着憂國的忠魂。

三人固然痛恨昏君，對危若纍卵的趙家天下毫無憂懼之情，無奈卻有着抗金救民的凡心熱腸，合議後夤夜奔向揚州……

* * *

落荒而逃的完顏娜蘭迷失了路徑，不過她貪玩山水，毫不在乎。這日，她撞上一股零星的金兵騎隊，便上前用番語問起揚州，才知道幾乎是背道而馳了。她撥轉馬剛要返回去，被後面的一羣金兵喚住。其中一個滿腮紅鬈鬚、身材高大的金將，手提着鎏金鐵環鬼頭刀拍馬跑來，不由完顏娜蘭分說，迎頭就是一刀。娜蘭驚呼一聲，側身閃開，怒喝：「我是平王亶格圖的女兒完顏娜蘭公主，混帳的東

西……」她還想說甚麼，「呼」的是一刀攔腰斫來，她忙用劍去格，震得手腕發麻，險些丟掉長劍。

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完顏娜蘭十分惱怒，她內功雖然略遜金將一籌，但身形靈便，劍法精奇，用避實就虛和以巧制拙的戰法逼得金將氣喘吁吁，使他一刀砍過，卻又不得不回手自護。當他知道面前是威勢顯赫的平王公主時，起先的銳氣也早被挫折五分。

「你們還站着幹甚麼？快將這個叛賊擒住！」完顏娜蘭對停馬觀戰的衆騎喊着。話音一落，便有兩名金將抖繮奔來。娜蘭一個「好」字未出口，流星錘疾擲面門，花桿矛猛刺心窩。娜蘭被三件兵器同時所制，難以招架，尖叫一聲滾下馬背。

使流星錘和花桿矛的兩名金將正要下手，遠處突然射來一支雕翎，帶着强勁的內力和響尾蛇般的聲響，直向使流星錘的金將咽喉射來。

他叫聲「不好！」忙飛錘去打，箭「噹」的一聲射在錘上，長鏈嘩啦一響，流星錘脫手飛出，砸斷數步外一棵樹的枝條。金將並非庸手，卻被一支箭震飛了兵器，心裡極爲駭然，擧目望去，見一人伏鞍飛馳而來，身披紅氅，下跨火焰駒，正如一團被疾風吹捲的彤雲。

「完顏蓉！」衆將驚叫一聲，亂成一團。

娜蘭知是娘親來到，站在地上高呼「娘親」，揮臂一劍將正在怔神，使花桿矛的金將砍下馬來。

衆騎一陣嘩然，倉皇四竄。「誰敢走！」完顏蓉箭搭弓上，弦響矢到，將使流星錘的金將射下馬。衆騎知道完顏王妃不僅有彎弓穿星射月，力開石門的神功，而且能連珠發射，雕翎次第飛出，在空中像一條閃光的繩索，當下都像泥塑木雕般站在那裡，驚恐萬狀地望着盛怒的完顏蓉。

「巴格刺，這是怎麼回事！」完顏蓉如炬的目光把滿腮紅鬈的巴格刺看得低下頭去。他囁嚅着厚唇，突然暴喝一聲，擧刀向完顏蓉砍過來。

完顏蓉冷笑一聲，一按腰際，長劍早持在手上。寒光一閃，巴格刺在慘叫聲中跌下馬，血淋淋的右臂飛出很遠。

一名年輕的金將把面色蒼白的巴格刺緊緊攬在懷內，想哭卻又不敢出聲，淚珠汩汩直落。完顏蓉用劍指住他的胸口，柳眉一揚，厲喝：「講！」她雖然已是佳人半老，但仍粉面含威，一雙微微上吊的鳳眼蘊着股殺氣，神韻和威嚴都不減當年。

年輕的金將用憤怒的目光直視完顏蓉，緘口不言。一名老軍滾鞍下馬，跪在地上講述起來。

這隊騎兵都是契丹人。金邦女眞貴族曾把有契丹族在內的漢人、渤海人等四種人編入奴籍的「猛安」、「謀克」中，以供皇族驅使。契丹人作戰驍勇卻依然受到歧視。巴格刺之妹定哥生得貌美，雖已適人，仍被完顏亮納爲嬪妃。暴君兵敗揚州，坐在大舸上悶悶不樂，定哥便把盞獻媚以討歡心。完顏亮圓睜一雙怪目，眼光在她的腰身上溜了半晌，讓她脫光衣服。定哥哪敢抗違，只得慢慢地脫掉緊身褻裙，完顏亮看着她嬌羞的側影，哈哈大笑，定哥羞愧地望着站在兩旁的將士，見巴格刺正用憤怒的目光望着自己，不由得流下淚來。完顏亮見她眼圈紅紅的，雙手捂在胸口，便走上去揪住她的長髮，像提起一隻小雞子似地扔到江中……

巴格刺帶着數十名騎士遠遁，並不想去做逆叛，只想去投奔在大漠東南興起的蒙族，遠遠離開這個天怨人怒的暴君。他們撞上完顏娜蘭問路，怕她回去對完顏亮提及逃亡之事，便想殺人滅口。那抱着巴格刺的年輕人是他的兒子。

完顏蓉聽了老軍敘述，滿臉殺氣頓時消散，有些疚意地望着已成廢人的巴格刺說：「這個巴格刺就是不會講話。你們也不必去投蒙人了，契丹人已紛紛起事反金，你們可待新君來招撫。」

「新君？」衆人一齊愕然。

完顏蓉微微一笑，點着頭說：「完顏亮嗜殺好戰、荒淫無道，已是人神共憤。眼下世宗完顏雍已在遼陽即位了，他已詔令廢掉了『猛安』、『謀克』。」

衆人雀躍高呼「萬歲」。只有巴格刺父子面上掛着一絲慘笑，不以爲然地微搖着頭。

「巴格刺，你不高興麼？」完顏蓉大爲詫異。

「完顏王妃，我巴格刺隨兩代金主征戰二十年，大限之際我倒明白了，皇帝哪有好的，只不過是性情不一罷了。世宗也許不再和宋朝打仗，那宋朝和正在興起的蒙人也許會來打我們，我還得替他去賣命。我們的身軀血肉自生來世間，原本就不是自己的了……」他的聲音越說越弱，終於瞑目氣絕。

這一席話說得完顏蓉面色蒼白，她想起十八年前在燕山下，曾和漢邦女俠蔡小婉對歷代皇帝的一番分辯。那時她們都很年輕，雖悟不出其中精深的道理，但知道戰爭出自皇帝一人身上。正如宋、金兩朝一樣，宋天子昏庸軟弱，兇悍强暴的金帝便想吞掉他的江山，反之，宋又要去征服金朝，到頭來流血的只有士兵和百姓。

那時，她們都盼着南、北同時出個像唐太宗那樣英明的好皇帝，永遠不再打仗。完顏蓉因愛戀大俠祖繼廷，便發誓不向宋軍使劍。新帝完顏雍怎麼樣呢？假若宋朝一旦興盛强大起來，驅軍征北，金帝讓我出戰，我又怎麼說呢……她斬掉紛亂的思緒，慢



慢地脫下一隻鑲滿珍珠的翡翠鐲，遞給巴格刺之子說：「不要再打仗了，待我奏明聖上讓兵部銷去你家的兵籍，世代永不應征。」

年輕人感激地叩頭痛哭。完顏蓉一聲輕嘆，催完顏娜蘭上馬，一同向揚州駛去。完顏娜蘭見到娘親便撒起嬌來，一路上叨個不停，小嘴像一隻永不收聲的百靈。誇江南的山水風物和她新學到的刺綉，對她不感興趣的采石大戰絲毫不提。

完顏蓉嘆口氣說：「南朝江山雖好，卻不是我們北國的，何苦要奪爲己有？完顏亮素有『立馬吳峯』之志，到頭來卻落了身敗名裂，折戟沉沙的下場。」

「你都知道啦？」娜蘭一縱身，跳到完顏蓉的紅馬背上，將身體依偎在娘親懷內。完顏蓉撫摸着她的柔髮，口吻略帶責備地說：「女孩兒家隨軍征戰應該麼？當初你若在船上，不被燒死也得落到江裡餵了魚，何況你又在那個暴君的眼下，我能不着急趕來麼？」

「你們都說完顏亮是暴君，這與我又有甚麼關係？他對爹爹就很好。」

完顏蓉聽女兒提到亶格圖，面色便陰郁下來，他武功卓絕，此番南征又不知有多少宋將死於他手下。「你爹爹呢？」她隨口問道。

「不知道。」娜蘭輕笑着說：「他怕是和福格姨躲到哪裡游山玩水去了。」

她側目看到娘親滿面慍色，嚇得吐出舌尖，不敢再說下去。

完顏蓉素知亶格圖擅好酒色，因夫妻不睦，也不去干涉，但福格是極其淫蕩的婦人，曾縊死身爲制度使的丈夫，盛妝自行獻君。暴君將她又賞給亶格圖，完顏蓉見她如此下作，如何不惱！她對過分天眞幼稚的女兒，感到好氣又好笑。也難怪她，她心地潔如清潭，自幼便鎖在膝下，春情尚在朦朧，那淫聞之事就更不知道了。

娜蘭的那匹白馬跑在前面，完顏蓉訝地問：「那馬尾巴呢？」

「給一個挺醜的宋將砍掉了。」娜蘭噘起嘴，訴苦似地說：「他武功高得很，可我敬佩他懂得禮儀，把我逼下馬卻不欺侮我，瞧，我披的紅氅還是他送的呢？」

「敵將送你風氅！」完顏蓉感到其中必有蹊蹺，同時也感到女兒和自己一樣，情感不僅豐富而且火熾，天眞的時代馬上就要過去了。

娜蘭果然順着娘親的思路而上，揚起小臉哼了聲說：「你別多想，憑他那副憨相，娜蘭能相中他嗎？我要是再見了他，只要給我賠罪，那我倒想讓他敎敎劍法。」然後，她把與南威的一段經歷講給完顏蓉聽，只是省了敗得狠狠的那一節。

「怎麼？他姓祖！」完顏蓉驚問，她從女兒描繪敵將的劍法中，依稀得知了那是祖繼廷天下無雙的「谿鳴劍」。

「他還對你叫姑呢！」娜蘭說。

完顏蓉的臉變得慘白，渾身顫抖起來，感到自己已被欺騙了。十八年前，她在燕山踏雪射赤兎，與祖繼廷訂下終身，雖未成百年眷侶，但每年都要到他墳前哭上幾次，不想，他却和蔡小婉有了孩子。但想到蔡小婉容貌清麗無比，祖繼廷又少年英俊，那祖南威如何就醜陋了呢，是不是女孩家一旦有了愛慕的人，便故意把人家說得一文不值？「蘭兒，他眞的那麼醜麼？」果然，女兒的回答和微微扭捏的神態證實了她的猜測。

「娘，我想他多半是不醜的，臉只是被煙火熏了。他醜不醜和我有甚麼相干的！」娜蘭的話完顏蓉再未聽進。她想到自身已委身亶格圖，怎麼還理直氣壯地去指責別人？她只是惱恨祖繼廷品行不端。若是小婉和別人結合才生下的祖南威呢？不可能，那樣誰會讓自己的兒子去做異姓後代，想到一代豪俠的祖門有了後繼之人，心中又一陣釋然。她一路上思緒萬千，使受到冷淡的娜蘭很不樂意。

這時在瓜州金帝行轅內，身披金甲的完顏亮滿臉怒容地按劍而坐，黃帷低垂，巨燭高燒，毛毡上擺着一排漆黑檀木圓盤，上面陳列着一顆顆血淋淋的頭顱，都是些因厭戰和拒戰而被殺的文武官員。

全體官員和前後兩宮的妃嬪都低眉斂目地侍立一旁，氣氛僵死、森嚴，有的人戰慄不已，都快站不住了。那些妃嬪宮娥，本來都生着一張北國女子特有的紅撲撲的臉蛋，此時都變得慘白如雪。

「還有向朕進諫退軍的人麼？」完顏亮低吼一聲，行宮被震得嗡嗡作響，兩隻鷹隼般的兇目射出陰森的光亮，在一班文武官員的臉上劃來刺去。

「陛下。」一員虎背熊腰的金將走出行列，跪在丹墀下。未等他開口，完顏亮「錚」的一聲，拔出龍盤鳳翔的青鋒寶劍，惡狠狠地問：「赫舍，你不畏死麼？」

赫舍是統軍的右大都督，和金帝一樣兇殘狠毒，曾因殺降兵、屠大宋百姓而爲宋軍列入三大惡魔之一。完顏亮萬萬想不到，他竟然也冒死進諫。

「臣斗膽，萬死陳君。」赫舍向前爬了兩步說：「我軍需急渡江進逼臨安，方能扭轉戰局，完成我主一統天下的宏圖大業。三軍將士只待聖上詔令，衆志成城，萬死不辭！」

「好！」完顏亮一掌竟將龍椅扶手拍落。他想不到赫舍竟說出這樣的話，手一揚，寶劍扔給赫舍：「朕封你爲平南王。這把劍你可上斬王侯，下誅士卒，不必稟朕。」

赫舍雙手托劍，感激涕零地將額頭叩出血來。衆人各自膽戰心驚，都知道這赫舍是完顏亮第二，心地行爲

不亞於暴君。

「明日渡江！」完顏亮充滿信心地高呼一聲，然後擁住身旁面目嬌嬈的偏妃福娘，轉入後帳去了。

* * *

赫舍趾高氣揚地傳令各營三更埋鍋造飯，五更殺牲祭江，然後大張旗鼓地渡江來。衆將士知道此舉是破釜沉舟，勝敗難卜，不禁怨言四起，赫舍連殺四將，才穩住軍心。

月亮偏西時分，完顏蓉母女騎馬走進轅營。金兵認得完顏蓉王妃，都躬身施禮，不敢擋阻，放她們直向中軍完顏亮的行宮奔去。

「那兩人是誰？」赫舍聽到馬蹄聲，自營帳走出，看着完顏蓉母女遠去的背影問。

「是完顏蓉王妃和公主。」金兵的話音剛落，赫舍便說「不好」，顧不得去牽馬，疾步追上去。他知道金帝垂涎完顏蓉已非一日，完顏蓉與皇帝有殺父之仇，起初只是躲着，後來竟公然抗上。這次她遠道而來，竟不尋丈夫亶格圖，却向行宮奔去，若非圖謀君主，難道是自投虎口麼？赫舍想到此處，急得大汗淋漓，雙足如生風一般急奔。

黃龍大帳裏傳出一串福娘尖細的蕩笑聲，完顏蓉踟躕一下，緊蹙雙眉地攔住娜蘭，她不願女兒純淨的明眸投上淫蕩的醜惡景象。

「蘭兒，你就在這裡等候娘親。」

完顏蓉語出人起，直接來到毡篷外，用劍劈開門簾衝了進去。

她看到福娘赤裸着身體臥在紅氈上，衣履遍陳於地，却看不到完顏亮的身影，便用劍逼住福娘問：「暴君哪裡去了！」福娘顫抖着身子，用手向後指去。

完顏蓉罵了一聲：「你這殺害我朝嫡母皇太后的淫婦！」長劍一晃，青光閃處，福娘兩隻豐腴的玉手飛了出來，濺着鮮血的四枚金鐲叮叮噹噹地打在香檀龍榻上。完顏蓉又用劍在她臉上劃了數下，福娘銀盤似的臉頓時變成肉球血團。

完顏蓉痛恨福娘是有緣故的。她原是皇太后的侍婢，早和完顏亮私通。完顏亮殺宮篡位後，她又讓丈夫把自己當成禮品奉獻暴君。福娘做了皇妃後，每每進讒言，說太后有廢立意。她親手持繩勒死太后，暴君竟焚母棄屍滑水中。福娘還爲完顏亮選集朝野美色，完顏娜蘭就是她告知給暴君的。

完顏蓉挺劍正要闖入後帳，身披甲胄的完顏亮手握金龍銜珠刀跳了出來。完顏蓉見他衣甲齊整有些納悶，一眼掃見後帳黃帷後擠着一堆裸身男女，便明白了。她怒不可遏地高呼：「好個荒淫透頂、無恥絕倫的暴君！」一劍向完顏亮斬去。

完顏亮金龍刀上的珠子是精鋼鑄成，刀身上附着四條小龍，每條龍口





裡都含着一粒，不知何時便飛出傷人。完顏蓉的劍鋒一觸上金龍刀，便感到臂腕酸痲，她暗驚暴君內功精湛，不由彈跳開去。若論完顏亮的武功，數招之下便可取勝，但他一反常態地並不震怒，金刀呼地收回，狂笑一陣說：「論天下武功，朕只是佩服亶格圖，可惜他已死，不能來幫你了。」

「亶格圖死了！」完顏蓉慌亂之下，被金刀彈出的兩枚鋼珠打中長劍，拿捏不牢，被震落在地上。她剛要躬身去拾，却被完顏亮用脚踩住，說：「美人兒，你是北國第一絕麗之人，朕對你朝思暮想，一識你芙蓉之面，六宮粉黛皆成糞土。只要你依朕，打過江去，你便是天下的皇母……」

氣得面色蒼白的完顏蓉未等他話盡，猛啐一口，又猛揮雙掌打去。完顏亮非但不避，却挺胸去接。完顏蓉雙掌一觸上他胸甲便被吸住，她失聲叫出：「吸力綿功！」

完顏亮扔下金刀，牢牢地抓住她的右腕，瞇着兩隻色迷迷的眼睛猥褻地說：「妳從還是不從？」

「無恥的暴君，我寧死不從！」完顏蓉再想怒罵，却聽帳外響起刀劍碰擊之聲，只響數下，便聽到娜蘭高呼：「娘，快來救我！」

完顏蓉爲强敵所敗，直急得血湧頭頂，剛喊出一聲：「蘭兒」，就見娜蘭被赫舍扭着雙臂推入帳內。一羣握刀挺矛的內侍也擁進來。

「完顏蓉，你要是誓死不從，朕自有妙法。」他冷笑一聲，對赫舍說：「你將娜蘭小姑娘的衣服一層層剝光。」

娜蘭見赫舍毛茸茸的熊掌自背後伸到自己胸前，嚇得尖叫起來，喊：「娘，救救我……」完顏蓉趁暴君不備，那脚猛踢娜蘭心窩，她自知無望救女，便想讓她留着清白的身子，不被侮辱死去。

誰知赫舍早有提防，驀地將娜蘭高高舉起。完顏蓉一脚踢空，身體失去平衡，暴君輕輕一拽，「嗤」的一聲，將她的長裙扯落一條。

「你把娜蘭放了，我，我答應你。」完顏蓉雙目噴出火來，怒視着完顏亮。

完顏亮仍抓住她的手腕，哈哈大笑說：「我誰也不放！」轉身對衆侍衛說：「替朕將她們的衣服剝下！」

「祖大哥，救救我……」娜蘭一急，竟喊出祖南威的名字。完顏蓉望着女兒，兩眼流出清淚，暗嘆：「縱然神靈降此，也難救我母女了！」

可惜完顏蓉縱然有一身逸羣的武功，却不堪完顏亮一擊，她痛悔當初低瞧了這貪酒好色的暴君。

「娜蘭，咬斷舌根……」她絕望地慘呼一聲。

* * *

「娜蘭妹子，祖南威來了！」一聲清嘯，南威像隻青雁飛進帳內，在空中揮劍連連砍倒數名金兵，長劍像道彩虹砍向完顏亮雙臂。

完顏亮不得不鬆手避劍，完顏蓉趁機拾劍疾刺赫舍。赫舍丟下娜蘭舉劍去迎，兩人鬥在一起。

完顏亮身形疾快，在南威凌厲無比的劍招下游身四走。南威只見一團黃光晃動，屢屢刺空。這時，一名金兵將龍刀遞過，被南威揮劍砍倒，但刀還是被完顏亮躍身接住。

他手中有刀，便神威無比。刀劍相交，南威被震得退後一步，好在他內功深厚，長劍不致脫手。完顏亮罵了句「蠻子！」金刀一晃，兩粒鋼珠打出。

只聽「噹噹」兩聲，鋼珠被金簫擋住。破帳而入的小婉使完顏亮十分震驚，他用刀格住疾探二目的金簫，「啪！」兩人的器械全落在地上。完顏亮暴喝一聲，一個「鶴衝碧霄」，從帳頂蹦了出去，小婉拾起金簫飛身跟上。

南威怕娘親有失，一連刺翻十數名內侍高手，想奔出帳去。他對正和赫舍鬥得難解難分的完顏蓉母女說：「完顏蓉姑姑，你們能料理得了他麼？」

「他就是祖南威？」完顏蓉側目掃了南威一眼，雖是片刻工夫，赫舍卻緩出手來，閃電般地連刺數劍，娜蘭尖叫一聲，被刺中手腕，長劍落在地上。

高手交刃爭鋒，生死繫於一髮之間，不容分散半點心神。赫舍使的是自蒙古傳入的「大漠」劍法，完顏蓉本不認得，只靠敏捷的身步，靈活的眼神及一副應機善變的頭腦，才和他拆了十數招。突然，赫舍的龍盤鳳翔劍抖顫起來，勁風凜冽，完顏蓉只見眼前飛舞着無數顆銀星，一時辨不出劍鋒所指何處。她也只是揮劍挽花自護，連連倒退，娜蘭也並肩站在娘親身旁，東一劍，西一劍地亂刺。頃刻間，完顏蓉母女的長劍被削成數截，原來這龍盤鳳翔劍也是一件削金斷玉的寶物。

南威見完顏蓉母女危在眉睫，挺劍插入，施出「谿鳴劍」第九式「奔蠶」，在赫舍和完顏蓉母女之間架起一道劍墻。

性烈如火的赫舍平地跳起，雙手握劍直對南威頭頂劈落。這是「大漠」劍法的絕招「孤城落日」，取唐代高適「燕歌行」詞意。這一劍招貌似笨拙，像是要以蠻力勝人。如果一般劍客見到這奔雷挾電似的劈劍，便會避其鋒芒地偏身躲過，那樣，便必敗於後招「大漠窮秋」。因劈劍中途變作滑劍，然後去橫削敵手任何部位。

南威哪知道這些，見他窮兇極惡的模樣，心中很是氣惱，偏不去躲，舉劍上迎。兩人都將內力凝聚劍上，只聽裂石般的一聲巨響，兩劍在空中相遇，迸出一羣燦爛的金星，紫嗜劍

和龍盤鳳翔同時震斷。

兩柄絕世稀寶的神劍兩敗俱傷，永絕人寰。

兩人都被震倒在地，赫舍的嘴角已淌出鮮血，南威也五內欲裂地感到一陣翻騰，他痛叫一聲：「紫啫劍……」翻身撲向赫舍，雙手緊緊掐住他的脖子，直到十指摳入喉嚨。

「南威賢侄，請起吧，他已經死了。」完顏蓉知他痛惜寶劍，上前輕聲勸說。

南威兩眼發痴，蟒龍翻身般跳起，舉掌向一羣呆若木鷄的金兵頭上拍落，「噗噗」聲連綿不絕，十數名金兵的腦袋綻開血花。

金兵呼號着奔出帳外，南威正要追擊，被完顏蓉厲聲喝住：「南威賢侄，你這是英雄所爲麼！」南威這才恢復理智，頓着足嚎啕大哭。

「你不知道，那是我父親的神劍，世上只有這麼一柄。」南威抹着淚說。

「我怎麼不知道？」完顏蓉目光黯淡起來，沉重地說：「那祖繼廷大俠的紫啫劍是寶物，可我朝的龍盤鳳翔劍也是神品，當年太祖正是用它驅師滅遼的。如今南北二劍毀於一旦，只怕兩國自此漸衰，氣數要盡了。」她長長地嘆了口氣。

「娘，」娜蘭睜着兩隻膽怯的大眼睛，瞧了南威半晌，輕輕拽着完顏蓉的衣袖問，「那劍既然是歷代皇帝的佩身寶物，暴君怎麼把它送給赫舍使呢？」

完顏蓉沉吟半晌說：「誰不知道赫舍是個武功卓絕，能統三軍的元帥？眼下軍心浮動，早萌叛意，完顏亮贈劍是想讓他扶持全軍，赫舍帶着這柄劍，禍也就不遠了。」

「這是爲甚麼？」娜蘭問。

「你不懂得，帝王越是重用的人，往往又是他最不放心的人。歷代都是如此，這叫『用將一時』。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也正是這個道理。」她說到這裡，突然想起追趕完顏亮的小婉，忙說：「南威，咱們快去幫你娘親。」

話音剛落，只聽帳外響起揚揚沸沸的人聲，三人出帳看時，不由倒吸一口涼氣。無數披掛齊整的金兵將士，象一堵城墻，呈半弧形地圍住大帳，黑壓壓地望不到盡頭，都默默無聲地站着，各種兵器在曉月下閃着寒光。

赤手空拳的完顏蓉慢慢走上前去，運內力於喉，聲調平和卻傳得很遠：「我是完顏蓉。我是刺殺暴君來的，你們若想殺我這個謀君的叛臣，就請動手。不過，這兩個孩子要放走。」

「哼！」南威低聲說了一句，「我就那麼怕死？」

衆軍都向前跨一步，仍然默不作聲地望着被圍在核心的完顏蓉，朦朧的月色中看不清他們的面目，只能依稀辨出前排人的瞳孔裡閃着憤懣的光芒。

「我告訴你們。世宗完顏雍已在遼陽即位，他才是個英君明主。」完顏蓉見人羣中一陣騷亂，停頓片刻又說，「他已詔令停止征戰，準備遣使宋朝議和了……」

她話猶未盡，衆軍像波浪似地跪倒，三呼世宗萬歲。兩名金將振臂高呼：「殺了海陵王！」衆將士都紛紛舉起兵械，呼聲像瓜州畔的大潮。

完顏蓉才明白他們的來意，一時激動得熱淚盈眶，她知道兵士雖因屠殺漢民爲宋人切齒，被罵作虎狼之徒，但將帥若無狠心，士兵決無豺性。他們爲皇帝所驅使，糊糊塗塗地死去，拋下牧鞭、妻兒和被牛糞火盆烤得暖烘烘的帳篷。他們不想做皇帝，也不想貪人家的江山，卻又無可奈何地爲一人賣命，完顏蓉不由得同情起他們來。她對着衆將士深深拜倒。

南威四處搜尋着完顏亮，運功潛聽，知道沿江數里之外似有搏擊之聲。他挺劍奔去，將完顏蓉母女帶領的一羣金兵遠遠甩在後面。

江堰上，完顏亮用雙掌正和小婉的一支金簫拆招。小婉已是汗流浹背，因暴君身穿用金烏絲織成的甲冑，又施出吸力綿功，金簫難以打穴和代劍砍殺。他雖立足不敗之地，但小婉又不能放走他，暗想，如有紫啫劍便能挑開他的烏絲金甲。

完顏亮是金國武林第一高手，若





不丟失金刀早就贏了小婉。他打的是「三摩禪多」掌，這本是威力無窮的禪修氣功，强調「有心無心」、「有漏無漏」和「染與不染」的「靜慮」修爲。完顏亮雖早年練成，但因欲念太熾和荒淫無度，這神力無比的獨門功夫早成漏油之燈，已經今非昔比了。

小婉見無計置他於敗境，心裡正在着急，忽見南威挺劍疾至，便高喊：「威兒，快刺！」她知敵手內功和自己不分高下，便舉掌與他雙掌相交，不惜內力被吸走，想贏得時間，讓南威一劍斃敵。小婉覺得內力像湧泉般被敵手吸去，幾十年修爲廢於一旦的念頭陡然昇起。她咬牙堅持住，狠狠盯住完顏亮那雙兇惡、狠毒的眼睛。

「砰、砰砰」，南威一連數劍猛刺他心胸，卻被彈回，最後一擊，長劍竟被震斷。

「不是紫啫劍。」小婉驚呼一聲，雙臂一抬，仰面倒下。南威飛奔過去，「娘」字剛出口，完顏亮巨掌向他頭頂拍落。

南威躲閃不及，眼看要命喪當場，只見兩點紅光直向完顏亮二目奔來，他回手去抓，原來是兩粒石子。南威趁機抱着娘親滾向一旁。

一個黑影無聲地掠來，用奇快的手法一連打了完顏亮四個耳光，聲音清脆得像是打着響鞭。

「王松師叔！」南威驚喜地呼出聲來。

玉松黑袍飄動，像是一團旋風將完顏亮圍在裡面，誰也看不出他打的是那路掌法，只聽「斯拉」一聲，完顏亮的護胸甲被扯掉。王松哈哈笑了幾聲，向後縱開，完顏亮卻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只有小婉看到了，王松用閃電般的手法點中了暴君前胸屋翳、膻中等穴道。她深嘆王松的蓋世武功。

完顏蓉已帶着兵將趕來，見完顏亮如殭屍般地站在那裡，手提長劍慢慢地走過去。

小婉也握着金簫，從另一側走來。兩個南北相敵之國的女子默視了一下，同聲長嘯，簫、劍一劑戳入完顏亮的胸膛。

完顏亮口噴鮮血，兩眼竟流出淚來。他被兩股强勁的力量推轉了身體，面向長江，目光呆滯地望着彼岸的燈火，長吼一聲，張臂仆倒在地上。

兩個女子都呆呆地望着這個絕倫千古的暴君，心中同時昇起一個念頭：千古帝王，元兇豪傑，豈能不死？開百代基業，圖一統天下，統統不過是一場春夢，死者已矣，如雲煙飛逝，長江依然滔滔萬古流。

金兵見暴君已死，都默默地站在那裡，像是爲着一幕悲劇而感傷嗟嘆。

「你們把他送回國去。」完顏蓉指着完顏亮的屍體說：「替我稟奏聖上，將他按王侯之禮安葬，不管如何，他好歹是完顏家族的一代帝王。」

衆兵將慢慢地回去了，這時天上飄灑起雨絲，長江上一片水煙蒼茫。

「完顏蓉姐姐，一別十八載，你還是那副模樣。」小婉對完顏蓉誅殺暴君之舉深爲敬佩。

「是嗎？」完顏蓉佇立在江堰上，晨風拂起鬢旁的一綹頭髮，臉上浮起悲淒的苦笑。

「威兒，還不來拜見姑娘。」小婉說。

南威忙上前拜倒，完顏蓉却把身體偏過，冷冷地說：「這可不敢當。」

小婉一陣茫然，但馬上便醒悟了，笑着說：「蓉姐姐，你可委屈妹子了。南威並不是我的親生骨肉。」

「怎麼，他不是你和祖……」完顏蓉扭過頭來，驚愕地睜大眼睛。當她聽到小婉的述說，上前握住她的手說：「是姐姐錯怪了妳。」

小婉慢慢地低下頭去，眼中噙滿淚水：「祖繼廷是一代英豪，不能沒有後代，我要是眞心喜歡他，就不能不這樣做。」

「眞心喜歡他……」完顏蓉不住地重複這句話。突然，她眼裡閃出異樣的光芒，意味深長地說：「好妹子，我也是眞心喜歡祖大哥，但我缺少你們南朝女兒的堅貞，竟屈從委身於亶格圖。爲我對繼廷的一片情意，爲我們南北永息干戈，我想把蘭兒配給南威……」她拉着小婉的手沿江信步而行，商議着一對小兒女的婚事。

完顏娜蘭見南威不來理睬她，只是和王松在遠處親親熱熱地交談，心中老大不樂意，一個人坐在地上，用拔下的萱草編起花環來。

「王松師叔，你的那套『無心掌』法能教我麼？」南威對他擊斃完顏亮的那套掌法，極爲羨慕。

王松收回停留在小婉倩影上的視線，嘆口氣說：「我不教你，難道還要帶到棺材裡去麼，不過，『無心掌』，只有『無心』人能習練，否則也是『有作開其始，無爲成其終』。」

「難道師叔就是『無心』之人麼？」

王松聽到這句話，心頭一顫，欲言又止。

這時，完顏蓉和小婉笑嘻嘻地走過來，完顏蓉拉着女兒的手說：「蘭兒，快去見過你南威大哥。」

「他削掉了我的白馬尾巴，又那麼驕傲，我才不見他呢！」娜蘭噘起小嘴，埋下長長的睫毛。

「你那麼怨恨他，爲甚麼臨危之際，還喊人家的名字？你不是還要和他學武功麼？」盡管完顏蓉滔滔不絕地說着，但她仍是一副懶洋洋不睬的神態。娘親素知女兒的稟性，和自己年輕時一樣，高傲中又有一點驕矜。

「那好，咱們走吧，永遠不見他，省得把我姑娘氣壞了。」完顏蓉拉着娜蘭就想回走。

娜蘭輕輕抽出手說：「那好，見就見，這也沒甚麼了不起，我可是衝着

娘親妳。」完顏蓉不禁暗笑。

「南威大哥。」娜蘭邊走邊說：「你削掉我馬尾巴的事咱就一筆勾銷，我佩服的只是你的武功。」說着，「噗嗤」一笑，露出閃亮的貝齒，桃腮上泛起淺淺的花靨。她用那雙明澈、黑漆漆的眼睛，似怨非嗔地望着呆憨的南威。

由於南威剛才聽了娘親的一番言語，心中掀起的波瀾還未平息，見到娜蘭自然有些慌亂，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娜蘭妹妹，你說我武功好麼？可我盡吃敗仗，上次我遇到亶格圖，若是沒有一位前輩援手……」

「甚麼！是你殺了我的父親！」娜蘭尖叫一起，向後躍開，死死地盯住南威。在場的人都駭然吃驚。

娜蘭抽出佩劍，怒叫一聲便疾刺，南威左躲右閃，一連避過她連綿不絕的殺招。

起初，完顏蓉只是呆若木雞地站立着，突然仰天長呼：「天啊，亶格圖竟死在自己的女婿劍下！」雖然夫妻不睦，但畢竟曾做過比翼的鴛鴦，並蒂的蓮花。想到他當年爲自己，曾擅自脫離前線，回燕山比武受傷致險被軍法處置的情形，不禁噓了一聲，抖劍搶入，母女一齊攻擊南威。小婉一時不知所措。

南威心頭火起，「錚」的一聲，將娜蘭的長劍彈出手去，又用兩指揑住完顏蓉的劍身，高聲說：「不錯，亶格圖是我殺的。我不殺他，他就要殺我。他不死，便要有數人死於他手。他那殺將刻記的耳環，難道你們母女就不知道麼！」

完顏蓉長劍落地，掩面哭泣起來。王松走過，神情嚴峻地說：「完顏公主，在下有一言陳稟。亶格圖嗜殺成性，助紂爲虐，本早當一死。當年令尊陳王完顏希尹謀害祖繼廷，這自是一筆血債，不是妳一腔兒女之情所能償還的。」

他又轉向娜蘭，言語沉重地說：「娜蘭姑娘，南威之父被你外祖父所害，而你父又被南威所殺，世人道此是因果報應的天意，其實這是南北爭戰，南之昏君，北之暴主所造成的。只是亶格圖一劍便關係我南朝名將九十三名冤魂，他們的妻子兒女若都來找你清算這筆血債，縱使你千萬根長髮皆化作利劍，怕也是難以抵擋的。」

「完顏公主，你本是知禮尙義之人，誅暴君、息戰亂一擧將彪炳青史，爲甚麼落到自家身上就想不開了呢？」王松又道。

完顏蓉止住哭泣，點着頭說：「大俠說的是，只是他不該喪命在南威的劍下。」

王松長嘆一聲，再不願說甚麼。

娜蘭挽住完顏蓉的手臂說：「娘，咱們走吧，這殺父之仇，我是一定要報的。」

完顏蓉摸着女兒的頭髮，嘆息了半晌，對小婉說：「婉妹妹，蘭兒尙小，還不明白事理。三年後，她自會來尋你們的。」

小婉望着她們母女漸漸遠去的身影，一時百感交集，縱有滿腔話語不知從何說起。

南威拾起娜蘭扔在地上的花環，悵然若失地望着遮住娜蘭身影的晨霧，喃喃地說：「我殺得不對？我殺得不對嗎？」

「南威，你殺得對。」王松語氣堅定地說：「賢侄，個人的生死恩怨，比起國耻要小多了。」

「威兒，你師叔說得對。」小婉慈愛地望着南威：「爲娘知道你喜歡娜蘭姑娘，若有緣自會有相聚之日。」

「娘親的話孩兒記下了，只是那紫嗜劍被我毀掉，唉……」南威狠狠地跺着脚。

小婉聽了他的敘述，緩緩地說：「那是神物，當歸天啊！紫嗜劍與龍盤鳳翔劍同毀俱亡，若南北從此永息干戈，百姓再不受兵災之苦，倒也不失爲一件好事。我是信天命的人，劍雖爲兇器，但每朝每代却不能沒有威震四夷的貫虹劍氣，我怕是南北二劍同折一旦，兩國從此要衰敗了。」

她沉思半晌又神色庄嚴地說：「但是威兒，你就是一把劍，亂世兵火已把你鍛鍊成一把紫嗜劍了。爲娘不帶你回川中三峽了。現在正是你立業揚名的時候，咱祖門代代忠良，自祖逖至你父繼廷，都是精忠報國的英雄。」

「孩兒不知是投奔哪裡去。」南威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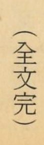
王松說：「朝廷的軍營是去不得了。你去投奔河北義軍，首領王友直是我的胞弟，現在正與山東耿京、李鐵槍合共一處，共圖收復失地的大業，你拿着它。」他將一枚金錢遞給南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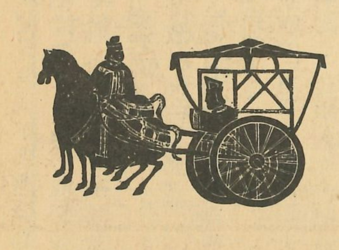
小婉感激地望着王松，說：「大俠三救南威，不知讓小婉怎樣感謝才好。」她以江湖上的禮節，對他深深長揖。

王松望着她，慢慢地搖着頭，抑住心底如潮的情感。

小婉撫摸着南威的頭髮，慢慢地整理着他的衣衫說：「去吧，爲娘吹簫給你送行壯色。」她坐在江堰的青石上，嗚嗚咽咽地吹起洞簫，那悲壯的音調久久的蕩在萬里大江之上。

南威的身影漸漸遠去，也漸漸不見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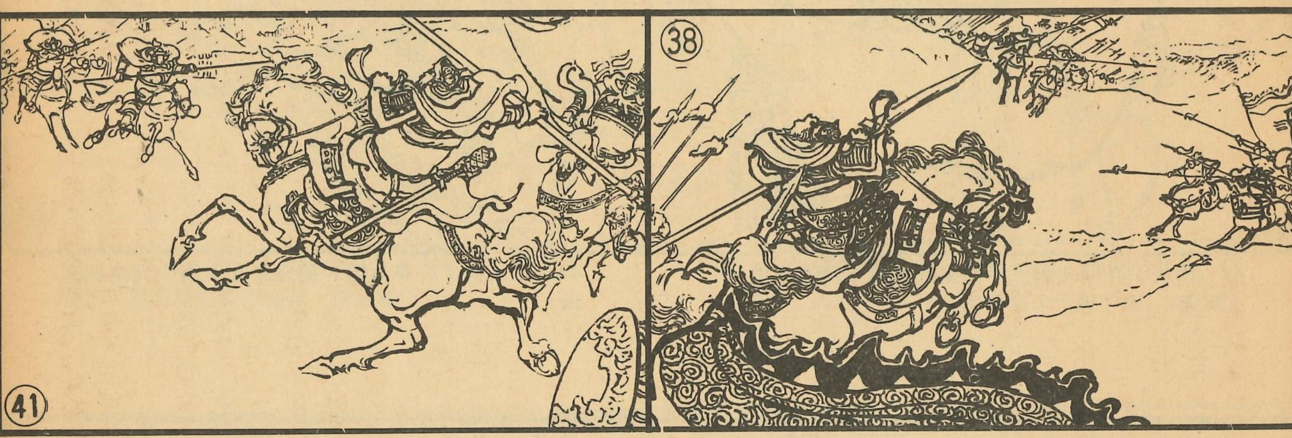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七

# 空城計（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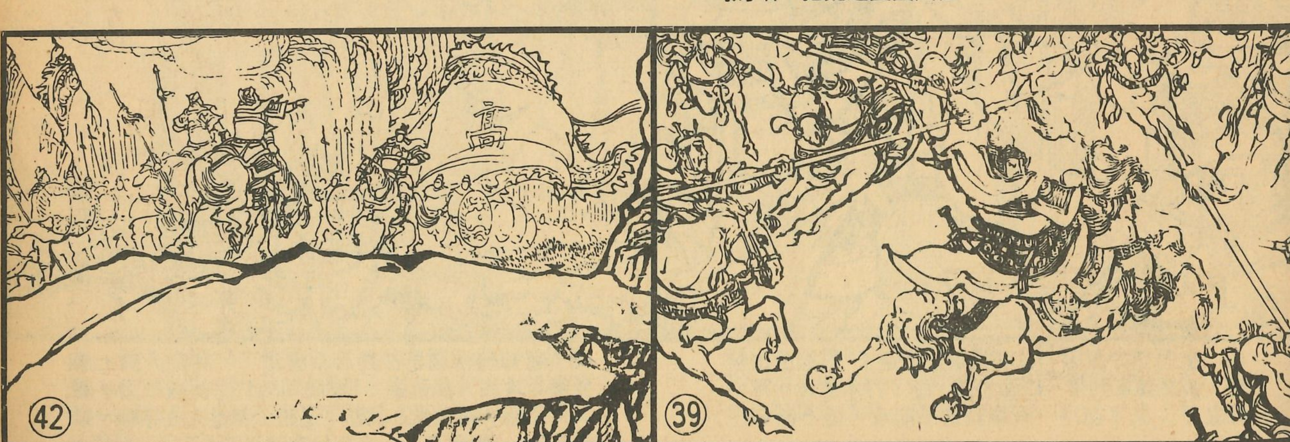
37　魏延放過馬謖，揮刀縱馬，直取張部。戰了幾合，張部回軍退走。

40　天明時候，王平領兵殺進圍中。魏延喜道：「我得了性命了！」便與王平合在一處，殺出了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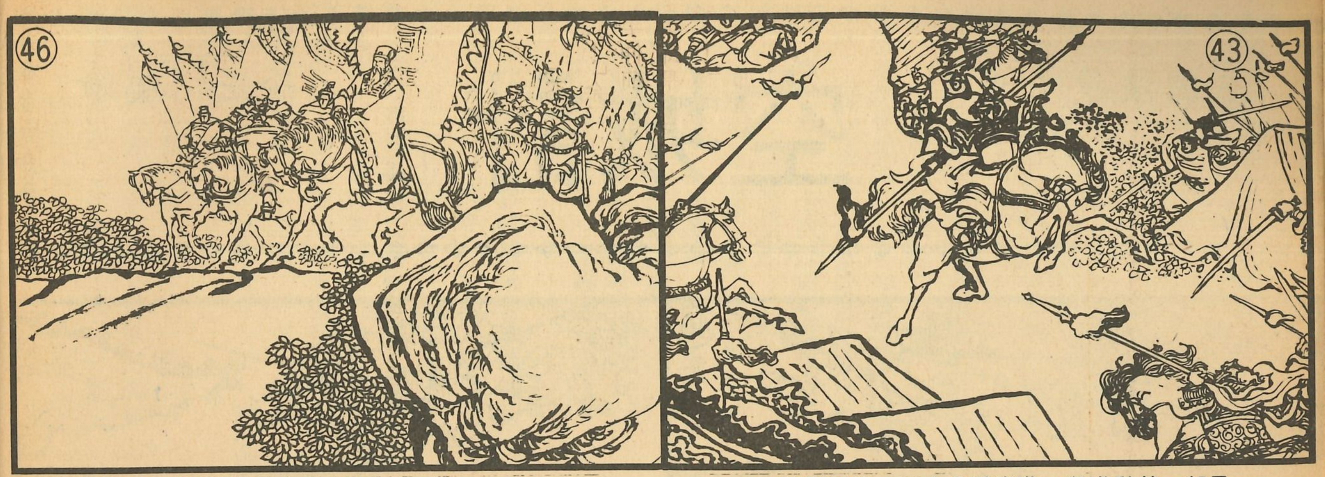
38　魏延要奪回街亭，便領兵趕去。趕了十餘里，只聽見一聲炮响，殺出兩路伏兵：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把魏延團團圍住。

41　二將奔回本寨，只見寨中都是魏兵旗幟；申耽、申儀大開寨門，殺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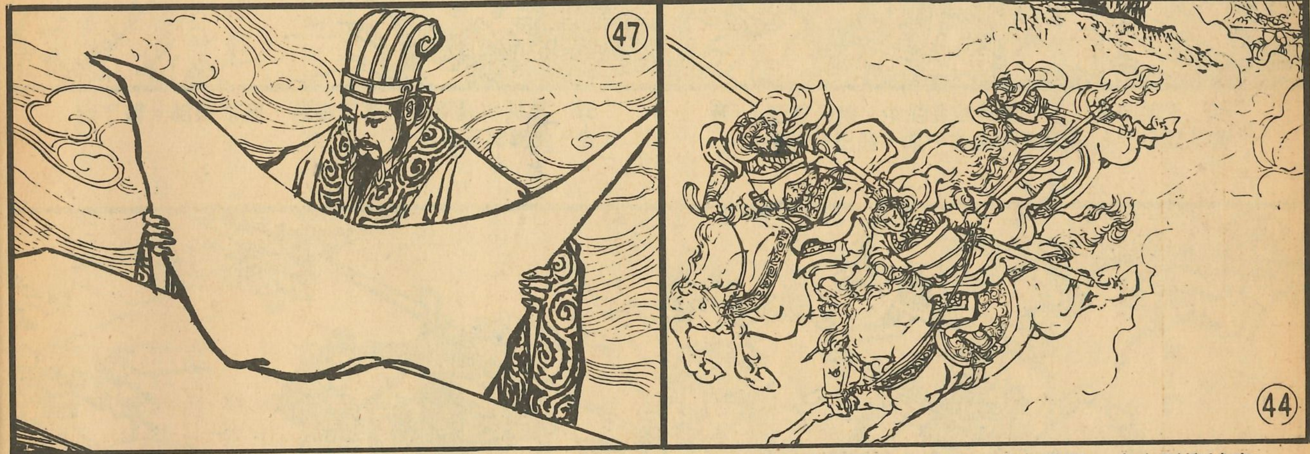


39　張部又回頭殺來，三路兵把魏延圍得鐵桶一般。魏延左衝右突，不能脫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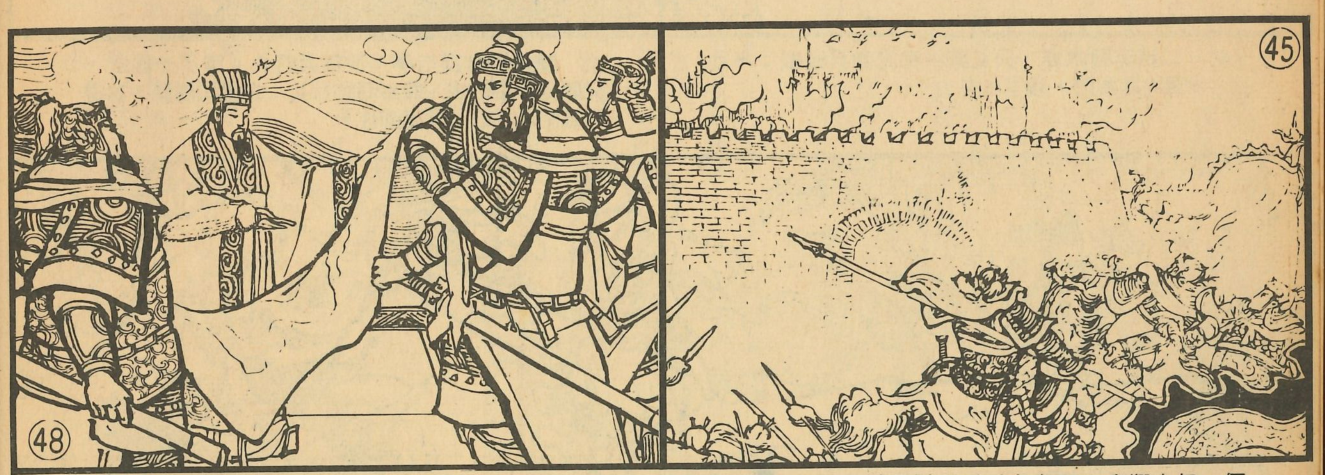
42　魏延與王平衝開一條血路，投奔列柳城來，路上遇到高翔帶兵前來救應。三人商量一下，決定當天晚上去劫魏營，奪回街亭。



43　等到天晚，三人分兵齊進，殺進魏營，却是一座空營，便慌忙退出。忽然一聲炮响，幾路魏兵衝出，把蜀兵重重包圍。



44　三人折了許多兵馬，衝出重圍，直向列柳城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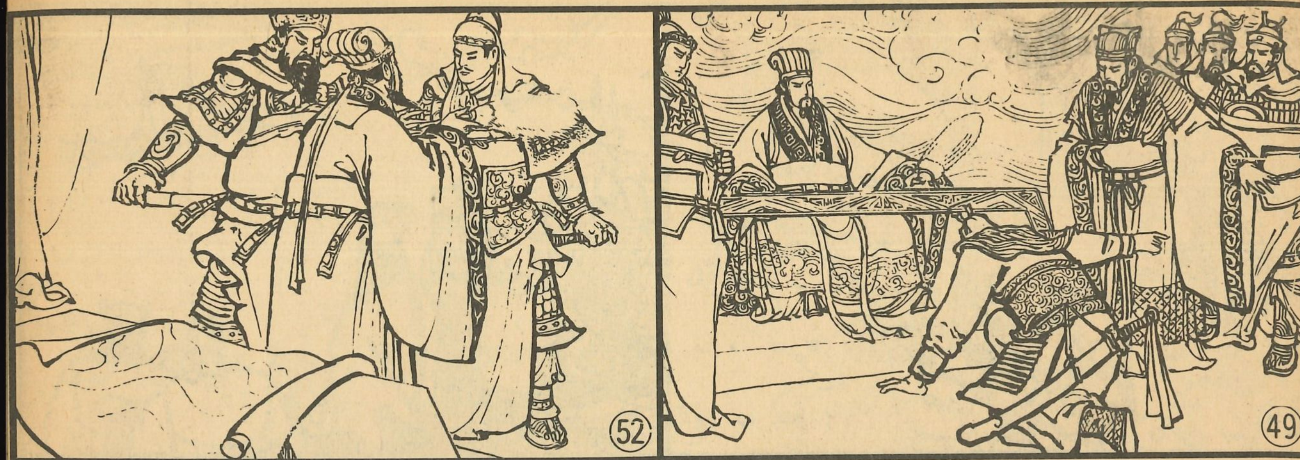
45　哪知列柳城早被魏兵乘虛奪了。高翔大怒，便要領兵攻城。魏延道：「要防司馬懿分兵去取陽平關。失了陽平關，我軍就斷了退路，還是先去守關，以免差失。」便與王平、高翔投奔陽平關去了。

46　司馬懿得了街亭和列柳城，探到蜀軍在西城屯糧，便帶領十五萬大軍，從斜谷向西城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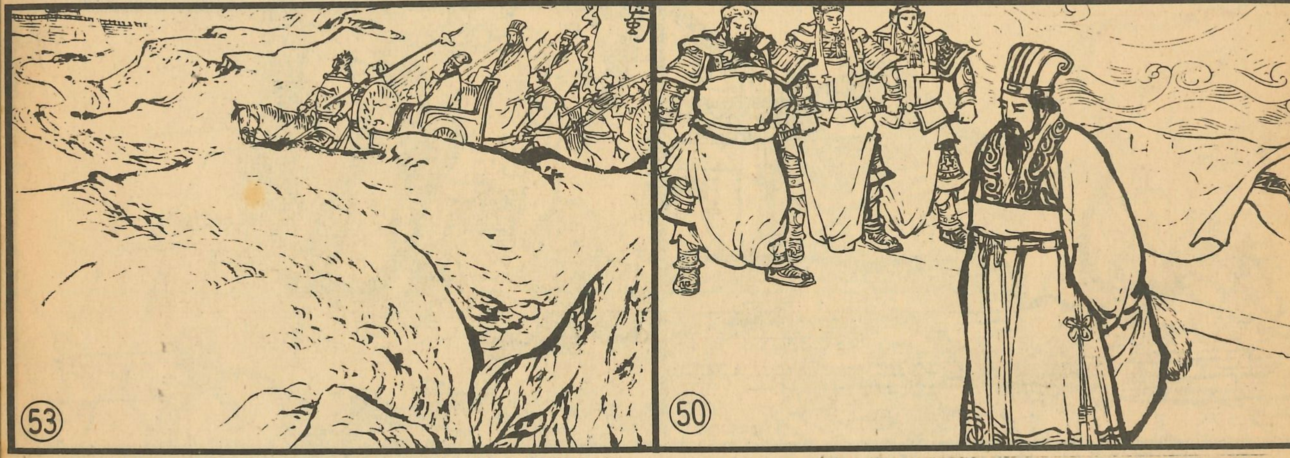
47　再說，孔明接到王平送來的地圖，打開一看，大驚道：「壞了壞了！街亭完了！」

48　衆將請問原因，孔明指着地圖道：「馬謖上山紮營，倘然魏軍到來，四面包圍，斷了打水道路，軍心就亂了；失了街亭，我軍就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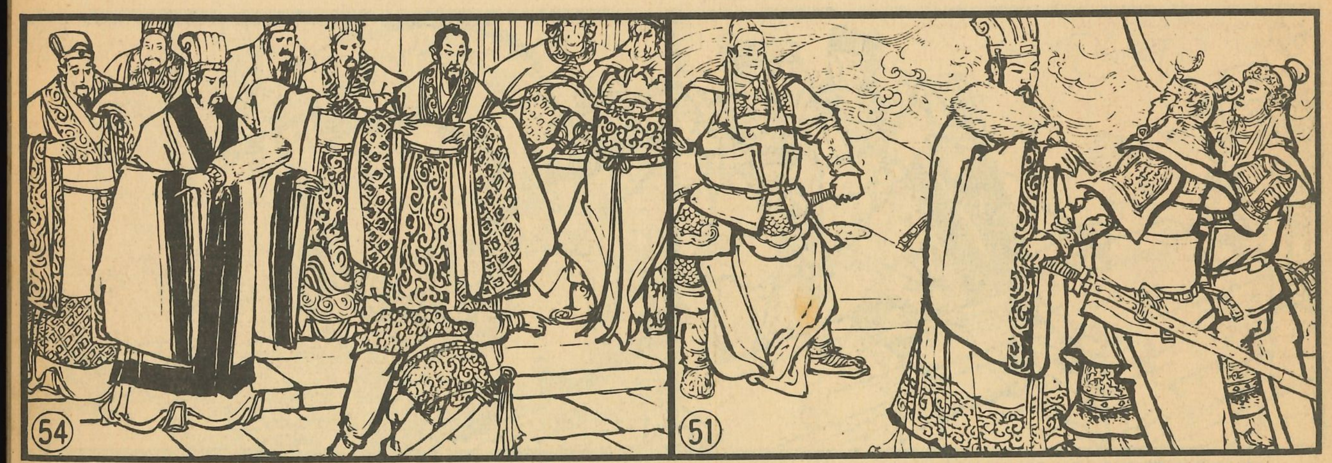




49　長史楊儀道：「我願代替馬謖去守街亭。」孔明忙把安營方法，一一吩咐他。楊儀正要動身，忽然探馬報到，說街亭，列柳城都被魏兵奪了。



50　孔明跺脚長嘆道：「大事去了！這是我用人不明的緣故！」



51　他急忙喚來關興、張苞，吩咐兩人各帶三千人馬，到北山埋伏，遇到魏兵，只許擊鼓吶喊，不許出戰；等魏兵退走，便到陽平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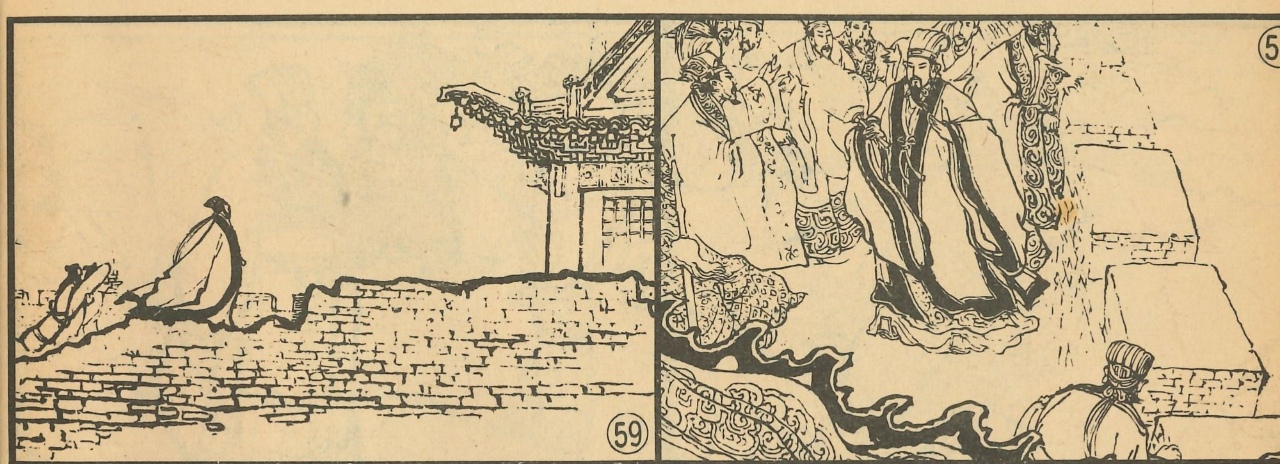
52　接着，傳下密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準備退兵。又派姜維、馬岱斷後，埋伏在山谷中，等大軍退完了，才收兵回陽平關。

53　孔明安排完了，看看只剩下五千人馬，便親自帶了，到西城去搬取糧草，運回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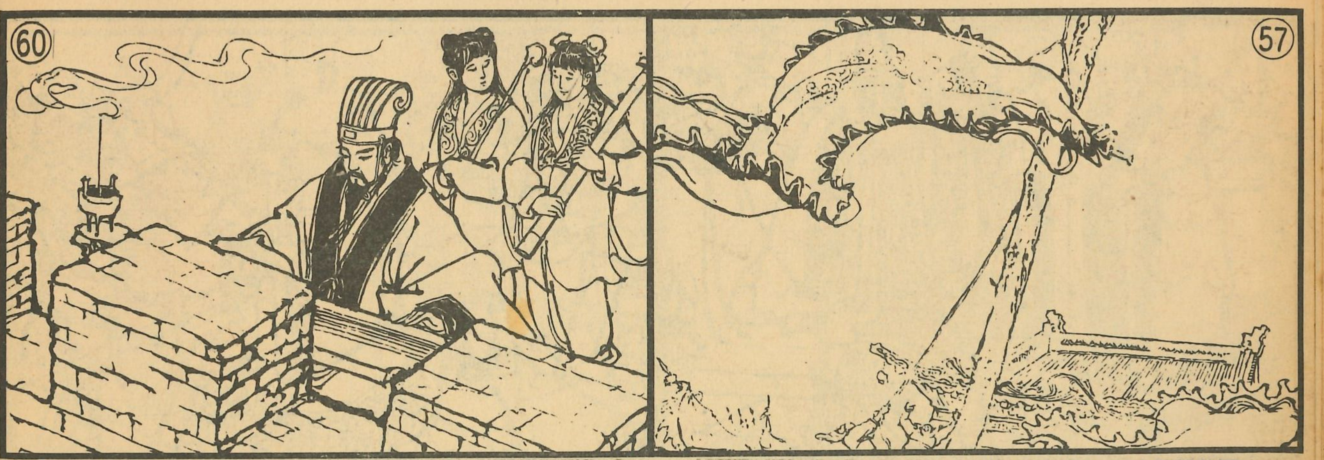
54　到了西城，孔明剛分撥一半人馬，運出一批糧草，忽然探馬報到，說司馬懿大軍來攻西城，離城不到十五里了。這時孔明手下只剩一些文官，聽了探報，都驚慌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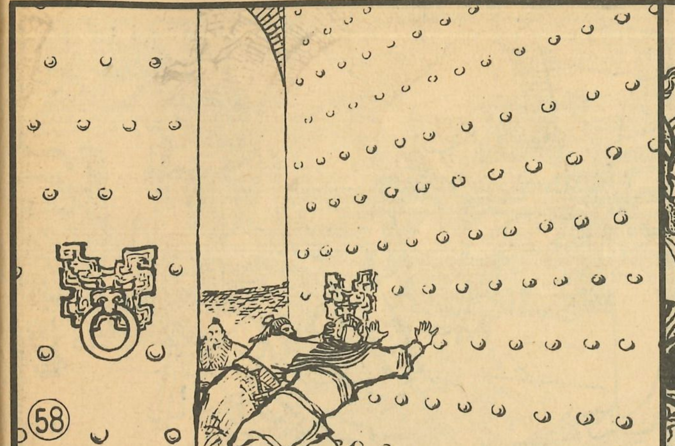
55　孔明沉思片刻，便領衆官走上城頭探望，遠遠望去，果然塵土飛揚，魏兵分兩路殺來。



56　衆官紛紛議論，有的主張調回關興、張苞、馬岱、姜維，抵禦魏兵；有的主張棄了西城，退回漢中。孔明微微笑道：「不必驚慌，我早埋伏下十萬雄兵，在這裏等候司馬懿。」



57　衆官十分驚疑，孔明卻傳下命令，叫兵將收下城上旗號，各自隱蔽，不許亂走亂動，不許高聲說話，違令的要按軍法處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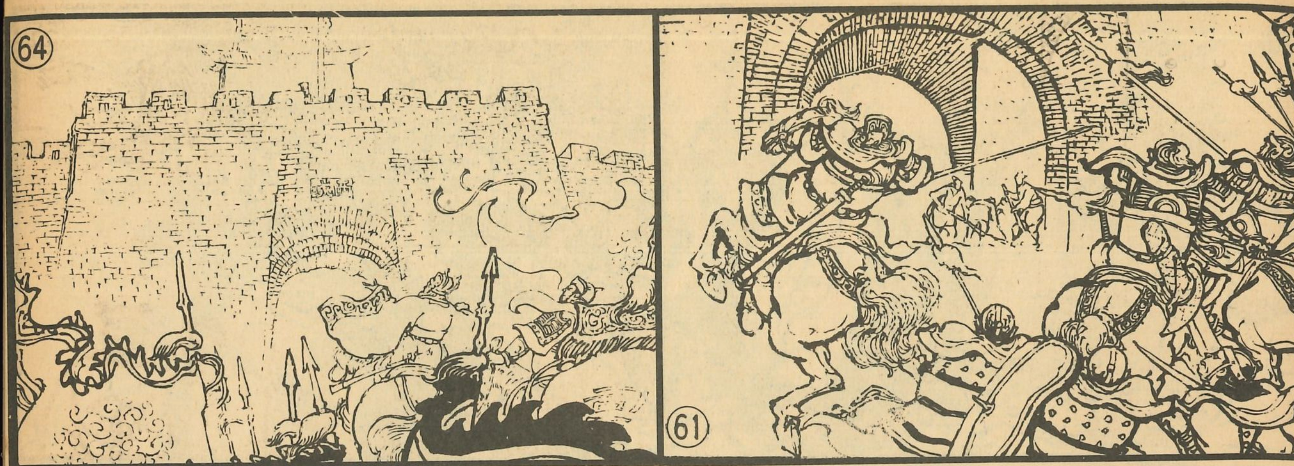


58　又傳令大開四門，挑選幾十名老兵打扮成百姓模樣，去城門口打掃街道，叮囑道：「魏兵到來，不許慌張，自有我指揮雄兵抵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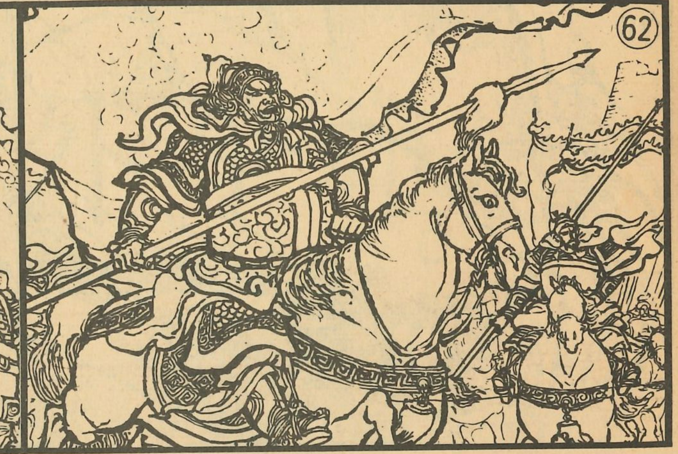
59　他叫兩個童兒，捧着古琴、香爐，跟他走上城樓。

60　孔明端坐在城樓前面，焚起一爐好香，平心息氣，安安靜靜地彈起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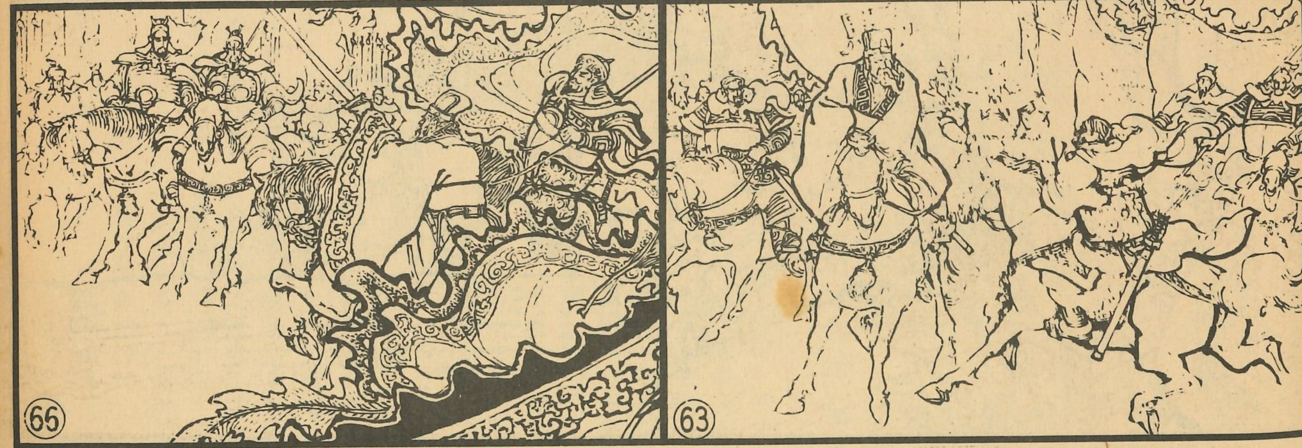




61　魏軍的前哨到了城下，看見城門大開，一二十個百姓望也不望他們一眼，只管打掃街道，不禁都勒住了馬疑惑起來。



62　忽聽得一派琴聲，抬頭望去，彈琴的正是蜀軍統帥諸葛亮，魏兵更是驚疑。



63　他們趕緊去報知司馬懿。司馬懿半信半疑，傳令大軍就地休息，暫停前進。

64　司馬懿飛馬來到西城，遠遠望去，看不見一旗一幟，一卒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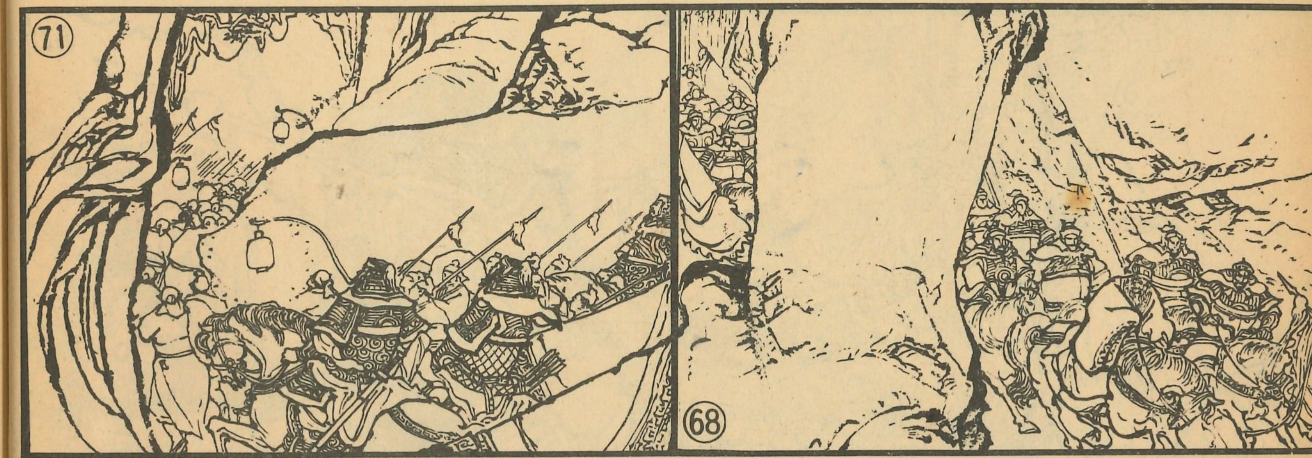
65　孔明安坐城樓，慢條斯理的撥動琴弦。司馬懿仔細聽去，那琴聲絲毫不亂。

66　司馬懿大爲疑惑，深怕中計。連忙回到中軍，傳令：把後軍改作前軍，前軍改作後軍，火速往北山路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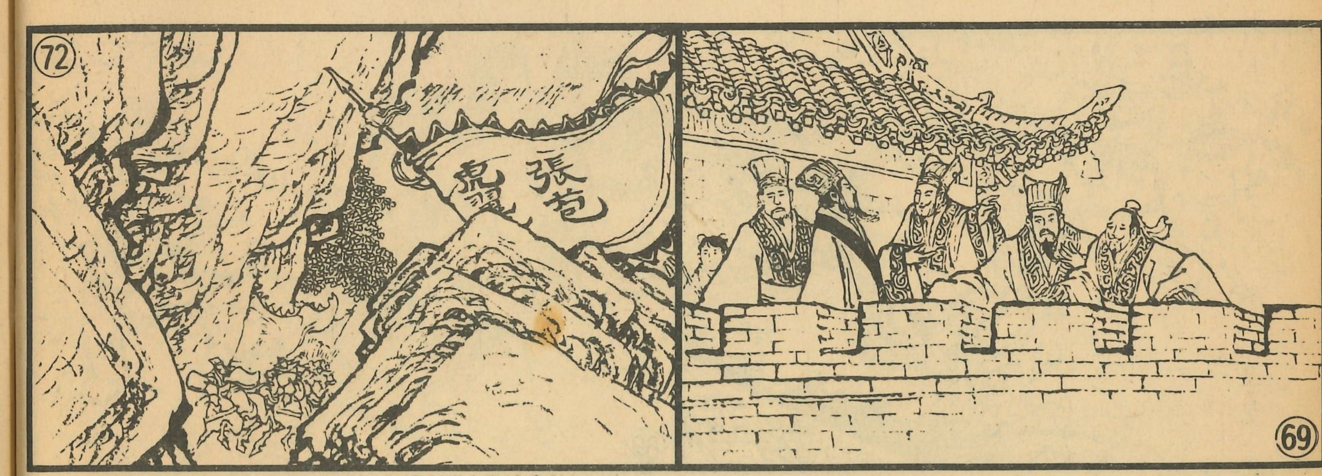
67　司馬昭道：「莫非城內空虛，諸葛亮裝模作樣嚇人，何必急急退兵？」司馬懿道：「諸葛亮一生謹慎，不肯冒險。我聽他琴聲安閑，城裏定有伏兵，趕快撤退，免得中計。」

70　孔明道：「他料我一生謹慎，不肯冒險，城內定有埋伏，所以退兵。我並非故意冒險，只因我軍分散在外，已經無法調回，要棄城退走，也難脫出重圍，只好用這條空城之計了。」衆官拜服道：「丞相的計謀，眞是令人難料。」



68　司馬懿大軍偃旗息鼓，急急慌慌地往北山路退走。

71　孔明下了城樓，帶了願意撤退的西城百姓，連夜退回漢中去了。




69　孔明見魏兵退完了，放開古琴，縱聲大笑。衆官無不奇怪，都問道：「司馬懿是魏國的名將，帶領十五萬大軍來取小小西城，爲甚麼見了丞相，便退走了？」

72　且說司馬懿退到北山，方才心定，對衆將道：「這回諸葛亮白費心機了。」話聲未畢，只聽見一聲炮响，山坡後喊殺連天，閃出一面大旗，旗上綉着「虎翼將軍張苞」字樣。(待續)



湖海爭雄錄／麥長庚・文
可　飛・圖

# 關外爭雄記

**練就神功欲稱霸　挑釁各派起紛爭**

朝陽普照在平靜的紅榆峪，玉龍山高聳在左側，在晨霧中，遠遠還隱約能見到城堞，微風吹來，峪中沿山麓一帶的高大紅榆，枝葉隨風晃盪，這是冀北黑峪關外的一個清晨。

在峪口盆地附近的一棵大榆樹，離地七八丈高的橫枝上，正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白衣少女，眉目如畫，清秀脫俗，她正用一對明澈的雙眼，向盆地四週張望，身形則隨枝幹晃盪起伏，這類大榆樹，是寒冷地帶的特產，每棵都高在十丈以上。

她秀眉一蹙，自言自語道：「一個鬼影都沒有！」然後向另一棵榆樹問道：「姊姊，妳見到了甚麼沒有？」

另一棵榆樹上的枝幹上也坐了一個少女，面目和這個少女長得一模一樣，可是前一個長眉斜飛入鬢，這一個却微微彎曲一點，除秀眉上可分出之外，否則一對玉人站在一起，可無法教人分辨得出誰是誰來。

這一個少女答道：「妳怎麼老是這麼心急？也許別人跟我們一樣，早已來了，沒有現身，妳別再出聲好不好？」

第一個少女吐了吐香舌，作一個鬼臉，把茂密的樹上枝葉撐開了一點，又向四處搜視，一看，仍是沒有發現甚麼人，才一賭氣把枝葉一拉一彈，坐直了身。

可是坐不到一盞茶時，她又按捺不住，却向所坐的枝幹下問道：「爹，不要我們弄錯了地方，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沒見到一個人，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一個低沉的語聲由下面傳了上來，只聽他喝道：「無雙，妳怎麼似是問不完的？來時早和妳說過，不許問長問短，獨玉說得不錯，妳別再出聲了，現在不過辰正，還有半個時辰，誰教妳心急？早吵着要來！」

無雙大約是這個少女的芳名。她聽她爹的語氣，似在斥責，立即漲紅了臉，呶起了小嘴，坐在枝幹上生氣。

過不一會，突然間遠遠傳來了一聲長嘯，這嘯聲尖銳異常，聽在耳中，十分刺耳。接連長嘯不斷下去，但越聽越刺耳，嘯聲似由遠而近，尖銳之外，更帶有一種淒厲之音，聽得人漸漸有點心戰起來。

就在這長嘯聲中，西北角上發現了十幾個人身形，向這盆地如飛的趕來，轉眼間已到了近前，這一批人剛到，正北一方也有另一夥人隨之而來，到了盆地，便會合一起。

先來一批人中，有一個身材瘦長的中年人，仍長嘯不絕，且嘯得更為淒厲，嘯得無雙心神大戰，急忙把雙手掩住了一對小耳。可是在這時，身旁樹枝一晃，一個年輕美婦人，凌空飄到了她身畔，伸出一手，緊貼在她後心，湊她耳邊道：「雙兒，這是外道中

『厲嘯震心法』，妳用奇門心法收攝心神，便不會受侵害！」

無雙俯視身形，立即坐起，以本門心法來抵禦這種外道奇功。正當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蒼老口音喝道：

「你這小子，這樣鬼叫作甚？別人鬥氣，要你來喧賓奪主的逞强嗎？還輪不到你，替你老祖宗趕緊噤聲！」語聲似在西南一帶大榆樹上傳來，聽來極遠，但在嘯聲中，句句都聽得極爲清晰，接着，果在西南一帶大樹上，飛出一羣形如黃蜂之物，這大榆樹和這站在盆地上長嘯的中年人，相隔約有十丈左右，這羣黃蜂似的東西，飛射得極快，轉眼便已到了那中年人身前，爲數極多，枯瘦中年人身後一個老者突然走上前來，他身上穿的長袍又寬又大，他長袖一揮，迎向那羣黃蜂似的東西，這一羣飛來的東西，爲他袍袖勁風所擋，轟然的爆散開來，範圍更見廣大，倒教站在一起的十幾個人，紛紛揮掌劈拂，把飛來這羣東西劈落，一時間鬧得手足無措，這個枯瘦中年人的嘯聲，就也戛然而止。只聽這蒼老口音又傳來了「呵呵」的笑聲。

無雙一側臉向這年輕美婦人道：

「娘，這是甚麼暗器？雙兒沒聽娘提起過？」

這美婦人一眼瞥到所坐榆樹上，纍纍都是攢簇的榆莢，不禁失笑道：

「這暗器嗎？不是就在妳身旁？」說完，折了一串榆莢，塞到無雙手中又道：「發這榆莢的人，功力驚人，雖踞高臨下，但相距在十丈左右，憑眞氣催動，激射出去而又能在十丈外還如此勁急，這人的功力，不比妳爹差到甚麼地方去，最妙的是他一出手，便把黑山派一夥人，鬧得個手忙脚亂。」

無雙蘋果般紅的小臉才露出笑容，問道：「娘！這一夥人是黑山派的，那末現在和他們會合在一起的，定是關外千山派了？」

那美婦人點點頭道：「剛才鬼叫般長嘯的，是黑山派門下『厲魄』韓元六，他在苗山偷學到這門功夫後，眞有不少人不敢去惹他，功力稍淺的，立即爲他這嘯聲所震懾，便禁不起他出手，剛才用袖風拂這榆莢的，便是黑山派的掌門人『追魂使者』狄冥，現在爲關外四派一正三邪中的高手，功力高强，你看！」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指着遠處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道：「這個便是關外千山派的掌門人『三目神』巫靈公，便是挑起今天這場惡戰的主角。妳只顧向獨玉問長問短，忽略了關內一般好手，都早已來了，所約時間一到，自然便可現身，今日雙方會面，沒有一個不是關內和關外的好手，妳只許旁觀，不許多口和多事，我和妳爹還有事說，等會我用傳音告訴妳雙方出場人物。」說完，便由樹幹上向下飄落。

無雙果眞聽話，重伏在樹幹上，睁着小眼向下注視，那邊二夥人會合之後，略一交談，便相隔二丈遠，席地趺坐，約莫一頓飯光景，突然有一人立了起來，由身後取出了一面小旗，再把三根短竹桿連接起來，把小旗繫上，然後在二夥人趺坐中間插了起來，小旗迎風飄揚，旗是紅邊黃底，正中綉了一個藍色的「蒲」字。

這一面小旗一插上，就聽有人朗笑出聲，在這大片榆樹林中行出來，轉眼之間，出來了十幾個人，無雙一看，心中吃了一驚，怪不得姊姊和爹責怪我多問，原來早有人伏伺在這樹林之中了。

走在第一個是約莫四十以上的中年人，身材魁梧，在他身後稍右，是兩個穿銀灰勁裝的三十左右壯漢，偏左的，一個身材適中的少年文士和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瘦削青年，再後一丈，有七八個人，老少都有，他們都大踏步向這二夥人趺坐之處走去。

有一陣微細的語聲，傳進了無雙耳中，她知是她娘以上乘入密功夫傳音給她，只聽她娘道：「這走在第一個的，正是目前太極門中高手，人稱『絕影飛』蒲千，也是江湖中著名『南北雙絕』中北絕，在他右後穿銀灰勁裝的，是鄂東林氏兄弟，一個叫『三尺奪命』林偉，一個叫『十丈追影』林傑，是左道『青龍門』中小輩，現已改邪歸正，偏右二個，那個少年文士，是太華門下的『飛天秀士』汪玉明，另一個瘦削少年，是太行山俠盜『天偸星』裴炎的門下，江湖黑道中人聞名喪胆的『小瘟神』夏溫，走在一丈後七八個老少之中，有終南派門下『碧眼獅王』沙侗，崑崙高手『血面煞』辛亥，這二位是這幾個人中功力最高的，妳都認清楚了？」

無雙聽了，不禁點頭，但一想她娘並不在她身畔，不禁啞然失笑，再向盆地看去，只見千山派一夥中有人立了起來，和走在第一個的蒲千，相距五六尺遠答話，只聽他打了個哈哈道：「姓蒲的眞信人也，果然準時而到，但咱也知道你不敢不到！」

這人話剛剛說完，無雙耳畔又响起了她娘的聲音道：「這是千山派掌門人巫靈公的第一個大弟子『雪龍』哈赤木。」

蒲千聽哈赤木說完，對巫靈公看了一眼，然後一拱手對左側趺坐的黑山派掌門人「追魂使者」狄冥道：「千山派自知功力微弱，來邀貴派助拳嗎？」

這蒲千對哈赤木不理不睬，却向黑山派說話，開口便譏諷千山派。

狄冥冷冷的道：「無所謂助拳不助拳，關內各派，素來歧視咱們關外四大派，現在居然連一個小小鏢局，也不把關外各派放在眼內，押鏢出關，連規矩都沒一份，大模大樣的來去，令人氣惱，千山巫老處置得對，若不連鏢帶人給扣住，也不會令你這等自傲自大的傢伙着急。咱們關外各派，在白山黑水之間，有的是財富，當然是不稀罕你們這份鏢貨。這是你們想像得的，放回一人報訊，也是教你們知道這次扣鏢和人的動機，就是要你們到此見識見識關外武林中的絕技，你邀請來的，不見得也都是你太極門中人，咱們早已得知你到處求救，以關外各派向關內武林挑戰爲詞，挑撥各派中人，來爲你要鏢，其實咱們目的，也是借你方口去挑撥，否則憑千山巫老的身份，便把鏢送上門來，他也不屑一顧，還會命人出面來扣留，你明知其中原因，還問老夫來助拳不是？眞是語無倫次！」



蒲千聽了，呵呵而笑，道：「這倒不是你蒲大爺語無倫次，倒要怪千山派放回三人所帶之訊，語氣太過狂妄，說是關內各門各派，太過自傲自大，怪你大爺堂弟蒲千里的『萬里鏢局』仗着各門各派的來頭，在關外目中無人，因此加以扣留，教大爺通知各派各門，他千山派『掌掃七門九派，刀鎭四賢二友』，不服的，可來此紅榆峪領教他千山派的絕藝，一長見識，蒲大爺在你口中才得知是關外四派出面挑戰，但怎不見另外二派？以往關內之人，只知關外四派，是一正三邪，近年來陰山派門下小輩，出來正氣的多，明眼人已改變了口氣，一正三邪，改爲二正二邪了，現在長白派和陰山派二派沒有露面，可知你說的也語無倫次，一開口就是關外四派，想掮這二正派的名頭來助聲勢嗎？你黑山派的功候，已略見一二了。「剛才鬼叫，沒有難倒人，反爲人一把榆莢，鬧得個灰頭土臉，當場已出了醜……」

這蒲千還未說完，遠遠又傳來了蒼老口音道：「蒲癩頭，你和這些廢料鬥甚麼口？趁早打發了就算了，他們上下三代都已在場，就教他們看看七門九派中小輩的威力便算了。」

蒲千就退後了二步，手一指哈赤木道：「蒲大爺就和左右四位朋友先打個頭陣，左面二位，是太華、太白二派門下小輩，右面二位是青龍門中小輩，你要個單打獨鬥好，派多幾個一擁而上也無不可！」

哈赤木對左面汪玉明和夏溫看了一眼，只見都只有二十多歲的後生小輩，再對林氏兄弟看了一眼，便冷哼一聲道：「青龍門是左道旁門，也想來打這頭陣，想擠身在七門九派之中，眞太不自量力！」

一回頭對身後坐着的二個年青壯漢道：「先把這二個小子來開刀吧！」

這二個壯漢便立了起來，一翻腕，撤下了千山派獨門的「龍牙刀」，那一邊，黑山派也站起了二人，蒲千一看正是「吊客」聶通和「游魂」呂奇。

哈赤木一答道：「咱們就彼此押陣，看這第一仗吧。」

林氏兄弟因哈赤木譏言他們是左道旁門，心中大怒，林偉撤下的一條又細又長的軟索，索兩端各繫一胡桃大的銀白色的流星錘，林傑撤出的是柄彎曲蛇矛劍，只有三丈長短，林偉沉聲喝道：「在下青龍門下林偉，林某『日月流星』下，不殺無名之輩，你二人留下名來！」

二壯漢其中一個笑道：「你難道沒聽見過關外『黑白雙煞』的名頭，小太爺便是『白煞』青山，那位是『黑煞』黑木，咱們二位大爺要把你二個狗頭開刀。」

說完，龍牙刀一晃，就是一招「黑龍橫江」，攔腰掃了過去。

林氏兄弟身形都各一縱尋丈的疾退，一落地又是倒縱尋丈，青山一招落空，身形也飛縱猛進，但一縱身形即落，林偉手中流星索，已如二條怪蟒般直飛而起，一點青山縱起身形，一則直取二丈外的黑木，青山一個凌空翻滾，身形側閃，黑木手起一刀，想削軟索細長索身，這索端星錘，略一掣動，倒飛向青山身後，攻向他後心，青山身形一旋，剛脫出月錘，日錘又急飛而起，點向他左脅，乃不得不往右疾閃，可是身側勁風又起，林傑已一挺蛇矛劍，由側飛縱而到。

黑木龍牙刀一招「烏龍擺尾」，上前攔截，林偉一抖腕，月錘猛向他下盤雙脚纏去，黑木招式未定，雙足一點，全身騰空，林傑蛇矛劍已到青山右脅，青山左右受襲，龍牙刀一招「玉帶圍腰」，疾護左右兩脅，身如旋風般猛旋後退，林傑一聲叱喝，身形右竄，蛇矛劍改向黑木騰空落下的身形小腹上刺去，黑木一刀下封，雖磕歪了林傑的蛇矛劍，却爲橫裡倒飛而來的月錘擊中肩部，身形便橫出七八尺，林傑挺劍趕去，青山早已閃身攔接，這才重搭上手。

林偉手中的日月流星索，便大顯威力，把關外著名的，新近崛起的「黑白雙煞」，鬧了個手忙脚亂。

林傑手中的蛇矛劍，雖不及青山所持的龍牙刀份量重，經不起硬碰，但招式都是輕靈一路，更詭異毒辣非常，挑、點、戳、削，無一不是致命要害。

林偉身在二丈開外，手中軟索，猶如二條訓練有素的靈巧活蛇，盤、絞、射、閃，吞吐自如，索端日月雙錘，逼得黑木亂跳亂縱，不時更乘隙飛向和林傑交手惡戰中的青山。

林偉的「十丈追影」外號和林傑的「三尺奪命」都發揮到淋漓盡致，林氏兄弟一個遠攻，一個近搏，二人配合得極爲巧妙，「黑白雙煞」漸漸穩定了形勢，千山本門的「黑龍刀法」也施展開來，可是仍處在下風，祇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

另一邊，「飛天秀士」汪玉明和「游魂」呂奇對上手，一個以輕功高超聞名，一個以身法快捷著稱，汪玉明手中是枝鐵笛，呂奇則是軟鞭，二人兔起鶻落，鬥得極爲快速，汪玉明身形幾乎是一直淩空，遊移不定，鐵笛招式，招招淩空下擊，佔上不少便宜。

呂奇軟鞭也是毒辣無比，加上身形東閃西滑，猶如珠走玉盤，一時是不易分出勝負。

「小瘟神」夏溫，則與「吊客」聶通交手，夏溫赤手空拳，應付了聶通手中「鋸齒喪門棒」，這鋸齒喪門棒是外道兵刃中歹毒一類，普通短棍，包了一層似狠牙棒般的狠牙，但細密得多，形如鋸齒，作戰時，對方一用上兵刃封擋，則細密鋸齒立即斷裂，激射而出，使對手出乎意料之外，而不及閃避，不少人不知道這鋸齒的作用而上當，功力較聶通爲高的，也往往喪命在他手中的，偏偏「小瘟神」夏溫所練功力，都在拳掌之上，應敵總以赤手空拳爲主，有時乘機掠奪對方兵刃，他在擒拿手和「百爪功」上，有獨特的成就，因此聶通在這條歹毒喪門棒上，便無法施出詭異技倆，一上手時，聶通便接連揮出數棒，想逼夏溫撤出兵刃抵擋，可是夏溫仗着身形靈巧，又是貼身而戰，三四招下來，夏溫早已閃到他身前，左掌右爪，全向聶通雙手腕脈上下功夫，快如閃電般左扣右拿。

聶通喪門棒因距離過近，便難遞出，祇能隨手翻舞，擋那夏溫抓扣擒拿，反倒爲夏溫逼得狠狽不堪。

二十多招下來，夏溫發覺聶通祇注意防護自己腕脈，已忽略洒開棒法出手反攻，他戲心突起，一招「火中取栗」，左手故意疾向聶通腰際鏢囊中探去。

聶通一直想脫出他快速小巧的擒拿手法，不給他這樣糾纏，這一招正合他意，因此左掌疾出，以掌削向夏溫左臂孔最穴，右手喪門棒一圈，一招「獨劈華山」，當頂砸下，就在他喪門棒一圈，露出空隙之間，夏溫猛縮左手，右手一招「小鬼撥扇」，由下反揮而上，這一招快速絕倫，祇聽「啪」的一聲，已給了聶通一個耳光，正揮拍在聶通左頰，隨着響聲，聶通身形猛跌出去。

這一掌雖然拍中，一是因夏溫存心戲侮，未下毒手，二是反手揮拍，尙不若掌心能吐勁，聶通跌出身形，尙能着地後一躍而起，可是眼中已金星亂冒，左頰大牙，也被拍落了三枚，夏溫在他身形跌出時，早已如影隨形，跟踪而上，他一躍而起時，夏溫施出擒拿手中「沾衣十八跌」，一扯他左手衣袖，乘他躍起身形未穩定時，用內勁向前抛出，待等聶通身形抛起過肩時，再往後一拉，就這樣一拉一扯，聶通身形就隨着夏溫手勢，接連跌了十幾個觔斗，而且隨着夏溫拉扯輕重，有時頭着地，有時背着地，姿態不一，煞是好看。

伏在樹上的無雙，看這四對惡戰，早已眼花撩亂，林偉的日月流星索，她知軟索手法，却未見過這等在二丈外對敵的方式，感覺新奇，現時一看夏溫把對手跌翻得如風車，更覺有趣，不禁格格的嬌笑出來，她笑聲嬌美宛轉，立即受到她爹由下傳音斥責道：「二丫頭，妳敢是發瘋了嗎？這等放肆而笑。」

無雙慌忙以小手掩嘴，就在這時，黑山派中已有人飛縱而出，撲向「小瘟神」夏溫，在旁押陣的蒲千，上前攔截，哈赤木也身形一縱，一掌劈向蒲千，兩個押陣的都動上了手，飛撲夏溫那人，手中已撤出兵刃，是一對「乾坤圈」，這是貼身近攻的短兵刃，圈身八寸圓徑大小，除握手部份外，四周赤鋒，在奇門十八般兵刃中位居第三位。

夏溫聽音辨聲，知道有人撲到，一曲臂肘，撞閉了聶通脅下穴道，隨手甩了出去，高叫道：「那一位前輩接住了，當他作人質。」就身形縱起，手在懷中一探，喝聲「打！」向撲來那人迎面一揚。

那撲來的，正是黑山派中「乾坤手」鄺艮，看夏溫探手入懷，迎面揚手喝打，還當用上了暗器，前撲之勢猛然煞住，單足點地，身形斜閃，手中雙圈，一揮舞護住全身，可是並無暗器。夏溫那是虛張聲勢，作勢虛放暗器，待等身形落地，便對鄺艮咧嘴一笑，作了一個鬼臉，伏在樹上的無雙，因夏溫作戰之處，正離他伏處最近一面，由高下望，看得極爲清楚，看夏溫又戲弄鄺艮，扮上鬼臉，忍不住又咭的一聲笑了出來。

那一邊聶通爲夏溫旋甩了出去，身形甩高二丈之外，方向正在站立「碧眼獅王」沙侗之前，這位終南門下高手，一看聶通跌下身形，已不能借勢翻正落地，知他爲夏溫點了穴道，慌忙一晃身形，單手一托，把聶通平放地上。

總算及時救了他，否則，由二丈高墮跌而下，又是頭下脚上，非頸折頭裂不可。

夏溫這時已與鄺艮搭上了手，由於鄺艮雙圈四週赤鋒，手又握在圈邊，夏溫空手入白刃既不能掠奪他手中乾坤圈，扣脈拿腕，又爲赤鋒圈緣所阻，祇得以劈空掌相擋，可是鄺郎身法奇特，乾坤圈招式怪異，二人如似是掌對掌的過手，而鄺艮掌上多了這一對奇門兵刃，夏溫便大大的吃虧了，七八個照面下來，已爲鄺艮雙圈所困。

伏在樹上的無雙，因夏溫出手詭異，又接連戲侮對方，對之極有興趣，一見他受困，大爲着急，她突然想了起來，就手擲下了幾枚榆莢，這榆莢扁圓，有膜質如翅，一串連生，一顆一顆分開，猶如黃蜂一般，夏溫和鄺艮鬥處，離她不過三四丈，於是就凌空用榆莢彈向鄺艮，她手法獨特，在惡戰之中，鄺艮猛覺有細小暗器在樹梢射下，百忙中用圈磕飛，可是連接不斷的飛射而下，心神因之大分，夏溫雙掌便乘隙而進，不但脫出鄺艮雙圈，更有採取主動之勢。



鄺艮至此犯了兇性，他已聽過無雙笑聲，知是一個女子，便破口罵道：「不要臉的雌貨，妳躲在上面暗算你老子，幫妳喜歡的小子是不是？」

無雙在上面聽了，勃然大怒，手往鏢囊中一伸，已取了三枚獨門「追蜂釘」，嬌叱一聲，疾發而出，鄺艮眼見三點寒星隨着嬌叱聲飛到，用圈封磕，不想這三點寒星，分上中下向身上射來，同時而到，叮叮二聲，已磕開二枚，第三枚身形縱起閃避，夏溫一掌業已攻到，正劈在他髀骨上，鄺艮身形便直跌出去，飄跌身形還未落地，又有三點寒星疾追過來，祇聽鄺艮悶哼一聲，這三點寒星已全數中上，鄺艮身形跌落地上，翻滾了一下，便一動不動的了。

黑山派一見鄺艮被人暗算，也勃然大怒，叱喝聲中，紛紛起立，圍向夏溫，夏溫身後「血面煞」辛亥和四五人，也立即上前攔阻，形勢變成了混戰局面。

在那一邊林氏兄弟一見「小瘟神」夏溫連敗了二個黑山派門下，且把一個格斃，立即殺機大起，來時曾聽蒲千說起過，這次與千山派約地會戰，乃是關外千山派近年來聲勢浩大，掌門人巫靈公，學成了外道的「三元混沌功」，掌風已能凝聚而發，欲稱雄關外，但這種邪門奇功，剛正入門，功力還未到大成地步，不敢向長白派貿然露骨表示，乃是向關內各門各派挑戰，一試這份奇功，因此扣鏢留人，威脅「萬里鏢局」蒲千里，向各門各派傳言，此次應約前來會戰各門派中人，除爲本門名譽爭光外，並無甚麼深仇大恨，最好能點到則止，切忌傷人，因「萬里鏢局」尙有三位武師和二十多個鏢夥被扣作人質，一破臉成仇，怕爲留難，雖則傳言之人說過，約各派中人能應約赴紅榆峪應戰，則他們立即放人，「萬里鏢局」與這事毫無干係，不過是適逢其時而已，但是各派中人到後，立即放人則未能確定，要看千山派中人，是否守信了。

可是現在「小瘟神」夏溫已出手格斃了一個，事情怕不會善休，論功力，林氏兄弟實較千山門下青山和黑木高出一籌，但不下殺手，就一時不能把他二個收拾下，現在既開了例，林氏兄弟一開始時已受了哈赤木的嘲諷，故這時殺機一起，便不顧後果，林偉日月流星索一緊，立即招呼林傑道：「二弟，哈赤木既小覷我青龍門，你下手吧！今日在各門各派之前，青龍門也該發一次光。」說完，長嘯一聲，日月雙錘突然亂飛竄，化成數十條細長怪蛇似的，緊緊逼住了千山門下的「黑白雙煞」。

林傑身形疾進，欺向「黑白雙煞」，突然有人遙喝道：「林氏兄弟，不許下殺手！」可是已遲了一步，林傑已向青山和黑木「刷刷刷」刺出三劍，二人雖用龍牙刀抵擋，可是都大叫了一聲，身形往後便倒，原來林傑蛇矛劍劍中，另有機簧，藏了三枚奪命針，在對方一封之下，立即射出，這二人中的正是這奪命針，林偉日月雙錘亦同時飛到二人倒下身形天靈蓋上，聽了喝聲，硬生生的收回，沒把二人頭骨擊碎。

千山派中人，立刻有七人飛身而起，這邊「碧眼獅王」沙侗也和二人飛身迎上，又起了混戰局面，千山派和黑山派二派，目前祇剩下四人未曾參戰，千山派是掌門人「三目神」巫靈公和二個手下，黑山派則是掌門人「追魂使者」狄冥二人。

兩派人數雖多，但不及關內各派中人個個身手高強，混戰多時，有幾個早爲沙侗和辛亥劈翻身形，其餘的都還在惡戰中。

「三目神」巫靈公，早看出黑山派因傷了聶通和鄺艮二人，紛擁上前，有三人去包圍那個瘦削少年，這三人下手極辣，少年已陷在險境上，但近那邊的大榆樹上，接連不斷飛下暗器，爲他解圍，就留了意。

他看出久戰下去，千山和黑山中二派小輩，平均功力不及各派來人純厚，久戰必敗，最氣人的，是關內各派中人，至今都一個未有損傷，乃向狄冥看了一眼道：「狄掌門，看來祇有咱們兩個老的出手了，老夫自問眼前在場這幾個還對付得了，但若有未露面的對方老輩中人，却難料了。」

狄冥笑道：「巫老練就蓋世神功，老的露面，也未必見得有甚麼忌憚，正可乘機給他們見識見識。」

巫靈公聽了一笑道：「老兄誇獎了。」但亦掩不住一副自得之色，他走前二步，凝聚眞氣大喝道：「住手。」

這一喝，宛如晴天霹靂，混戰中的雙方，功力稍弱的，都爲之被喝得一震，各人都不期然停下了手。

巫靈公沉聲道：「老夫承認關內各派小輩中，平均功力高强，再加上尙有二個老輩參戰，無怪咱們千山和黑山派門下，難佔上風，還吃了大虧，本門二個弟子和黑山派二個弟子，都受了暗器而傷亡，顯見你們勝得不大光明。但本門和黑山門下幾個子弟，應戰機智不高，也是事實，理應防人暗算，這自不去管他，現在老夫和黑山掌門人，想會會終南和崑崙兩派的老一輩，彼此顯顯功力。」說完，手指「碧眼獅王」沙侗和「血面煞」辛亥。

沙侗笑笑道：「老夫此來，也正欲領教領教千山派掌門人的功候，這樣打法，較爲合理，免得小輩無辜傷損，不過剛才千山派和黑山門下弟子，都遭受了一點損傷，不會喪命，不過也可教他們長一點見識，在生死搏鬥之時，功力之外，也需要機智，這小小的損傷，就算是他們的代價。」

巫靈公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關內各派，除功力機智之外，還擅長口才

，眞是難得，憑你們二位的身份，祇是終南、崑崙二派中老一輩高手，還不能代表二派，即使封不住老夫掌力，仍可敎你們本門的尊長前來，老夫決不會說是已勝了你們二派，你們放心好了，若是有二派尊長在場，隱着未露面，不如趕早現身，免得小輩出醜。」

他語聲才歇，遠遠傳來蒼老的口音，道：「老東西，你的門下小輩已出了醜，想用這話來激別人嗎？這二個就敎你不容易應付，你先別吹大氣！」

巫靈公知道這人，是剛才以榆莢挫黑山派銳氣的那個人，看他以輕小的榆莢，馭氣發出，距離十丈開外，仍能激射如箭，內力成就之高，不問而知，便笑道：「老東西，你是那一個？難道是不見得人嗎？既不想露面，爲甚麼却這等喜歡多嘴多事。」

那蒼老的口音道：「你不是敎人帶訊，說是『掌掃七門九派，刀鎭四賢二友』嗎？現在和你們對手的，不過是七門九派中的一部份小輩，老祖宗不屬七門九派之內，先讓他們打完了，再露不遲，也許不用老祖宗出手也說不定了。」

巫靈公點頭笑道：「好！你先窺視老夫功力也好，老夫就先出二十招給你看看。」說完，就對沙侗道：「老夫在二十招中，若不把你迫退，老夫在世之日，千山派門下，就不許敎他們進關一步，賭這個可好？」

沙侗答道：「就適隨尊便。」便走前兩步，這邊狄冥也走前數步，對辛亥道：「本掌門人就和你湊過對吧！」辛亥也一點頭。

四個人都道了一聲「請！」，於是各人凝神聚氣，雙方一衆人都養息靜氣，退出了二丈以外，靜觀這終南、崑崙二派高手和關外千山、黑山二派掌門人較量功力。

「碧眼獅王」沙侗身材高大，這一運勁聚氣，滿頭灰髮漸漸倒豎，一對碧眼炯炯生光，眞係神威凜凜，巫靈公身材也高大，濃眉環目，神情不如獅王威猛緊張，却顯出隨便得多，沙侗一聲斷喝，首先一掌劈出，掌風如排山倒海一般疾湧而出。

巫靈公一沉腰，一掌由下斜推，在一聲勁急掌風互嘯中，兩人身形都晃了一晃，沙侗一穩定身形，呼呼呼接連三掌，巫靈公雙掌兩推一拍，硬接了三掌。

沙侗身形再起，一閃一晃之下，繞了巫靈公一圈，手中却施出了終南山下著名的「分雲七快掌」。

巫靈公身形隨之猛旋，雙掌也連環拍出，逐掌化解開去。

那邊狄冥和辛亥，一個施掌，一個用拳，二人內勁，也是雄厚無比，掌勁拳風，打得尖嘯排蕩，但互有攻守，不如沙侗和巫靈公，一個迫攻，一個緊守。

轉眼間，沙侗分雲七快掌正反都已攻完，連以前四掌，已攻了一十八招，才聽巫靈公道：「老夫接你十八招，這二招老夫要迫退你了。」說完，左右掌交錯劈出，沙侗雙掌也猛推而出，祇聽轟轟二聲，掌風暴响聲中，沙侗身形已是退了一步，接着第二响，身形便蹬蹬蹬的連退了六七步，險些翻身跌倒，蒲千身一閃，已攔在沙侗身前，道：「沙老兄，先運氣迫住氣血，我來接他幾掌。」

巫靈公笑道：「老夫說過二十招將他迫退，豈會說了不算，決不上前追擊，你可用不到這等惶急。」

那邊狄冥和辛亥，掌拳互相對了二十招，雖未分勝負，但辛亥身形，已後退至發掌時所立之處五六步，形勢上也爲狄冥所迫退了。

「碧眼獅王」沙侗一邊在運氣，把身中洶湧而起的氣血平靜，一邊睜大眼睛對巫靈公注視，他第一掌用上九成功力和巫靈公硬對，各晃了身形。又接連三掌，試出巫靈公內力，和自己相若，才想以七快掌正反二手，連發十四招，再搶先機加上二掌，湊滿了二十招，便可譏笑他因大言不慚而終生不能進關了，他感覺自己功候，和巫靈公對手下去，一百招中，決難分出勝負，不想這二招中，巫靈公突改守爲攻，所發二招，掌風猶如凝固住二條風柱，直撞過去，彼此功力相等，一方掌風散漫，一方緊縮凝固如柱，那如何抵擋得住？沙侗對巫靈公注視，就是不知他所發掌風，是憑甚麼功候，能凝固起來的。

「好功力！」遠處樹梢蒼老口音又起，這次在語聲甫歇之間，突然間一條瘦小人影，由樹梢冉冉而下，從這份凌虛馭氣的上乘身法看來，這人功力已到神化地步，他斜飄而下，已離樹身五丈以外，再一晃身形，已到了沙侗身前，這人小眉小眼，身材枯瘦，鬚髮業已花白，巫靈公一看，呵呵笑了起來道：「老夫當是甚麼人？原來是你這小老頭兒，綿山禿石翁，又非四賢之一，要你這小老頭兒來湊甚麼熱鬧？」

那小老頭小眼一翻道：「世外四賢，是你老祖宗的老祖宗，你有多大功力，敢刀鎭四賢二友，眼前就是四賢老人家中一個孫子來會會你。」

巫靈公聽了，面色微微一沉，再縱目向樹林一面望了一眼，道：「那末除了四賢二友之外，七門九派沒有人了？」

樹林內聞聲走出二人，一男一女，女的開口道：「誰說七門九派中沒有人？」說完，施施然的走了過來。

所有站立各派中人，一見這一男一女，俱都往兩旁散開，躬身而立，蒲千面露喜色，巫靈公看這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年紀左右，貌相威嚴，衣着華貴，女的是個三十不到的艷美少婦，巫靈公沒有見過這一男一女，回頭對狄冥看上了一眼，祇見狄冥面色



大變，身形微微在後退。

那少婦走上前來，對小老兒看了一眼，嬌笑道：「五窮先生，你滿口祖宗，你是誰的祖宗？」

那小老兒連忙躬身施禮道：「姑奶奶，叫我老祖宗的，見到妳要叫太祖姑奶奶。」說完，一笑對那中年人施禮。

中年人一擺手敎他免禮，指着巫靈公對他道：「安山，這千山掌門人，已練就了外道『三元混沌功』，掌風已能凝聚而發，可惜還未到火候，眞正練到了十成功候，也不能憑這份功候，藐視關內武林，這樣急急乎稱雄，似乎嫌早了一些。」

巫靈公一聽他所說，心中既驚且佩，自己祇發了二掌，尚不敢大意，怕露出了痕跡，不想還是爲這中年人看破，所有關內各派之人，見他都如此恭敬，他說話極有分寸，料定是個大有來歷之人物。何況這個綿山禿石翁門下的「五窮先生」安山，也以晚輩之禮參見，便一拱手道：「老夫足跡絕少涉及關內，少見陋聞，不知尊駕究竟是何身份？」

中年人見巫靈公不似和一般人那麼托大，居然拱手請敎，便大袖一擺，欠了欠身還了一禮笑道：「老夫武夷山孟川思。」

巫靈公一聽，身形一震，口中「啊！」了一聲，這眞大出他意料之外，當初他揚言掌掃七門九派，在九派之中，就忌憚青城派元老紫霄眞人和武夷宗主孟川思，這二人一個練就先天眞氣，一個練就玄門罡氣，他意料這二人不會爲這些小事出關而來，這和刀鎭四賢二友下一句一樣，明知這四賢早已不問世事，才稱世外四賢、龍山二友，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不想俱都失算，引來一個四賢中的小輩之外，更把這位「雙面魔君」孟川思引了出來，無怪狄冥見了他也神色大變。

孟川思見巫靈公呆立不動，便笑笑道：「剛才你對終南門下獅王出題，說是二十招不把他迫退，便不踏入關內一步，老夫也出一題，老夫讓你攻上十招，你能在十招之內，迫老夫退出所立週方三尺，老夫尊你功候，也不出關一步，這樣比試可好？」

巫靈公聽他讓他攻十招，心想自己不勝，也不會落敗，但在形勢上自己已落了下風，可是強敵當前，也顧不得甚麼顏面了，正想一抱拳說話，那個艷麗的少婦却在旁笑對孟川思道：「殺鷄焉用牛刀，千山派太目中無人，由我來敎訓他，你走開。」

巫靈公聽了，感覺詫異，這少婦是甚麼人，語氣之中，居然對孟川思有叱喝口氣，久聞這位武夷宗主，駐顏有術，今年已七十開外，望去如四十許人，三十年前早娶蠻荒鳥哈族紅花郡主爲妻，這三十不到的美貌少婦，究竟是甚麼人？

孟川思在旁笑道：「夫人說話要客氣點，別人總是一派掌門，用上敎訓二字，太過難堪，同時彼此不過印證武功，沒有甚麼深仇大恨，下手之間，也要留意分寸。」

那少婦聽了笑道：「他掌掃七門九派，口氣多大，我這岷山派掌門人，却不如你這等好說話。」

巫靈公心中大大出奇，這孟川思駐容有術，原來紅花郡主也有這份功候，早先以爲紅花郡主出身蠻荒，必是奇醜粗魯無比，不想是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千嬌百媚美婦人，聽孟川思口氣，似是自己必敗，難道她也有曠世功候不成？正在反覆沉思之間，突聽離頭頂不遠樹梢，有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娘！這老東西要掌掃七門九派，妳就掃他幾個觔斗，敎他知道岷山派的厲害。」

孟川思怒喝道：「住口！」然後，對紅花郡主道：「這二丫頭越來越不像話，太沒規矩，妳得好好的敎訓她一頓，老夫已與千山派掌門人出了題，不能說了不算，夫人要和他比試，待老夫接他十招之後再說吧！」

紅花郡主道聲：「好！」身形就退了開去，對樹梢却瞪了一眼。

孟川思站定了對巫靈公笑道：「老夫準備好了，你發掌吧！」

巫靈公一抱拳，暗暗運上八成功力，一沉腰，呼的一聲，一掌直劈而出，掌風早凝固成一條風柱般直搗而出，孟川思一舉左手，圈中指疾彈而出，祇聽得裂帛般一聲尖嘶，巫靈公的「三元混沌功」凝固的掌風，已爲名震天下武林的武夷獨門「朱雀指」尖銳指風攻破，向兩旁洩去，巫靈公身形左閃右滑，又接連攻出兩掌，孟川思身形紋風不動，又圈起左右手中指彈出，不但把巫靈公掌風彈破，更在第三掌之指風中，稍用上一點內勁，巫靈公突感掌心隱隱一痳，心中立即一凜，知道功候與孟川思相差太遠，他這一指，若稍用上一成功力彈出，立可把自己掌心彈穿，慌忙一拱手紅着臉道：「武夷宗主，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虛傳，老夫即使連發一百掌，也休想撼動得孟宗主一步，老夫小覷關內武林，今日受挫，咎由自取，實踐諾言，今生決不進關內一步。」

孟川思正想開口告誡他幾句，紅花郡主在旁插口道：「還有岷山派呢？你不要在武夷派中受挫，便作罷論，以孟宗主身份，勝了你也不武，天下武林人，誰不知孟宗主功候？你也和我試上十招看看。」

孟川思道：「夫人何必如此？」

紅花郡主笑道：「你知我脾氣，勸亦無用。」

巫靈公在旁，聽了也有點不服氣，便道：「孟夫人既以岷山派名義和老夫一較功力，看來不奉陪不成。好！老夫也和夫人對上幾掌吧！但望夫人掌下留情。」他這樣客氣，乃是看在孟

川思的面上。

紅花郡主笑道：「孟宗主既已吩咐過，當然不會傷你，你放心好了。」

巫靈公冷冷一笑道：「不過老夫也不是紙糊的，岷山掌門人請進招！」

紅花郡主冷冷一笑道：「是不是紙糊草紮，等會兒你可知分曉，岷山門規，從不先發招，對待小輩，更禮讓三招。」

巫靈公幾乎聽得氣破肚皮，大喝一聲：「有僭！」呼的一掌劈出，紅花郡主身形似微微往左一晃，人已橫移出五六尺，巫靈公這一掌便落空，轟的一聲，掌風擊在地上，激起塵土，宛如一條灰龍，直竄出五六丈外。

紅花郡主微微一笑，巫靈公雙掌連揮，施出一招四式的「八方風雨」，掌風由上下左右擠迫而進，封了對方閃避之路，紅花郡主一笑，雙掌擧起，右向外揮，左由外反兜而出，巫靈公威猛無比的掌風，立似消失得無影無踪，可是站在二丈以外觀戰的千山和黑山門下，當先幾個突然東倒西歪。

巫靈公剛呆得一呆，紅花郡主已竄身而起，一掌拍出，巫靈公對於襲來的掌力置之不理，欺前一步，一伸手，想用一招「順手牽羊」，扣她腕脈，手剛伸出，紅花郡主冷哼一聲：「你配？」拍來掌勢，突然迅疾一晃，已擊在巫靈公肩頭，這一掌說重不重，可是恰好拍得巫靈公站不住樁，高大的身軀不由得隨掌勢翻跌了出去。幸虧巫靈公功力高强，跌翻而出時，一挺腰，凌空一個觔斗便翻正身形。

樹梢上傳來拍手嬌笑道：「娘，這個老東西已翻了一個觔斗。」

紅花郡主喝道：「二丫頭，當心你爹發怒！」

「追魂使者」狄冥這時已急縱過來，攔在紅花郡主和巫靈公中間，對紅花郡主一拱手道：「夫人岷山派的『分化功力』和『雙疊掌』也早就揚威關外了，咱黑山派早已領敎過來，夫人適可而止吧！」

紅花郡主聽了，略一沉思，然後對巫靈公一笑道：「彼此鬧着玩的，你別記嫌！」

這眞敎巫靈公啼笑皆非，這種當衆敎他丢臉的事，她還說鬧着玩的，但他一聽狄冥提起岷山「分化功力」這是岷山當年劍派大師烏衣大士的驚世絕藝，自己功力再高，在這門上乘功力之下，也無法相抗，難怪紅花郡主迫自己過招，原來有此絕藝在身，便長嘆一聲道：「老夫折在兩位手下，是無話可說，二位都是當今一派宗主，以老夫的功力，只能與關內小輩一較短長而已。」

「和小輩一較短長，只怕你亦未必可勝。」就在巫靈公不遠處傳來這樣一句話。

衆人循聲而視，只見一棵大榆樹離地五六丈高的細小樹梢上，趺坐一個少年，貌相英俊，看年紀，不過二十以外，身形隨枝晃動，樣子極爲悠閒，他見衆人在注意他，對巫靈公笑道：「在下不是見你已出了二次醜，早下來會會你的黑龍刀法，看你有甚麼功候，敢說出刀鎭四賢二友，這等大口氣？」

這眞敎巫靈公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有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感覺，連這等乳臭未乾的後輩小子，也來賣狂，關內各派中人，也面露詫異之色，不知這少年是何人？

「五窮先生」安山按捺不住，高聲叫道：「喂！小子，你是何人門下？武夷孟宗主跟岷山掌門人二位前輩在此，敢這等放肆無禮！」

那少年拱手對孟川思和紅花郡主道：「二位恕在下無禮，在下聽到了千山派這樣狂妄口氣，急趕而來，不想這廝已折在二位手中，二位寬洪大量，又屬一派宗主，才不敎這廝難堪，若遇在下對付，非敎他今後見不得人不可！」

這少年說話，眞是自負不凡，巫靈公臉色發青，正想喝罵，已聽一個嬌滴滴的口音道：「你儘坐在這裡吹大氣有甚麼用？有本事的就去和這老東西打一場，下去！」

隨聽「克察」一聲，少年所坐樹枝折斷，連人帶樹枝跌了下來。孟川思知是他的那個寶貝女兒，聽不慣這少年自負，折斷樹枝好敎他跌墜下來，忙道：「無雙，你非受家法不可！」

這少年隨樹枝下墜，百忙中還向樹梢望了一眼，樹枝下墜，快到地上，他身形一直，便已立在地上，他看了巫靈公發青的臉色笑道：「你若不服，不妨一試！」

巫靈公還未開口，哈赤木已身形一起，口中叱喝道：「你是甚麼東西，也配來賣狂！」隨手就是一掌。

那少年不閃不避，右手一起，圈指便彈，一縷冷風，已彈中了哈赤木的右臂俠白穴，哈赤木的右臂立即垂了下來，他所施的正是武夷派獨門朱雀指。

連這在旁的孟川思也倏然變色，少年身形斜滑出一丈，對哈赤木道：「你不配和我動手，還是由那老東西來動手吧！」

巫靈公在門下手中取過龍牙刀，道：「好！老夫若折在你小子手中，也是氣數。」

少年人答道：「我上樹取兵刃！」說完，身形直拔而起，一縱五丈上下，在橫枝上一點，又升高了四丈左右，才往樹葉叢中竄入，只聽他說道：「別說我吹大氣，你亦下去看得清清楚楚一點。」

隨聽「克察」一聲，七八丈高處一條樹枝也折斷下來，一個白衣少女身形也隨之跌墜下來，少女離地尚有二丈，一個雲裡翻，身形便輕巧的翻落地上，衆人一看，這少女長得清秀脫



俗，粉臉已漲得通紅。

可是樹上仍有一聲嬌笑，道：「可是我才不下去呢！」隨聽枝葉亂响，「克察克察」聲中，又有一白衣少女跌墜下來，和前者一模一樣，也是漲紅了臉，可是她却柳眉倒豎，一臉怒色。

少年身形，由樹上飄落下來，可是手中並沒有兵刃，他飄隨二丈左右，凌空脫去外衣，露出肩背二件兵刃，身形緩緩落下，姿勢美妙已極。

第二個跌墜下來的少女，正是武夷宗主孟川思孿生愛女孟無雙，她已一搭肩背，撤下長劍，想撲向落下少年，孟川思一手抓住她道：「先看他和老東西如何過手？」

少年一落地，手在肩背一搭，撤下二件兵刃，一指巫靈公道：「你來領教領教四賢門下小輩的功力吧！」

這少年二件兵刃一撤出，孟川思、紅花郡主、安山、沙侗、辛亥和蒲千這老一輩人物都突然變色，原來他右手「青蟾戈」，左手「左鋒劍」，這二件兵刃乃玄門七寶中之二，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九行樵夫」戈襄公的隨身兵刃。

巫靈公見識淺陋，不識這玄門至寶，大喝一聲，一挺龍牙刀，欺身前進，一招「困龍升天」，刀身閃起一道黑色光芒，如墨龍般疾繞而上。

急得旁立的孟川思由袖管中撤出了名聞天下的「紅金扇」，他急的是少年手中既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隨身兵刃，萬萬不能落敗，否則戈襄公一世英名，便喪在關外，他撤扇準備，是怕這少年功力不及巫靈公，雖有至寶利器在手，也不能保証勝出。

少年一見巫靈公招式凌厲，身後橫移一步，右手戈一招「烘雲托月」，封向斜抹來一刀，左手劍一震，紫赤光華爆散開來，已用上了「流星掩月」的上乘劍招，這一招在對敵眼中看來，宛如無數劍影，疾罩而來，摸不準那一道是實劍，那一道是幻化出的劍影。

巫靈公慌忙一撤刀勢，身形斜塌，不敢與少年左鋒劍相觸，脫出劍勢，一偏刀鋒，立即使出黑龍刀法，一片烏黑光芒，築起了一道光牆，在少年身外流轉，少年左劍右戈，一道赤光和一道紫赤光華，不時起伏翻滾，在旁觀戰的，別說是小一輩，連老一輩的也難看出雙方人影和招式，只有孟川思輕噓了一口氣，把紅金扇再次收入袖中。

只七八個翻滾，只聽得「噹！」一聲，宛如一聲龍吟，一縷黑光飛向半天，人影倏定，這少年左鋒劍已點住了巫靈公咽喉，這縷黑光敢情是巫靈公手中的龍牙刀。

少年沉聲道：「你身爲千山派掌門，却不識這玄門利器神物，妄想逞强，我本可以一招削斷你這龍牙刀，但不顯本身功力，你定不服，才特意用招式挑去你手中刀，我本不想傷你，然我師門至寶，若一動用，必須見血還鞘，違反不得！」說完之後，左鋒劍在巫靈公肩頭一劃一按，已劃開了巫靈公肩頭，劍身上沾了血，然後把青蟾戈往上一蘸，便躍身後退，巫靈公一臉羞慚，又怨憤難當，呆了一陣，便大吼一聲，手往自己天靈蓋拍去，二條人影分前後而到，巫靈公右掌腕脈早爲人一把扣住，全身乏力，他心中一驚，甚麼人有這等高超手法和快速身法，定睛一看，扣住他腕脈的正是這個少年，另一人却是孟川思。

少年對孟川思一笑，沉聲對巫靈公道：「我知你受不起這等恥辱，有骨氣的必然自栽，早已準備解救，你受挫於孟宗主而不窘，乃是孟宗主言談和出手都已留情，我年輕氣浮，使你難堪一點，其實你將來知我身份，也不會難堪，天下武林，殊途同歸，只不過各派修爲不同，關內關外，也只是地域不同而已，不一定關內必勝關外，這是你的偏見而已，摒除這偏見，你便會心平氣和了。」說完，就把手一放退下。

巫靈公沉思一陣，才苦笑了一聲，向衆人一拱手，命手下扶「黑白雙煞」而去，那邊黑山派狄冥，也乘機跟隨而去了。

那少年穿上了外衣，重對孟川思和紅花郡主施了一禮道：「在下于天戈，家師乃是內牙山回春園戈襄公，適才和千山派掌門人說話時，在二位前頗有僭越之處，這裡謝過。」

這于天戈說話不亢不卑，恰到好處，因世外四賢之一的「九行樵夫」戈襄公，輩份較孟川思高了一輩，于天戈乃是與孟川思平輩論交的。

孟川思也還了一禮道：「于老弟一撤出戈劍，老夫已知來歷了，戈前輩可好？」

于天戈含笑拱手道：「托福，家師還清健如昔。」說到這裡，他回頭對「五窮先生」安山道：「我與令師禿石翁論交，蓋他是二師叔門下，與在下也是兄弟行，你剛才喝問我稱小子，眞敎我手足無措。」

安山漲得滿面通紅，連連作揖，口稱小師叔不止，紅花郡主笑道：「你這位老祖宗，今日偏偏會遇到了都是長輩，你五窮先生變六窮了，這一窮是窮在難以應付。」

衆人都笑了起來，孟川思一推無雙道：「你剛才想拔劍和于叔叔鬥氣，現在你看了于叔叔武功，敢不敢再鬥？」

孟無雙也紅了粉臉，于天戈笑道：「我們沒有甚麼氣可鬥的，她跌我下地，我也還她一手，兩不吃虧，倒是這位姑娘，也爲我折斷樹幹跌了下來，實在過意不去。」說完，就向她一揖，羞得和無雙站在一起的孟獨玉抬不起頭來，倒是無雙看到這情況，咭的一聲笑了起來。

紅花郡主就命二人拜見了這位年輕的于叔叔。

一場風雲險惡的關內外爭雄，終因千山和黑山二派功力膚淺，就在這一個時辰之內結束了，眞是雷聲大，雨點小，「絕影飛」蒲千，因欲代蒲千里去接回萬里鏢局中武師和鏢夥，故不立即進關，其餘的人，都擁着孟川思和于天戈，一邊走，一邊聽于天戈談論此次奉命下山經過。

原來因玄門正宗各派，近年來由於長老紛紛閉關不出，小輩們又仗着師祖餘蔭，在外自傲自大，漸為外道各派所不能容忍，有羣起責難之意，一般黑道旁門頑兇，也乘機蠢動，已伏下了殺機，只等幾個邪惡魔頭互相去了猜忌，暗中一聯絡，便是一場浩劫。于天戈師門已知悉這危機，故命他下山，分別通知幾位隱居中友好，從中化解云云。

孟川思和沙侗聽了，都深皺雙眉，懷了一份心事，突然間獨玉叫道：「爹，你看無雙。」

衆人一看，只見無雙不知甚麼時候，在林偉手中取了日月流星雙錘，正以軟索雙錘飛舞着把「小瘟神」夏溫困在正中，迫得夏溫東閃西躲，紅花郡主走了上去，劈手把軟索奪了過來問道：「你這是作甚麼？」

無雙笑道：「我在樹上幫他打那老賊，見了面也不道謝一聲，我才迫着他鬧着玩的。」

衆人見她天眞無邪，學着她母親對巫靈公所說的語氣，俱都笑了起來。

為着于天戈所說，各派中人都趕着回去，準備對付旁門和黑道中頑兇來尋釁了，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茲後孟獨玉下嫁于天戈，孟無雙配於由「小瘟神」改號為「千面神」的夏溫為妻，都不在本文之內，暫且不提。

（本篇完）





雁翎寶刀／麥菁・文　可飛・圖

# 雁翎寶刀

## 高忠擒海怪　智取雁翎刀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

雁翎刀是古代的寶刀，南宋孝宗乾道元年，有人進貢雁翎刀，其薄如紙，輕如葉，但鋒利無比，用來剖玉，應手而開，以之斷金，應手而斷。

宋孝宗令人仿製了三千把，結果都比不上這把古代的雁翎刀。後來這把寶刀突然不見了，只留下雁翎刀的形狀。

這把刀的形狀，有如雁翎，讀者要知道雁翎是甚麼樣的，可以到市上取一把鵝毛扇來看，那扇子上的鵝毛，也就和雁翎一樣了。

雁翎的毛兩邊都是一樣排列得齊齊整整的，是以雁翎刀兩邊都是刃，到尾部的地方稍尖，柄相當長，是以名定曰「雁翎刀」也。

但宋孝宗乾道年間所仿製這把刀，雖有三千把之多，但不到一百年，便都成了廢鐵，沒有一把再可以用的。至於那把原始的雁翎寶刀却不知去向。

有人說這把雁翎寶刀是被金人盜去，獻給金主，後來元人滅金，被元人取去。也有人說這把寶刀是被海盜偸去，其後沉入海底。總之傳說紛紜，莫衷一是。

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距離乾道元年已是百餘年了，這把雁翎刀才再出現。但它不是單純以刀的姿態出現，而是被握在魔鬼的手出現的，這把雁翎刀，竟然變成魔鬼的利器。

事情是這樣的，山東文登縣境，地近海邊，居民多數以捕魚為業。這年沿海一帶的居民，發覺他們所餵養的豬羊家禽，往往失去，而且走得無影無踪，如果就算被甚麼野獸吃了，總會有一些皮毛骨頭，或者有血跡留下，不會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的。

靠海邊最近的一個漁民，姓海名中仙，他的年紀不大，生性好奇，碰巧他家裡一頭豬，也突然失踪了。

他到處找尋，也沒有找到，於是他再買一頭豬回來，那晚他用長繩縛在豬的脚上，繩子另一端，則縛在自己的脚上，睡在豬屋的旁邊，以作窺伺。

這樣，他認為豬如果給人偸盜，豬脚上所縛的繩子，定然會牽動他的脚，他自然會醒來，即使豬是自己逃去的，那也一定會牽動他的，從而尋求原委。

不料，這樣一連睡了三晚，一天他睡醒了起來，那頭豬竟然不見了，縛豬的繩子中斷。

海中仙大為憤恨，他白白損失了一隻豬，而甚麼也查不到，再三細想，只好怪自己睡得太熟了，同時也怪自己不用鐵索把豬縛着，以至被人將繩子剪斷，而使自己一無所覺。

於是，他特地到城裡去，找着鐵匠，請鐵匠替他打造一條全鋼的鍊子，又細又長，以便縛在豬身和他自己

的脚上，鋼鍊不容易弄斷，他以爲這樣佈置，如果再有人來盜豬，他一定可以發覺的。

鋼鍊打好之後，他再去買了一頭大豬回來，用鋼鍊鎖在豬身上，另一端鎖在自己脚上，有如繫上了脚鐐一樣。

這天晚上，他十分警惕地睡在豬屋的旁邊，但通宵不見有甚麼動靜。

到了次日，他再到豬屋去看看，只嚇得他張開大口，原來豬又不見了，只剩下半截斷鋼鍊。

連鋼鍊也斬斷了，還沒有發覺，這眞使海中仙十分慚愧，他拿起鋼鍊來看時，祗見斷處的切口十分齊整光滑，像是被一把利刀切斷似的。

海中仙十分驚異，這是特製鋼鍊，如果以普通的鐵刀或鐵剪來砍來剪，那決砍不斷剪不開的，即使用鐵銼來銼，也不可能使斷口如此平滑。

盜豬的人，如何能使鋼鍊這樣的斷法呢？他緊握着這斷了的鋼鍊獨自出神，眞是百思不得其解。海中仙已經一連損失了三頭豬了，他本來不是個富有之家，再沒有本錢來作試驗了，祗好自認晦氣，不再養豬了。

過了幾天，海中仙在夜中醒來，突然聽到雞屋裡有雞叫聲音，雖然祗是叫了一下，但已使他警覺了，他馬上翻起身來，走到窗下，向雞屋方面望去。

不望猶可，一望之下敎他毛骨悚然，原來他在月光下所見的，是一隻藍面獨角的東西，遍身長着綠毛，背上的鱗甲閃閃發光，正從雞屋向海上走去，牠的手上抓着幾隻雞，一邊走一邊吃，不久便沒入海裡去。

海中仙見了這樣情形，知道前後三次失豬，和這次失雞都是這海怪作出來的，他想，如果這海怪不除，將來這沿海一帶的居民，將受害不淺，最怕的是：海怪吃光了家禽家畜後，便來吃人，那時就不堪設想了。

次日，海中仙便到文登縣衙門來投訴，但是，文登縣的知縣却不肯相信他的話，反而向他斥責，道：「海中縱有妖怪，也不會登陸的，你可曾有看見過海中魚類會上岸行走嗎？」

海中仙力證所見非虛，知縣還是不肯相信，把海中仙趕了出去。

知縣回到後堂來，對夫人說道：「無知鄉民，竟說海中有妖怪，上岸來搶奪家畜，試想海裡即使有妖物，離了水又怎能夠生存呢？」

知縣有一個僕人，姓高名忠，此人身壯力大，膽量最好，聽了知縣的話，便插嘴道：「聽說南方有一種鱷魚，是會上陸地吃人的，莫非這種東西來到了北方來麼？小人願意前去視察一下。」

知縣見說，想了一想，點頭答應道：「你去看看也好，省得那姓海的說我官不理民。」

高忠得到知縣的允許，馬上趕到海中仙家裡來，海中仙這時正因爲知縣不肯相信他的投訴，正在那兒納悶，一見到高忠到來，不勝欣喜，宰雞熱酒，款待高忠。

高忠問道：「這妖怪甚麼時候出現的？」

海中仙答道：「大約在二更之後！」

高忠又道：「白天會不會出現？」

「不會的，從來不會見怪物在白天出現過，」海中仙說道：「白天海邊人多，如果見着怪物，必定鼓噪擾攘。」

高忠說道：「那末，我今晚要在你這兒過夜了，我希望能夠見到這隻怪物。」

「那最好不過了。」海中仙說：「即使你不來，我今晚也要窺伺，看看這魔鬼的眞正面目。」

「這不會是鬼，」高忠道：「恐怕是甚麼海怪之類，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這天晚上，海中仙留高忠吃了晚飯，兩人爬到屋背上，居高臨下，向海邊窺伺着。

月輪高高掛在他們的頭上，海邊的平沙，被月色照耀如雪，纖毫畢現，海浪溫和地拍着海邊沙灘上。

二更過後，奇怪事來了，忽見海水中分，有一件東西自海中箭也似的向岸上游過來。

海中仙連忙拉拉高忠的衣角，高忠點點頭，注目向岸邊凝視着。

海中仙前次所見的獨角藍面怪物，又再湧現了，細看牠的身體，却不只一丈長，牠的雙脚，似乎站不甚直，雙手却像葵扇一般，五指很短。

怪物上得岸來，却不朝海中仙家裡去，站了一刻，便投向西面的一家人家去。歇了半晌，又見怪物捉着一隻大豬，跳進海裡，轉眼已經走得無影無踪。

高忠見了，也不禁駭然，海中仙拖了他回到屋子裡來，說道：「忠兄，你親眼見着了吧，你信還是不信！這樣的一個怪物，如果不設法消滅，這裡一帶的居民，如何能夠安枕？」

「我回去對知縣老爺說去，自然要來殲滅牠的！」高忠是這樣的對海中仙說。

到了次晨，高忠匆匆別了海中仙，回到衙門裡，見着知縣，知縣立即問道：「你見過那甚麼怪物了麼？」

「是的，小人親眼見過了。」高忠回答道。

「是鱷魚還是甚麼？」知縣問道。

「不！不是鱷魚，牠比鱷魚更可怕。」高忠答道：「鱷魚祗會爬行，這怪物却會站起，身高丈餘，身上長着綠毛，背上還有鱗甲，頭上有角，手如葵扇，正不知是甚麼東西！」

知縣聽了，也不由得驚愕，反而向高忠問道：「這樣說來，這是一個魔鬼了？」

高忠答道：「魔鬼我是不相信的，



但這必定是海底裡的甚麼生物，也許是蛟人之類？」

「那末，你還想把這海底怪物捉住嗎？」

高忠慨然說：「如果老爺有命令要我去捉這怪物，我是願意去的，但那怪物身長丈餘，比我高了一倍有多，敎我步行去捉物，那是困難之事，除非給我槍和馬。」

知縣馬上答應，使人牽出一匹高頭大馬來，又給了他一支槍，這支是柄鐵槍，是全枝用鐵打成的，不像木桿槍那麼易折。

高忠的膽子也眞夠大，他得了鐵槍和高馬後便辭別了知縣，立即跑向海中仙家裡來。

海中仙見他雄[illegible]，氣昂昂的來到，欣然接着問道：「你是爲着捉拿海怪而來的麼？」

高忠下了馬道：「當然是爲着捉拿那海怪而來，否則我爲甚麼要跨馬持槍？」

海中仙回頭一望，不見高忠領有兵馬，不禁困惑地道：「你怎麼不多邀幾個人來？單是你一個，恐怕不是那海怪的敵手！」

高忠笑道：「縣中除了我之外，沒有一個有膽量的，邀他們來也沒有用，省得礙手礙脚，諸多麻煩，所以還是待我自己來的好。」

當夜，高忠仍與海中仙在屋面上窺伺，像上一次那樣，二更之後，那海怪又出現了，當高忠見水怪出現水波心之時，他便躍下院子裡來，上馬持槍，向着那海怪奔去。

海怪見高忠躍馬而來，似乎有點驚異，站在岸邊不動。

高忠躍馬來到怪物的身前，挺槍便刺，但那怪物也乖巧，側身一閃，便避開了高忠的槍，高忠一槍刺牠不着，順勢把槍向横一掃，這一下却把怪物的身子掃着了，只聽那怪物一聲大叫，有如猿啼，倒在沙灘之上。

高忠大喜，急欲掄槍向怪物刺去時，怪物已經在沙灘上，一連打了幾個滚，滚到河邊。高忠連刺了幾槍都沒有刺中。

高忠祗得催馬到海邊去，打算追擊，但是怪物已經滾下海中去了，他的馬兒不能下海，功虧一簣，只得望海興嘆！

「便宜了這傢伙。」高忠在海邊駐馬沉吟，正要離去時，忽見怪物騎着一匹海獸，從水波心冒出，這匹海獸似犀非犀，似象非象，像一匹河馬，怪物手中却握着一柄雁翎般的刀。

那海獸登了岸，蹣跚而行，走得並不快，可是，那怪物已夠高大，再騎上海獸身上，就像一座塔似的，向前移動，這情勢也夠怕人了！

高忠很膽壯，仍然要迎上前去，但他胯下的馬却畏懼不前，長嘶後退，幾乎把他掀下馬來，高忠急忙夾住馬腹，拍拍馬背，然後挺槍和那怪物作戰。

那怪物身軀雖高大，但轉動不很靈活，所騎海獸更是遲鈍，因此，高忠得以靈活的武藝，向怪物的左右前後夾攻。

不料，當高忠一槍就要刺中怪物的時候，恰好那怪物手中的刀斜撇過來，祗聽得一聲「喀察」，高忠的鐵槍已被削去槍尖，變成一根鐵棍。

高忠大驚，但仍然用那根沒槍尖的槍，向怪物的腹部刺去。

那怪物因身手不夠靈活，竟被高忠刺中了腹部，又是一聲怪叫，棄刀而逃，高忠把那根斷頭槍向他的背後和那匹海獸連刺幾槍，可惜槍尖已被削斷，沒法刺得進去。

那怪物騎着海獸，剎那間，已跳進入海裡去了。

高忠追到海邊而回，見沙灘上，怪物所持的兵器還留在沙灘之上，閃閃發光，他下了馬來，把它拾起，帶回海中仙家裡去，仔細一看，這把刀的柄上刻着「雁翎刀」三個字，他把雁翎刀試削自己的鐵槍時，有如削泥，這才知道這是一柄寶刀，幸而海怪身軀笨重不靈，否則，他可能命已喪在這寶刀之下了！

高忠把雁翎刀帶回縣裡，知縣取刀細驗，知道這把刀便是原始的雁翎寶刀，便把它放在武器庫中。但是沒有多久，這把寶刀又突然的失踪了，海怪也沒再出現。

（全文完）

#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 一屍命案　三家認屍

鐵山，譽滿武林，名動公卿，在江湖道上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

其實他只是江寧府的一名捕頭而已。

捕頭身份不高，在官場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鐵山却被人尊爲江南神捕，一代奇人。

* * *

江寧府是我國著名的古都之一，襟山帶河，龍蟠虎踞，形勢之勝，應爲南疆第一。

只因六朝金粉與秦淮風月的流傳，這座古都也時常被人目爲紙醉金迷的所在。

不過這江寧城中却也藏龍卧虎，一般黑道兇人，在此地總會斂跡三分。

但天下之事，往往令人難以測忖，就在一個寒風如剪的清晨，這座龍蟠虎踞的古都，竟然發生一件駭人聽聞的兇殺奇案。

一具失去四肢的無頭屍體，首先出現在太平門的城樓之上，接着光華、水西、浥江、玄武四門之外，分別發現了鮮血淋漓的肢體。

屍分五處，高懸示衆，行兇者手段的狠毒，實在使人不寒而慄。

其實應該還少了一處，因爲五門懸屍，並沒有受害者的頭顱，不管兇手殺人的動機何在，爲了辨識受害者的身份，必須將他的頭顱尋找出來。

但偵員四出，搜遍方圓百里，不僅未能找到那顆頭顱，連兇手的蛛絲馬跡也毫無發現，在官方來說這豈不是一樁頭痛的事兒。

更麻煩的是，屍體只有一具，苦主却有三個。

他們是已退職的「帶刀散騎舍人」張宗宇。

五湖鏢局總鏢頭熊霸。

萬寶錢莊的東主安陸。

他們的家人先後出面認屍，並請求找回頭顱，緝拿兇手。

理由是上列三人突然失踪，他們的心窩都有一顆與屍體十分相似的黑痣。

心窩有黑痣也許是巧合，三人一起失踪就不能等閑視之了，而且他們都是名人。

不管怎麼說，屍體只有一具，認屍的却有三人，除了找到受害者的頭顱，沒有人敢斷言應該由那一家認領。

其實認領屍體並不是最大的難題，更嚴重的是如何找到三名失踪之人。

也許明天，也許後天，如果城樓之上再掛出一具無頭屍體，不只是官府的尊嚴掃地，六朝古都也變作人人自危的人間地獄了。

於是，官方下了一道限期破案的嚴諭，江南神捕鐵山自然是責無旁貸了。

* * *



寒月映窗，書房中顯得一片迷矇。

這是鐵山的習慣，每逢重大案件發生，他必會閉戶沉思，深夜不寐，而且連燈都不願點上一盞。

十多年了，他的習慣絲毫未變，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個助手而已。

她是鐵山的愛女湘菱，一個明慧剛毅，頗有父風的美麗姑娘。

他們父女默默相對，默默沉思，除了蟲鳴蛙語，再也聽不到半點聲息。

良久，鐵湘菱長長一吁，道：「爹。」

鐵山道：「你想說甚麼，湘兒？」

鐵湘菱道：「女兒覺得這件兇案十分古怪，其中內情只怕複雜得很。」

鐵山嘉許的點點頭道：「妳進步了，湘兒，說說你的想法。」

鐵湘菱道：「兇手分屍示衆，看起來好像與被害人毒怨太深，實際上他只是想造成混亂，混淆視聽而已。」

鐵山道：「不錯，就一般心理分析，無論仇恨如何之深，分屍已屬太過，示衆大可不必。」

鐵湘菱道：「如果分屍不能解恨，多半會波及受害者的家屬，兇手並未如此，似乎有欠常理。」

鐵山道：「不錯，你還有甚麼意見？」

鐵湘菱道：「帶刀散騎舍人張宗宇雖已退職閒居，但故舊滿京華，咱們招惹不起；五湖鏢局的總鏢頭出身五龍世家，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萬寶錢莊財雄勢大，東主安陸的份量並不在上述兩人之下，他們三家聯手向官方施加壓力，對咱們將十分不利。」

鐵山道：「是的，活的要找人，死的要找屍，還要找一個失踪的人頭，世上如此之大，叫咱們從何處找起。」

鐵湘菱道：「爹，你有沒有腹案？」

鐵山道：「不能說是腹案，只是一種構想而已。」

鐵湘菱道：「說嘛，爹，讓女兒增長一點見識。」

鐵山道：「張宗宇出身黑道，因妹妹的裙帶關係得以夤緣仕途，但自退職閒居後，當年的黑道朋友仍然時相過從。」

鐵湘菱道：「如此說來，受害者是張宗宇的可能性就較大了。」

鐵山道：「不，爹只是說張宗宇與分屍案可能有關，而且，任何一個案件之中，每一個細微環節都會息息相關，而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因之偵破案件的可能，所以對另外兩處咱們也不能忽略。」

鐵湘菱道：「是的，爹，不過那個總鏢頭……」

鐵山道：「五龍世家是當代名門，如果有人要對付熊總鏢頭，他們需得顧慮可能發生的後果。」

鐵湘菱道：「女兒也是如此想法，那萬寶錢莊呢？」

鐵山道：「安陸長袖善舞，週旋於名公巨賈之間，但爹懷疑他深藏不露，是一個身懷絕學的武林高人。」

鐵湘菱道：「爹如此懷疑，至少應該有一點根據。」

鐵山道：「萬寶錢莊三大護院，衣行機出身太極，是當代太極掌門袁大罡的師弟，包蓮兒出身不詳，但爹瞧得出，她那身功力決不在衣行機之下，第三個護院甘瘋子，爹不說你也知道，此人亦盜亦俠，在江南，是一個家喻戶曉人物。」

鐵湘菱道：「爹，咱們該如何着手？」

鐵山道：「着手偵辦之前，先要弄清殺人者的動機，你想想兇手的動機是爲了甚麼？」

鐵湘菱道：「他是造成混亂，想達到某一種陰謀。」

鐵山一嘆道：「是的，這是一個大陰謀，但這個陰謀却迷離得令人如墮五里霧中。依爹猜想，張宗宇、熊霸、安陸可能全未失踪，他們的前胸也不一定生有黑痣。」

鐵湘菱道：「爹，咱們就將他們三家列爲偵察的對象，也許可以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鐵山道：「這三家當然是咱們偵察的對象，不過這般人全不好惹。」

鐵湘菱道：「可是，爹，府台大人限期破案，咱們沒有時間拖了。」

鐵山道：「這個我知道。」

一名門下弟子諸葛麟忽然奔進來稟報道：「稟師父，張府管家力秀求見。」

鐵山一怔道：「帶刀散騎舍人府的管家？」

諸葛麟道：「是的，師父。」

鐵山道：「快請。」

張府管家力秀也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只不過他那副獐頭鼠目的相貌却令人不敢恭維罷了。

進門一個哈哈，同時雙拳一抱道：「久違了，老哥哥，小弟給你請安來了。」

鐵山道：「不敢當，力兄請坐。」

在力秀進門之前，鐵湘菱已點上油燈，此時奉上一盅香茶便退了出去。

鐵山道：「力兄大駕寵臨，必然有所指教的了，請說。」

力秀道：「不敢，小弟是爲家主人之事來專程拜訪的。」

鐵山淡淡道：「我知道力兄是奉張大人之命而來，張大人近況可好？」

力秀神色一呆道：「老哥哥，你……」

鐵山微微一笑道：「我何以知道受害者並非張大人？何以知道張大人並未失踪，是麼？」

力秀一嘆道：「老哥哥，小弟當真服了你了，請問……」

鐵山道：「這很簡單，受害者身材粗壯，較張大人幾乎大了一圍，一眼便可分出，它自然不是張大人了。」

力秀道：「對，家主人也知道瞞不過老哥哥的法眼，但……」

鐵山道：「適才力兄進來之時，神態頗為從容，如若張大人當眞失踪，力兄應該有幾分焦急之色才對。」

力秀道：「老哥哥神目如電，小弟在你的觀察之下就無所遁形了。」

鐵山道：「好說，力兄究竟有甚麼指教？」

力秀道：「三天前家主人外出訪友，公子張釗少不更事，竟誤報他老人家失踪，為老哥哥平添無謂的困擾，今晚家主人訪友歸來得悉上情，十分過意不去，特命小弟前來銷案，並向老哥哥表示歉意。」

鐵山向力秀深深的瞥了一眼，道：「是這樣的嗎？力兄。」

力秀道：「是的，老哥哥，小弟不敢說謊，夜色已深不打擾了，告辭。」

他遞了一張撤銷失踪的稟報，就匆匆告辭而去。

忽然而來，忽然而去，鐵山沒有留他，脣角間却牽起一絲冷冷的笑容。

此時鐵湘菱由裏間走了出來，道：「爹，那力秀所說可是眞的？」

鐵山道：「自然不是眞的，張釗縱然少不更事，也不會莽撞得如此離譜。」

鐵湘菱道：「爹，力秀欲蓋彌彰，這張家是當眞有問題了。」

鐵山道：「張家一向飛揚跋扈慣了，所以遇事就沉不住氣，只要稍加旁敲側擊弱點就會暴露出來，其實依爹估計，五湖鏢局及萬寶錢莊的問題並不在張家之下。」

鐵湘菱道：「爹的眼力眞厲害，女兒就沒有注意到受害者的身材與張大人有甚麼差異。」

鐵山道：「留意別人的特徵，深入查察每一件事物，對辦案是有幫助的，譬如那屍體……」

鐵湘菱道：「這個女兒注意到了，那屍體好像並非一人？」

鐵山點頭嘉許道：「好，說下去。」

鐵湘菱道：「它那左腿膚色較黑，脚趾也比右脚粗大，一個人是不應該這樣的。」

鐵山道：「還有麼？」

鐵湘菱道：「女兒就只瞧出這些了。」

鐵山道：「受害者家境很好，年齡約莫五旬上下，並習練得一身不俗的武功。」

鐵湘菱道：「爹是怎樣瞧出這些的？」

鐵山道：「此人皮膚白嫩，証明他平時吃得好，也毋須做風吹日晒的工作。除了家境富裕之人決難辦到，只是他身材微微發胖，這是年近五旬之人必然的現象，至於他身懷武功一點，是由他雙手的骨節瞧出來的。」

鐵湘菱道：「人稱爹江南神捕，果然實至名歸，女兒時常自認不錯，比起爹來就差得遠了。」

鐵山笑道：「別替爹送高帽子，時間不早了，你去歇息吧。」

鐵湘菱道：「是，爹。」

* * *

萬寶錢莊南北三十六家，總店設在江南鼓樓，財力之雄，民間百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約莫辰初時分，一名手玩英雄膽、身材高大的灰衣老者走向萬寶錢莊的大門。

守門的大漢微微一怔，立即攔住去路道：「朋友有何貴幹？」

灰衣老者道：「兌換銀錢，可以麼？」

守門的大漢道：「本錢莊今天結帳，暫停營業，請朋友改天再來。」

灰衣老者道：「那我就見見你的帳房先生沈崇道，咱們是老朋友了，這該沒問題吧。」

守門大漢道：「對不起，沈先生正忙着，無暇見客。」

灰衣老者面色一沉道：「如果老夫非見不可呢？」

守門大漢道：「這個……」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正待向裏面直闖，一聲哈哈忽然傳了出來，道：「是鐵大人駕到，門房不得無禮。」

隨着話聲，一名身材修長、手持旱烟桿的藍衫老者快步迎了出來。

「不知鐵大人駕到，失禮得很，請。」

「好說，沈兄請。」

帳房沈崇道將鐵山迎進大廳，待侍僮獻茶之後，沈崇道再度雙手一抱道：「鐵大人駕臨本莊，不知有何指教。」

鐵山道：「指教不敢當，只是有點小事想跟沈兄談談。」

沈崇道說：「甚麼事？鐵大人請說。」

鐵山道：「萬寶錢莊的事，沈兄能夠做主幾分？」

沈崇道說：「那要看甚麼事了，有些事兄弟可以全權處理，有些事却要稟告東家。」

鐵山道：「這件事沈兄只怕不能做主，最好請貴東家出來一會。」

沈崇道說：「敝東失踪多日，已經呈報府衙了，鐵大人難道忘了此事？」

鐵山淡淡道：「那就請安夫人前來一談吧，免得誤了事，都有不便。」

沈崇道說：「有這個必要麼？鐵大人。」

鐵山道：「在下還有要事待理，希望沈兄不要做無謂的拖延。」

沈崇道無可奈何，只得吩咐小廝去請東主夫人。

片刻之後，兩名青衣小婢擁着一名年約三旬，身着黃衣的麗人出來。



經沈崇道介紹，黃衣麗人襝衽一禮，道：「賤妾秦氏見過鐵大人。」

鐵山雙拳一抱，道：「因為事關萬寶錢莊的安危，不得不煩瀆安夫人的芳駕，不情之處幸勿見怪。」

安夫人道：「不敢，鐵大人請坐。」

鐵山道：「謝謝。」

安夫人道：「鐵大人寵臨寒舍，不知有何見教？」

鐵山道：「自然因為那屍體之事了，不知安夫人有甚麼意見？」

安夫人哀傷的一嘆，道：「先夫遭逢不幸，尚請鐵大人為寒家做主。」

鐵山道：「安夫人認為那屍體就是尊夫嗎？」

安夫人道：「先夫不幸失踪，那屍體的前胸又有一顆與先夫相同的黑痣，唉，賤妾縱然不願相信，却無力推翻那殘酷的事實。」

鐵山道：「請問安夫人，尊夫今年多大年歲？」

安夫人道：「先夫屬虎，今年整整四十。」

鐵山道：「最親莫若父子，最近莫若夫妻，安夫人對尊夫身上任何一點傷痕或暗記，必然都能夠記得的了。」

安夫人道：「是的。」

鐵山道：「前年端午龍舟競賽，尊夫在領導黃龍奪標之時，曾與恨天無把朱滄瀾發生爭鬥，尊夫的右臂因而留下寸許長短的傷痕，安夫人可還記得？」

鐵山又道：「四十歲的男人，身體是健壯的，一般來說，應該處於巔峯狀態。但那屍體却已肌肉鬆弛，趨向老化，依生理情形判斷，他不會少於五十。」

安夫人沒有回答，神情却已顯出坐立難安。

鐵山微微一笑道：「那屍體的右臂並無傷痕，可以斷定他絕非尊夫，安夫人分明知道不是，為甚麼還要派人前往認屍？」

安夫人道：「這……」

帳房沈崇道說：「這麼說鐵大人就錯怪夫人了，一個過份擔心自己丈夫的女人，在方寸大亂之際，那裏還能想到那些細微末節。」

鐵山冷哼一聲，道：「將一個無頭屍體認做丈夫，憑藉的是甚麼，難道那些不是一種證明？」

沈崇道一時語塞，他再也想不到鐵山的言詞竟如此鋒利。

鐵山嘆息一聲，接道：「萬寶錢莊分店遍全國，財力之雄厚，堪稱世無其匹。安東主更是文武兼資，功力之深，在當代武林並不多見，如果放棄一切，就此隱姓埋名豈不可惜。」

安夫人略作沉吟，忽然面色一整道：「多謝鐵大人開導，如果拙夫尚在人間，我想他會回來的。」

鐵山知道萬寶錢莊縱然知道某些隱情，一時之間他們是不會說出來的，今日到此為止，逼急了不見得會有更大的收穫。

於是雙拳一抱道：「很好，請轉告安東主，有困難儘管來找在下，鐵某願意竭盡全力。」

他走出萬寶錢莊，抬頭瞧了一下天色，身形一轉，便向府衙走去。

走出約莫三丈，他忽然閃身轉入一條小巷，脚尖輕輕一點，便像輕烟一般上了一間民房。

他只不過剛剛藏好身形，一條人影就匆匆奔了進來。

那是一個普通衣着的漢子，瞧不出任何礙眼之處，但有着一副十分矯捷的身手，反應之快也頗為驚人。

他只是向小巷瞧了一眼，就猜出他目前的危機，身形迅速一轉，便待逃出巷去。

鐵山哼了一聲，右腕一揚，兩顆英雄膽便像脫弦强弩一般的射出，那人奔不及五步，噗噗兩聲響處，英雄膽已擊中他的後心。

鐵山身形一拔，接連兩個起落，躍到那人的身邊，他先拾起英雄膽，然後哼了一聲道：「起來吧，朋友，別賴了，起來咱們談談。」

那人面部朝下，鐵山瞧不到他的面貌。

不管他是誰，鐵山說的話他應該聽得明白。

只是他一聲不响，好像當眞躺在地上耍賴似的。

鐵山心頭一動，暗忖：「英雄膽只能將他擊傷，決不至要他的命，這其中難道別有蹊蹺？」

於是他戒備着用脚一挑，將那人挑得翻了一個身兒，目光及處，心頭不由猛的一震。

敢情此人另外中了暗算，一柄短刀已連柄沒入他的前胸，傷中要害，他自然活不成了。

鐵山呆了一呆，立即搜查此人的衣袋，發覺他携帶着威力極大的火器，是一位十分可怕的火器專家。

就鐵山所知，江湖上擅用火器的只有雷神司馬逢春，此人在十五年前就已退隱，難道這是他的弟子不成？

不論死者是不是司馬逢春的弟子，此事必然與分屍案有關，而且案子逾來逾複雜，牽涉也逾來逾廣了。

他迅速奔到府衙，派人前來處理那具屍體，並吩咐不可張揚開去，只悄悄埋了算了。

然後他去晋謁知府，報告一切。

知府姓葉，是一個公正廉明的好官，他得知張宗宇並未失踪，而案情又是如此的複雜，除了責成鐵山破案，也就不再限期了。

辭過知府，鐵山正擬前往五湖鏢局一行，一名捕快忽然迎面奔來。

「稟頭兒，萬寶錢莊出了事。」

「哦，出了甚麼事？」

「萬寶錢莊的帳房沈崇道被人殺死。」

「啊，兇手是誰，抓到了沒有？」

「沒有抓到，不知道兇手是誰。」

「好，跟我去瞧瞧。」

他奔到萬寶錢莊，先向守門的兩名大漢瞥了一眼。

這兩人還是先前的那兩個，此時神態上更增加了一股厭惡之色。

他奔進後堂，安夫人立即迎了出來，這位風姿不俗的婦人，面色也較適才冷了幾分。

「鐵大人去而復返，必然有甚麼見教了，請說。」

「再煩瀆夫人，在下頗為不安，但人命關天，在下職責所在，不得不前來瞧瞧。」

「哦，鐵大人抓到分屍的兇手了？」

「在下說的是貴錢莊的帳房……」

「原來是這件事，鐵大人似乎管得太多了。」

「此話怎講？」

「生老病死是常事，江寧城裡天天在死人，難道鐵大人都要過問？」

「正常的死，在下自然不必過問，但沈崇道是被人所殺。」

「鐵大人誤會了，沈帳房平時就患有心病，此時只不過舊病復發致死而已。」

「哦，此話當眞？」

「借用鐵大人的話，人命關天，咱們怎敢欺騙大人。」

「可是，」適才向他稟報的捕快古艮工，是他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時忽然接口道：「在下適才經過萬寶錢莊，曾聽到裏面傳出驚呼之聲，有人說沈帳房被人所殺，而且是一刀畢命。」

鐵山道：「安夫人，沈崇道的屍體停在那裏？」

安夫人道：「在西院。」

鐵山道：「在下想去瞧瞧。」

安夫人道：「可以，不過沈崇道帳房已經入殮封棺，鐵大人只能瞧到一具棺材，如果大人還要瞧看，那就請吧。」

鐵山一呆道：「為甚麼這麼快就封了棺？」

安夫人幽幽道：「沈帳房在江寧無親無友，身世十分可憐，何況人死了以入土為安，所以咱們將它封了起來。」

鐵山道：「不行，你們不能就這麼將他安葬，在下認為別有隱情。」

安夫人道：「鐵大人說笑話了，難道有人謀害沈帳房不成？」

鐵山道：「這就難說了，人心難測。」

安夫人面色一沉，道：「鐵大人說話最好先考慮一下，作官的怎能如此信口雌黃？」

鐵山淡淡道：「在下無意傷害別人，只是不想任由沈帳房死得不明不白而已。」

安夫人道：「依鐵大人主意呢？」

鐵山道：「開棺驗屍。」

安夫人冷冷道：「誰是苦主，難道鐵大人要擾民不成？」

捕快古艮工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下願意作苦主。」

安夫人哼了一聲：「很好，不過如果王法沒有這項規定，兩位身在公門，就難脫敲詐勒索之嫌了。妾身言盡於此，兩位不妨考慮考慮。」

鐵山聞言一呆，他估不到安夫人竟如此厲害，瞧着她逐漸消逝的背影，半晌做聲不得。

古艮工道：「怎麼辦？頭兒。」

鐵山道：「走吧，咱們回去再說。」

回到府衙，鐵山立即交代古艮工道：「艮工，你帶人去監視萬寶錢莊，無論發現任何異動，都要派人向我報告。」

待古艮工退出之後，鐵山立陷焦思苦慮之中。

他相信古艮工不會聽錯，沈崇道的死必為謀殺，但沒有苦主報官，僅憑聽說是不能作準的，縱然身為府台，也無權要別人開棺。

難道就這麼罷了不成？

自然不能作罷，小巷跟踪之人被殺是滅口，沈崇道被殺又何嘗不是？

小巷被殺之人是生面孔，既未抓到兇手就無法查出他的來龍去脈。

沈崇道就不同了，他死在萬寶錢莊，又是那兒的帳房，只要證明他是被殺，萬寶錢莊就脫不了關係。

這是一條難得的綫索，鐵山不願這麼輕輕放棄，如果能夠說服知府大人，開棺查驗仍然有望。

於是他找到知府的隨從葉升，請他稟報知府有要事求見。

在後堂，他見到了知府，立即躬身一禮，道：「稟大人，屬下有一事相求。」

葉知府道：「甚麼事？你說。」

鐵山道：「古艮工在經過萬寶錢莊時，聽到裏面驚呼帳房沈崇道被殺，及屬下前往查問，錢莊東主之妻秦氏却說沈崇道是死於心病。」

葉知府道：「你認為這是一件命案？」

鐵山道：「古艮工聽說沈崇道被殺，他果然已經死亡，可見古艮工並未聽錯，何況安東主在分屍案發生之後，忽然宣告失踪，難免令人懷疑，那死者分明並非安陸，安夫人却前來認屍，由這些跡象顯示，萬寶錢莊與分屍案可能大有牽連，如果能查出帳房確屬被殺，咱們就可以逼那秦氏說出眞相了。」

葉知府略作沉吟道：「你能確定沈崇道是被他殺的？」

鐵山道：「屬下可以確定。」

葉知府道：「好，本官拚掉前途，要他們開棺驗屍。」

鐵山道：「多謝大人。」他擁着葉知府向萬寶錢莊奔去，及到達錢莊一瞧，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錢莊大門緊閉，這家財雄勢大的字號，竟然宣告歇業。

鐵山向守候在錢莊附近的古艮工面色一沉，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古艮工參見過知府，然後稟報道：「適才錢莊護院衣行機宣稱錢莊歇業，屬下正要回衙稟報，大人及頭兒却已經來了。」

鐵山道：「沒有別的動靜？」

古艮工道：「沒有。」

鐵山道：「好，你去叩門，就說知府大人駕到了。」

古艮工道：「遵命。」

「開門，知府大人駕到。」

古艮工拉開嗓門呼叫，半晌之後，大門才緩緩打了開來。

「誰呀？咱們不做生意了，你……」

開門的是一個面色冷酷的青衣中年人，當他瞧清來人之後，立即跪拜道：「草民王方參見大人。」

葉知府道：「不必多禮，起來。」

王方道：「謝大人。」

鐵山道：「王方，快去通知你們主母，就說知府大人駕到。」

王方道：「是，請大人稍候片刻，小人這就前去傳報。」

片刻之後，王方陪同護院衣行機前來，先向知府大人參拜，然後躬身肅客。

衣行機是太極拳掌門袁天罡的師弟，功力之高，在太極門應屬第一。

此人頗為自負，而且極富心機，像此等之人自然不甘雌伏了。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像他這等自負之人，何以甘願做萬寶錢莊的一名護院？

這是疑點，但鐵山曾經下過不少工夫，却找不到疑點的癥結所在。

唯一可供解釋的是一個利字，萬寶錢莊的三大護院都有極為可觀的收入。

葉知府自然不知道這些，但讀書人多半對相法有研究，他向衣行機那削瘦的面頰瞥了一眼，就斷定他是一個極富心機的人物。

在萬寶錢莊的後堂，葉知府見到了秦窈娘，對知府大人突然駕臨，她毫無慌亂不安之色。

「民婦秦氏參見大人。」

「免禮。」

「多謝大人，請問……」

鐵山接道：「知府大人駕臨，是為了沈崇道死亡之事。」

秦窈娘淡淡道：「生老病死，人所難免，承蒙大人親臨，沈崇道泉下有知，也應該引以為榮的。」

鐵山冷冷道：「安夫人好口舌，但咱們却認為沈崇道並非死於心病。」

秦窈娘一嘆道：「沈帳房一向依賴萬寶錢莊而生活，鐵大人該不會懷疑咱們害死他吧？」

鐵山道：「在下不敢如此武斷，咱們辦案講的是勿枉勿縱，鐵證如山。」

秦窈娘微微一笑，道：「鐵大人還是要開棺驗屍？」

鐵山道：「不錯，任何後果，咱們大人願意一肩承擔。」

秦窈娘道：「很抱歉，大人來遲了半個時辰。」

鐵山道：「此話怎講？」

秦窈娘道：「沈崇道的屍體已經火化，現在只剩下一堆骨灰了。」

鐵山愕然道：「你為甚麼如此匆忙將屍體火化？」

秦窈娘道：「第一是天氣熱，不便存放過久，第二正趕上沈崇道唯一的姪兒經商來此，準備明天起程趕回原籍，人死了應該落葉歸根，咱們這麼做是應他姪兒的要求。」

鐵山道：「沈崇道的姪兒呢？」

秦窈娘道：「在咱們這裏。」

鐵山道：「請安夫人叫他出來，在下想跟他談談。」

秦曉娘道：「可以，王方，快請沈公子出來。」

沈公子出來了，青衣小帽，一身小商人的打扮。

如果硬要說他不像，就只有那雙銳利的眼神了，一個內功頗具火候之人，他的眼神是無法隱瞞的。

不過也有例外，一個從未習過武功的人，如果眞元未洩，六根清淨，眼神同樣可以達到清澈明銳的境地。

不管怎樣，鐵山總得問他一問。

當沈公子參拜知府之後，鐵山詢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人名叫沈伯通。」

「你是何時來到江寧的？」

「昨天傍晚。」

「昨天傍晚沒有來探望你的叔叔？」

「沒有，因為小人要與買主接頭，待賣掉貨物，時間已經過晚了。」

「你販的是甚麼貨物？」

「杭紡疋頭。」

「哦，本地杭紡缺貨，每匹可賣六兩銀子，這回你必然賣到好價錢了？」

「託大人的福，賺是賺了一點，不過小人是整批賣出，每匹只賣四兩五錢銀子。」

「唔，你是賣給那一家綢緞莊的？」

「鳳翅疋頭莊，小人跟吳老板是老主顧，每次都是賣給他的。」

鐵山並不是在談家常，瞎聊天，他是想在閒聊中找出對方的語病。

結果他是失望了，沈伯通確是一個道地的疋頭商人。

於是他語氣一轉道：「沈伯通，你叔父火化是你要求的？」

沈伯通道：「是的，大人。」

鐵山道：「為甚麼？」

沈伯通道：「小人是一個小商人，勞碌經年，只不過搏得一點蠅頭之利，火化家叔，實在是情非得已。」

鐵山道：「你可知道令叔是怎樣死的？」

沈伯通道：「家叔患心病已經十多年了，現在年事日高，一旦舊疾復發，自然難以支持了。」

鐵山道：「令叔去世之時你可曾在他身邊？」

沈伯通道：「沒有。」

鐵山道：「那你如何知道令叔死於心病？」

沈伯通道：「想當然耳，而且小人曾經瞧過家叔的遺體，這一點當不致有甚麼疑問。」

此人只是一個小商人，却能回答得毫無破綻，簡直叫鐵山無隙可尋，在如此情形之下，知府大人只得打退堂鼓了。

回到衙門之後，葉知府眉峯一皺，道：「鐵山。」

鐵山道：「屬下在。」

葉知府道：「這件無頭公案，看來只好列爲懸案了。」

鐵山道：「形勢確是如此，但屬下還不願就此作罷。」

葉知府道：「可是咱們却無隙可尋。」

鐵山道：「屬下認爲還未到山窮水盡的絕境，未來仍有可爲。」

葉知府道：「哦，你說說看。」

鐵山道：「沈伯通只是一個小商人，但却見官不驚，據理分辯，這是疑點之一。」

葉知府道：「不錯，如非他們事先安排，那沈伯通就不是常人。」

鐵山道：「屬下想對沈伯通下點工夫，也許能夠找出一點破綻。」

葉知府道：「好，還有嗎？」

鐵山道：「退職的帶刀散騎舍人張宗宇、萬寶錢莊東主安陸及五湖鏢局總鏢頭熊霸，全是頗有份量的人物，他們分明知道那屍體另有其人，却要家人出面認領屍體，甘願隱姓埋名，如非受到極大的壓力，他們是不會出此下策的。」

葉知府道：「有道理，但那壓力是甚麼？」

鐵山道：「屬下一時還不大明白，不過這只是一個開端，未來必然還有難以預測的變化，咱們只要鍥而不捨，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葉知府點點頭道：「好，本府全力支持你，需要甚麼幫助，你可以隨時告知本府。」

鐵山道：「多謝大人，屬下告退。」

他剛剛走出府衙，捕快江浪跟上來：「頭兒，湘菱姑娘有要事，請頭兒先回去一趟。」

鐵山道：「好，老夫正想回去歇息一下，江浪，你到鳳翔疋頭莊問問吳老闆，查明沈伯通的杭紡布疋是不是賣給他的，成交的時間、數量、價碼，都要查問明白。」

江浪道：「是，頭兒還有甚麼吩咐？」

鐵山道：「你先去查明這些，其他的事待會再說。」

遣走江浪之後，他急急趕回家中，鐵湘菱迎着道：「爹，你瞧這個。」

那是一張便柬，裏面龍飛鳳舞寫着兩行草書：「分屍案是江湖恩怨，個人私仇，希望閣下不要插手，否則在下將視同仇敵，請勿自誤。」

這短短兩行草書，包含了私隱、毒怨、仇恨、警告，語氣也顯得頗爲强硬，竟不把他這個江南神捕放在眼裏。

鐵山微微一笑，將便柬放在桌上道：「湘菱，瞧出一點端倪了麼？」

鐵湘菱道：「此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武功頗高，只是個性急躁又是一個固執的人，女兒說得對嗎，爹？」

鐵山點點頭道：「大部份都對，只是有一點爹不同意。」

鐵湘菱道：「那一點？」

鐵山道：「此人的個性並不急躁，而且是一個頭腦清醒及有條理的人。」

鐵湘菱道：「爹，怎麼解釋？」

鐵山道：「你因爲他字跡潦草，所以斷定他個性急躁，是麼？」

鐵湘菱道：「是的。」

鐵山道：「你可曾想到分屍案極有可能就是他幹的？」

鐵湘菱道：「女兒想到了，縱然不是他幹的，也必然與分屍案有所關連。」

鐵山道：「這就是了，分屍案驚動朝野，盛傳江湖，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此人既是本案中的主要份子，無論他是何等人物，心情也不易平靜下來，那麼字跡潦草就不足爲怪了。」

鐵湘菱道：「爹說的是。」

鐵山道：「他的字跡雖是潦草，但點劃勾撇毫不馬虎，所以爹說他是一個頭腦清醒、極有條理的人。」

鐵湘菱道：「對，爹觀察入微，勿怪能夠獨享盛名了。」

鐵山哈哈一笑道：「這沒有甚麼稀奇，如果你能繼承爹的工作，遲早你也會磨練出來的。」

鐵湘菱道：「女兒自然要繼承爹的工作了，只不過女兒並不想出名。」

鐵山打了一個哈哈道：「好，好，湘兒，你好像出去過了？」

鐵湘菱道：「是的，爹，女兒去過五湖鏢局。」

鐵山道：「沒有收穫，是麼？」

鐵湘菱道：「是的，五湖鏢局已經歇業，女兒不便硬闖進去。」

鐵山道：「可以闖，但必須另作一番安排。」

鐵湘菱道：「爹是說……」

鐵山道：「如果你必須投保，如果你只相信五湖鏢局……」

鐵湘菱微微一笑，道：「女兒懂了。」

＊　＊　＊

「開門，開門呀！」

「誰呀？」



叫門的是一位衣着華麗的黃衫公子，他身邊還有一位背着包裹的少年書僮。

他將五湖鏢局的門拍得震天價響，幾乎叫了頓飯之久，總算有了回音。

開門的是一位駝背老者，他是五湖鏢局的門房施老頭。

「這位公子有何貴幹？」

「投鏢。」

「對不起，敝鏢局已經歇業了，公子還是另找一家吧。」

「那怎麼成？我爹交代只有五湖鏢局才能保得咱們主僕的安全，別家咱們不敢相信。」

「這個……」

「老人家你就讓咱們進去吧，貴局肯不肯保，待見到熊總鏢頭再作商議。」

「可是……」

「老人家，咱們的生命財產就只有依靠貴局了，你怎麼不讓咱們見熊總鏢頭？」

這雙主僕不由分說的闖了進來，健步如飛，逕向鏢局的大廳闖去。

廳門緊閉着，門外站着兩名懷抱長刀的勁裝大漢，他們呆了一呆，立即橫身攔住黃衣公子道：「做甚麼，你是誰？」

黃衣公子道：「你們不是開鏢局嗎？」

一名大漢道：「不錯，可是咱們已經歇業了。」

黃衣公子道：「那可不成，我需要找你的總鏢頭談談。」

語音甫落，身形一晃，勁裝大漢竟然攔他不住，被他閃身滑了過去。

廳門並未上鎖，只是虛掩着，黃衣公子推開廳門一瞧，不由目瞪口呆的做聲不得。

敢情大廳空洞洞的闃無人跡，却籠罩着一股淒涼的氣氛。

廳上白幔深垂，香烟繚繞，一張供桌之上，供着一個靈位。

黃衣公子目光銳利，一眼望去便認出靈位上的字跡。

那是「顯考熊公諱霸之靈位」九個楷字。

此時一聲冷哼由身後傳來：「你已瞧到咱們總鏢頭了，請吧！」

黃衣公子猛一旋身，向一名藍衫披髮、腰繫黑帶的大漢瞥了一眼道：「你是誰？」

藍衫大漢道：「在下白星，本局的鏢師。」

黃衣公子雙拳一抱，道：「原來是白鏢師，久仰。」

白星冷冷道：「不必客氣，敝局居喪期間，不便招待貴客，簡慢之處，請多多擔待。」

黃衣公子道：「從未聽說熊總鏢頭生病，他怎麼忽然就死了？」

白星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保証他能夠長命百歲！」

黃衣公子道：「這話雖是不錯，不過在下總覺得太過離譜，而且，唔，實在使人不敢相信。」

白星道：「咱們並未勉强閣下相信，對不起，在下有事無暇奉陪，閣下可以請了。」

黃衣公子道：「慢來，慢來，在下是來投鏢的，今天非見到熊總鏢頭不可。」

白星面色一沉道：「這麼說閣下是來找麻煩的了？」

黃衣公子道：「這就怪了，投鏢人是鏢局的衣食父母，而且熊總鏢頭分明未死，你爲甚麼要拒絕接鏢。」

白星大聲道：「誰說熊總鏢頭未死？難道你不知道轟動江寧的分屍案？」

黃衣公子微微一笑道：「我當然知道分屍案，但那屍體決不是熊總鏢頭。」

白星一怔道：「你憑甚麼這樣說？」

黃衣公子道：「熊總鏢頭我見過，那屍體我也見過。」

白星道：「就憑這個。」

黃衣公子道：「如果兄台一定要像蠟燭一般不點不亮，在下只好多費一點口舌了。」

白星一呆道：「這個……」

他只不過剛剛一呆，一名身着白衫、年約三旬的青年忽然走了出來。

白星目光一亮，隨即雙拳一抱道：「見過公子。」

白衫青年道：「白大叔不必多禮，這位是……」

黃衣公子立即自我介紹道：「小姓鐵，是到貴局來投鏢的。」

白衫青年道：「原來是鐵兄，失敬，只是敝局遭逢變故，不得不暫行歇業，方命之處，還望鐵兄鑒諒。」

鐵公子道：「兄台是……」

白衫青年道：「在下熊起鳳。」

鐵公子道：「是少總鏢頭，久仰，在下想見見令尊，希望少總鏢頭不要見拒。」

熊起鳳輕輕一嘆，道：「在下昨晚才由師門回到江寧，迄今爲止並未見到家父，鐵兄的要求實在無法遵命。」

鐵公子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熊起鳳道：「家師姓龍，人稱飛龍九絕斬。」

鐵公子啊了一聲，道：「少總鏢頭原來是五龍世家的傳人，當眞失敬得很。」語音一頓，接道：「五龍世家威震江湖，是當代武林的泰山北斗，在下能夠見到少總鏢頭，實在是一件難得的榮幸。」

熊起鳳淡淡道：「好說。」

鐵公子道：「五龍世家的門下，講的是急公益，重承諾，決不以是爲非，以黑爲白，少鏢頭身爲飛龍九絕斬的衣缽傳人，自然也不會例外。」

熊起鳳道：「不錯。」

（未完・一）

**上文提要：**四旗會與血骷髏攜手合作，埋伏在路上劫金兵糧車，金糧官眼見大勢已去，便下令放火燒糧草，來個玉石俱焚，幸羣豪力殺糧官，使劫糧順利成功，當回到山寨後，余顧南獲知愛徒懷南已被送至金國宮廷，於是便辭別妻兒孤身獨闖金宮，但被一太監騙進一心殿，受到大內侍衛重重圍困，奈何余顧南功力超羣，大發神威，侍衛死傷無數，侍衛隊長完顏春光只好招來御林軍幫助……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烽火大俠

## 脅持金主談條件　結義之情一刀斷

余顧南一口氣盈塞胸臆，突然發出一道長嘯，嘯聲綿實，只震得附近之御林軍及侍衛紛紛掩耳，余顧南乘機又殺了幾個。

忽然有人喝問：「皇上有旨，是誰在此擾他清夢？完顏典，你派了這許多人，為何還不能擒下逆賊？」

余顧南轉頭一望，見是一名太監，遂道：「大宋子民余顧南何處不能去？你敢再狐假虎威，便先殺了你！」

那太監怒道：「完顏隊長，速速將惡賊擒下！」言畢轉身而去。

完顏典道：「姓余的，你道咱們沒有辦法殺你麼？只要我下令弓箭手發箭，縱使你有十條命，今日也得葬身於此！不殺你只想你能為敝國效力，榮華富貴就在眼前。」

余顧南怒道：「你敢再勸一句，余某今夜便殺你！余某今夜既然敢來，便不將生死放在心上！」

完顏典道：「大宋有甚麼好？滿朝文武顢頇無能，貪官污吏當道……」

「住口！」余顧南猛一聲暴喝。「余顧南若是貪富貴者，今日早已是貴國之大將軍，我好生後悔……」

不料完顏典誤會其意：「你無須後悔，如今尚來得及，只要你立下功勞，敝國……」

余顧南聲如夜梟。「我後悔當年不該教你們孫子兵法，更不該跟阿骨打結義！」

完顏典聞言大吃一驚，一名御林軍罵道：「逆賊！太祖的名字你呼……」

余顧南冷冷地道：「你們當今皇帝，就是站在我面前，我也是直呼其名！」

完顏典又驚又怒，驚的是怕余顧南之言傳到皇上那裡，要怪罪下來；怒的是余顧南如此不識抬舉，當下下令：「弓箭手準備！」

他話音未落，余顧南已衝進人叢中斷殺，廣場佔地頗大，到處都是人，欲逃離談何容易？但他之武功却無人能及，御林軍雖有冑甲護身，但死傷依然極大。

完顏春光不願功勞讓御林軍奪去，乃道：「七弟，你們御林軍對付這種人不行，且待咱們來！」邊下令手下搶前圍堵余顧南。

完顏典道：「三哥，你口氣太大了，你們大內侍衛若行，何須派人請救兵？」

「那是預防萬一！」完顏春光親自操刀動手。

完顏典冷笑道：「預防萬一？大殿堂內的屍體如何解釋？」

余顧南哈哈笑道：「你倆不必爭，今夜都須葬身此處！余某絕對不會厚此薄彼！」

完顏典大怒。「你們都退開，弓箭手射箭！」御林軍早恨不得他下此命令，大內侍衛也不願當箭靶，當下都忙不迭地退開。



余顧南向他們衝去，忽聞一聲大喝：「住手！」抬頭一望，却是剛才那個太監，去而復返。

完顏典抬頭問道：「公公何事呼住手？」

那太監高呼道：「皇上駕到！」這四個字便是聖旨，廣場中的人全都停下手來，包括余顧南也引頸瞻望。他已二十多年未見過吳乞買，亦極想看他如今長成甚麼樣子，更想跟他談談，希望能說服他打消南侵之主意。

俄頃，只見幾個太監左右擁着一位蓄短髯、穿黃袍的中年漢子而來，背後還跟着幾個太監，捧着一張胡床，那中年漢看來甚有威嚴，龍行虎步，走得甚快。余顧南依稀覺得他有幾分像吳乞買，又不大像，心中沒來由地怦怦亂跳起來。

中年漢來至廣場邊之石階上站立，剎那間，廣場上的人全都跪在地上高呼：「皇上萬安！」背後之太監將胡床放下，中年漢雙手一抬，道：「免禮，平身。」

那太監雙手一陣揮動，廣場的御林軍散開站在兩旁，而大內侍衛則分兩排，橫立石階之前，余顧南緩緩走前。中年漢緩緩長身，忽然打了個哈哈。「你果然是朕之義弟南弟！」

義弟兩字出自皇上之口，侍衛們及御林軍均又驚又詫。余顧南反問：「你便是吳乞買四哥？」

此言一出，衆人心頭又是一跳，更是驚詫，蓋吳乞買做了皇帝（金太宗）之後，已改名完顏晟，呼其本名已犯忌，如此無禮更是殺頭死罪。

只見完顏晟面色微微一變，又打了個哈哈。「愚兄這幾年南征北討，特別蒼老，虧你還認得出來！咱們一別二十多年，你孩子已很大了吧？」

「小弟晚婚，孩子才七八歲。」

完顏晟含笑道：「幸好你沒娶耶律玉，弟婦是那一位？」

「拙荊姓方名菱，一位普通之宋國婦女，名不經傳，你不認識。」

完顏晟嘆息道：「可惜今日未能與她一晤，誠是憾事！」

余顧南道：「此情此景不見也罷，見了反是憾事。」

完顏晟臉色微微一變，但笑容不改。「咱們多年未見，若在路上相逢，恐怕也認不出來。朕派了許多人去南朝打聽你之下落，知你大名者如恒河沙數，却無一人知你之住所。咱們一場結義，昔日共患難，今日理該同享樂方合，吾弟今夜來得正好。」

余顧南嘆息道：「聽四哥這番話，還眞有點手足之情，只是小弟……」

「你怎地不說下去？難道以為朕矯情騙你？」完顏晟哈哈一笑。「無此必要。適才太監來報，為兄尚有所懷疑，但後來回心一想，南國有此本領者，捨吾弟尚有何人？是以親自來看看，眞是天助我也，教為兄見到你。」

余顧南依然低頭不語。完顏晟含笑問道：「吾弟有何為難之處，何不爽爽快快說出來，為兄能辦得到的，必替你解決，除非你要我上天摘星採月！」言畢又是一陣大笑，笑聲充滿了自信及豪邁。

余顧南望一望左右，道：「四哥可否摒退下人，讓咱兄弟單獨把談？」

完顏晟又打了個哈哈，揮手令左右之御林軍退後，直至殿前為止。只留下身前之大內侍衛，分明對余顧南有所顧忌。他見余顧南仍不開腔，乃道：「此都是為兄之心腹，有話但說不妨！」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四哥既是念舊情之人，為何不念宋室當年之情，而動起干戈？」

完顏晟眉頭一皺，道：「今日乃你我兄弟二人多年來，頭一次見面，只宜叙舊情，不宜談國事。嗯嗯，南弟是否有打算重到關外生活？」

余顧南輕輕一嘆。「拙荊畏寒，犬子一出生便身罹暗疾，不宜來此居住。」

完顏晟道：「關外奇貴藥材遍地俱是，侄兒到此，為兄必令御醫用奇藥治之，至於弟婦畏寒則更不成問題。哈哈，正因為如此，南弟你更該舉家遷來此處，咱們兄弟也可常見面，豈不快哉！」

「四哥不必再勸，小弟豈有可能在此情況下，搬來關外？嘿嘿，只怕從此之後要遺臭萬年。」

「你們漢人老愛追求那些看不到的東西！遺臭萬年，你知道麼？人一死，雙脚伸直便甚麼也不知道，我們女眞人只追求今生能夠得到之東西。」

余顧南長嘆道：「看來咱們二十多年不見，分歧却越來越大了。」

完顏晟道：「但有一點是一樣的，榮華富貴，甚麼人都不會拒絕榮華富貴。」

「有很多人不會拒絕榮華富貴之降臨，但亦有很多人不願不擇手段去爭取！」余顧南抬頭道：「你我之間尚有一個共同點，四哥未曾指出來。」

完顏晟動容道：「你我均是念舊情之人？」

余顧南搖搖頭。「你我均愛自己之民族，愛自己之同胞。四哥認為小弟有否說錯？」

完顏晟只好答道：「這個不錯，但人總不能只為別人着想，而不為自己打算。大丈夫生於世，不能幹出一番事業來，上愧父母天地，下愧妻兒子女。」

余顧南道：「小弟認為幹事業不一定要到關外，在關內在中原幹事業會更加有成就，最低限度不會受良心之譴責。四哥認為有理否？」兩人開始還似談論家事，至此詞鋒已開始凌厲，逐漸針鋒相對起來。

只聽完顏晟打了個哈哈。「想不到二十多年不見，咱們分歧竟然這麼大，早知當年便不該放你回去。」

余顧南輕嘆道：「那不是肯不肯，而是不能為也。小弟總不能留下來，以連累了四哥一家和族人。」

完顏晟亦輕嘆道：「這倒是實情，斯時我女眞尚未强大，不足以跟契丹人對抗。」

「事實上小弟當時亦不願意離開四哥一家，甚至願意這生人便在混同江畔渡過，但天不助我，奈何！」

「南弟若有此意，如今還來得及，到底咱們結義一場，不比其他，昔年同甘共苦，今日也該共同富貴方合。」

余顧南長長嘆息道：「太遲了，在三年前假設小弟遇到四哥還會聽你之言，今日已再也不可能。除非四哥肯撤兵關外，小弟則願侍奉於四哥左右。」

完顏晟哈哈笑道：「眞是小孩子的話！我不滅宋，終有一天，宋會來滅我。再說，適才愚兄已說過，大丈夫生於世，不幹一番大事業，能對得起天地父母？」

「只是四哥之作為，累了許多大宋百姓之生命身家，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多少人因此流離顚沛，也傷了小弟之心。」

完顏晟臉色一沉，問道：「你今夜來此，是為宋廷當說客？」

「非也，小弟一向無意於仕途，怎會代表朝廷？只是為民請命，只要四哥放棄南侵，放回我兩位皇帝，小弟願受任何處罰。」

完顏晟大笑。「朕若處罰你，天下人都說我沒有手足之情。我與宋廷非親非故，攻打他良心無愧。若非我大金滅了契丹，遼國還不是要攻打宋國？這番事業只是由我來繼承罷了。」

「這當中有很大之分別。昔年宋金是友，今日却是敵人。」

「像宋國那般不堪一擊，我又何懼多幾個這樣的敵人？」

「話非如此……」

完顏晟快口道：「正是如此！宋國亡了之後，你還可來我大金，朕好歹也得賜你一官半職。」

余顧南道：「多謝義兄一片好意，小弟若想當官，當年若為宋廷效力，也可混得一官半職。」

完顏晟臉色一變，冷冷地道：「聽賢弟之口吻，似乎要跟我大金作對。」

「你我本來兄弟，宋金又是盟國，若能維持本來之關係，小弟不但不想與大金為敵，還想為義兄效力，可惜如今宋金是敵國，且戰爭是由你們挑起的。」余顧南此話說得十分明白，他不惜斷絕兄弟之情，要與大金周旋到底。

完顏晟沉聲道：「如此說來，你早已不把我當作義兄了，既然如此，彼此還有何交情？」

「小弟若為你效力，必為國人所罵，一個人若連國家也不要，還有何可取之道？這種人即使他本事再大，義兄不要也罷。」

完顏晟冷笑道：「宋室滅亡在即，多你一個人，也阻擋不了我百萬雄師，你武功雖高，也不能自視過高！」

余顧南不亢不卑地道：「小弟素來不敢自視過高，只是一盡百姓之責任，雖死亦安心。」

完顏晟臉色一變再變，厲聲道：「余顧南，你如今在我手掌之中，生死在我，難道你眞不怕死？」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我為宋人，為宋而死，絕不會輕於鴻毛！」

完顏晟吃不住其詞鋒，惱羞成怒，抬臂道：「弓箭手準備！」刹那間，兩旁之御林軍神箭手立即張弓搭箭，並走前幾步，目標均對準余顧南。完顏晟又道：「念你我一場結義，再給你考慮一刻，你可得仔細想清楚，你兒子才幾歲，忍心讓他做孤兒麼？」

余顧南心頭一沉，略一沉思，猛吸一口氣，道：「余顧南一條命在此，要殺要剮，悉隨尊便。不過小弟尚有一事求你。」

完顏晟只道他回心轉意，喜道：「賢弟有何條件，不妨提出來。」

余顧南道：「小弟有一大弟子名蕭懷南，月前不幸被人出賣，為邀功將他送來貴國，小弟知道他在你手中，萬一小弟不幸葬身此處，望義兄放他一條生路。這是我以小弟之身份求義兄的，與宋金兩國無關，尚請義兄恩准。」

完顏晟怒道：「你不怕死，却怕徒弟被我所殺？嘿嘿，假如你以大宋百姓之身份求我，朕一定恩准。」

余顧南心弦一震，心中十分為難，但想起此乃原則問題，乃咬牙道：「要余顧南辱節萬萬不能。你說得好，我既不怕死，他是我弟子，又豈會怕死！你不念兄弟之情，我求你亦枉然！」

完顏晟臉色再變，道：「好吧，朕便答應你，你今日若死在此處，朕便放你徒弟離開，若你逃跑，便當作劫獄不成，決不留情。」

這句話說罷，場內之氣氛驀地緊張起來，余顧南緊緊握住手中之寶刀。完顏晟再賣個「人情」。「你準備好了否？」

他話音剛落，余顧南人已如離弦之矢般，急射而出。他早有預謀，蹩足氣而發。這一動，當眞是疾如閃電。那些御林軍只覺眼前一花，已失去了目標，而大內侍衛則覺微風颯然，眼前已多了個人影。

余顧南暴喝一聲，躍起丈餘，越過大內侍衛，向台階上之完顏晟撲去。與此同時，神箭手之矢方發射出去。適才那名太監急呼道：「小心皇上，眞是混蛋！」

完顏春光武功高，反應亦快，急射而起，抱劍凌空向余顧南扎去。

余顧南刀一落，輕輕在劍背上一敲，借力飄前，一個沒頭觔斗翻下，



剛好落在完顏晟身前。

完顏晟到底是沙場老將，驚而不慌，長身而起，一拳往余顧南之心窩擊去，而那名太監亦張開雙臂欲攬余顧南之腰；台階下之大內侍衛紛紛轉身跳上去。

好個余顧南！耳聽八方，眼觀四面，這骨節眼上，當眞不能有絲毫之猶疑。只見他左臂穿出，身子微斜，讓過完顏晟那一拳，同時右脚向後蹴出，迫退太監。

他一連三個動作剛完成，右手寶刀亦探出。完顏晟那一拳剛落地，余顧南左手五指已緊緊地抓住其腕脈，緊接着，寶刀已架在其脖子上，高呼道：「住手！」

話音剛落，輕輕將完顏晟一拉，已將其手臂扯至背後，然後背靠柱子，把完顏晟擋在自己的身前。

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電光石火之間，形勢已經互易，令在場所有的人均如在夢中。直至此刻，完顏春光方知大勢已去，連忙止住手下。

「余顧南，速速放了敝國皇上，否則必將你五馬分屍！」

完顏晟心中暗罵：「眞是比驢子還蠢的笨貨！」

余顧南一顆緊張的心至此方稍鬆下來，聽了完顏春光的話，不由放聲大笑起來。

完顏典亦趕了過來，驚怒攻心地道：「有甚麼好笑！」回頭又對完顏春光道：「三哥，你們這麼多人守在皇上身前，居然連一個南蠻子也看不住！」

完顏春光一張老臉發紅。「七弟，你們的神箭手又何嘗有一枝長箭近得了南蠻子的身子！」

余顧南道：「你們都給我退下石階，否則便先拿你們皇上開刀！」

完顏春光及完顏典望着完顏晟，完顏晟怒道：「兩個蠢貨都給朕滾下去！」完顏典等只好灰溜溜地走至台階下。

余顧南換了一根柱子，喝道：「太監也得滾！」

那太監有點見識，邊走下台階邊道：「姓余的，你有甚麼要求，彼此都可以談，不要做出自尋死路的事來。外面已圍了幾重精兵，你武功再高，也插翅難飛。」

余顧南冷笑道：「你少替古人擔憂，余某一介草民，命不值錢。以我賤軀換你們皇帝的命，就算五馬分屍也划算得來。」

完顏晟道：「賢弟此言差矣，愚兄尚念手足之情，再三提醒，不欲你受傷害，你却施突襲，絕不光明正大。脅迫義兄之事，傳將出去，你也難以立足。」

余顧南大笑。「你還把我當作兄弟麼？你若念情，又怎會攻打昔年之盟友？口蜜腹劍，說甚麼都枉然！」

「公私豈可混為一談，先皇兄畢生之願便是統一天下，我這個接位的弟弟，能背叛他麼？我跟宋室有何交情？但你我兄弟可是共過生死。想當年，你給耶律玉擄去關外，是誰保護你的？在山洞內，巧遇千年鐵甲蟒蛇，又是誰救你的？那些情景，歷歷在目，兄弟之情，怎能忘記？」

余顧南心頭一沉，訕訕地道：「但你的情，我早已還淸。我為你們女眞人亦做了不少事，還幫你們征服其他部落。」

完顏晟嘆息道：「正因為如此，愚兄至今方仍把你當作兄弟，只是你心眼中尚有那幾個腐朽無能、貪生怕死、只會魚肉大宋百姓之皇帝！」

「此言差矣，我從未將他們放在眼內，我只為百姓憂傷！他們冒犯了你們女眞甚麼人，要受此苦難？當年契丹人待你們尚不如今日你們待大宋百姓的殘酷，我身上流的是漢人的血，又怎能無動於衷？」

完顏晟再次嘆息：「說來說去，你還是不明白。」

「道不同而不相為謀，當然談不攏啦！」余顧南亦嘆了一口氣。「你我往日之交情不必再談，如今只問你一句話，你會否放棄攻打大宋？」

完顏晟斬釘截鐵地答道：「不會放棄，這是我女眞人之理想和大業！」

「那你會否放走大宋之兩名皇帝？」

完顏晟笑道：「他們早已無爭雄之心，只願能活到老。對那對飯桶的父子而言，要他們掌管國家之一切，實是一件痛苦的事，如今他們活得好好的，根本不想回去。」

「放屁！就算他們當不了皇帝，也不想終老異邦。」

完顏晟咬牙答道：「不管如何，朕亦不會放了他們！」

余顧南猛吸一口氣，「如此我再問一句，你是要活還是要死？」言畢又將其手臂抬高幾寸，完顏晟額角立即爆出汗珠，下面的大內侍衛破口大罵，余顧南充耳不聞。

這一次完顏晟沉吟了好一陣方道：「要活又如何？要死又如何？」

完顏春光在下面大嚷：「姓余的，你到底有甚麼條件，不妨提出來商量！」

余顧南不慌不忙地道：「要死還不簡單？我殺了你，再衝下去，殺個夠本，大不了死在此處，但心中怨氣已消，而且還賺個夠本。至於活麼，你自己掂量一下，該以甚麼交換。」

完顏晟道：「朕立即放你離開，並保証你安全離開我大金國境。」

余顧南聽了此言，氣往上冲，冷冷地道：「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自稱朕！哼，一命換一命，你的命也未免太賤了。」

完顏晟惱道：「你大可以開出條件來。」

余顧南心念電閃，開出條件容易，問題是事後能否安全出境，正在考

慮間，只聽完顏典呼道：「姓余的，你轉頭看看。」余顧南轉頭望去，只見蕭懷南被推了過來，火光下但見他面容憔悴，雙頰都陷了下去，心頭不由一陣疼痛。

「師父，你……」

「南兒，你可還好？身上受傷重不重？」

蕭懷南知道師父冒死來救自己，他被擄之後已在羞愧悔恨之中渡過，再聽師父滿懷關心之言，心頭一酸，眼圈發紅，垂淚嗚咽道：「師父……徒兒只受些皮外傷……」

余顧南喝道：「咄！不許哭！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有甚麼好哭的，沒的給我丟臉！」

蕭懷南猛吸一口氣，抬頭咬牙道：「是，徒兒不哭！」

完顏春光問道：「姓余的，你還要不要你寶貝徒弟的命？你們兩條命加起來，可也值錢得很，也化算得很！」

余顧南抬頭道：「完顏晟，你若要活的，請把大宋兩個皇帝交出來，並保証我們四個人安全離開……」

他話未說畢，完顏晟已大笑起來。「大宋皇帝不是在你們揚州麼？我這裡只有兩條怕死的糊塗蟲！賢弟，你到底未當過官，很多事情看不準，你帶那兩條糊塗蟲回去，趙構肯放過你麼？」（按：徽宗、欽宗二帝被擄以後，北宋宣告滅亡，宋朝之河北兵馬大元帥，康王趙構先於宋之南京即帝位，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趙構亦即是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

余顧南心頭一沉，又聞完顏晟道：「徽、欽兩條糊塗蟲、亡國賊返回貴國，若當不了皇帝，也會恨你，若讓趙構殺死，嘿嘿，很多人還會怪你！」

「舌粲蓮花，我雪了國耻，還有誰會怪我！」

完顏晟笑道：「宋人反抗敝國，並沒有甚麼本領，只憑一股勇氣，這勇氣乃來自徽、欽兩帝被擄。若他父子放回去，很多人便會放棄抵抗。若三個皇帝互相傾軋，不但朝綱大亂，百姓亦會完全放棄反抗，說不定還會產生一種恨不得敝國把宋室殺個片甲不留之想法。你年紀已不輕，請先仔細推敲一下，愚兄之言是否危言聳聽。」

這個情況，余顧南從未想過，聽後細思，深覺有理，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又聞完顏晟道：「如何？愚兄所言有理吧？國耻不在乎那兩條糊塗蟲，這是宋人愚昧之處。而在乎國家是否強盛，百姓是否能安居樂業，官民是否融洽。愚兄放回徽、欽兩帝，是否已雪了國耻？百姓若因此便能滿足，宋國便絕不可怕，宋人亦不值得人敬重。」

余顧南似被刺刀在心窩內戳了一記，心頭又酸又苦又羞又愧，半晌說不出話來。

完顏春光又呼道：「姓余的，咱們已調集了大軍，把皇宮圍了四五重，你到底肯不肯答應咱們的條件？」

余顧南那裡聽到半個字？心中不斷琢磨完顏晟適才所說的話。自宋建立以來，便不斷受鄰邦小國欺凌，任何一個小國均不把宋國放在眼中，百姓根本沒有一年好日子過。完顏晟所言有理，國耻不在乎徽、欽兩帝是否被外族擄走，少了兩個皇帝，還不是又來了一個？最重要的是一個國家能否令百姓安康，官員是否能愛民如子。宋國百姓本末倒置，的確不值得人敬重。這個國家亦無可怕之處，誰都可以欺凌。

當前最急切之事便是打退金兵，讓官民能重建家國，徽、欽兩帝之生死已在其次。余顧南問道：「你可否放棄南侵？」

完顏晟道：「這問題我已說過多次，不想再答。」一頓又道：「即使我放棄，我的後人也不會放棄。」

余顧南心頭火起。「好，從今以後，你我兄弟之情一刀兩斷。他日在宋國國土上，我見到一個金兵，便殺一個，見到兩個便殺一雙！」

完顏晟微微一笑。「貴國像你這樣的人並不多，且多在野。在政的人只須咱們動之以利，很多人願意替大金效力，貴國若有千萬個余顧南，我當然害怕，只有十個八個，又何足懼哉！」

余顧南見他態度越來越從容，心頭暗驚，忖道：「莫非他已有萬全之策？」轉頭往柱後望去，見廣場上已全是金人，高處亦佈滿了弓箭手，引弓待發。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問道：「你準備如何保證我師徒兩人能安全離開貴國？」

完顏晟大笑道：「我是大金的皇帝，與你們宋國的不一般，我說讓你們平安回去，途中便絕不會變卦。」

余顧南道：「我憑甚麼相信你？」

完顏晟一怔，反問：「你要甚麼憑証？」

「我要你送我出境！」

「荒謬！我是甚麼人要受此耻辱？余顧南，有一件事你必須明白，即使你今日能殺死我，仍不能阻我大軍南下。我受辱越重，敝國報復之心越強，宋國百姓越苦。」完顏晟懍然道：「你不念兄弟之情，但我仍須遵守諾言，因爲我是一國之尊。」

完顏春光在下面嚷道：「姓余的，咱們女眞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跟你們漢人滿口仁義道德，却男盜女娼的不一樣。速速放了皇上，咱們便放你師徒離開！」

余顧南大怒，罵道：「你是甚麼東西，竟敢辱我漢人！再敢放一個屁，便先殺了吳乞買！」階下的金人見他說話如此放肆，直呼皇上的名字，臉上都變了顏色，登時不敢作聲。

完顏晟神色不變，淡淡地問道：「你罵完了否？咱們的條件，你到底接



不接受？」

余顧南心念電閃，半晌方下決心道：「好，我答應你，你宣佈吧！」

完顏晟心頭大喜，但臉上仍不露出半點。「你們聽清楚，余顧南及其徒弟在離開本國國土之前，任何人不得加以刁難，不得攔截，否則便是抗旨！立即將朕之旨意傳下去！」他揮揮手，殿頂上之神箭手，便收弓收箭。

「還不放人！」

余顧南只好鬆了手，那邊的完顏春光亦把蕭懷南放了。完顏晟一脫離余顧南手掌，完顏典立即帶人衝上台階，保護完顏晟。「把那反賊抓起來！」

完顏晟斥道：「卿家要陷朕於義乎！朕剛才說的話，你們都當作耳邊風？」完顏典只好下令手下退下去。完顏晟道：「賢弟，你可以帶你的徒弟走了！」

余顧南道：「以後咱們可能還會在沙場上見面，還是不要以兄弟相稱。」

完顏晟冷笑一聲：「我根本不想再見到你，速走！」余顧南緩緩走下台階，蕭懷南立即走上前，余顧南輕撫他一下，隨即拉着他的手往內宮方向走去，背後跟隨了一大羣大內侍衛。

「南兒不必擔心，你看咱們有這許多人保護，還怕甚麼？」

蕭懷南見師父談笑風生，好不佩服，暗暗自艾自怨，耳邊却隱隱聽到完顏晟的聲音：「余顧南身上有一件刀槍不入之蛇皮背心，日後你們只能攻擊其頭顱及手足！」

余顧南聞言大怒，轉身走回去，大內侍衛要阻擋，余顧南喝道：「讓開，我有話要與吳乞買說清楚！」他邊說邊把外衣打開。

完顏晟道：「我放你走，你還有何話好說？沒的自取其辱！」

「你看清楚，我沒穿你的甚麼蛇皮衣！」余顧南指着胸膛。「當年蛇皮都讓你們兄弟拿去了，我只能得些碎料，勉强由雅可縫製了一件背心，一年之後早已不能穿了，當時我才幾歲。」

饒得完顏晟臉厚，此時亦不由雙頰發燒。余顧南續道：「我不說，人家還道你對我有情有義。你們日後見到余顧南，長箭長槍都可向這裡招呼！」言畢方轉身再走。

完顏晟望着其背影，心中亦暗暗佩服其膽量，心中暗嘆一聲：「可惜他不爲我所用！」忽又提高聲音道：「傳令下去，日後在宋遇到余顧南時，須小心！」

余顧南一直走出宮門後，方停步待御林軍將宮門打開。完顏典皮笑肉不笑地道：「余顧南，你一路平安。這腰牌給你，料可通行無阻！」

直至出了宮門，余顧南方鬆了一口氣，蕭懷南急不及待地道：「師父，徒兒實想不到今生尚能見到你！」

「你怎會這般大意，着了人家之圈套！」余顧南道：「受過刑吧？」

「幸虧他們只想迫家父家母出現，是以未動大刑，不妨事！」蕭懷南擔心地道：「徒兒如今只擔心家父家母未知我已脫離魔掌，而無端端現身，着了女眞人之道兒。」

「這倒是個問題。」余顧南皺眉道：「可惜咱們不知你父母之下落。」

蕭懷南道：「既然來到此處，何不打聽一下？」

余顧南盯了他一眼。「你認爲咱們行動無人暗中監視？凡事須三思而後行，便不會吃虧！」他見旁邊有一家麵店，便拉了徒弟進去，兩人飽餐一番，又買了許多包子才上路，但余顧南却只管往人多的地方走去。

「師父，你要去何處？」

「此去故國，千里迢迢，沒有馬匹代步可不行！」余顧南很快便找到馬市，挑了兩匹好馬，又買了兩隻羊皮水囊，再到客棧取回包袱，然後上馬西行。

此行雖未盡滿意，但能在不損絲毫的情況下，救回徒弟，余顧南已十分滿意。師徒倆策馬跑了半天才停下來喝水吃乾糧。余顧南問道：「南兒，你到底是落在何人手中？」

「說起來當眞想不到。」蕭懷南又悔又怒地道：「弟子下山之後不久，便插手破壞一位淫賊的好事，本不將他放在心上，不料那廝有位表兄在江湖上很吃得開，而且跟金人有勾結……」

余顧南截口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他叫周英明，那淫賊叫李志唐。周英明聽李志唐述說經過之後，便自告奮勇要替他報仇，一直跟着徒兒，後來便跟到白沙幫。」

余顧南聽至此處，又插口問道：「難道他一早已知道了你的身份？」

蕭懷南紅着臉道：「也是徒兒缺乏江湖經驗，在教訓李志唐時，不愼報上姓名和師承，也不知周英明是如何知道徒兒的身世的。反正徒兒一進白沙幫不久，便被他們下了迷藥，待徒兒醒來，已被人用牛筋緊緊縛住，囚在馬車內，被送來此處。」

余顧南再問：「一路上只有周英明一個人護送？」

蕭懷南道：「每次飲食都由周英明餵我，不久便封了徒兒之暈穴，不過有兩次我提早醒來，却聽到還有其他女人的話音，聽聲音那兩個女的年紀已不少，而且是同門姐妹，却不知其姓名。」

「日後你可得小心，經過此次，金人對我師徒都有戒心，跟他們打交道更須提防。」

蕭懷南唯唯諾諾，反問：「師父，你怎知道徒兒被金人抓去？」

「上了馬再說！」余顧南首先上馬，然後把林三七報訊，與楊沐陽加入四旗會義軍的事，仔細說了一遍。

蕭懷南興奮地道：「師父，徒兒亦

要加入四旗會。女眞滅我國家，此仇非報不可！」言畢想起父母，眉宇間又佈滿愁雲。余顧南連忙安慰一番。

「師父，你已很久未見過家母了吧？」

余顧南微微一笑。「自從爲師收你爲徒之後，曾幾何時，離開過嶗山？你且放心，爲師會託人帶口信給你娘，只是要找到她也不容易。日後你有機會再潛回來找尋吧！」

師徒倆行行停停，蕭懷南有時乘機問些武學上之難題，余顧南必仔細反覆解答，一路上倒也不寂寞。日子過得雖然苦一點，但沿途遇到金兵，亮出完顏典贈之腰牌，果然未遇到絲毫之刁難。走了十來天，便到達中京大定府界。

蕭懷南到底是少年心性，吃了十多天乾糧，早已按捺不住，低聲道：「師父，看來女眞皇帝不會食言，咱們亦不用擔心有人刁難，不如今晚進城過一夜，順便祭一祭五臟廟。」

余顧南笑道：「爲師早知道你抵受不住啦，好，這就進城去吧！」當下師徒進了城，先找了一家乾淨的客棧投宿。奇怪，在金國經營客棧及住宿的，漢人佔了多數，店小二見到族人，十分熱情，引他倆進房，又端來兩大盆熱水，讓他們洗澡。

師徒倆仔細把風塵洗淨，然後攜手走出客棧，在大街上逛了一陣方找到一家漢人開的飯館，那飯館生意不錯，還未到吃晚飯的時候，已坐了六七成客人，一半漢人，一半異族人。

余顧南一口氣點了四個菜一個湯，還叫了一壺酒。未幾酒菜送上來，菜燒得十分平常，但此刻吃在余顧南師徒口中，却有如山珍海錯，十分可口。

吃了一半，飯館內的客人漸多，忽聞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小二，咱們三個人，可有位子否？」余顧南抬頭望去，見一名身穿綠色勁裝的中年婦人，風韻猶存站在附近，背後還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約四十歲，白面無鬚，面目十分死板，一望即知戴了人皮面具，另外一名女子年紀看來比穿綠衣的稍輕，穿的却是黃衣。

奇怪，余顧南覺得這兩名婦人看來甚是眼熟，却記不得在何處見過。只聽店小二道：「三位客官請稍候一下，小店已經客滿。」

綠衣婦人哂了一聲，「那裡不是有張空桌？怎地欺侮咱們外地人？」

店小二連忙解釋。「那座頭已經有人訂下了。」

綠衣婦人掏出一錠銀子來，道：「這個給你，位子先讓咱們，說不定他們來時，已有空位。」

店小二不敢作主，把銀子交給掌櫃，大概掌櫃見錢眼開就答應了，當下那三人便坐到空桌上去，與余顧南相隔三張桌子，他倆見到他們，但那三人却似不會發覺。

余顧南心想自己尚有事在身，無心思索，回頭吃飯，却見蕭懷南眼睜睜地望着他們，乃低聲斥道：「吃飯吧，休管他人閑事！」

蕭懷南壓低聲音道：「師父，奇怪得很，那女人的聲音十分耳熟。」

余顧南心頭一跳，問道：「你在何處聽過她的聲音？」

「在馬車上，」蕭懷南道：「徒兒被抓來金國，不是說過，曾聞有女人的話音嗎？很像是這綠衣婦人的聲音。」

余顧南心頭再一跳，續問：「那男的是不是周英明？」

「不像，一點也不像，是以徒兒方覺得奇怪。」

「那斷戴着人皮面具，這非其本來面目。」

恰在此時，黃衣婦人又呼道：「小二，拿你們好吃的菜來，八盤不爲少，十盤不爲多。做得不好的，便莫拿出來丟人！」

店小二道：「小店燒的菜是中京首屈一指的，客官若不滿意，只好回關內再吃了。」

「廢話！回關內再吃，不是要餓死咱們？快端菜來！」

蕭懷南咬牙道：「不錯，便是這兩個婆娘了。那男的九成便是周英明。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今日非向他們討回公道不可！」

與此同時，余顧南亦記起了，那穿綠衣的叫陸蘭，穿黃衣的喚黃芷，兩人都是「毒進士」丁鶴的徒弟，亦是方菱的師姐，陸蘭排行第三，黃芷排行第四。余顧南在二十多年前曾與她倆見過面，難怪有點眼熟，又因事隔太久，一時記不起來。

當下余顧南道：「南兒你且坐着，不可妄動！」他端起酒杯，向她倆走過去。

那漢子見到余顧南走過來，微微一怔，陡即沉聲道：「閣下有甚麼指教？若要找麻煩的，可是找錯對象了！」

余顧南冷笑一聲：「周英明，你還不配某家指教你！」那漢子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不露半點表情，但余顧南仍從其眼神中發現他吃驚錯愕之神態。他微微一笑，轉首對兩位中年婦人道：「兩位師姐別來無恙？」

綠衣婦人問道：「閣下是誰？咱們並不認識你。」

「你是三師姐陸蘭，這位是四師姐黃芷，一別二十多年，難怪兩位師姐已忘記在下了！我是方菱的丈夫余顧南！」

余顧南之三一出，三個人全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余顧南又打了個哈哈。「不是我把兩位師姐嚇壞了吧？」

陸蘭稍作鎮定，道：「原來是妹夫，正如你所說，一別二十多年，當時你尚是個毛頭小子，如今已經……嘻嘻，除了五妹，誰還認得出你來！嘅



，五妹可好？你們有幾位孩子了？」

「已有一個犬子，內子近況尚好！這位是誰爲何不介紹一下？是三姐夫還是四姐夫？」

黃芷沉吟了一下，道：「是一位朋友……他不是道上的人……啊，五妹夫怎會在此？」

余顧南反問：「在下正想問兩位爲何來的，可是還未領到賞金？還是賞金太多，躭誤了行程？」

陸蘭道：「五妹夫今日說話爲何透着奇怪，教姐姐聽不明白！坐下來一起吃飯吧，小二，快添一副杯箸！」

「不必客氣，小徒還在那邊等我！」余顧南一隻手按在桌上，另一隻手伸前。「兩位姐姐總算叙過舊，周兄弟却是頭一次見面，待小弟先敬他一杯！」

那漢子見他酒杯慢慢伸過來，知道他不懷好意，忙道：「在下不會喝酒！」邊說邊閃，余顧南手上一震，杯內的酒全射在他臉上。

那杯酒本是涼的，但在余顧南內力之催迫下，竟然發燙，不過淋在那斷臉上，似無所感，他舉袖抹掉臉上之酒漬，怒道：「余顧南，你我河水不犯井水，莫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余顧南冷笑一聲，「你擄我徒弟，將他獻與金主，你敢說河水不犯井水？今日不還我一個公道，教你葬身異域，你自己卸下一條胳膊，省得我動手！」

「放你娘的屁！」那漢子果然是周英明，他倏地一拳向余顧南胸前打去，拳至一半已倏地縮回去，人亦向後倒退，把背後的桌子也撞翻！

周英明一動手，陸蘭便向黃芷打了個眼色，雙雙發難，揮拳向余顧南擊去！余顧南按在桌上的手掌突然吐出掌力，筒子內的筷子突然飛了上來，把兩婦嚇退，他人却借一按之力，飛越桌子，向周英明撲去。「今日教你逃脫，余顧南便終生不回故國！」

周英明剛跑了兩步，余顧南已趕至，他知逃不過，回身又發了一拳，余顧南輕笑一聲，抬臂一格，不料周英明十分狡猾，借此又退了幾尺，轉身往窗口射去。

陸蘭及黃芷已抽出劍來，欲上前攔截，余顧南一揮袖一喝道：「不知好歹的婆娘，給我讓開！」人在雙劍縫中穿出！

那邊之蕭懷南早已按捺不住，抽出刀來，道：「臭婆娘，少爺吃了你們不少烏氣，正要向你們討回公道！」他懷着一股怒火，揮刀便砍，反將雙婦截住。

余顧南的聲音自窗外傳來：「南兒！放她倆過來，爲師要看看她倆是否有長進！」蕭懷南不敢再逆師父之意，亦從窗口跳出去，只見余顧南已在街角截住周英明！

陸蘭望一望黃芷，亦要跳出窗去，小二不知好歹，上前道：「諸位客官打碎了小店不少杯碟，可得……」

話來說罷，黃芷已給了他一巴掌，「賞你五百兩！三姐，咱們怎辦？」

陸蘭道：「先出去看看，再作定奪！」她膽子較大，首先跳出去，當年「毒進士」丁鶴五名女徒，小徒方菱首先背叛他，大徒及次徒與乃師因投靠嚴敬重，在濟州一役大戰，三人均被白道中人所殺，如今只剩下這對寶貝，雙雙姘上周英明，余顧南如今已名滿天下，兩人再傻也知道周英明必非余顧南之敵，但賞金全在他身上，又捨不得就此離開，是以站在遠處觀戰。

周英明對着余顧南有如貓對老鼠，不過幾個照面，已被余顧南扣住腕脈，余顧南揚刀冷笑道：「本來只要你一條胳臂，如今可饒你不得了！」

周英明忙道：「你殺了我有何好處，不如大家商議商議，彼此都有好處……」

「你我之間尚有甚麼好商議的？」

「有有！我擄你徒弟固然不該，但目的只爲錢而已，如今他既然無恙，在下獻出賞金，從此交個明友如何？」

余顧南喝道：「先把錢拿出來！」他手上用力，周英明額角立即爆出汗珠，只得乖乖把錢掏出來，是一大疊銀票。余顧南將銀票塞進懷內，又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你自己切下兩隻尾指下來吧！」

周英明臉色劇變，澀聲道：「你們師徒已無損失，可否饒過我這一趟？」須知尾指一斷，以後再難使劍。

「不許討價還價，否則加倍懲罰！」余顧南語氣更加冰冷。「這次不懲戒你，你下次尚會爲惡。你若不動手，我可代勞，但不保証能砍得準！」言畢封住其雙腿痲穴，讓他跑不了。

周英明沒奈何，只好抽出匕首來，先把左手尾指砍斷，再將右手尾指斬下，余顧南飛起一腿，將兩截斷指踢飛，「希望你好好做人，別當走狗！」余顧南抬頭見陸蘭和黃芷站在遠處，又道：「兩位師姐還未走啊？看來你們與他關係十分密切！」

陸蘭忙道：「五妹夫誤會了，咱姐妹與他只是萍水相逢，連交情也談不上！」她見周英明已將獎金全交給余顧南，對他已不存興趣。

蕭懷南急道：「師父，這兩個婆娘一路跟着周英明，徒兒雖然看不到她倆的臉，但絕認得出聲音來！」

余顧南對陸蘭道：「余某不是傻子，你倆是甚麼貨色，不會不知道，希望今後能洗心革臉，重新做人，否則下次絕不客氣，南兒，咱們走吧！」他先回客棧付賬，拉着徒弟到客棧去了。

周英明直至此時方鬆了一口氣，道：「你們還不來扶我回去！」

陸蘭冷冷地道：「剛才余顧南的話，料你都聽清楚，咱們再去扶你，不是自尋死路！」

周英明臉色大變，隨即怒道：「賤人，你竟然對我說這種話！」

黃芷淡淡地道：「你如今身上已沒有錢，還想咱姐妹服侍你？眞的白日作夢！三姐，咱們走吧！」

周英明在後面道：「賤人，讓老子擄到你倆，便要你好看！」他武功在她倆之上，雖然負傷，但幾個起落，已將距離拉近。

眼看就要追上，突然屋頂上躍下一名僧人，截住周英明！周英明抬頭一望，只見那和尚年紀看來在五十左右，一望即知是女眞人，但却穿一襲漢人之僧衣，周英明微微一怔，又見對方氣勢不凡，更加不敢妄動，期期艾艾地道：「我追我的妻妾，與大師何干？」

那和尚道：「貧僧才不管你妻妾甚麼的！我且問你，你手指是不是被余顧南斬斷的？」

「是是，正是那惡魔幹的！」

和尚臉有喜色，又問余顧南去向，周英明道：「他跟徒弟由這條小巷走的，大師走快一點，一定追得上！」

那和尚又道：「不許你洩漏半句，貧僧自會替你報仇雪恨！」

周英明又驚又喜，急問：「尚未請教大師法號……」

和尚冷哼一聲：「你連大金國師也不認識麼？」言畢人已射進小巷，只聞周英明喃喃地唸着兩個字：南渡。不錯，這和尚正是目前大金第一高手：國師南渡！余顧南大鬧皇宮時，他恰好離京訪友，待他回來方知一切，不忿國家吃癟，沿途追踪下去。

* * *

余顧南和蕭懷南返回客棧，便把門關上。余顧南將銀票丟在床上，道：「南兒，你點一點。」蕭懷南興冲冲地數銀票，余顧南又道：「別太相信女眞人的話，咱們在金國境內，凡事仍須小心，加上錢已露眼，更應步步為營！」

蕭懷南邊點頭邊道：「師父一共有廿八萬七千兩！賞金一定是三十萬，給那厮花掉了一些！哈，想不到徒兒還這般値錢！」

余顧南道：「明早還得趕路，把錢收好，早點上床吧！」剛說畢，突然抓起銀票，塞進衣襟內，喝道：「窗外是誰？」

外面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的是漢語，頗算流利，但余顧南在完顏部生活過，一聽便知那人是女眞人。「余顧南果然名不虛傳，飛花落葉之聲也瞞不過你雙耳！」

余顧南拍開窗子，月光下但見外面站着一位和尚，乃冷冷地道：「閣下夤夜找上來，當然不會只為了稱讚余某！」

「貧僧南渡……」

「對不起，未曾有過耳聞。」

南渡道：「貧僧忝為大金國國師，施主到敝國大內施展威風，恰貧僧不在場，至感遺憾！後來得訊，連忙趕來，今夜一見，施主果然不凡，不枉貧僧跑了一趟！只不知武功是否有傳聞中厲害！」

余顧南哈哈笑道：「余某對漢人說話向來謙虛，對異族人可就不一樣，老實告訴你，余某武功的確十分了得，在中原雖然算不得甚麼，但來到貴國却敢目空一切，大師要試試乎？」

南渡臉色微微一變，隨即笑道：「施主何必急於一時？貧僧遲早要向你討教一番，只是敝上有令，今番施主在敝國境內，任何人不准刁難，貧僧亦不敢違旨。」

余顧南邊伸手關窗，邊道：「那就等下次余某再到貴國時，大師才討教吧！」

南渡臉色再一變，道：「那也未必，施主太狂了。」了字尾音未落，窗子已經關上，南渡突然揚手隔空打出一拳。

余顧南剛關好窗子，猛覺一股暗勁透過窗紙，向胸膛湧了過來，饒得他反應快，及時運功護住心房，體內氣力仍止不住一陣翻騰。

蕭懷南那知厲害，見師父動作突然停止，訝然問道：「師父考慮跟他一較高下麼？」

余顧南猛吸一口氣，向他揮揮手，窗上之白紙突然碎裂，像蝴蝶般，一半在房內，一半在窗外飄飛，此刻余顧南臉上反而露出笑容。

蕭懷南透着窗櫺，望向外面，已無南渡之踪影，方問道：「師父，怎會如此？是那禿驢做的手脚麼？」

余顧南低聲道：「那禿驢一身武功，不能小覷！剛才他施展的是『百步神拳』，揉合了隔山打牛之上乘手法，咦，他怎會少林寺的絕技？哼，幸虧他功夫尚未至十足之爐火純青，窗紙方會在事後碎裂，否則為師亦未必是其敵手，南兒，日後遇到他須格外小心，他這套功夫可殺人於無形。」

蕭懷南吐吐舌頭，問道：「那師父到底能否勝他？」

余顧南沉吟半晌方道：「難說得很，不過為師也不怕他，睡覺吧！」

蕭懷南道：「師父睏了先睡，徒兒來守夜。」

余顧南知其意思，笑道：「像他這種高手，不會施偷襲，相反若有宵小之輩，他還會替咱們打發，放心睡吧！」言畢將燈吹熄，解衣上床。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余顧南和蕭懷南吃飽早飯，便又上路。兩人都有點歸心似箭，是以一路上曉行夜宿，行速甚快，不一日已至大定府，因馬兒不擅長途跋涉，師徒倆方在大定府歇下來。

此刻已是盛夏時節，天氣十分炎熱，去時所穿之衣服已不合穿，遂上街購買成衣。師徒倆各自選購了兩套。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陳達海出重酬索取大戈壁迷宮圖，許老人收養李秀文之後，從未見過李秀文身上衣物有類似圖案之類，故一口否認沒有，卻被陳達海無意中從蘇奴頸上的血手帕發現了這迷宮地圖，此手帕是李秀文贈送給蘇奴的，此時屋內眾人全被陳達海挾持着，李秀文伺機將他制服，商議組織隊伍往探迷宮之秘，在迷宮之內，發現有大唐貞觀年號，有佛像，有孔子和各弟子的塑像，都覺得奇怪……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麥中蓮・文／可飛・圖

# 大漠恩仇

## 迷宮裝神作怪　眾人合力辟邪

蘇魯克與車爾庫均厲聲喝阻，說道如是要去迷宮，也得商議一個好的法子來。

可是商議了一整天，又有甚麼好法子呢？唯一的結果，是大家同意在這裡住一晚，明天再從長計議。

將近亥時，便是昨晚鬼怪出現的時刻，只聽得西方又响起了三下尖銳的鳥鳴，眾人毛骨悚然，但見那白衣長腿，滿身血污的鬼怪又飛馳而來。在數丈外遠遠的站定，尖聲說道：「你們還不趕快回去？哼，如再在這裡附近逗留一晚，保証你們一個一個都不得好死，我在宮中住了一千年，誰都不敢進來，你們這樣的大膽。」說到這裡，慢慢轉身，雙手指着遠處一個青年叫道：「給我死。」說了疾馳而去。

只見那青年慢慢的委頓，一句話也不說，就此斃命，身上仍是沒有半點傷痕，昨晚還不過害死一匹馬，今日卻害死了一個壯健的年輕人。

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再逗留，何況聽得蘇魯克他們說，迷宮中根本沒有甚麼珍寶，連一塊金子銀子也沒有，若不是天黑，大家早就往來路疾馳而去了。

次日，天色黎明，眾人就亂鬨鬨的快步而疾跑回去了。

李秀文昨夜已仔細看過那匹馬的屍體，這時再去看那青年的屍體，心中更無懷疑，自言自語道：「這不是惡鬼。」忽然身後有人戰聲道：「是惡鬼，是惡鬼！阿秀，這比惡鬼還要可怕，咱們快走！」原來不知甚麼時候，許老人已到了她的身後。

李秀文嘆了口氣道：「好，咱們回去，走吧！」

忽聞聽得蘇奴長聲大叫道：「阿曼，阿曼，妳在那裡？」

車爾庫驚道：「阿曼沒有跟你在一起嗎？」他繼續縱聲大叫：「阿曼，阿曼，咱們回去啦。」來回的四處奔跑找尋女兒。

蘇奴一面大叫「阿曼」，一面奔上小丘，四下瞭望，忽然望見西邊路上有一塊花頭巾，似是阿曼之物，急忙跑過去，拾起一看，正是阿曼之物，是她的頭巾，他這一急非同小可，叫道：「阿曼給惡鬼捉去了。」

這時眾人早已遠去，連駱駝、桑斯兒，以及另一個青年人的屍體都已抬走，當地只剩下蘇魯克、車爾庫、李秀文、許老人五個人，蘇魯克等聽見蘇奴的驚呼聲，忙跑過去詢問。

蘇奴拿出剛才拾起的那塊花頭巾，氣急敗壞的道：「這是阿曼的，她……她……她給那惡鬼捉去了。」

李秀文問道：「是甚麼時候捉去的？」

蘇奴道：「我不知道，一定是昨晚半夜裡，她……她跟女伴們睡在一起，今早我就找她不到了。」他呆了一陣，忽然向着那迷宮的方向發足狂奔，叫道：「我要去跟阿曼死在一起。」



阿曼既給那惡鬼捉去了，他自然沒有本事救他回來，但阿曼既然死了，他也不想活了。

蘇魯克叫道：「蘇奴，蘇奴，小傻子，快些回來，你不怕死嗎？」見兒子越跑越遠，愛子之情，終於勝過對惡鬼的恐懼，於是，隨後追去。

車爾庫一呆，叫道：「阿曼，阿曼。」也跟住隨着蘇魯克跑去。

許老人搖搖頭，道：「阿秀，咱們回去吧！」

李秀文道：「不！許爺爺，我得去救救他們。」

許老人道：「妳打不過惡鬼的。」

李秀文道：「不是惡鬼，是人。」

許老人忽然伸出左手，緊緊握着李秀文的手臂，戰聲道：「阿秀，就算是人，他也比惡鬼還更可怕，妳聽我說，咱們回去吧！走得遠些，咱們是漢人，別在回疆住了，妳和我一起回中原去。」

李秀文眼見蘇奴等三人越跑越遠，心中焦急，用力一掙，那知許老人雖然年邁，手勁竟是大得異乎尋常，接連使勁，都沒能掙脫，她叫道：「快放開我，蘇奴會給他害死的。」

許老人見她漲紅了臉，神色緊張，不由得嘆了一口氣，放鬆了她手臂，輕聲道：「為了這個哈薩克少年，妳甚麼也不顧了？」

李秀文手臂一鬆，立即轉身飛跑，也沒聽見許老人的說話，一口氣跑到迷宮之前，只見蘇奴手舞長刀，正在大叫大嚷道：「該死的惡鬼，你害死了阿曼，連我也一起害死吧。阿曼死了，我也不要活了，我是蘇奴，你出來，我跟你決鬥，你怕了我嗎？」他伸手去轉門環，他心神混亂之下，轉來轉去都推不開門。

蘇魯克在一旁大叫道：「蘇奴，傻小子，別進去。」但蘇奴那裡肯聽勸說。

李秀文見到他這樣痴情的模樣，心中又是一酸，大聲道：「阿曼沒有死。」

蘇奴突然之間聽到這句話，頭腦立時清醒了，轉身問道：「阿曼沒有死？你怎……知道？」

李秀文道：「迷宮裡的不是惡鬼，是人！」

蘇奴、蘇魯克、車爾庫三人齊聲道：「明明是惡鬼，怎麼會是人？」

李秀文道：「這是人扮的，他用一種極細微的劇毒暗器射死了馬匹和那個年輕人，傷痕不容易看出來，他腳下踏了高蹺，外面用長袍罩住了，所以在沙地中行走沒有腳印，身材又高，走起來這麼快。」她另外有兩句話卻沒有說：「我是知道這人是誰，因為我認得他放暗器的手法，在死馬和青年人屍體之上，我也找到了暗器的傷痕。」

這些解釋合情合理，可是蘇魯克等一時卻也難以相信，這時許老人也已趕到了，他緩緩的道：「我知道是厲害的惡鬼，大家別進迷宮，免得送了性命，我是老人，說話一定不會錯的了。」

蘇奴說道：「是惡鬼也罷，是人也好，我總是要去……要去救阿曼。」他盼望這惡鬼真如李秀文所說是人扮的，那麼便有了拯救阿曼的希望了，他又去轉動門環，這一次卻給他轉開了。

李秀文道：「我跟你一起去。」蘇奴轉過頭來，心中說不出的感激，說道：「李英雄，你別進去，是很危險的。」

李秀文道：「不要緊，我陪着你，就不會有危險。」

蘇奴熱淚盈眶，戰聲道：「多謝，多謝你。」

李秀文心想：「你這樣感激我，只不過為了阿曼，」於是，轉頭向許老人道：「許爺爺，你在這裡等我。」

許老人道：「不！我跟你們一起進去，那……那人很兇惡的。」

李秀文道：「你年紀這麼大，又不會武功，在外面等着我好了，我不會有危險的。」

許老人道：「妳不知道，是非常非常危險的，我要照顧妳。」

李秀文拗不過他，心想：「你能照顧我甚麼？反而要我來照顧你才是。」當下五個人點起了火把，循着舊路又向迷宮裡進去。

＊　＊　＊

於是，五個人曲曲折折的走了很久，蘇奴一路上大叫：「阿曼，阿曼，妳在哪裡？」但始終聽不見有甚麼聲音，李秀文心想道：「還是把他嚇走了的好。」說道：「咱們一起在大叫，說是大隊人馬來救人啦，說不定將那惡人嚇走。」

蘇魯克和車爾庫、蘇奴，依計大叫道：「阿曼，阿曼，妳別怕，咱們大隊人馬來救妳啦。」迷宮中殿堂空曠，一陣陣回聲四下震盪。

可是走了一陣，忽聽得一個女子尖聲大叫，依稀正是阿曼。

蘇奴循聲跑去，推開一扇門，只見阿曼縮在屋角之中，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兩人驚喜交集，齊聲叫了出來。

蘇奴搶上去鬆開了她的手腳，問：「那惡鬼？」

阿曼道：「他不是鬼，是人。剛才他還在這裡，聽見你們聲音，便想抱了我逃走，我拚命的掙扎，他聽了你們人多，就匆匆忙忙的逃走了。」

蘇奴舒了一口氣，又問：「那……那是怎麼的一個人？他怎麼會將妳捉了來？」

阿曼道：「一路上他綁住我的眼睛，到了迷宮，黑沉沉的，始終沒能見到他的相貌。」蘇奴轉身看看李秀文，眼光滿是感激之情。

阿曼轉向車爾庫，說道：「爹，這

人說他的名字叫齊瓦耳，你認……」她一言未畢，車爾庫和蘇魯克齊聲叫了出來：「齊瓦耳！」這兩人一齊叫了出來，含意非常明白，他們不但知道齊瓦耳，而且對他還十分熟悉。

車爾庫道：「這人是齊瓦耳？決計不會的，他自己說是叫做齊瓦耳？妳沒聽錯？」

阿曼道：「他說，他認識我媽的。」

蘇魯克道：「那就是了，是眞的齊瓦耳。」

車爾庫喃喃自語道：「他認識妳媽？是齊瓦耳？怎麼，會變成迷宮裡的惡鬼？」

阿曼道：「他不是鬼，是人，他說從小就喜歡我媽，可是我媽不生眼珠子，嫁了我爹這個大混蛋，啊喲，爹，你別生氣，是這壞人說的。」

蘇魯克哈哈大笑道：「齊瓦耳是大壞蛋，可是這句倒沒有說錯了，妳爹果然是個大混……」車爾庫一拳打去。蘇魯克一笑避開。又道：「齊瓦耳從前跟妳爹爹爭妳媽媽，齊瓦耳輸了，這人不是好漢子，半夜裡拿了刀子去殺妳爹爹，妳看，他耳還有個刀疤，就是給齊瓦耳砍傷的。」

衆人一齊望向車爾庫，果見他左耳邊有個長長的刀疤，這疤痕大家以前都見過的，不過不知眞正來歷而已。

阿曼拉着她父親，柔聲說道：「爹！那時你傷得很厲害麼？」

車爾庫道：「妳爹雖然中了他的暗算，但還是打倒了他，把他按在地下，綁了起來。」說這幾句話時，語氣中頗有自豪之意，又道：「第二天，族長警告衆人，宣佈將他逐出本族，永遠不許回來，倘若偷偷回來，便即處死，這些年來一直沒有見他，這傢伙躲在這迷宮裡幹甚麼？妳怎會給他捉去的？」

阿曼道：「今朝天快亮時，我起來到樹林中解手，那知道這壞人躲在後面，突然撲了過來，按着我的嘴巴，一直抱我到這裡來，他說他得不到媽，就要我來代替媽，我求他放我回去，我說我媽不喜歡他，我也不喜歡他的，他又說，妳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總之妳是我的人了，那些哈薩克膽小鬼，沒有一個敢進迷宮來救妳的。他的話不對，爹，蘇伯伯，你們都是英雄，還有李英雄、蘇奴、許爺爺也來了，幸虧你們來救我。」

車爾庫恨恨的道：「他害死了駱駝、桑斯兒，咱們快追，捉到他來處死！」

李秀文本已料到那個假扮惡鬼是誰，那知道自己猜的竟完全錯了，不禁暗暗慚愧，實不該寃枉好人，幸好口內的話沒有說出口，又想：「怎麼這個哈薩克人也會發射毒針？發針的手法又一模一樣，難道他也是跟我師父學的？」

蘇魯克等既知惡鬼是齊瓦耳假扮的，那裡還有甚麼懼怕的？何況素知這人武功平平無奇，一見面，還不手到擒來？車爾庫爲了要報殺徒之仇，劫女之恨，於是高舉火把，當先而行。

許老人一手拉着李秀文衣袖，低聲道：「這是他們哈薩克自己族裡的事，咱們不用理會，在外面等着他們吧！」

李秀文聽他語音發抖，顯是害怕之極，尋聲道：「許爺爺，你坐在那邊天井裡等我好不好？那個哈薩克壞人武功很强的，只怕蘇……蘇魯克他們打他不過，我得幫着他們。」

許老人嘆了一口氣，道：「那麼我也一起去。」

李秀文向他溫柔的一笑，道：「這件事快完結了，你不用擔心。」

許老人和她並肩同行，道：「這件事快完結了，完結之後，我要回中原去了，阿秀，妳和我一起回去嗎？」

李秀文心裡一陣難過，中原故鄉的情形，在她心裡只不過是一片模糊的影子，她在這大草原上住了十二年，只愛這裡的烈風、大雪、黃沙、無邊無際的原野、牛羊、半夜裡的天鈴鳥的歌聲……

許老人見她不答，又道：「我們漢人在中原，可比這裡好得多了，穿得好，吃得好，妳許爺爺已積了些錢，回去咱們可以舒舒服服的。中原的花花世界，比這裡繁華百倍，那才是人過的日子。」

李秀文道：「中原這麼好，你爲甚麼一直不回去？」

許老人一怔，走了幾步，才緩緩的道：「我在中原有個仇家對頭，來到回疆來，是爲了避禍的，現在隔了這麼多年，那仇家一定死了，阿秀，咱們在外面等他們吧！」

李秀文道：「不，許爺爺，咱們得走快些，別離他們太遠。」

許老人「嗯」了一聲，脚下却絲毫沒有加快。李秀文見他年邁，不忍催促。

許老人道：「回到了中原，咱們買一座莊子，四處種滿了楊柳桃花，一株間着一株，一到春天，紅的桃花，綠的柳樹，黑色的燕子，在柳枝底下穿來穿去，阿秀，咱們再起一個大魚池，養滿了金魚，金色的，紅色的，白色的，黃色的，妳一定非常開心。」

李秀文緩緩的搖了搖頭，心裡在說：「不管江南多麼好，我還是喜歡住在這裡，可是這件事就要快完結了，蘇奴就快要和阿曼結婚，那時候他們會有盛大的大會，摔角比賽，火堆旁的歌舞。」她抬起頭來，說道：「好的，許爺爺，咱們回家之後，第二天就動身回中原去！」

許老人眼光突然閃出了光輝，那是喜悅無比的光芒，大聲道：「好極了，咱們回家之後，第二天就動身回中



原去。」

忽然之間，李秀文有些可憐那個齊瓦耳起來，他得不到自己心愛的人，又給逐出了本族，一直孤零零的住在迷宮裡。阿曼是十八歲，他住在那迷宮二十年了吧？或許更長一些。

* * *

「齊瓦耳！齊瓦耳，站住！」

突然間前面傳來了車爾庫的怒喝聲，李秀文顧不得再等許老人，急步循聲跑去。

走到一座大殿門口之下，只見殿堂之中，一人竄高伏低，正和手舞長刀的車爾庫惡鬥。那人空着雙手，身披白色長袍，頭上套着白布罩子，只露雙眼，頭罩與長袍都染滿了血漬。正是前兩晚假扮惡鬼那人的服裝，也就是擄劫阿曼的齊瓦耳了，只是這個時候，他脚下不踩高蹺，長袍下襬也翻了上來束在腰間。

蘇魯克、蘇奴父子見車爾庫手中有刀而對方只是空手，料想必勝，便不上前相助，兩人高舉火把，口中呼喝着助威。

李秀文祇看得數招，便知不妙，叫道：「小心！」正欲出手，只聽得砰一聲，車爾庫右胸已中了一掌，口吐鮮血，直摔了出來。

蘇魯克父子大驚，一齊拋去手中火把，挺刀上前，合攻敵人，兩根火把掉在地上尤自燃燒，殿中却已黑沉沉地僅可以辨物。

李秀文握着流星鎚，叫道：「蘇奴，蘇伯伯，退開，讓我來鬥他。」

蘇魯克怒道：「你退開，別大叫小叫的。」一柄長刀使出來，呼呼生風，他那哈薩克刀法另成一路，却也是剛强狠辣，只是齊瓦耳身手靈活之極，突然間飛出一腿，將蘇奴的手中長刀踢飛了。

李秀文將流星鎚往地上一擲，縱身而上，接着了半空中落下的長刀，刷刷兩刀，向齊瓦耳砍去。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脚和流星鎚，刀法並未學過，只是此刻四人纏鬥，她鎚法未至一流之境，一使流星鎚，非誤傷了蘇氏父子不可，只得在拳脚之上力拚，凝神接戰。

蘇奴失了兵刃，出拳揮掌，齊瓦耳以一敵三，仍佔上風。

惡鬥得十餘回合，齊瓦耳大喝一聲，左拳揮出，正中蘇奴鼻樑，跟着一脚，踢中了蘇魯克的小腹，蘇氏父子先後摔倒，再也爬不起來。

原來齊瓦耳的拳脚中內力極厚，擊中後極難抵受得住，蘇魯克雖然勇悍，又是皮粗肉厚，却也是經受不起。

這一來變成了李秀文獨鬥强敵的局面了，左支右絀，登時落了下風，齊瓦耳喝道：「快出去，就饒了你的小命。」

李秀文眼見自己若撒腿一逃，最多是拉了許老人同走，蘇奴等三人非遭毒手不可，當下奮不顧身，拚力抵禦，齊瓦耳左手一揚，李秀文向右一閃，那知道他這一下却是虛招，右掌跟着疾劈而下，噗的一聲，正中她左肩，李秀文一個跟蹌，險些摔倒，心中便如電光閃過一個念頭：「這一招『聲東擊西』，師父教過我的，怎地忘了？」

齊瓦耳喝道：「你再不走，我要殺你了！」

李秀文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了，叫道：「你殺死我好了！」縱身又上，不數招，腰間又中了一拳，痛得她拋下長刀蹲下身來，心中正叫：「我要死了。」忽然身旁有人撲向齊瓦耳。

李秀文在地下一個打滾，回頭看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却原來許老人右手拿着一柄匕首，展開身法，已與齊瓦耳鬥在一起，但見許老人身手矯捷，出招如風，竟是絲毫沒有龍鍾老態。

更奇怪的是，許老人舉手投足，招數和齊瓦耳全無分別，也便是她師父華雲龍所授的那些武功。

李秀文隨即省悟：「是了，中原武功都是這樣的，許爺爺和這哈薩克人都學過中原武功，許爺爺原來是會武功的，我可一直不知道。」

眼見二人越鬥越緊，齊瓦耳忽然尖聲叫道：「馮風，你好！」許老人身子一震，向後退了一步，齊瓦耳左手一揚，使的正是半招「聲東擊西」。

許老人却不上他當，匕首向右戳出。那知齊瓦耳却不使完這下半招「聲東擊西」，左手疾掠而下，一把抓住許老人的臉，硬生生將他的一張臉皮揭了下來。

李秀文、蘇魯克、阿曼三人齊聲驚呼，李秀文更是險些便暈了過去。

只見齊瓦耳跳了起來，左一腿，右一腿，雙腿鴛鴦連環，都踢中了許老人身上，便在這時，白光一閃，許老人匕首脫手激射而出，插入了敵人的小腹。

齊瓦耳慘叫了一聲，雙拳一招「五雷轟頂」往許老人天靈蓋猛擊而下，李秀文知道這兩拳一擊而下，許老人再難活命，當下奮起生平之力，躍過去舉臂力格，喀察一響，雙臂被震得好像斷折。剎那之間，兩人勢成僵持，齊瓦耳雙拳擊不下來，李秀文也無法將他格開。

蘇魯克這時已可動彈，跳起身來，奮起生平之力，一拳打在齊瓦耳下頦。齊瓦耳向後躍出，在牆上一撞，跌倒在地。

李秀文叫道：「許爺爺，許爺爺！」扶起許老人，她不敢睜開眼睛，料想他定是血肉糊模的，可怖之極，那知眼開一線，看到的竟是一張壯年男子的臉孔，她吃了一驚，眼睛睜得大了些，只見這張臉，鬍子剃得精光，面目頗英俊，在時明時暗的火把光

芒之下，看來是一片慘白，全無血色，這人不過三十多歲，只有一雙眼睛的眼神，却是向來都熟悉的，但配在這張全然陌生的面孔上，反而顯得有說不出的詭異了。

李秀文呆了半晌，這才「啊」的一聲驚呼，將許老人的身子一推，向後躍開。她身上受了拳脚之傷，落下來時站之不穩，坐跌在地上，說道：「你……你……」

許老人道：「我不是許爺爺，我……我……」忽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來，說道：「不錯，我是馮風，一直扮作老頭兒，阿秀，妳不怪我嗎？」

這一句「阿秀」，仍是和十年來一般充滿了親切關懷之意。

李秀文道：「我不怪你，當然不怪你，你一直待我是很好很好的。」她看看馮風，看看靠在牆上的齊瓦耳，心中充滿疑團。

這時，阿曼已扶起了父親，替他推拿胸口的傷處。蘇魯克、蘇奴父子拾起了長刀，兩人一躍一拐的走到齊瓦耳身前。

齊瓦耳道：「阿秀，剛才我叫妳快走，妳爲甚麼不走？」他說的是漢語，聲調和她師父華雲龍相同，李秀文想也沒想，當即脫口而出：「師父！」

齊瓦耳道：「妳終於認我了，」伸手緩緩取下白布頭罩，果然是華雲龍。

李秀文又是驚訝，又是難過，搶過去伏在他脚邊，叫道：「師父，師父，我眞的不知道是你，我……我起初猜到是你，但他們說你是哈薩克人齊瓦耳，你自己又認了。」

齊瓦耳澀然道：「我是哈薩克人，我是齊瓦耳。」

李秀文奇道：「你……你不是漢人？」

齊瓦耳道：「我是哈薩克人，族人趕了我出來，永遠不讓我回去，我到了中原漢人的地方，學了漢人的武功，嘿嘿，收了漢人做徒弟，馮風，你好！你好！」

馮風道：「師父，你雖於我有恩，可是……」李秀文又是大吃一驚，道：「許爺爺，你……他……也是你的師父？」

馮風道：「妳別叫我許爺爺，我是馮風，他是我的師父，教了我一身武功，同我一起來到回疆，半夜裡帶我到哈薩克的鐵延部來，他用毒針害死了阿曼的媽媽……」他說的漢語。

李秀文越聽越奇，用哈薩克語問阿曼：「妳媽媽是給他用毒針害死的？」

阿曼還沒有答，車爾庫跳起身來，叫道：「是了，是了，阿曼的媽，我親愛的雅麗絲，一天晚上忽然全身烏黑，得急病死了，原來是你齊瓦耳你這惡賊，是你用毒針害死的！」他要撲過去和齊瓦耳拚命。但重傷之餘，稍一動彈便胸口劇疼，又倒了下去。

齊瓦耳道：「不錯，雅麗絲是我殺死的，誰教她沒有生眼珠，嫁了你這個大混蛋，又不肯跟我逃走？」

車爾庫大叫道：「你這惡賊，你這惡賊！」

馮風以哈薩克語道：「他本來是想要殺死車爾庫的，但那天晚上，車爾庫不知到了那裡去了，到處找他不到，我師父自己去找車爾庫，要我在水井裡下毒，把全族的人一起毒死，可是我們在一家哈薩克人家裡借宿，主人待我很好，盡他們所有的欵待，我想來想去，總是下不了手。我師父回來，說找不到車爾庫，一問之下，知道我沒有奉命行事，他大發脾氣，說我一定會洩漏消息，定要殺了我滅口，他逼得我實在太狠了，於是，我先下手爲强，出其不意的在其背心後射出了三支毒針。」

齊瓦耳恨恨的道：「你這忘恩負義的狗賊，今日總教你死在我的手上。」

馮風對李秀文道：「阿秀，那天晚上妳跟陳達海那强盜動手，一顯示武功，我就知道妳是跟我師傅學的，就知道這三支毒針沒有射死他。」

齊瓦耳道：「哼，憑你的武功，也射得死我？」

馮風不去理他，對李秀文道：「這十年內我躲在回疆，躲在鐵延部裏，裝作了一個老人，就是怕師父沒死，只有這個地方，他是不敢回來的，我一知道他在附近，我第一個念頭就是要逃回中原去。」

李秀文見他氣息漸漸微弱，知道他給齊瓦耳以重脚法連接踢中了兩下，內臟碎裂，已然難以活命，回過頭來看看齊瓦耳時，他小腹上那把小劍直沒入至柄，也是已無活理，自己在回疆十年，只有這二人是眞正的照顧自己，關懷自己的，那知他倆恩怨牽纏，竟至自相殘殺，兩敗俱傷，她眼中充滿了淚水，向馮風道：「許……馮大叔，你……你既然知道他沒有死，而且就在附近，爲甚麼不立即回到中原去？」

馮風嘴角邊露出凄然的苦笑，輕輕的道：「江南的楊柳，已抽出嫩芽了，阿秀，妳獨自回去吧！以後……以後可得小心，許爺爺，爺爺不能照顧妳了……」聲音越說越低，終於沒了聲息。

李秀文撲在他身體上，叫道：「許爺爺，許爺爺，你不要死……」

馮風沒有回她的問話就死了，可是李秀文心中却已明白得很，馮風非常非常的怕他的師父，可是非但不立刻逃回中原，反而跟着她來到此地，只要他始終裝扮作老人，齊瓦耳永遠不會認出他來，可是他終於出手，去和自己最懼怕的人動手，那全是爲了她。

這十年之中，他始終如爺爺般愛護自己，其實他是個壯年人，世界上



親祖父對自己的孫女兒，也有這般好嗎？

殿上地上的兩根火把，一根早已熄滅了，另一根也怕快燒到了盡頭。

蘇魯克道：「眞是奇怪，剛才兩個漢人跟一個哈薩克人相打，我想也不想，過去一拳，就出手打在那個哈薩克人的臉上。」

李秀文問道：「那爲甚麼？爲甚麼你忽然幫漢人打哈薩克人？」

蘇魯克搔了搔頭，道：「我不知道，」停了一會兒說道：「妳是好人，他是壞人！」

他終於承認，漢人中有做强盜的壞人，也有李英雄那樣的好人，（那個假扮老頭兒的漢人不肯在井中下毒，也該算是好人吧？）哈薩克人有自己那樣好人，也有齊瓦耳那樣的壞人。

李秀文心想：「如果當年你知道了，就不會那樣狠狠的鞭打蘇奴，一切就會不同了。可是，眞的會不相同嗎？就算蘇奴小時候跟我做好朋友，他年紀大了之後，見到了阿曼，還是會愛上她的，人的心，眞太奇怪了，我不懂。」

蘇魯克大聲道：「齊瓦耳，我看你也活不成了，我們也不用殺你，再見了！」

齊瓦耳突然目露兇光，右手一提。李秀文知他要發射毒針，叫道：「師父，別……」

就在這時，一個火星爆了開來，最後一個火把也熄了，宮殿中伸手不見五指。齊瓦耳就是想發射毒針害人，也已取不到準頭。

李秀文道：「你們快出去，誰也別發出聲響。」

蘇魯克、蘇奴、車爾庫和阿曼四人互相扶持悄悄的退了出去。大家知道齊瓦耳的毒針厲害，他雖命在頃刻，却還能發射毒針害人。四人退出殿堂，見李秀文沒有出來，蘇奴叫道：「李英雄，李英雄，快出來！」李秀文答應了一聲。

齊瓦耳道：「阿秀，妳也要去了嗎？」聲音甚是凄涼，李秀文心中不忍，暗想，他雖然是做了許多壞事，可是對自己畢竟是很好的，讓他一個人在這黑暗中等死，實在是太殘忍了，於是坐了下來，說道：「師父，我在這裡陪着你。」

蘇奴在外面又叫了幾聲，李秀文大聲道：「你們先出去吧，我等一會出來。」

蘇奴叫道：「這人很兇惡的，李英雄，你可得小心！」

李秀文不再回答。

阿曼道：「你怎麼老是叫李英雄，不叫李姑娘！」

蘇奴道：「李姑娘，她是女子嗎？」

阿曼道：「你是裝傻，還是眞的看不出來？」

蘇奴道：「我裝甚麼傻……他武功這樣好，怎麼會是個女子？」

阿曼道：「那天大風雪的晚上，在許老人的家裡，她奪了我做女奴，後來又放了我，那時候我就知道她是女子了。」

蘇奴拍手道：「啊！是了，如果他是男子，怎肯放了像你這樣美麗的女奴？」

阿曼臉上微微一紅，道：「不是的，那時候我見到她看你的眼色，就知道她是個姑娘，天下那有一個男子，用這樣的眼光痴痴的看着你！」

蘇奴搔了搔頭，傻笑道：「我可一點也沒看出她，」阿曼歡暢地笑了，笑得眞似一朵花，她知道蘇奴的眼光一直望在自己身上，便有一萬個姑娘痴情地看着他，他也永不會知道。

殿堂中一片漆黑，李秀文和齊瓦耳誰也見不到誰。李秀文坐在師父身畔，在萬籟俱寂之中，聽到蘇奴和阿曼的嬉笑聲漸漸遠去，又聽到了四個人脚步聲漸漸的遠去。

殿堂裡只剩下李秀文，陪着垂死的齊瓦耳，還有「許爺爺」的屍首。

齊瓦耳又問道：「剛才我叫妳出去，妳爲甚麼不聽話？要是妳出去了……唉！」

李秀文輕輕的道：「師父，你得不到心愛的人，就將她殺死，我得不到心愛的人，却不忍心讓他給人殺了。」

齊瓦耳冷笑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沉默半晌，嘆道：「你們漢人眞是奇怪，有馮風這樣忘恩負義，殺害師父的惡人，有霍元龍、陳達海他們那樣殺人不貶眼的强盜，也有你這樣心地好的姑娘。」

李秀文問道：「師父，陳達海那强盜怎麼了？我們一路追踪他，却在雪地裡看到兩個人脚印，另一個是你的嗎？」

齊瓦耳道：「不錯，是我的，自從我給馮風這逆徒打了毒針之後，身子衰弱，十多年來在山洞裡養傷，只道這一生完了，想不到竟會有妳來救我，給我拔去了毒針。我傷癒後，半夜裡常常去鐵延部的帳篷外窺探，我要殺車爾庫，殺了驅逐我的族長。只是爲了妳，我才沒有在水井裡下毒，在那大風雪的晚上，我守在妳屋子外面，見到妳拿住了陳達海，聽到妳們發現了迷宮的地圖。陳達海一去，我就跟他後面，一直跟進了迷宮，我在他後腦打了一拳，打暈了他，把他關在迷宮裡，前天下午，我從他懷裡搜出那塊手帕地圖出來，抽去了十來根毛線，放回他懷裡，再蒙上他雙眼綁他在馬背上，趕他遠遠的去了。」

李秀文想不到這個性子殘酷的人居然肯饒人性命，問道：「你爲甚麼要抽去地圖上的毛線？」

齊瓦耳乾笑了數聲，十分得意，道：「他不知我抽去了毛線的，地圖上少了十幾條線，這迷宮就找不到了。這惡强盜，他是要去會齊了其餘的盜

夥，憑着地圖又來找迷宮，他們就在大戈壁中兜來兜去，永遠回不到草原去。這批惡強盜一個個的要在沙漠中渴死了，一直到死，還是想到迷宮發財，哈哈，嘿嘿，有趣，有趣！」

想到一羣人在烈日炎炎之下，在數百里內沒有一滴水的沙漠中不斷兜圈子的可怖情景，李秀文忍不住的低低呼叫了一聲，這羣强盜是殺害她父母的大仇人，但如此遭受惡報，却不由得爲他們難受，要是能够有機會遇上了，會不會對他們說：「這張地圖是不對的？」

她多半會說的，只不過霍元龍、陳達海他們不會相信，他們一定會滿懷着發財的念頭，在沙漠裡大兜圈子，直到一個個的渴死，他們還是相信會走到迷宮，因爲陳達海曾憑這幅地圖親身到過迷宮，那是決不會錯的，迷宮裡有數不盡的珍珠寶貝，大家都這樣說的，那還能是假的麼？

齊瓦耳哈哈的笑個不停，說道：「其實迷宮裡一塊手指大的黃金也沒有，迷宮裡所藏的每一件東西，中原都是多得不得了，桌子、椅子、床、帳子、許許多多的書本、圍棋、七絃琴啦、灶頭，碗、碟，鍋子……甚麼都有，就是沒有珍寶，在漢人的地方，這些東西遍地都是，那些漢人却拚了命來尋，嘿嘿，眞是笑死人了！」

李秀文兩次進入迷宮，見到了無數日常用品，回疆氣候乾燥歷時雖久，款物並未腐朽，熱遍各外毀堂房舍，果然沒有見過金銀珠寶，說道：「人家的傳說，大都靠不住，這座迷宮雖大，但却沒有甚麼寶物，唉！連我的爹爹媽媽也因此而斷送了性命。」

齊瓦耳道：「妳可知道這座迷宮的來歷？」

李秀文道：「不知道，師父，你可知道麼？」

齊瓦耳道：「我在迷宮裡見到兩座石碑，上面刻着建造迷宮的經過，原來是唐太宗時候建造的。」

李秀文也不知唐太宗是甚麼人，於是齊瓦耳斷斷斷續續的給她說了迷宮的來歷。

原來這地方在唐朝時是高昌國的所在。

那時高昌是西域的大國，物產豐盛，國勢又强盛。唐太宗貞觀年間，高昌國的國王叫做鞠文泰，臣服於唐。

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

鞠文泰對使者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莽，貓返於堂，鼠藏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鷄，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裡啾啾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生活，爲甚麼一定要强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

唐太宗聽了這話，很是憤怒，認爲他們野蠻，於是派了大將侯君集去征討。

鞠文泰得到消息，對百官道：「大唐離我們七千里，中間二千里是大沙漠，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火，怎能派大軍到來？他來打我們，如果兵派得太多，糧草便接濟不上，要是派兵在三萬以下，便不用怕，咱們以逸待勞，堅守都城，只須守到二十日，唐兵糧盡便自然會退走。」他知道唐兵厲害，定下了只守不戰的計策，於是大集人手，在地方極隱蔽之處，造下了一座迷宮，萬一都城不守，還有可以退避的地方。

當時高昌國力富强，西域巧匠，多集於彼邦，這座迷宮建造得曲折奇幻之極，國內的珍奇寶物，盡數藏在宮中，鞠文泰心想：就算唐兵攻進了迷宮，也未必能找到我的所在。

侯君集曾跟李靖學過兵法，善於用兵，一路上勢如破竹，渡過了大漠。鞠文泰聞得唐朝大軍到來，憂懼不知所措，就此被嚇死了，他的兒子鞠智盛繼立爲國王。

侯君集率領大軍攻到城下，連打幾仗，高昌軍大敗。唐軍有一種攻城高架，高九丈，因爲高得像雀巢一般，所以名爲「巢車」，這巢車推到城邊，軍士居高臨下，投石射箭，高昌軍難以抵擋，鞠智盛來不及逃往迷宮，都城已被攻破，只得投降。

高昌國自鞠嘉立國，傳九世，當時國土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實在是西域的大國。

侯君集俘虜了國王鞠智盛及其文武百官，大族豪傑，回到長安，將迷宮中所有的珍寶也都搜了出來。

唐太宗說：高昌國不服漢化，不知中華上國文物衣冠的好處，於是賜了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給高昌人，高昌人私下說：「野鷄不能學鷹飛，小鼠不能學貓叫，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歡。」

唐太宗所賜的事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等等都放在迷宮之中，誰也不肯去多看一眼。

千萬年來，沙漠變遷，林木叢生，這本來已是十分隱蔽的古宮，更加隱蔽了，若不是有地圖指引，誰也找尋不到，現在當地居住的哈薩克人，和古時高昌人也是毫不相干。

齊瓦耳在中原時學文學武，多讀漢人的書籍，所以熟悉唐代史事，李秀文雖名爲漢人，反而半點也不知道，也不感興趣，她聽齊瓦耳氣息漸弱，說道：「師父，你歇歇吧，別說了。這個漢人皇帝也眞多事，人家喜歡怎麼樣過日子，就由他們去，何必勉强？唉，你心裡眞正喜歡的，常常得不到，別人硬要給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你不喜歡，終究是不喜歡。」



齊瓦耳道：「阿秀，我……我孤單得很，從來沒有人陪我說過這麼久的話，你肯……陪着我麼？」

李秀文道：「師父，我在這裡陪着你。」

齊瓦耳道：「我快死了，我死之後，妳就要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

李秀文無言可答，祇感到一陣凄涼傷心，伸出右手去，輕輕的握住了師父的左手，只覺得他的手心在慢慢的冷下去。

齊瓦耳道：「我要妳永遠在這裡陪我，永遠不離開我……」

他一面說，一面右手慢慢的提起，拇指和食指之間握着兩枚毒針，心道：「這兩枚毒針在妳身上輕輕一刺，妳就永遠在迷宮陪着我，也不會離開我了。」輕聲道：「阿秀，妳又美麗又溫柔，眞是個好孩子，妳永遠在我身邊陪着我。我一生孤獨寂寞得很，誰也不來理我……阿秀，妳眞乖，眞是個好孩子……」

兩枚毒針慢慢向李秀文移近，黑暗之中，她甚麼也看不見。

齊瓦耳心想：「我手上半點氣力也沒有，得慢慢的刺她，出手快了，她只要一推，我就再也刺她不到了。」

毒針一寸一寸的向着她面頰移近，相距只有二尺，只有一尺……

李秀文絲毫不知道毒針離開自己已不過七八寸了，說道：「師父，阿曼的媽媽，很美麗嗎？」

齊瓦耳心頭一震，說道：「阿曼的媽媽……雅麗絲……」突然間全身的力氣消失得無影無踪，提起的右手垂了下來，他這一生之中，再也沒有力氣將右手提起來了。

李秀文道：「師父，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會永遠記着你。」

＊　＊　＊

在通向玉門關沙漠之中，一個姑娘騎着一匹白馬，向東緩緩而行。

她心中在想着和哈薩克鐵延部族人分別時他們所說的話。

蘇魯克道：「李姑娘，妳別去，在我們這裡住下來，我們這裡有很好的小夥子，我們給姑娘挑一個最好的做丈夫，我們送妳很多的牛，很多的羊，給妳最好的帳篷。」

李秀文紅着臉，搖了搖頭。

蘇魯克道：「妳是漢人，那不要緊，漢人中也有好人，漢人可以跟哈薩克人結婚嗎！嗯。」他搔了搔頭，說道：「咱們去問長老哈卜拉姆！」

哈卜拉姆是鐵延部中精通「可蘭經」，最聰明最有學問的老人。

哈卜拉姆低頭沉思了好一會，道：「我是個卑微的人，甚麼也不懂。」

蘇魯克道：「如果有學問的哈卜拉姆也說不懂，那麼別人是更加不懂了。」

哈卜拉姆道：「可蘭經第四十九章上說：『衆人啊！我確已從一男一女創造你們，我使你們成爲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在安拉看來，你們之中最尊貴的，便是你們之中最善良的。』世界上各個民族和宗族，都是眞神安拉創造的，他只說凡是最善良的，便是最尊貴的，可蘭經第四章上說：『你們當親愛近鄰，遠鄰，伴侶，當款待旅客。』漢人是我們的遠鄰，如果他不來侵犯我們，我們要對他們親愛，款待他們。」

蘇魯克道：「你說得很對，我們的女兒能嫁給漢人麼？我們的小夥子能要漢人的姑娘麼？」

哈卜拉姆道：「眞經第二章第二百廿一節說：『你們不要娶崇拜多神的婦女，直到她們信道，你們不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崇拜多神的男子，直到他們信道。』眞經第四章，廿三節中，嚴禁娶有夫之婦，不許娶自己的直系親屬，除此以外，都是合法的，便是娶奴婢和俘虜也可以，爲甚麼不能和漢人婚嫁呢？」

當哈卜拉姆背誦可蘭經的經文時，衆族人都是恭恭敬敬的肅立傾聽。經文替他們解決疑難，大家心中明瞭，都說：「眞神安拉的指示，那是再也不會錯的。」

有人稱讚哈卜拉姆聰明有學問：「我們有甚麼事情不明白，只要去問哈卜拉姆，他總是能好好的教導我們的。」

可是哈卜拉姆再聰明，再有學問，有一件事却是他不能解答的，因爲包羅萬有的「可蘭經」上也沒有答案，如果你深深愛着的人，他却深深愛上了別人，有甚麼辦法？

白馬帶着她一步一步的回到中原，白馬已經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終於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儻瀟洒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國高昌人那麼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全文完）

**上文提要：**崆峒島主竇金樑對程明山將他的徒兒殺掉，非要程明山和中年婦人償命不可，原來那婦人是靈山島主的女兒司空玉蘭喬裝的，二人將竇金樑和蕭道成打走，司空玉蘭願意帶程明山去取「冬眠散」解藥，在靈山島傍岸有一家酒樓，二人先在酒樓用膳，掌櫃是司空玉蘭的大師兄，爲他們準備船隻渡海，僱的船有上下兩層，相當寬闊，二人上船後，便由一中年船家揚帆而去……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刀開明月環

## 滅口害人害已　沉船漂海待援

司空玉蘭道：「今晚我們就在艙裏待一個晚上，你如果倦了，就不妨躺下來休息。」

程明山但覺燈光之下，她嬌艷如花的臉上，像美玉一般，散發出柔和的青春光芒，不覺看得一呆，暗道：「阮姐姐美得清柔，鳳妹美得溫婉，另外還有林秀宜，美得有幾分嬌矜，這位姑娘年紀比她們小，因此也帶着幾分嬌憨，女孩子帶幾分嬌憨之氣，看來是最逗人的了。」

司空玉蘭却不知他正在想着其他三個姑娘，她看他目光一直望着自己，不覺嬌羞的道：「你一直看我幹麼？我臉上又沒有花。」

程明山含笑道：「姑娘臉上比花還美呢！」

司空玉蘭聽得大羞，暈紅雙頰，心裏却很喜歡他這麼稱讚自己，但還是披披嘴道：「我醜死啦！」

程明山輕輕握住她的手，說道：「姑娘如果醜陋，那天下就沒有美貌的人了。」

司空玉蘭被他捉住了手，一張粉臉脹得像大紅緞子一般，心頭小鹿也跳得好猛，但却沒有縮回手去，只是讓他握着，低垂着頭，連眼都不敢抬起來看他。

程明山右手握住了她的柔荑，左手忍不住又輕輕覆她在手背上，她依然沒有掙動，一會才幽幽的道：「程大哥，你說的是真心話麼？」

她忽然改口叫他「程大哥」了。

程明山被她問得一怔，說道：「我說了甚麼話？」

司空玉蘭忽然抬起頭來，哼道：「原來你是騙我的。」

她這一抬頭，迅快把玉手抽了回去。

程明山愕然道：「我甚麼時候騙妳了？」

司空玉蘭披披嘴道：「你說過甚麼話，你都忘了？」

「我……」程明山奇道：「我說了甚麼話，使妳生氣了呢？」

司空玉蘭道：「你方才……方才說我很……美，原來……原來只是逗着我玩的，我本來就生得很醜咯！」

「哦！」程明山笑道：「我當甚麼地方惹妳生氣了，妳真的生得很美，我怎會騙妳呢？」

他又去捉她的手。

司空玉蘭把兩隻手藏到了背後，說道：「我不相信，因爲你方才只是信口說說的，所以我再問你，你就答不出來了。」

程明山道：「妳這就冤枉我了，我只當妳問我甚麼，所以給妳問得楞住了，如果說妳美是騙妳的，妳不會拿鏡子照照自己，難道天底下還有比妳更美的姑娘？程大哥還會騙妳麼？」

司空玉蘭聽他叫出「程大哥」來，心裏又羞又喜，紅着臉道：「誰叫你程大哥了？」



程明山道：「叫我程大哥的人，自然是我小妹了。」

司空玉蘭靦覥的道：「誰是你小妹了？」

程明山看她嬌羞模樣，心裏不禁一蕩，低低的道：「剛才明明有人叫我程大哥，我也不知道她是誰？」

司空玉蘭伸手朝他打去，急道：「你壞透了，我不來啦！」

程明山趁機捉住了她的手，笑道：「方才妳把手藏到背後去，現在又給我捉住了。」

他低下頭去，輕輕在她手背上吻了一下。

司空玉蘭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嬌軀輕輕顫動了一下，羞不可仰，急急縮手，又縮不回去，口中「嗯」道：「你……快放開。」

程明山含笑道：「小妹子，妳好像很害怕，程大哥又不是老虎，會把妳吃了麼？」

他鬆開了手。

司空玉蘭急忙抽出手去，看了他一眼，咭的笑道：「我才不怕呢！」

程明山取起茶碗，喝了一口，大笑道：「原來妳也很壞，快叫我一聲程大哥。」

司空玉蘭道：「你才壞，我才不叫你呢！」

程明山道：「妳不肯叫，我要再捉住你的手吻了。」

「好嘛！」司空玉蘭臉上又是一紅，急忙把手又藏了起來，說道：「我叫你程大哥就是了。」

程明山看得大樂，說道：「再叫一聲。」

司空玉蘭含羞瞟了他一眼，果然又低低的叫了聲：「程大哥。」

程明山問道：「妳叫我程大哥，那我叫妳甚麼呢？」

「隨便。」司空玉蘭道：「你……就叫我小妹好啦！」

她用兩個指頭取起一枚杏脯，放入口中，一面迴眼道：「程大哥，你也來吃一些吧，等一會，就要收起來了。」

程明山道：「爲甚麼？」

司空玉蘭道：「待會到了外洋，風浪就會大了，不收起來，豈不都摔翻了？」

程明山取起茶盞，喝了一口，突然地隱隱聞到了茶水中似有異味，這種異味只有初次入口之時才感覺得出來，要待再仔細辨認，却又沒有了。

但僅此一點，程明山已經警覺不對，他沒有露出聲色來，悄悄從懷中取出一個拇指大的瓷瓶，背着燭光，傾出兩粒藥丸，自己迅速把一粒含入口中，一面把另一粒藥丸暗暗遞到司空玉蘭手中，以「傳音入密」說道：「小妹子，妳別作聲，快把這顆藥丸含在口中。」

司空玉蘭不知他給自己的是甚麼藥丸，心中有些遲疑。

程明山又傳以「傳音入密」說道：「有人在茶中做了手脚，今晚只怕會有變故。」

司空玉蘭不會「傳音入密」，只是暗暗點了下頭，迅快把手中藥丸納入口中。

程明山含笑道：「小妹子，船上這茶葉不錯啊！」

端起茶盅，喝了一口，一面朝司空玉蘭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也要多喝幾口，才不會使人生疑。」

司空玉蘭道：「這是我們島上種的茶葉，入口清香，我們都叫它靈山茶。」

她因口中含了藥丸，就依言取起茶壺，倒了一盅，慢慢的喝着，一面磕着瓜子說道：「程大哥，你吃瓜子呀！」

程明山也磕着瓜子，把一盅茶都喝了，然後又以「傳音入密」說道：「現在妳要裝出頭昏模樣，然後躺下來，有人進來，却不可睜眼，一切聽我的話行事。」

司空玉蘭覺得挺新鮮，果然一手扶着頭，口中說道：「程大哥，我頭好暈。」

程明山含笑道：「妳大概疲乏了，躺一會就好。」

「嗯！」司空玉蘭裝作得真像，口中剛「嗯」了一聲，一個人已經軟軟的往艙板上側身躺了下去。

程明山伸手取起茶壺，又倒了一盅，舉盅待喝，突然打了一個呵欠，也漸有睏意，剛放下茶盅，身子一歪，朝地上躺了下去。

過了一會，艙中靜悄悄沒有聲音，但也一直沒有人進來。

司空玉蘭等得漸感不耐，身子微微動了一下。

程明山急忙以「傳音」說道：「小妹子，切莫再動，可能有人正在暗中窺伺，妳要多忍耐些。」

小烏看到兩人躺在地上，搖着尾巴，在兩人身上東聞西聞了一陣，只當兩人睡着了，也就蜷伏着身子，在兩人身旁睡了下來，但牠剛睡下去，忽然一躍而起，對着艙門，汪汪的吠了起來。

程明山心中暗道：「來了。」一面急忙以「傳音」說道：「有人來了，妳不可再動。」

話聲方落，艙門已被輕輕推開，正在狂吠的小烏忽然不叫了，而且還朝門外那人搖頭擺尾，作出歡迎之狀。

狗對這人搖頭擺尾，那是熟人無疑。

從門外走進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身上穿一件藍布長衫，面貌白晰，看去很有氣派，小烏就是向他搖着尾巴。

另一個隨在身後的則是穿着短靠的船家了，只要看船家對那藍衫漢子神色恭敬的模樣，就可想到此人定然

是頗有身份的人了。

藍衫漢子舉足跨進中艙，一手托着下巴，徐徐說道：「商老二，你在茶水裏下了多少『一口倒』？」

「一口倒」，自然是他們秘製的蒙汗藥的名稱了。

船家商老二連忙陪着笑道：「小的聽大掌櫃說過，這和姑娘同行的年輕人，武功極高，所以在壺裏的『一口倒』只好比平常加了一倍……」

那藍衫漢子道：「藥量超過平常一倍，小師妹不礙事吧？」

程明山聽得一怔，他稱司空玉蘭小師妹，那是靈山島主的門人弟子。

商老二依然陪着笑道：「一口倒下多了，最多醒來之後使人頭腦昏脹，像宿酒未醒，不會傷害身體的。」

「那好。」藍衫漢子點點頭，說道：「你要人把他們綑起來。」

程明山急忙以「傳音」說道：「小妹子，此時千萬要忍耐，讓他們綑起來，不可抵抗，只有如此，才可知道他們有甚麼陰謀了。」

商老二連聲應「是」，向身後招了招手，立時走進兩名水手，手中執着蔴繩，朝那藍衫漢子躬身行了一禮，就各自走到程明山、司空玉蘭身邊，動手把兩人反剪雙手，綑綁了起來。

司空玉蘭心裏雖然氣憤，却依着程明山的話，沒有絲毫反抗，裝作神志昏迷模樣。

小烏因那水手用繩子綑綁主人，却嘻嘻狂吠起來。

那水手忍不住一脚朝小烏踢去，程明山怕他傷了小烏，左手暗中朝他脚上彈去。

那水手踢出去的右脚，還沒踢上小烏，突覺小腿上一麻，上身前傾，一個人幾乎跌倒。

藍衫漢子朝商老二吩咐道：「你要他們把兩人移到邊上去。」

商老二一揮手，兩個水手就把程明山、司空玉蘭移到右首艙篷底下，然後退了出去。

小烏因綑他主人的水手退出去了，牠也就不再狂吠，傍着主人坐下，不多一會，商老二泡了一壺新茶送上，又隨手倒了一盅，恭敬的道：「大掌櫃請用茶。」

程明山故意用「傳音入密」在他耳旁邊說道：「你在茶中放了多少『一口倒』？」

商老二聽得機伶一顫，他還以為是大掌櫃說的，急忙躬着身道：「沒……沒有，小的怎麼會在大掌櫃的茶裏下『一口倒？』小的有幾個腦袋瓜子？」

藍衫漢子橫了他一眼，問道：「你是在和誰說話？」

商老二愕然道：「方才不是大掌櫃和小的說話麼？」

藍衫漢子一手取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才道：「我幾時和你說話了？」

「是，是！」商老二垂着手，連應了兩個是，一時只當自己聽錯了。

藍衫漢子緩緩喝着茶，又用兩個指頭夾起一枚杏脯，放入口中，慢慢嘴嚼了兩口，才回頭問道：「燈號打出去了麼？」

商老二忙道：「小的已經要他打出去了，大概很快就會趕來。」

「好！」藍衫漢子「好」字堪堪出口，忽然身形輕輕晃動了一下，目注商老二，厲聲道：「你敢……」

底下的話還未出口，身子一歪，朝艙板上倒了下去。

這下直看得程明山心中驚異不止，自己方才只是想和商老二開個玩笑而已，不想眞的會在藍衫漢子茶水中也使了手脚。

「哈哈！」商老二臉上流露出奸滑的得意之色，大笑聲中，喝道：「來人哪！」

門口立時有人答應一聲，走進來的就是剛才綑人的兩個水手，依然手中執着蔴繩，朝商老二躬身施禮。

商老二朝藍衣漢子指了指，說道：「你們過去把他綑起來，放到右邊去。」

兩個水手奉命之後，手法熟練的把藍衣漢子綑綁停當，拖到右首篷下，和程明山、司空玉蘭放在一起。

司空玉蘭心中暗道：「程大哥果然料事如神，我如果方才稍微忍耐不住，就看不到他們狗咬狗了。」

現在完全換了主兒，商老二大模大樣的在中艙坐了下來，他用手抓起一顆梅乾放入口中，接着又取了一顆杏脯，目光轉到小烏身上，不覺乾笑道：「這隻小狗，倒是護主，但也滋補得很，宰了下酒，眞還不錯。」

他正待吩咐站在門外的水手，去把小烏捉起來。

只見一名水手急步走入，行了一禮，說道：「老大，來船已經快到了，你是不是要出去看看？」

商老二「哦」了一聲，慌忙站起身，匆匆往艙外走去。

司空玉蘭眼看艙中無人，悄聲說道：「程大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程明山迅快的身形一縮，騰出右手，在她綑綁着身子的幾道繩索上，輕輕招了幾下，說道：「我沒把妳繩索完全弄斷，但只要輕輕一掙，即可斷落了，不過妳要聽我『傳音入密』的通知才能行動。」

說着又把右手回入繩索之中。

司空玉蘭現在已經完全相信這位程大哥了，點點頭道：「我全都聽你的了。」

程明山側耳細聽，好像有一艘小船駛近過來，接着似乎有人上船了。

過沒一會，只聽甲板上響起一個沙啞的聲音大笑道：「辨得好，哈哈哈！」

這人一開口，程明山已經聽出是



崆峒島主竇金樑的聲音，這就以「傳音」說道：「來的原來是竇金樑。」

司空玉蘭氣憤的道：「看來大師兄和商老二，都被他買通了。」

「快別作聲。」程明山「傳音」說道：「他們進來了。」

話聲甫落，只聽商老二的聲音恭敬的道：「竇島主請，他們全在中艙之中。」

竇金樑嘿然道：「你先進去。」

「是，是！」商老二連聲應「是」，首先跨入艙中，一面欠着身作出恭候之狀。

竇金樑舉步走入，他身後還跟着四名一身水靠，手持鬼頭刀的精壯大漢。

竇金樑巨目一轉，看了被繩索綑綁、昏迷不醒的三人一眼，點點頭道：「商老二，你辦得不錯。」

商老二躬着腰道：「竇島主誇獎，小的完全遵照島主的吩咐……」

他望望竇金樑，又陪着笑道：「小的全仗島主栽培。」

「很好。」竇金樑點着頭道：「你要一百兩黃金？」

商老二連聲諂笑道：「這是島主的恩賞，小的……感激不盡……」

竇金樑口中「唔」了一聲，目光直注司空玉蘭，問道：「她是司空靖的女兒麼？」

商老二道：「千眞萬確，一點沒錯。」

竇金樑道：「你是說她戴了面具？」

「是，是。」商老二巴結的道：「小的可以把她面具揭下來，讓島主驗明正身。」

竇金樑揮了揮手。

商老二立即三脚兩步走到司空玉蘭身前，伸手去揭她的面具。

司空玉蘭心頭甚是氣憤，只是程大哥沒讓她動，她也只好閉着眼睛，任由商老二把面具揭下。

竇金樑沉笑一聲道：「果然是小丫頭！好，好，商老二，你把小丫頭和劉保祿先弄醒過來，我有話和他們說。」

商老二又應了聲「是」，探手入懷，取出一個藍花瓷瓶，倒了兩顆藥丸，分別納入大掌櫃和司空玉蘭的口中。

程明山暗以「傳音」說道：「妳等那大掌櫃開口說話了，再睜眼不遲。」

不過一會工夫，只聽大掌櫃口中「咦」了一聲，睜開眼來，一眼看到竇金樑，忙道：「竇島主來了，在下是替島主辦事，島主怎麼連在下也綑起來了？」

竇金樑呵呵一笑道：「劉大掌櫃，你替老夫辦事，倒是沒錯，只是你替老夫辦事要報酬的，老夫給你二百兩黃金，但商老二只要一百兩黃金就夠了，老夫可以省掉一百兩黃金，你想劃得來？劃不來？」

劉保祿道：「竇島主那也沒有把在下綑起來的必要？」

竇金樑笑道：「把你綑起來的是商老二，並非老夫。」

劉保祿怒聲喝道：「商老二，我平日待你不薄，你居然敢如此對我？」

商老二陪笑道：「古人說得好，財帛動人心，竇島主怎麼吩咐，小的就怎麼做。」

他沒待劉保祿開口，接着道：「大掌櫃平日待小的確然不薄，但大掌櫃是司空島主的門下大弟子，又要你當了臨海酒樓的大掌櫃，難道司空島主待你薄了？這就叫財帛動人心，大掌櫃可不能怪小的一人。」

司空玉蘭聽得心頭大快，正待開口。

只聽劉保祿喝道：「你給我住口。」

商老二仗着崆峒島主的威勢，冷冷一笑道：「大掌櫃，現在可不是你么五喝六的時候了。」

竇金樑沉笑一聲道：「劉保祿，你雖然沒賺到二百兩黃金，但仍有五十兩黃金可賺機會，不知你願不願意？」

劉保祿只求脫身，聞言不加考慮，說道：「在下既已投到竇島主手下，但憑島主差遣。」

「好！」竇金樑道：「老夫要你趕回靈山島去，告訴司空靖，他女兒在崆峒島上作客，要他親自到崆峒島來一趟，你陪同司空靖到了崆峒島，老夫不但仍命你主持臨海樓，還可賞你黃金五十兩，你可以辦得到麼？」

劉保祿道：「竇島主吩咐，在下一定遵命。」

「好！」竇金樑道：「替他鬆綁。」

商老二駭然道：「島主……」

「不要緊。」

竇金樑一揮手，一名持刀漢子立即走了過去，鬼頭刀朝繩索上連挑了幾下。

劉保祿身子一挺，已能站了起來，他朝竇金樑拱拱手道：「竇島主賞在下五十兩黃金，在下自願放棄，但島主交代的任務，在下一定照辦。」

竇金樑陰惻惻一笑，問道：「那為甚麼？」

劉保祿一指商老二，說道：「在下以五十兩黃金，買回商老二的六陽魁首。」

商老二聽得打了一個哆嗦，噗聲跪了下去，說道：「竇島主，小的……」

竇金樑一手摸着鬍子，笑得陰森，却沒有作聲。

劉保祿在江湖混久了，焉會看不出？竇金樑對自己還有差遣任務，也就是還有利用價值，他對商老二，除了要付出一百兩黃金，可說沒有利用價值了，這明明是假自己之手，把他除去了。

心念一動，立即一個虎步，跨了上去，口中喝道：「商老二，你還有何

說?」

探手就一掌，朝商老二當頭擊落。

商老二身子一滾，避開劉保祿的掌勢，右手已從小腿上刷的一聲撤出一柄匕首，身子一轉，一記「旋風腿」，橫掃而出，右手匕首也閃電般朝劉保祿腰間戳到。

劉保祿口中哼了一聲，身形疾欺而進，左手一掌朝他背後擊去。他究竟是靈山島主門下大弟子，一身功夫，比之商老二自然要高明得多。

商老二功夫雖然不及劉保祿，但他也是久經風浪之人，心知自己不是劉保祿對手，硬拚無益，而且此刻形勢對他大是不利，竇金樑決不會幫助自己，因此自己只有乘機脫出中艙，方有活命的機會。

他心念迅速一動，身形也隨着左轉，發起全身力氣，左肩一抬，硬接了劉保祿一掌。

但一聽「砰」的一聲，劉保祿一掌擊在他左肩之上，他一個人身不由己前衝出去了三步，這一衝，離艙門已經不遠，他突然雙足一點，一下往外竄去，接着又在甲板上接連幾個翻滾。

劉保祿哼道：「你還想往那裏逃?」

同樣點足追出，商老二早已滾得不知去向。

竇金樑根本沒把他們兩人放在眼裏，只是沉笑一聲道：「丫小頭，妳早已醒了，何用再裝作下去?」

司空玉蘭睜目道：「我是不想看他們狗咬狗。」

竇金樑道：「妳既然醒了，老夫要告訴妳一句話。」

司空玉蘭冷冷的道：「有話請說。」

竇金樑道：「我要把妳帶回崆峒島去，但老夫可以保證絕不爲難於妳，只要等妳老子來了，就可以把妳接回去。」

司空玉蘭道：「如果我不想到崆峒島去呢?」

竇金樑哈哈大笑道：「這可由不得妳。」

司空玉蘭冷笑道：「憑你竇島主，只怕還未必請得我動呢?」

竇金樑嘿然道：「丫頭好大的口氣。」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你不相信?」

竇金樑喝道：「把他們兩個押下去，咱們走。」

四名手執鬼頭刀的大漢，奉命唯謹，舉步朝兩人筆直走來。

司空玉蘭喝道：「你們給我站住。」

身子鼓氣一繃，綑綁在她身上的繩索登時四分五裂，斷落地上，她一抬手，一道銀光應手而生，手上已多了一柄兩尺長銀光耀目的短劍，橫胸而立。

竇金樑一呆，接着呵呵笑道：「小丫頭，果然有妳的。」

那四個執刀漢子因司空玉蘭突然橫劍一攔，各人腳下不覺微現趦趄。

這一瞬間，只見本來躺臥在地上的程明山，忽然間，一個人蹶然而起，他雙手雙足和身子上還綑紮着繩索，直挺挺站立不動，但一雙明亮如電的目光，直向四人逼視過來。

四個執刀大漢被他霜刃般的目光所懾，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大家目光注處，只見他身上繩索，竟似烤在火上一般，漸漸化成了灰燼，紛落地上。

這下直看得四個漢子心頭大爲凜駭。

竇金樑目中閃過一絲異色，一揮手道：「你們還不給我宰了?」

四個持刀漢子自恃有四個人，口中一聲吆喝，四柄刀劃起四道雪亮的刀光，像龍捲風般，一下捲了過來。

四個人集中目標，對付的是程明山一個人。

司空玉蘭嬌叱一聲，短劍正待劃出，耳中聽到程明山「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小妹子，他們四人練有聯手刀法，妳不可過來。」

竇金樑對手下四人似是有着十分信心，一定可以勝得過程明山，是以他連看也沒朝四人看一眼，就從大袖中取出一柄兩尺長的鐵骨摺扇，（他那支鑌鐵黑杖已被程明山一招「天地一劍」截作了十幾段）沉笑道：「小丫頭，妳老子教了妳幾手劍法，使出給我瞧瞧!」

口中說着，人已大踏步逼了上去。

司空玉蘭自然知道崆峒島主和自己父親是同門師兄弟，自己這點武功，絕難在他面前施展，左手一探，掌心多了一個銀管，對準着竇金樑，冷冷說道：「你再走上一步，莫怪我要出手了。」

那支銀管，自然是「化血針」了。

竇金樑呵呵一笑道：「小丫頭，『化血針』未必傷得了老夫，不信，妳打出幾支來試試。」

隨着話聲，依然直逼而來。

司空玉蘭不相信他會不懼「化血針」，眼看對方逼近過來，和自己已只有四五尺距離，心頭一急，左手大拇指立即按了二按。

但聽到三聲機簧輕響，三支藍芒成品字形電射而出，對着竇金樑胸口射去。

竇金樑果然沒有躲閃，連動都沒動，坦然承受，三支「化血針」端端正正射在他胸口上，竇金樑仰首洪笑一聲，藍芒受到他笑聲的震動中，居然從他胸前衣衫上跌落下去，墮到地上。

這下看得司空玉蘭心頭猛然一沉，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竇金樑嘿然道：「如何?『化血針』對老夫是不是不管用吧，小丫頭，依老夫相勸，妳還是乖乖的放下劍來，隨老夫回崆峒島去，老夫答應決不難爲妳，只要妳爹來了，就可以把妳領回去。」

司空玉蘭道：「你和我爹還是同門師兄弟，有甚麼話，你可以去找爹，幹麼三番兩次的要攔截我?」

竇金樑怒聲道：「妳不想隨老夫去，那恐怕不成了。」

他倏地跨上一步，左手一探，五指如鈎，閃電般朝司空玉蘭抓來。

司空玉蘭不禁又後退了半步，右手短劍隨着劃出。

竇金樑沉笑一聲，骨摺鐵扇斜劃而出，「嗒」的一聲，撥開短劍，身形一側，左手迅快朝司空玉蘭肩上搭去。

司空玉蘭心頭一急，左手銀管忽然指向竇金樑的臉部，說道：「你身上不怕『化血針』，我就射你眼睛。」

她原是一時情急，並不知道竇金樑眼睛怕不怕「化血針」。

那知竇金樑身上不怕「化血針」，只是穿了護胸軟甲，並不是練就「護身眞氣」，聽了司空玉蘭的話，而且「化血針」已經對準了他的頭臉，心頭驀然地一驚，急切之間，急忙「刷」的一聲，打開鐵骨摺扇，一下遮住了頭臉，才疾然往後倒躍開去。

司空玉蘭還不知道他只穿了護胸軟甲，所以不懼「化血針」，其實「化血針」劇毒無比，霸道絕倫，打中人身任何部位，都可以置人於死地。

但司空玉蘭只當竇金樑的雙目果然害怕「化血針」，心頭一喜，不覺咭的笑道：「原來你眼睛還是怕『化血針』的，你只要不逼進過來，我就不會用『化血針』打你眼睛了。」

竇金樑又是一聲沉笑，右手摺扇揮動，呼呼兩聲，發出兩團勁風，一左一右，橫捲而出，人却隨勢側欺而入，鐵骨摺扇一下擋在「化血針」前面，左手五指箕張，朝司空玉蘭肩骨抓來。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你莫要忘了我手中還有一柄太白金劍!」

一溜銀光，斜削而去。

竇金樑聽說她手中竟是太白金劍，心頭不禁又是一凜。

他聽說過二十年前曾有一名漁夫在靈山島附近海底，網起一柄銀劍，送給了靈山島主司空靖，據說此劍斬金截鐵，鋒利無匹，後來有人識得此劍，名爲太白金劍，司空靖愛逾拱璧，輕易不肯示人，原來竟在他女兒手中，難怪方才就覺得她劍光耀目，銀色有異了!

他正待去抓她執劍右肩，她舉劍斜削，正好以「空手入白刃」拏她右腕；但現在聽說她手中是太白金劍，那就不敢冒險了。

因爲如果是普通短劍，在司空玉蘭這等小女娃手中使出，他根本可以不加理會，只須一點袖角，就可把她劍尖捲住，一下就拏住對方脈腕；但是太白金劍鋒利無匹，衣袖豈能捲得住它?再伸手扣她脈腕，自己這條手臂，豈不是不要了?

他心念閃電一轉，抓出的左手立即縮了回去，腳下也一個「盤龍步」跟着斜閃出去。

這幾下，說來較慢，其實進退之間，快速何殊如風?這時程明山和四個使刀漢子，也差不多打了三四個回合。

那四個漢子如論武功，原也不過是江湖上二流身手，但他們手中四柄鬼頭刀，一經聯手，刀刀捲出凌厲勁風，鋒芒交織，就算是四個一流高手聯手合擊，也沒有他們的兇狠。

刀光如電，居然配合得恰到好處，刀刀都可以把你置之於死地。

但他們遇上的却是程明山，對付其他高手，固然可以在他們四柄刀的絞動之下，把你卸成八大塊，你連躲閃的餘地都沒有。

程明山跟嵩山酒仙游一瓢學會了「醉仙步」，一個人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前俯後仰，東一腳，西一腳，踩得毫無步法；但一柄柄雪亮的鋼刀，就在他一俯一仰之間，貼着他衣衫劈過，看去只是毫釐之差，實則連半點衣衫都沒有碰到。

就因爲沒有削上一丁點衣角，四個漢子的四柄鬼頭刀，就越使越快，刀光此來彼往，絞動如輪，程明山一個人就在刀輪滾轉之中，從容舉步，前後左右，不出三步，遊走自如，連紅毛寶刀都懶得出手。

但心中也不禁暗暗驚凜：「這四人的刀法，竟然會有如此綿密，若非自己學會了『醉仙步』，任何一個人落在他們刀陣之中，都絕難抵擋，看來崆峒島這幫人，其中果然大有能者!」

心念一動，不覺朗朗笑道：「四位已經連續劈出了十幾刀了，在下並未還過一記，這點四位應該看得出來，老實說，在下若不是看在你們師父份上，早就教你們躺下去了。」

四人之中，有一個粗聲喝道：「你小子認識咱們師父?」

那漢子聽得將信將疑，哼道：「咱們師父是北海刀聖王延壽，你小子見過?」

「北海刀聖」，程明山聽都沒有聽說過，但他淡淡一笑，說道：「怎麼，你們不信?四位總看到了，在下身邊佩的不也是刀麼?在下和令師論過刀，雙方都認爲無法勝得過對方，結了忘年之交，你們不妨去問問令師，可有這回事?」

另一個漢子大聲道：「別聽這小子的，他有多大年紀，配和咱們師父結爲忘年之交?」

程明山大笑道：「這麼說，你們是不相信了，那很簡單，在下可立時讓

你開開眼界。」

身形一側，就已到了那漢子面前，右手突然拂出。

那漢子看他欺來，一招「迴風舞柳」，刀光如雪，迴捲而出，這一招眼看着明明可以把程明山拂出的手腕一刀砍下來，那知突覺手肘一麻，一柄鬼頭刀「噹」的一聲，落到地上。

程明山一個人已經飄然閃出刀陣之外，含笑道：「如何，現在你們相信了？」

四個漢子不由得一呆，同時躍退，那為首漢子抱抱拳道：「閣下看來果然和家師有舊了，只不知閣下如何稱呼？」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程明山，四位見到令師，就代向王兄問候。」

那四個漢子至此已是深信不疑，一齊抱拳道：「程大俠好說，在下兄弟多有冒失了。」

另一個漢子俯身去拾鬼頭刀，突然「咦」了一聲道：「不對，艙中怎麼進水了？」

大家經他一嚷，低頭看去，艙中果然有了積水，而且已經淹到脚背，只因大家忙着攻敵，誰也沒有注意。

寶金樑是崆峒島主，閱歷較深，立時想到方才自己有意讓劉保祿去殺商老二，他們兩人一逃一追，閃出艙去，至今劉保祿尚未回轉，可能出了事。

因為這條船乃是商老二的，船上水手，自然都是他的心腹。

啊！不好，自己五人乘來的是一條快艇，莫要讓商老二搶了去，再命他手下水手，鑿沉此船。

自己只顧在艙中動手，竟然忽略了這一點！

他一念及此，立即一個轉身，急急朝艙外搶出，舉目四顧，大船邊上，本來停泊自己乘來的快艇，此時早已沒有了影子，大船正在緩緩下沉，甲板上波濤洶湧，海水滾滾灌入船來。

崆峒島主自然識得水性，但此刻船在大海之中，夜色正濃，寶金樑也不禁心頭大急，口中大喝一聲：「你們還不快退出艙來？」

他這是招呼那四個使刀的漢子，喝聲甫出，人已脚尖一點，飛身縱上了前面較高的一支主桅。

四個漢子聽到島主的呼聲，也紛紛躍出。

寶金樑喝道：「快上桅桿。」

程明山也叫了聲：「小妹子快走。」

司空玉蘭急道：「小烏呢？」

原來小烏早已跳在茶几上，朝兩人搖着尾巴。

程明山一手抱起小烏，一手拉着司空玉蘭的手，急急說道：「小妹子，大概是商老二鑿沉了船，我們快出去。」

司空玉蘭道：「大哥，你識不識水性？」

程明山道：「在下不會水性。」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我會。」

兩句話的工夫，艙中水已沒脛，兩人急急掠出艙門，但聽「轟」的一聲，水花四濺！

原來寶金樑躍上桅桿，已看出情形不對，船底如被鑿破，船桅必然傾側，不須多時，就要橫墮入海，因此他要四個漢子用刀砍斷主桅，五人橫跨桅上，用手划着離開了大船。

程明山、司空玉蘭掠出艙門之時，正是他們砍斷主桅，划了開去。

程明山忙道：「小妹子，我們也去把另一支桅桿砍下來。」

司空玉蘭道：「你把小烏讓我來抱。」

程明山道：「不成，你抱着牠，就無法照顧自己了。」

司空玉蘭道：「那怎麼辦，程大哥，我求求你，你不能放下小烏啊！」

她幾乎要哭出來了。

程明山道：「誰說我會把小烏放下？」

他把小烏放到懷中，低低的道：「小烏，乖乖伏着別動。」

幸虧小烏身體不大，身子勉强塞入懷中，一顆頭還露在外面，仰起頭來，舔着程明山的頸項。

程明山也無暇多說，一下躍起，隨手抽出紅毛寶刀，用力砍了兩刀，那支桅桿雖然較小，但也比海碗還粗得多，這兩刀砍下，再經他一推，就「喀喇」一聲橫倒下來。

程明山急忙喝道：「小妹子，快抱住了。」

身子一躍，跨坐到桅桿中間。

司空玉蘭也不怠慢，立即飛身過來，一同跨坐在桅桿之上，口中咭的笑道：「我們這樣就可以划到靈山島去了。」

程明山聽得暗暗搖頭，這裏四下波濤洶湧，看不到半點陸地的影子，這樣雖然一時不會沉沒，但若是沒有人救援，武功再高，也支持不了幾天。

這一陣功夫，再回頭看去，大船已經緩緩沒入海中，只剩下幾片船篷在水中浮了起來，連寶金樑幾人也已飄流不見！

程明山道：「這裏離靈山衛較近，我們應該朝靈山衛划，也許還有划到的時候，妳知不知道靈山衛的方向？」

司空玉蘭道：「天色這樣黑，誰看得清，不過不要緊，等天亮了，我就知道。」

「糟糕！」程明山道：「風浪極大，等天亮了，我們早就不知飄流到那裏去了。」

司空玉蘭道：「也許就把我們送到靈山島去呢……啊……」

一個大浪打了過來，兩個人幾乎被浪頭淹沒！

波浪從兩人頭上捲過，程明山開不得口，雙脚緊緊夾住桅桿，一手伸過去牢牢抓住了司空玉蘭的臂膀。



幸好桅桿甚長，浮力也極强，一個浪頭過去，桅桿又浮出了海面。

小烏好像也知道危險，縮在程明山懷裏，一動不動，等浪頭過去，牠却「汪汪」的叫了起來。

司空玉蘭坐在程明山的前面，經他一拉，幾乎貼到他懷裏，她舉手掠掠濕淋淋散亂的秀髮，回頭噗嗤笑道：「程大哥，你怕不怕？」

程明山笑道：「怕也沒用，現在只好和風浪全力搏鬥了。」

司空玉蘭道：「你不是不識水性麼？浪頭打過來，你沒有喝水？」

程明山笑道：「在下雖然不識水性，但可以摒住呼吸，怎麼會喝水呢？」

「那就好。」司空玉蘭忽然啊道：「我們忘了，方才應該抓上一兩塊船板，就可以當槳划了。」

程明山道：「快別作聲，浪頭來了！」

話聲甫落，又是一個小山似的浪頭，打了過來，但現在兩人都有了經驗，浪頭捲來，就閉住呼吸。好在海浪捲過之後，桅桿會立時浮出水面，就有一陣工夫，可以平靜。

程明山內功精純，只要雙腿夾住桅桿就好，因此浪頭打來之時，他一手索性圍過去摟住了司空玉蘭的纖腰，一手去遮住小烏的嘴鼻，免得牠喝進海水去。

小烏雖然不知道摒住呼吸，但牠甚是乖巧，也知道海浪打來的時候，低下頭鑽在程明山的腋下，一動不動。

這樣一浪接一浪的打來，兩人一犬漸漸都能適應過來。

司空玉蘭嬌軀也漸漸的後移，幾乎完全偎入了程明山的懷中。

小烏探出頭來，朝牠主人發出「汪」「汪」的吠聲，那不是惡意的，而是在表示着牠無比的歡忻。

巨浪一個接一個的打來，司空玉蘭閉着眼睛，絲毫也不放在心上，她偎依在程明山寬闊的懷中，好似有着無比的安全感一般。

程明山的左手還摟在她腰肢上，他不敢放開，玉人在抱，柔玉溫香般的嬌軀緊緊貼在他胸口，他却像入定的老僧，只是正襟危坐，連一絲綺念也沒有。

他不是柳下惠，但也不是好色之徒，在這樣巨浪滔天，一望無際的大海中，他需要鎮定，才能應付這險惡的環境。

他當然也明瞭少女的心情，她已經完全信任着他，好像和他在一起，連天塌下來都不用怕。

他呢？他所憑仗的卻是體力，有體力，才能和大自然的險惡搏鬥，要從黑夜支持到天明，從驚濤駭浪中支持到風平浪靜，他們才能得救。

他支持得住，兩人一犬都能活下去，他如果支持不住，兩人一犬都將逐波而逝。

他焉得不謹慎將事，心無旁貸？

時間當然和平時一樣，不會特別過得緩慢，但在渴望着早些天明的程明山，却覺得時間過得特別緩慢！

這應該是最長的一夜了！

他低頭看看偎在懷中的司空玉蘭，闔着長長的睫毛，好像睡熟了！

她當然不會在這種時候眞正睡熟，她只是在享受着她從未有過的異樣感受，從他身上傳來的溫暖，足以驅除全身浸在冰涼海水中的寒意。

他不想去驚動她，希望她眞的睡熟了，也可以保持一點體力，等天亮之後，才能合力划向陸地。

因此，海上雖然風浪怒吼，但騎坐在一根斷桅上任由風浪衝擊的兩人，却是十分寧靜。

過了好像很長時間，程明山抬頭望望天色，却依然只有子時時光，他心頭不禁漸漸感到沉重起來！

就在此時，忽見遠處似有一點白影，在波濤中一沉一浮，那白影相距猶十分遙遠，程明山縱然目力過人，也看不清遠處的景物，只覺那白影一定是浮在海上的東西了。

巨浪如此險惡，這點白影會是甚麼呢？」

程明山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會是風帆！」

海上出現了帆船，豈不是救星來了？

這下程明山不由得精神陡然一震，急忙叫道：「小妹子，快看，前面那點白影，好像是帆船了！」

司空玉蘭急忙睜開眼來，問道：「在那裏呢？」

程明山右手朝前一指，說道：「就在那裏了。」

司空玉蘭凝足目力，看了一會，說道：「還遠着呢！就算是帆船，海面上沒有阻隔，看得較遠，那艘帆船，我們看到的，比指頭還小，少說還在十里之外，他們方向稍稍偏一些，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你想我們划得上去麼？」

程明山道：「我們既然看到了，這是唯一救生的機會了，我們一定要努力划划看，如果他們正好朝我們駛來，我們只要用力划着迎上去，他們就可以把我們救上船去了。」

司空玉蘭嗤的笑道：「程大哥，你還是省省力氣吧！等天亮了，我就認得出方向來，去趕那條帆船，相距這麼遠，那是白費氣力的了。」

「不！」程明山堅決的道：「既然有此發現，總得試上一試，這時不過子夜，距離天亮，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如果任由浪潮推送，天亮之後，豈不要飄流出數百里外，就算妳認出方向，離陸地遠了，也不是一天能划得到的，我們身邊，既無糧食，又無食水，不被活活餓死才怪。」

（未完・十九）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魔鬼的門徒

飛刀膾炙人口　拜師遇到怪魔

刀！

飛刀！

魔刀！

會飛的魔刀！

滿山遍野都是刀！

飛舞在鄂北的隆中山中。

這裡，本來是三國武鄉侯諸葛亮的故居，劉玄德當年三顧茅廬的地方就在此處。直至今日，三顧堂、武侯祠、草廬亭、老龍洞、梁父岩等名勝古蹟，仍歷歷在目，吸引了不少遊人。

然而，在另一處高聳入雲，蒼翠雄偉的峯頭上，却另有一種更加引人入勝的奇異景象——由雪亮的飛刀組合成一幅詭異、神秘、壯麗而又可怖的圖畫。

飛刀遮天蔽日，觸目皆是，蔚為奇觀。

形狀完全一致，彎彎曲曲的彷彿是天上的上弦月。

有的像振翅高飛的秋雁。

有的像穿波戲水的春燕。

有的似虎視眈眈的兀鷹。

有的似吱吱喳喳的麻雀。

最大的，約莫大如面盆。

最小的，幾乎小如酒杯。

一支支，一把把，數不清，算不完的魔刀，好像都有生命似的，不停的在四處飛舞翱翔，翱翔飛舞。

飛過高山。

掠過白雲。

深入谷底。

穿入林中。

簡直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宛若無數的守護神，滴水不漏的守着這一座極端神奇怪異的山。

刀是從那裡來的？沒人知道。

只知道，魔刀是近幾年才出現的，由少而多，由慢而快，由短暫而至晝夜不停。自此而後，這一座山便被魔刀徹底封鎖，再也無人能越雷池一步。

但是，大家都堅信，無論如何，刀子是不會自己飛的，一定是有人或者有一股力量在暗中牽引催動。

問題是，究竟是甚麼人？或甚麼力量？

甚至，是人？是神？還是鬼？

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早已震驚武林，轟動江湖，二宮、三堡、四大派的高手差不多俱已到齊，却沒有一個人能夠進入刀山，一窺奧秘。

不是知難而退，就是負創而返。

有那好勇逞強，自不量力的匹夫，強行闖入，結果無一倖免，清一色全部作了刀下之鬼。

於是，隆中山中謠言滿天飛。

有人說：山上有寶藏，飛刀是守護神的翅膀。

有人說：山上有魔鬼，魔刀乃是幽靈的化身。



有人說：山上住着有神仙，神仙在磨刀。

有人說：山上住着有妖怪，妖怪在練刀。

有人說……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誰也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人，死了一大堆，偏偏，有那些亡命之徒，硬是不信邪，依舊奮不顧身的往刀山上闖，去摸閻王的鼻子，想掀開這個悶葫蘆。

* * *

此刻，就有兩個人正從山下行來。

是兩個娃兒。

一個年約十五六歲，長得細皮白肉，眉清目秀，透着一臉的慧黠與機伶，一看就曉得是一個調皮搗蛋而又聰明的傢伙。

另一人年紀更小，只有十四五歲，濃眉大眼，貌相憨厚，一雙眼珠子骨碌碌的轉個不停，七分鬼頭鬼腦中又帶有三分傻氣。

年長的少年叫阿吉，連他自己也不曉得自個兒的來龍去脈，姓甚名誰。

年幼的娃兒叫阿三，又叫小三子，對自己的身世同樣諱莫如深。

在他們的記憶中，一直在躲躲藏藏，四處飄泊。

跟他倆相依為命的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婆。

是阿三的奶奶。

阿吉叫她婆婆。

老太婆春秋已高，又兼身體很差，自然而然，生活的擔子便落在兩個娃兒的身上。

幹過跑堂。

當過雜役。

茶樓、酒肆、妓院，賭場等公眾場合處處都有他倆的足跡。

也因而使這一對難兄難弟，格外早熟，豐富的人生經驗早已超越了實際年齡。

他們讀過書——偷聽的。

亦曾練過武——偷學的。

因為，老婆婆一貧如洗，根本繳不起學費，拜不起師。

來到隆中山下僅數月之久，一聽說山上有魔刀盤旋不去，哥兒倆便迫不及待的上山來，欲一探究竟。

速度好快，一霎時便到達飛刀的邊緣地帶，早已累得汗下如雨，氣喘如牛。

小三子摸了一把汗，喘了一口氣，望着穿花蝴蝶也似的刀子，不禁頭皮發炸，打了一個寒噤，身不由己的退後一步，伸一伸舌頭，顫聲道：「好可怕啊。」

阿吉的反應則與他大異其趣，手舞足蹈的道：「我倒覺得這些飛刀好美好美啊！」

小三子一怔神，傻呼呼的道：「阿吉，你真的要上刀山？」

阿吉一本正經的道：「是呀，這正是咱們來此的目的。」

「你以為山上真的有武林高人？」

「不然刀子怎會自己飛起來。」

「聽說是神仙也。」

「那最好，就拜神仙為師。」

「也許是妖怪。」

「有奶就是娘，跟妖怪學藝也不賴。」

「萬一是魔鬼怎麼辦？」

「好辦，咱們就做魔鬼的門徒！」

「阿吉，你大概是想學武藝想瘋了，饑不擇食……」

阿吉截口道：「小三子，你忘了婆婆的話啦。」

阿三皺眉道：「奶奶那句話？」

挺起胸膛，昂着頭，阿吉擺出一個很神氣的姿態，正經八百的道：「婆婆說過，俺阿吉乃人中龍鳳，大有來歷，只是家門不幸，慘遭變故，一旦學得蓋世無雙的武功，便會原原本本的告訴我。」

阿三囁囁嚅嚅的道：「這我知道，可是……」

「可是怎樣？」

「刀子沒長眼睛，碰上就會遭殃。」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訪名師，自然要遍歷奇險，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

「阿吉，你當真要上刀山？」

「廢話！」

「不怕死？」

「阿三，你如果怕死現在下山還來得及。」

「笑話，你不怕死我小三子當然也不怕。」

「那咱們就闖吧。」

「走！」

「走！」

* * *

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面對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密密麻麻，川流不息，呼嘯而過的飛刀，居然視死如歸，面不改色，大踏步的衝上去。

雖然，對武學僅僅懂得一點皮毛，但阿吉、小三子的身手却極為敏捷，隨着魔刀飛舞的旋律，也跟着手舞之，足蹈之。

的確是在跳舞，遇高則低，遇低則高。

時而凌空跳躍。

時而倒地翻滾。

一忽兒左騰。

一忽兒右挪。

還真幸運，一眨眼的工夫，就被他們哥兒倆溜進去數丈之遙。

突聞一聲暴喝劃破長空，從右後方的一塊巨石之後冒出來一條大漢。

大漢橫眉豎目，一臉的怪異表情，粗聲大氣的吆喝道：「喂，娃兒們慢走，老子有話要問。」

語氣粗暴，神態惡劣至極，引起了阿吉的反感，沒好氣的回說：「哼，

沒有禮貌的老粗，有屁快放。」

大漢神色依舊，粗獷的道：「娃兒們莫非身懷絕技？」

阿吉冷言冷語的道：「我們身上沒有絕技。」

小三子的話更絕：「懷裡只有兩個饅頭。」

可不是空口說白話，眞的從懷裡掏出兩個饅頭來。

大漢臉色一沉，道：「那是有符咒護身？」

阿吉哈哈一笑，道：「笑話，咱家又不是道士，那來的符咒？」

大漢一臉茫然的道：「怪哉，既無絕技，又無符咒，你們兩個臭小子如何能深入刀山，履險如夷？」

阿吉扮了一個鬼臉，戲謔道：「也許是老天爺幫忙吧。」

小三子胡言亂語道：「或者是土地爺爺土地奶奶在暗施援手。」

大漢當然不信，口沫四濺的嚷嚷道：「哼，娃兒休得信口開河，老天爺管不到這一段，土地公也無能爲力，許是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雛兒運氣好，恰巧沒碰上魔刀。」

阿吉譏笑道：「那閣下也來碰碰運氣吧？」

大漢毫不遲疑，立道：「碰就碰，難道老子還會輸給你們不成。」

說幹眞幹，猛一長身，式行「乳燕穿波」，再變「大鵬展翅」，在阿吉、小三子的附近略一點地，立又彈身而起，猛往前衝。

忽見一把魔刀攔頭而來，大漢的反應好快，立即拔劍就砍。

噹！金鐵交鳴，火星四濺，魔刀毫髮未損，大漢的寶劍則已一斷爲二。

餘威仍在，去勢不變，仍舊抹向大漢的脖子。

一絲駭意方自心田升起，說時遲，那時快，大漢僅僅發出半聲慘叫，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便告應聲落地。

飛刀不止一把，係成羣結隊而來，大漢的屍體尚未倒下，後面的刀子便又接踵而至。

就像削瓜切菜一樣，可憐一條鐵錚錚的漢子，瞬息之間便被削成一片一片，一塊一塊的，腸肚橫溢，血肉模糊，比五馬分屍，大卸八塊還要殘忍、狠毒！

而那些飛刀，依舊若無其事的乘風而去。

沒見到半個人。

沒見到半個神。

亦未看見半個鬼！

藍天仍然蔚藍。

白雲仍然雪白。

阿吉、小三子的心頭却蒙上一層死亡的陰影。

「阿吉，我看……我看……我看我們還是回去吧。」

「男子漢，大丈夫，只許前進，不許後退！」

「可是，腦袋被刀削的滋味一定不好受。」

「怕被削你就回去吧，回去做狗熊。」

「你不回去？」

「不！絕不！」

立以行動表明心迹，繼續放步前進。

小三子遲疑了一下，牙一咬，心一橫，也硬着頭皮跟着阿吉往前走。

不知是運氣奇佳，還是眞有鬼神在暗中相助，每一把疾掠而至的飛刀阿吉都能奇巧無比的躲過去。

像是阿吉身手靈巧，應變得法。

又像是魔刀本身巧妙的轉了彎兒。

很快便越過了那大漢陳屍的地方。

阿三的運氣却沒有這麼好，行沒三步，猛覺頭頂一涼，飛刀掠頂而過，剃下一大片頭髮來。

這一驚非同小可，直嚇得小三子三魂出竅，七魄升天，摸着剃光的部位，直喊：「哎呀我的媽！」

阿吉就在丈許之外，看得一淸二楚，譏誚道：「哼，只是少了幾根毛，離心臟還遠得很，死不了，你鬼叫甚麼？」

小三子却不以爲然，大聲抗辯道：「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一根也不能少！」

阿吉挑眉瞪眼的道：「神經病，這是剃頭，又不是拔毛，剃掉還可以再長出來，又可省下一筆理髮費，你緊張個屁。」

經他這麼一說，阿三緊繃的心弦方始稍稍一鬆。

但，眨眼之間，第二把第三把魔刀又緊接着如飛而至。

好像長了眼睛，又似具有引力，阿三怎麼躲也躲不開，一把把的飛刀彷若剃刀一般，一刹那的工夫便將他的髮剃了個精光。

一根不剩。

寸膚不傷。

比剃頭師傅的功夫還要好。

眞是巧奪天工，神乎其技。

却把小三子嚇壞了，冷汗直冒，全身發抖，結結巴巴的道：「現在剃毛，下一次就要剃肉，阿吉，我看俺與山上的神鬼無緣，就讓我回家陪奶奶吧。」

阿吉想一想，道：「阿三，你不想拜師學藝了？」

小三子苦笑道：「你學會以後再傳給我也一樣。」

「這樣一來，你就矮了一截，變成我的徒弟了。」

「徒弟就徒弟，沒有關係，反正奶奶早就說過，你天生是尊貴之人，阿三本來就矮你一大截。」

「好吧，姑且放你一馬，其實婆婆也的確需要一個人來照料。」

小三子一聞此言，如獲大赦，拔



腿就走。

孰料，身形甫起，阿吉忽又喝道：「且慢！」

阿三愕然一楞，止步轉身道：「阿吉，你還有事？」

「把你身上的那兩個饅頭留下來。」

「山中無吃食，是該留給你當乾糧。」

取出饅頭，馬上抖手擲過去。

萬萬沒有想到，及時飛來兩把魔刀，從中穿過，帶着饅頭，飛上天去。

飛過樹梢。

飛上高山。

飛入皚皚白雲中。

直看得小哥兒倆瞠目結舌，目瞪口呆。

好半晌，阿三才又開口說道：「阿吉，你預備甚麼時候回來？」

這下可把阿吉給問住了，大搖其頭道：「此去吉兇未卜，歸期實在難以逆料。」

阿三眼圈一紅，鼻子一酸，道：「好歹也該訂下一個期限，免得奶奶她老人家瞎操心。」

「如果一切順利，天黑之前必會去而復返，否則……」

「否則怎樣？」

「十之八九，不是做了刀下之鬼，就是餵了虎豹豺狼。」

「阿吉哥，我不許你說喪氣話。」

「我說的是實話，另外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你。」

「甚麼事？」

「昨天晚上咱們跟誰在一起？」

「小丁，放羊的小丁。」

「小丁送了咱們一樣東西？」

「對呀。」

「是甚麼？」

「一隻羊羔子。」

「現在何處？」

「拴在老樹下。」

「阿三，回去就把羊羔子殺掉，燉給婆婆吃。」

小三子聞言一怔，與阿吉意見相左：「留下小羊，等牠長大之後殺了吃肉不好嗎？」

阿吉仍堅持己見：「乳羊最營養，婆婆身體又弱，早該補一補了，那能等到小羊長大。」

「話是不錯，只是殺了小羊，就吃不到大羊的肉了。」

「沒有關係，只要我阿吉藝成歸來，保証叫你們祖孫吃香的，喝辣的。」

「阿吉哥，你是說一旦學會武功，就可以賺大錢，發大財？」

「那當然，到那時就是武林高人，白花花的銀子自然會滾滾而來。」

「怎麼賺？怎麼來？」

阿吉煞有介事的道：「簡單，可以當保鑣，也可以幹殺手，或者乾脆開宗立派，招收徒弟當師父，收學費，其次，進京趕考，弄個武狀元幹幹也不賴，另外還有一件人財兩得的美事亦不妨一試。」

小三子陡地睜大了眼，興緻勃勃的道：「甚麼人財兩得的好事？」

「阿三，你還記得吧，半年之前，咱們曾在凌雲堡工作。」

「這是一段慘痛的經驗，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後來，我們是怎樣離開的？」

「媽的，別提了，因爲偸學百步神拳，被凌雲堡主白天威打了一頓屁股，趕出堡門。」

似乎餘悸猶存，屁股還在痛，小三子不經意的摸着一下屁股，恨得牙癢癢的。

阿吉却恨意全無，神采飛揚的道：「白天威有一個女兒叫白冰冰？」

「是有一個叫白冰冰的女兒。」

「還是一個獨生女？」

「不錯，是個獨生女。」

「長得怎樣？」

「美，美極了，美得冒泡。」

「財力如何？」

「驃馬成羣，金銀如山，富可敵國。」

「阿三，你說，誰要是娶到了白冰冰，是不是就可以人財兩得？」

「是可以人財兩得，可惜白家的條件太苛，」小三子振振有詞的道：「既要才貌雙全，又要金子銀子，最重要的一個難關是，必須打敗青衣儒俠白天威！」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江湖傳言，白冰冰的美色早已轟動武林，各門各派的年少俠士，登門求親的不知凡幾，白冰冰却眼高過頂，絕大多數皆不屑一顧。」

小三子的話眞多，換了一張苦瓜臉，接着又道：「偶而有一兩個順眼的，最後還是過不了白堡主的這一關，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弄得顏面盡失，灰頭土臉，你自信可以過關斬將，把白美人弄到手？」

反正吹牛皮不犯死罪，說大話也不會坐監牢，阿吉朝山頂望了一眼，神氣八啦的道：「現在不行，等我衣錦榮歸之時，便可以呼風喚雨，爲所欲爲！」

「阿吉，你認爲山上眞的有世外高人？」

「大概錯不了。」

「倘若是魔鬼怎麼辦？」

「我說過，有奶就是娘，就拜魔鬼爲師。」

「一定能够修得蓋世無雙的武功？」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不能成爲武林高人，我阿吉就死在山上不下來！」

小三子翻了一個白眼，稚氣而又頑皮的說：「下山之後就去凌雲堡？」

阿吉頷首道：「沒錯，既是求親，也是討債。」

「先揍她老子，再娶他女兒？」

「就是這個意思。」

「好極了。」

「美極了。」

「人財兩得！」

「一箭雙鵰！」

「哈哈。」

哥倆好，寶一對，一時間二小皆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彷彿財富業已在握，美人亦已在抱，在一串哈哈大笑聲中，互道珍重而別。

* * *

飛刀仍然亂舞。

魔刀依舊凌厲。

然則，說也邪門，曾經擦破阿吉的胸衣，穿透他的後襟，在帽子上打了一個洞，腳下也削去半片鞋底，却未碰到他的皮，傷到他的肉。

事情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半個時辰不到，便登上刀山，到達峯頭。

峯頭沒有刀，風和日麗。

只有花，百花盛開，姹紫嫣紅。

山外有山，峯外有峯。

一座陡峭險峻的山峯就橫立在他面前不遠。

腳下是一大片平地，方圓約有百丈左右。

坪上無人。

亦無神蹤仙跡。

復不見半個妖魔鬼怪。

山峯之上則煙雲繚繞，白霧迷濛，景色難辨。

目力所及之處，空空蕩蕩的，一無所見，看不出絲毫有人居住的跡象。

不！放眼望去，至少可以看到三樣東西。

空地的左側，豎着一塊石碑，上面寫着三個字：百丈坪。

山峯峭壁上，半空中，也有三個斗大的字：斷魂崖。

這六個字有可能是前人留下的，並不足以証明此地有人、神，或魔鬼居住。

但，第三樣東西則不同。

正是小三子的那兩個饅頭。

就四平八穩的放在百丈坪的正中央。

饅頭上的刀痕仍在。

還被人咬了一大口。

偏不見咬饅頭的人。

「喂，有人在嗎？」

「有人就應一聲。」

「放個屁也可以。」

「是人放人屁。」

「是神放仙屁。」

「是魔就放鬼屁。」

「奇怪，怎麼反應全無？」

「難不成是被饅頭噎死了？」

一聲比一聲高，一聲比一聲大，羣山迴鳴，百谷傳音，整個隆中山悉被阿吉的聲音所充塞。

是蚯蚓也會作聲。

是蟲兒也會回話。

可是，住在百丈坪的人、鬼、神却始終裝聾作啞，沒吭氣。

莫非此處當眞空無所有？

不可能！

沒有外力，魔刀不會飛。

沒有外力，饅頭不會少一口。

是被牙齒咬的。

齒痕清晰可見。

阿吉好倔的脾氣，呼喊無效，開始扯開嗓門罵起來。

「喂，不論是人、是鬼、是神仙，馬上給我滾出來亮個相，別再縮頭縮尾，躲躲藏藏，咱家冒着九死一生來到貴寶地，絕不空手而回，再不回話我可要罵人啦。」

「是人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是鬼打入十九重地獄。」

「是神仙吊死在南天門。」

「無賴！混帳！」

「烏龜！王八！」

「是女人叫妳當寡婦！」

「是男人叫你戴綠帽子！」

不知是否「綠帽子」三字發生作用，猛可間，有回音傳來。

「放肆！」

「看打！」

聲音宏亮至極，震得阿吉雙耳嗡嗡作響。

展目四顧，却仍弄不懂來自何方！

正自詫異納罕間，猛聽啪！啪！兩聲響，雙頰之上已經清清脆脆的挨了兩巴掌。

巴掌自然是打在阿吉的臉上。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打人的人居然是阿吉自己。

阿吉不曾吃錯藥，喝錯醋，也不是傻瓜，沒有理由打自己嘴巴子，而是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在暗中牽引催動，情不自禁，身不由己，無可奈何的揚手打了自己。

身子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圈兒，游目四望，還是沒見到半個鬼影子。

阿吉大吃一驚，也很火，破口大罵道：「好卑鄙的傢伙，你在那裡？」

「在這兒！」

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聲音來自斷魂崖上，雲深不知處。

阿吉昂首道：「你是人嗎？」

一個陰惻惻，冷森森的聲音道：「不完全是。」

「是神仙？」

「想要厠身仙界，至少還得修行八百年。」

「那一定是鬼？」

「也不是純種的鬼。」

「那是甚麼鬼？」

「魔鬼！」

「甚麼？魔鬼？」

「不錯，魔鬼！」

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後，魔鬼的聲音又道：「娃兒，你叫甚麼名字？」

「阿吉，吉祥如意，大吉大利，吉人天相，逢兇化吉的吉。」



「嗯，好名字，能够活着來到百丈坪，娃兒是獨一無二的一個人，果然吉人天相，逢兇化吉。」

「說的也是，小可命中主貴，魔刀只好退避三舍，拐着彎兒走。」

「哼，少臭美，是我老人家高抬貴手，放你一馬，不然，就算有一百條命也早已喪命刀下，魂歸九幽。」

「魔鬼，聽你的口氣，好像是故意放在下進來的？」

「本來就是。」

「目的何在？」

「先不談這些，且說說你自己的來意吧。」

阿吉沉吟一下，道：「是想來拜師學藝。」

「包括魔鬼在內？」

「假如這些飛刀是魔鬼的傑作，確有眞才實學，我不在乎。」

「阿吉，你多大？」

「十六。」

「那裡人？」

「不知道。」

「姓甚麼？」

「也不清楚。」

「怪哉，這些都是切身問題，怎會一無所知？」

「老實告訴你，在下是個孤兒，從小父母雙亡，很可能還背負着一身血海深仇呢。」

魔鬼的聲音「哦」了一聲，道：「可知仇家是誰？」

「婆婆說要等我學成蓋世無雙的武功後才肯說出來。」

「你說的婆婆是何許人？」

「一位與在下相依爲命的老人家。」

「阿吉，你學過武功嗎？」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此話怎講？」

「只是暗中偷學，從未正式拜師。」

「怎未正式拜師？」

「家裡太窮，繳不起學費。」

「學會多少？」

「刀、槍、棍、棒，拳、脚、掌、指，樣樣都懂，樣樣稀鬆。」

「可會練過內家功夫？」

「沒有。」

「識字吧？」

「識得好幾斗。」

「都做過那些事？」

「好多好多啊，跑堂、打雜、提壺、掃地、抹桌子，咱家都在行。」

「好小子，你的人生經驗倒挺豐富的。」

「客氣了。」

「爲何不擇一而精，圖個出路？」

「我也是這樣想，怎奈事與願違。」

「這話是甚麼意思？」

「有的是我嫌老闆太苛，辭職不幹，有的是老闆嫌咱家太頑皮，被炒了魷魚。」

很難得，魔鬼發出一陣笑聲，道：「阿吉，我老人家發現，你起碼有一樣長處。」

阿吉聽得一楞，道：「是那一樣？」

「很坦白。」

「廢話，小可的本性如此，大家都這樣說。」

「除報仇之外，你學藝的目的還有甚麼？」

「想發財。」

「這容易，一刀在手，黃金萬兩。」

「還想討個老婆。」

「也好辦，美人愛英雄，自古皆然。」

「如果想人財兩得就不好辦？」

「小子，你該不會是想討白天威的獨生女吧？」

「魔鬼，你也曉得白冰冰？」

「老夫無所不知。」

「能夠教得出打敗白天威的徒弟來？」

「小意思，我老人家打一個呵欠就可以毀掉凌雲堡。」

「眞的？」

「當然是眞的！」

「不是吹牛？」

「絕不吹牛！」

「好，那我阿吉就拜你爲師。」

「可惜我老人家並無收徒的意思。」

馬屁拍在馬腿上，剃頭擔子一頭熱，直如晴天霹靂，給阿吉澆了一頭冷水，不禁惱羞成怒道：「豈有此理，既無收徒之心，爲何要放在下進來？」

「老夫只是想弄一名小廝。」

「小廝？幹嘛？」

「抓癢捶背，跑腿辦事。」

「辦甚麼事？」

「到時自知。」

「小爺不幹，你另請高明吧，告辭！」

說走就走，毫不拖泥帶水，當即放步而去。

「哼，這可由不得你！」

吼聲如雷，聲震雲天，阿吉行不三步，彷彿撞上一堵無形的牆，被一股强大的力道攔下來。

力道無影無形，無聲無息，威力却大得驚人，任憑阿吉拳打脚踢，始終寸步難進。

氣得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吼叫道：「老魔，你到底想幹甚麼？」

「想叫你當小廝。」

「我阿吉乃是人中龍鳳，不幹這種低三下四的事。」

「英雄不怕出身低，將來還有升遷的機會。」

「噢，還可以升官，升甚麼官？」

「長工。」

「長工還是下人，我不幹。」

「再往上升就可以當主人了。」

「做你的徒弟？」

「是預備徒弟。」

阿吉的眼珠子轉來轉去的道：「從小廝到徒弟要多久？」

「一般而言，快則十年，慢則白頭。」

「乖乖，要這麼久，十年之後，白冰冰可能已經是好幾個孩子的媽了。」

「這是正常狀況，如有特殊情形，另當別論。」

「何謂特殊情形？」

「譬如表現特優，或資質奇佳。」

「你認爲區區的資質如何？」

「聰明有餘，耐性不足。」

「夠資格『另當別論』嗎？」

「還需要進一步當面瞭解，觀察你的氣度骨骼。」

「照個面？」

「這是必經的程序。」

「好極了，咱家也正想一睹閣下的廬山眞面目，是否拜你爲師，要看你順不順眼才能作最後決定。」

「好啊，歡迎之至，我老人家已許久未與外人接觸。」

「老魔，你在何處？」

「斷魂崖上。」

「哇，好高啊！」

「上來呀。」

「上不來。」

「你不會輕功？」

「小可的輕功尚停在幼稚園。」

「用飛的也成。」

「區區也不會飛。」

「不會飛可以學呀。」

「如何學？」

「張開雙手，當翅膀，上下擺動，作飛翔狀。」

「就這麼簡單，好，咱家現在就做給你看。」

阿吉年事尚輕，童心未泯，玩心仍重，聽老魔這樣一說，嬉戲之興大發，當場如言照辦，張開雙臂，胡舞亂動，雙脚也開始跳躍起來。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假戲眞做，阿吉做夢也沒想到，竟然眞的飛起來了。

雙脚已經離開地面，仍在繼續冉冉上升。

很快便觸及雲彩，鑽入煙霧迷濛中。

「哇！好棒啊！」

「嘻！好好啊！」

「身輕如燕！」

「自由自在！」

「乘風而去！」

「無拘無束！」

這是阿吉的第一次「處女航」，心花怒放，大吼大叫，興奮得無以復加，高興得一塌糊塗，忘了今何夕？此何地？忘了自己的時辰八字，也忘了他是如何飛起來的？

飛呀飛，飛呀飛，不費吹灰之力，阿吉便飛上去數十丈高，飛到斷魂崖的半山腰。

這時才看清楚，有一塊巨大的岩石，凸出在山壁之外。

石後有洞。

洞前有樹。

樹下有人。

當阿吉輕飄飄的，悠悠然的落在岩石之上時，方始注意到，這個人實際上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

披頭散髮，瘦削乾癟，一身黑衣早已破爛不堪，僅可遮羞而已，一雙眸子大而亮，大如明珠銅鈴，亮似天上寒星，却看不出他的實際年齡來。

看容貌身體，是人，沒錯。

四肢却十分特別。

一條馬腿。

一隻驢脚。

右臂粗壯結實，毛茸茸的長滿了毛。

左臂細皮白肉，十指纖纖，顯非男兒之物。

男耶？女耶？

人耶？獸耶？

弄得阿吉滿頭霧水，莫名所以。

樹下生着一盆火。

火上烤着一隻野兎。

野兎已經烤熟，油光發亮，香氣四溢，老怪物正在用他那隻女子的玉手撕了一條兎腿來吃。

吃得津津有味，吃得肉沫橫飛，也看得阿吉食指大動，大腸告小腸，打起「內戰」來，忍不住連吞了好幾口口水。

老怪物倚坐在樹下，蹺起一隻馬腿，優哉悠哉的一邊吃肉一邊說：「小子，餓不餓？陪我老人家野餐怎麼樣？」

阿吉不假思索，立道：「君子不吃嗟來之食，在咱們之間的關係沒有弄明白，條件沒有談清楚之前，在下必須跟你劃清界線，保持距離。」

老怪物聞言陡地雙眼一亮，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陰陽怪氣的道：「看不透你還蠻有性格的。」

阿吉不亢不卑的道：「每一個人都該有他自己的風格。」

「風格塞不飽肚子，你不餓？」

「餓！」

「餓就吃呀。」

「咱家自己帶着有。」

「饅頭？」

「饅頭也是食物，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一提到饅頭，老怪物馬上皺起眉頭來，吐了一口濃痰，粗聲道：「呸！粗鄙之物，難以下嚥，餵狗也不要。」

阿吉好厲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立即反唇相譏道：「不錯，剛才就餵過狗，還咬了一口呢。」

挨了駡，老怪物非但不生氣，反而呵呵大笑起來，道：「小子，你這張嘴也不含糊，比刀子還要鋒利！」

阿吉瞧着他的驢脚馬腿道：「廢話少說，咱們該談談正事了。」

「談甚麼正事？」

「你到底是人？是獸？是男？是



女？」

「是人也是獸，是男也是女。」

「天生就是這個亂七八糟的四不像？」

「是後天造成的。」

「我不懂。」

「告訴你就懂了。」

「那就說吧。」

老怪物忽然閉起雙目，像是陷入往事的回憶中，半晌始道：「簡而言之，我老人家原來的四肢早已被人砍斷。」

「是誰幹的？」

「告訴你也沒有用。」

「這是爲何？」

「仇家權傾天下，藝業超羣，放眼江湖，走馬武林，任誰也惹不起。」

「包括你老怪物自己在內？」

「老夫乃是完人，超人，强人，要他們的性命易如反掌，就像探囊取物一般。」

阿吉在心底深處嘀咕道：「也是一個怪人，外加吹牛大王。」

嘴上自然不便說出來，慢吞吞的道：「既然如此，爲何不去報仇雪恨，偏要在這裡裝神弄鬼？」

老怪物換了一個坐姿，放下馬腿，蹺起驢脚來，不疾不徐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老人家正在練功，離不開。」

「練甚麼功夫？」

「氣功。」

「甚麼叫氣功？」

「氣功的學問極其艱深玄奧，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等你升到徒弟的身份時，自會詳加解說。」

「那就說說驢脚馬腿怎會跑到你老怪物的身上吧？」

老怪物沉思一下，道：「老夫斷腿之後，行動不便，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只好找馬腿驢脚來代步。」

「跟義肢一樣，只是裝門面？」

「錯，血脈相連，行動自如，已經變成老夫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一定是神醫的傑作？」

「是老夫自己發明的。」

「原來尊駕也懂得醫術？」

「此非醫術，乃氣功，也叫內功。」

「又是氣功，氣功眞這麼管用？」

「當然管用，練至造極登峯之境時，便可爲所欲爲，無所不能。」

「有這麼大的本事，何不找兩條人腿來用，幹嘛找上畜牲的？」

「事有湊巧，當時找不到人，只有驢馬。」

「騙人，你那兩隻胳膊就是別人的呀。」

「是事後才遇上一對男女。」

「那就用男人的手臂好了，一男一女，一粗一細，陰陽怪氣的多難看。」

老怪物喟歎一聲，黯然神傷的道：「怪只怪老夫時運不佳，命中帶煞，那個男的是個獨臂客。」

阿吉冷哼一聲，道：「那位獨臂客更倒楣，已經變成無臂客了。」

老怪物面無表情的道：「弱肉强食，適者生存，這就是眞理，只能怪他自己學藝不精。」

言語間，還刻意揮動一下那隻毛茸茸的右臂，接着又道：「小子，你是否決定要當小廝？」

阿吉揚眉道：「還不一定，有兩件事在下想先弄明白。」

「那兩件事？」

「那些飛刀是不是你放出去的？」

「沒錯。」

「幹甚麼？」

「保護我老人家。」

「可是，並未見你使勁出力呀。」

老怪物神采飛揚，得意洋洋的道：「傻小子，老夫功參造化，學究天人，舉手投足皆不着痕跡，心意動處，便有內力發出，你一個黃口小兒怎會察覺到。」

阿吉駭異不迭的道：「那麼多魔刀都能確實掌握，運用自如？」

「再多也沒問題，心隨意動，意動力發，宛若行雲流水，游刃有餘。」

「好奇妙啊。」

「只是雕蟲小技，九牛一毛而已。」

「噢，聽你的口氣，似乎還有更厲害的功夫？」

「論藝業，講修爲，絕不作第二人想。」

「天下無敵？」

「無敵天下！」

「尊駕究竟是何方神聖？」

「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甚麼時候才可以和盤托出？」

「該說的時候自然會說出來。」

「至低限度，在下有權知道，怎麼突然之間『會飛起來』？」

老怪物神秘兮兮笑說：「你小子不是以爲是自己飛上來的嗎？」

阿吉報以一個羞澀的苦笑，道：「嘻嘻，咱家不是小鳥，亦非魔鬼，根本飛不起來，好像是被一股力量『吸』上來的，但不知你老怪物用的是甚麼魔法？」

「你說呢？」

「又是氣功？」

「完全正確。」

「乖乖，好神通廣大的氣功呵。」

「老夫說過，氣功無所不能。」

「能教給在下嗎？」

「以你目前的身份還不行。」

「我現在是甚麼身份？」

「小廝。」

「老怪物，你剛剛說過，假使咱家的資質骨骼不錯的話，可以『另當別論』？」

「我老人家是說過這樣的話。」

「在下的資質如何？」

「乃上駟之選。」

「骨骼呢？」

「也是一流的。」

（未完．一）

**上文提要：**十郎與月秀在地下室幽會，正當月秀準備出刀，十郎望見大堆骷骨，深感不應在此做出越軌行爲，愧對死去的人，便溜出竹林，遇上白衣女及來探廢園的張懷古與劉大年，便把張、劉兩人用攝魂箭收拾，後又發現一黑衣女楚香香，是爲廢園傳出財寶而來，由其口中得知四方八面的羣豪正向廢園進發，欲尋寶，十郎母子因此憂心會影響復仇計劃，而楚香香更約十郎帶其參觀廢園……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 廢園刀聲

眞情獻身暗出刀　留痕在身痛在心

桂夫人道：「戈堡主，我們答應你殺那母子二人，可是我們的要求也簡單，我丈夫，還有我女兒的未婚夫消息，這兩件事……」

戈平陽笑笑，道：「弟妹呀，咱們不是言明了？當初勞動賢母女的駕，也只是這點點要求，唉，只爲我下手太不方便了，否則……」

桂夫人道：「好，咱們這就回去，那小子送來的晚飯還未動筷呢。」

戈平陽點點頭，道：「祝妳們馬到成功。」

他轉身繞道而去，桂夫人對女兒道：「妳都聽到了的，別再猶豫了。」

桂月秀道：「娘，給我時間好不好？」

「妳要多久才下手？」

「我們剛遇上不如意，一時間我不好向他去接近。」

「妳是說，等他來找妳？」

桂月秀道：「這樣我才有更好的機會呀！」

桂月秀說完低下了頭，她的話桂夫人自然明白，湯十郎那夜遽爾離去，必然良心譴責，這種事必須順乎自然，有機會要男的上門來。

桂夫人點點頭，道：「走，吃飯去。」桂月秀與她娘展開身法，閃入那荒蕪的左家廢園中去了。

* * *

湯十郎的心中好像塞了一塊大石頭似的不愉快，他只是把吃的送去，他連多看桂月秀一眼也不敢看，就那麼匆匆的回後面去了。

這光景桂月秀說得不錯，想再接近，得等。

只不過湯十郎不到二更天便走出左家廢園了。

他要先到那個與黑衣女會面的地方，他是男子漢，不能叫女人等他。

湯十郎並未等多久，他便淸楚的看見附近走來那黑衣女子楚香香。

「楚姑娘，妳很準時。」

「湯十郎，你也守信。」

二人對笑，只差未拉手。

黑衣姑娘道：「湯十郎，今夜你作我响導，咱們去遊左家廢園。」

她說得眞輕鬆，好像眞的是去遊山玩水一樣。

湯十郎道：「姑娘，我問你，這世上有鬼嗎？」

楚香香道：「有人說世上有鬼，說有鬼的人總是說得有條有理，有憑有據，就好像這世上有鬼，所以我也就相信有鬼了。」

她看看湯十郎，又一笑道：「你也許不相信有鬼，是不是？」

湯十郎道：「妳怎麼知道我不信有鬼？」

楚香香道：「如果你相信有鬼，你就不會住在左家廢園裡了。」

湯十郎哈哈笑道：「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信不信有鬼這檔子事，楚姑娘，如果有鬼，就叫咱們去見識一下



吧。」

他伸手對楚香香道：「請。」

楚香香一笑，道：「你先，我又不是响導。」

湯十郎道：「我倒是忘了。」

於是，湯十郎立刻拔身而起，他故意賣弄身法往左家廢園的後邊飛掠而去。

湯十郎是全力施爲的，因爲他明白這楚香香的輕功高絕，他自己的也不弱，於是，他起了好勝之心。

湯十郎飛奔如幽靈，一口氣落在後大廳的後廊上，但當他回頭去看楚香香的時候，他嚇一跳，因爲楚香香就站在他身後兩尺還不到。

楚香香不以爲意的道：「這兒是後院了？」

湯十郎張口結舌，半天才點頭，道：「不錯，這兒正是左家廢園後院。」

楚香香似是很惋惜的道：「唔，這兒滿目瘡痍，荒草漫徑，不復當年豪華了。」

湯十郎吃驚的道：「這麼說，楚姑娘曾來過這裡？」

楚香香道：「六歲那年到過，時隔十多年，這裡對我已陌生了。」

湯十郎道：「楚姑娘，原來妳與左家是世交？」

楚香香道：「我爹與忠義門的人是老交情。」

湯十郎道：「這是眞的？」

楚香香道：「我見你老實忠厚才告訴你的。」

湯十郎道：「太好了，楚姑娘，妳既然來了，就應該先下去拜一拜。」

「拜一拜，拜甚麼？」

「左門主一家百口之衆的屍骨呀！」

楚香香道：「現在何處？」

「地下室中堆放着。」

楚香香道：「快帶我去看看。」

湯十郎立刻當先往大廳上走，轉入大廳來到那道假墻邊，只見他用力猛推，那假墻便立刻移動出一道小門。

湯十郎道：「楚姑娘，我先下去把燈點上，妳再小心的走下去。」

楚香香拉住湯十郎道：「湯十郎，小心吶。」

湯十郎道：「我天天下來，每來一炷香。」

說着，他摸黑走入地下室中去了。

楚香香目光往大廳上看，只見到處結着蛛網，塵土層層，已把美好的傢俱掩得灰濛濛好不凄涼。

地下室中有了燈光，下面，湯十郎舉着油燈，道：「楚姑娘，下來吧！」

楚香香早就認準那九層石階了。

她只踩了兩階，人已落在地室下面，湯十郎指着那大堆被單下的骷骨，道：「姑娘請看。」

楚香香走過去，伸手掀起被單一角，只低頭一垂，面色立刻大變。

湯十郎突然發現了。

湯十郎把油燈放下來，伸手取過一炷線香，燃上，交在楚香香手中，道：「姑娘，妳應該向忠義門死難的人上一炷香吧！」

楚香香接過香，她的人也跪下了。

她口中喃喃自語，聽不淸她說的甚麼話。

但湯十郎發覺她的滾滾熱淚在眼眶中打滾，只差沒有嚎啕大哭。

楚香香緩緩站起身，她面對湯十郎，道：「湯十郎，你每天來上一炷香？」

湯十郎道：「我已經上了半年多的香。」

黑衣微抖，楚香香道：「這裡必然有你的親人了。」

湯十郎道：「妳猜對了。」

楚香香急問：「是你的甚麼人？」

湯十郎道：「我爹，還有三位叔父，他們一齊死在這裡的。」

楚香香道：「我知道，你一定爲報仇而來。」

湯十郎道：「官家無能，一等五年多，我們只好自己設計動手了。」

楚香香道：「希望能幫你甚麼？」

笑笑，湯十郎道：「謝謝，姑娘，咱們上去吧！」

他把燈再舉起來，楚香香沿着石階走上去。

湯十郎熄了油燈也跟了上去，他把假墻推上，轉身對楚香香道：「姑娘，我娘很想見見妳，願意賞光嗎？」

楚香香道：「你娘？在那裡？」

湯十郎道：「就在側邊小廂房內。」

楚香香道：「好哇，去拜見一下伯母。」

湯十郎聞言十分高興，立刻帶領楚香香往小廂房中走過去。

楚香香道：「湯十郎，這裡只有你同伯母住嗎？」

湯十郎道：「原本是的，後又來了母女二人，她們住在門樓右面。」

楚香香道：「一對母女？」

「是的，她們姓桂，桂花的桂。」

楚香香不以爲意的道：「我可以去看看她們嗎？」

湯十郎道：「她們不與外人來往，在下也只是幫幫她們，平日裡很少來往。」

楚香香道：「小心吶，不叫的狗會咬人的。」

湯十郎笑笑，道：「姑娘說笑了。」

他已站在小廂門外，伸手去推門，邊又低聲的道：「娘，楚姑娘來看妳了。」

眞親熱，只見湯大娘坐床上，說道：「快過來，楚姑娘。」

楚香香伸出雙手迎上去，道：「伯

母，我叫楚香香，來給您請安了。」

湯大娘笑瞇瞇的道：「不敢當，不敢當，快快坐在我身旁。」

她用手拍着楚香香的手，又道：「你們看，誰家的姑娘長得也沒有妳好看。」

楚香香道：「伯母說笑了。」

湯十郎已取來茶一碗，笑道：「楚姑娘，妳吃杯茶。」

楚香香接過茶，她低聲的道：「伯母，妳們在此半年多了吧！」

「七個多月了。」

「這兒可有甚麼發現？」

湯大娘道：「最近才見敵踪。」

雙方已知對方何人了，湯大娘心中不隱瞞。

楚香香道：「伯母，我去過地下室，眞殘忍。」

湯大娘牙齒咬得格崩响。

楚香香又道：「廢園中還有甚麼可疑之處？」

湯大娘聞言，心中一動。

「楚姑娘，妳指的甚麼可疑之處？」

楚香香道：「湯夫人，伯母，我是說這左家廢園中除了那個地下室之外，還有甚麼可疑之處，譬如說地窖之類，或是暗道之所！」

湯大娘心中不快，她淡淡的道：「這倒是未曾發覺，姑娘，恕我冒味問一句，姑娘的家鄉是何地呀？」

楚香香道：「常州府人氏！」

湯大娘雙眉一挑，道：「常州流星派？『流星雨』楚百川是姑娘甚麼人？」

楚香香也暗自一驚，道：「那是家父！」

湯大娘道：「噢，姑娘出自名派，老身失敬了。」

楚香香忙施禮，道：「想不到伯母也知道我流星派！」

湯大娘道：「也是十郎他爹生前說的，只可惜老身並未到過常州！」

楚香香道：「如果伯母願意，我很歡迎伯母前去常州府一遊，那裡有許多好玩地方呢。」

笑笑，湯大娘道：「再說吧！」

一邊的湯十郎却笑笑，道：「楚姑娘，時辰不早了，我送姑娘回去吧，姑娘妳住那裡？」

楚香香一笑，道：「不用送了，湯公子留步，我也該回去了！」

湯大娘立刻起身送客，道：「姑娘好走！」

這才沒講幾句，就這麼要分手了，其實這是湯大娘對兒子作了暗號，湯十郎方才出口送客。

楚香香走出小廂，她低聲問湯十郎，道：「湯公子，你不打算帶我四處看看麼？」

湯十郎道：「時辰太晚了吧？」

楚香香道：「你答應帶我參觀，你食言！」

湯十郎似是無奈了。

他想不到二人走出小廂，楚香香就逼他了。

楚香香不能不再仔細觀看左家廢園，她的到來，顯然是有目的，只不過湯十郎一時間是不會知道的。

湯十郎又怎麼會對楚香香食言，他暗自一狠心，道：「好吧，我這就帶姑娘到前面去看看！」

楚香香高興的伸手拉住湯十郎，吃吃笑道：「謝謝你呀，湯公子！」

湯十郎更加的無奈了。

* * *

湯十郎陪着楚香香，二人進入第三座正廳上，只見灰濛濛中桌椅條凳東倒西歪，上面佈滿了灰塵，湯十郎道：「楚姑娘，這裡亂七八糟，實在無可看處！」

楚香香却似感興趣的道：「湯公子，從這些傢俱上便可以看出來，當年住在這裡的左家，過的日子多氣派呀！」

湯十郎淡淡一笑，他是不會再把那一道假牆推開的。

只不過楚香香却很細心的在這座大廳上來來回回的走了四五遍！

湯十郎催她離開，但楚香香仍然在走動着！

楚香香越走越慢，她的脚觸地有聲！

湯十郎頓覺奇怪的看着楚香香這一動作，忽見楚香香奔到墻邊，雙手舉拳便在墻上敲不停！

她也越敲越用力，好像擂鼓一般打得墻壁「咚咚」响。

湯十郎吃驚了！

楚香香就要敲中假墻了，他也發覺楚香香邊敲邊側耳去仔細聽，楚香香知道是假墻，她顯然在比較聲音了。

這動作立刻提醒湯十郎，此女不簡單，她是有爲而來，她的目的顯然是想發現些甚麼！

湯十郎堵住楚香香再敲下去，他伸臂一笑，道：「楚姑娘，妳這是……」

楚香香一笑，道：「湯公子，我是一個很仔細的人，你不是帶我參觀嗎？我這是參觀吶！」

她偶爾斜睨湯十郎，便也立刻令湯十郎心神一蕩！

她伸手，而且去推湯十郎，很巧妙的推着。

湯十郎不自覺的往一邊閃去，而楚香香却及時的一掌拍打在假墻上！

「咚！」

這一聲「咚」，楚香香立刻露齒一笑。

湯十郎道：「楚姑娘！」

楚香香吃的一笑，道：「湯公子，你爲甚麼不叫我參觀得盡興？」

湯十郎道：「怎麼說？」

楚香香笑笑，道：「想當年忠義門盛名江湖，左門主義風蓋世，他的居地，必定異於常人，我好不容易的遠自常州趕來，機會不再，我豈有錯過？」



湯十郎是聽不懂楚香香的話，他只是怔了一下。

楚香香已「咚咚咚」連敲十幾下，她把耳朵用力的貼在那道假墻上聽了一下。

只一下，她再一次露齒的笑了！

她笑着對湯十郎道：「湯公子，我要走了，眞感謝你帶我進來參觀！」

湯十郎道：「妳不再往前面去看看了？」

楚香香道：「不了，你如果不早點回去陪伯母，她會想你的！」

湯十郎心中不是味道，這楚香香的話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她剛才爲甚麼强要陪她參觀，此刻又如此說！

楚香香已走出大廳了，湯十郎道：「那麼，我送妳出去吧！」

楚香香低聲一笑，道：「我還記得來時的路，湯公子，咱們再見了！」

湯十郎道：「姑娘，妳好走！」

楚香香騰空而起。只那麼一晃之間，便已消失在墻外邊了，眞好身法！

湯十郎暗自佩服，他不知道自己的輕功有沒有像楚香香這樣的高絕。

湯十郎正準備回小廂了，不料黑暗中傳來一聲冷冷的聲音，道：「她是誰？」

湯十郎吃一驚，因爲這聲音是桂月秀！

桂姑娘甚麼時候來了？

他抬頭看過去，第二道大廳後面的柱子一邊有個人，那也正是桂月秀的身形！

湯十郎大步走過去，低聲的，也帶着幾分尷尬的道：「阿秀，原來妳也來了。」

桂月秀有幾分靦覥的道：「阿郎！」

湯十郎未再伸手去拉，因爲他想到地下室中那一幕，他不知道自己突然離去是對還是錯了！

桂月秀道：「阿郎，那人是誰？身法很快！」

湯十郎道：「楚香香，常州流星派的公主，她爹『流星雨』楚百川，這位楚姑娘好像有目的才來此地！」

桂月秀冷冷道：「你們頭一回見面？」

湯十郎道：「還不足半個時辰！」

桂月秀道：「只不過半個時辰，你已知道她是何派何人的女兒，一見如故了！」

笑笑，湯十郎道：「楚姑娘對我娘這樣說的！」

桂月秀道：「她已見過伯母了？」

湯十郎道：「也只講了這幾句話而已！」

桂月秀緩緩轉身，却又低聲幽怨的道：「妳娘很喜歡她，是嗎？」

湯十郎道：「我娘不喜歡她！」

猛回身，桂月秀道：「眞的？」

湯十郎帶着些許衝動的想伸手去拉桂月秀，只不過他尚未伸出手，桂月秀伸手了。

桂月秀主動的拉住湯十郎，道：「伯母是眞的不喜歡那位楚姑娘？」

湯十郎道：「我娘喜歡的是妳！」

桂月秀立刻又有更進一步的反應了！

她把身子往湯十郎的胸前靠過去，動作是那麼的嬌羞不勝！

她的口中發出低而含磁的聲音：「阿郎哥！」

湯十郎幾乎不能自己了，他伸臂摟住桂月秀的柳腰，低頭吻着她的秀髮！

他也碰到一件東西，桂月秀頭上插着一支銀簪。

她今夜特別把簪子戴上了，湯十郎發覺之後當然很高興，他摸摸那簪子。

湯十郎道：「今天我沒去向伯母請安！」

「我們都沒有，阿郎哥，我們都有無奈！」

「是的，諸多的無奈啊！」

「阿郎哥，我們活得好苦啊！」

「是的，我們活得苦，但，我們却又必需活下去！」

桂月秀流淚了。

她的眼淚一出，湯十郎還以爲是前夜自己突然離她而去侮辱了她，她才流淚！

湯十郎帶着些許抱歉的爲桂月秀拭淚水，還低聲的在桂月秀耳畔說道：「阿秀，別傷心，我不會再像上一回，拋下妳一人獨自離開了！」

桂月秀道：「眞的？」

湯十郎又興奮的點頭，道：「絕對是眞的！」

桂月秀主動的去吻湯十郎，她很柔和的還在湯十郎的懷中扭着。

如果一個女子，在男人懷中挑逗，這個男人就很容易的衝動！

衝動就是慾火上升，湯十郎又「忍無可忍」了！

湯十郎這一回又把桂月秀抱起來了。

這一次他是不會把桂月秀抱到地下室去的！

上一次他就是忽然發覺在那一大堆骷骨之後，覺得不應該在那種地方辦那些男女之間的事情，他才慾念全消，毫無興趣，代之而起的是內疚！

這一回他變了，他抱起桂月秀往二道大廳內走去，他記得大廳的一邊放了一張長欖子！

天色雖然黑，但湯十郎仍然分辨得很清楚！

桂月秀也看得清楚，以他們二人均俱上乘武功，處在黑暗中仍比一般人看得遠。

湯十郎把桂月秀抱進大廳之後，很快的便坐在那個靠壁的長櫈子上了。

桂月秀的雙手緊緊的摟着湯十郎

的蜂腰，就好像怕湯十郎再從他身邊跑掉似的。

實際上她還眞有這個目的。

這一回，她打定主意了，她再也不叫湯十郎看到明天的太陽光了！

桂月秀本來是不打算今夜出來的，但她娘逼她出來，所以她是無奈的出來了！

她只一出來，便發現黑衣女楚香香，如今楚香香走了，却也留下個大好機會！

當然是殺湯十郎的大好機會！

* * *

女人施展媚力，好像天生的特性，有時候會很自然的便流露出來了！

桂月秀自也不例外，當湯十郎把她抱在懷中的時候，她發出低低的「唔」聲！

聲音是低了一些，但只要湯十郎聽到就好，因爲桂月秀只叫湯十郎一個人聽到！

湯十郎當然聽到了，而且他聽得全身肌肉一緊！

他抱得更緊了。

他吻着懷中的桂月秀，從輕輕的吻，直到半啃式的吻，然後變成吸吮！

於是，桂月秀把「唔」變成了「啊」，她似乎是陶醉了，陶醉在一種原始性的幻覺中，忘了自己！

她也去撫摸湯十郎，而且從湯十郎的臉孔往下摸。

她每摸一處，便會令湯十郎的被摸處發出反應，那正是性的反應。

桂月秀往湯十郎的全身摸着，也揉捏着，只要湯十郎用力吻吮她，她便用力去捏對方！

湯十郎也會感到疼，但疼得很舒服，尤其當桂月秀往湯十郎的下面抓去，湯十郎便再忍受不住了！

於是他動手去解扣了。

當然，他也解桂月秀的扣子！

桂月秀不忸怩，她似乎早已陶醉了，她的雙手，那麼的用力抱住湯十郎！

兩個人未躺下來，但兩個人已心貼心對坐在一起，那就像風，像雨，行動在曼妙的巫山峯下。

這情景還眞夠妙，二人的上衣未脫掉，只因爲天氣太冷了……

只不過上衣並不重要，重要的乃是褲子。

桂月秀已垂淚了！

湯十郎也瘋狂了！

* * *

桂月秀很痛苦。

她這是有生頭一次，這也是她的無奈！

她也愛湯十郎，但他們却處在這樣的環境中，這能說不是上天的安排？

這對於桂月秀而言，她的第一個男人，也是她愛的男人，却偏偏要在此時出刀對付她的愛人，這是誰也承受不了的事情！

桂月秀必需承受這樣的痛苦。

湯十郎好像攀上了火焰山似的，他周身赤熱，呼吸粗濁，彷彿天地間就只有他與桂月秀兩個人了！

桂月秀却在咬牙，她由痛苦而轉爲美妙，然後她再由愉悅而變成虎豹。

虎豹是會噬人的呀！

她正把意志力往一個念頭上集中着，那便是一個「恨」字，她在培養殺人的情緒了！

她本來不需要在殺人之前培養甚麼情緒，她又不是沒殺過人，但對付湯十郎却又不一樣，因爲這一個多月的交往，她早已愛上湯十郎了。

一個女人，如果要殺死她愛的男人，一時間只有用盡力氣把殺人的手段昇華，否則是下不了手的！

桂月秀已有了殺人的意念，她的眼神中有了冷焰，那是同她在出刀殺人之前的厲芒毫無異樣！

湯十郎陶醉在溫柔鄉中了。

他再也想不到自己會在此挨刀！

當然，他更想不到對他出刀的人竟會是抱緊了他表現出不勝嬌羞與柔情而又口中發出滿足且帶那麼一點痛苦狀的桂月秀。

二人的上衣原本未脫！

二人只在下身半赤裸，只因爲因陋就簡在這樣的寒夜裡！

就在二人緊抱不動中，桂月秀的刀，那把當年在江湖上令人聞之喪膽的「追魂刀」，突然自她的袖中閃着懾人的光芒，直往湯十郎的左脅下切過去。

人處在忘我之境的時候，總是很得意的。

湯十郎得意，但這兩天前後出現白衣女子與楚香香，這也會帶給他一定的警覺心，他痛快，但也很注意附近的一切，當他在得意的時候，正欲低頭去吻桂月秀，突然間，他的左脅下如被針刺，本能的反應是求生！

湯十郎咬牙不出聲，他就像拋擲撲在身上惡豹似的，抖手把懷中桂月秀往外擲去，但也被桂月秀的「追魂刀」帶起一溜鮮血！

「噹！」

「唔！」

湯十郎以右肘上附的「攝魂箭」身，阻擋了桂月秀的刀往他的腹內刺，那一聲「噹」便是出自刀箭相碰發出來的！

湯十郎忍不住「啊」了一聲，他痛得一彈而起。

桂月秀跳起身來紮着自己的褲帶，她在咬牙，但她似乎也在流淚，這才眞叫痛苦的。

湯十郎以雙手忽忙把衣褲整好，他把右手緊緊的按住左脅！

他好痛苦，他不但傷口在流血，在痛，他心中也在流血，在痛……

有時候心中流血比之肌膚流血更



痛苦。

湯十郎如今正是這樣！

他沉吼的道：「桂……阿秀，爲甚麼？」

桂月秀雙目冷厲，她舉刀！

「阿郎，原諒我！」

湯十郎驚怒交加，但他的身上在流血，鮮血從他的指縫間外溢，他的褲管也染紅了。

他咬唇，唇破而不知痛的道：「爲甚麼？」

桂月秀道：「我愛你，可是……我又非殺你不可……」

湯十郎道：「爲……甚……麼……」

他這一聲吼，很重，字字帶血！

桂月秀道：「爲了我爹，爲了我丈夫。」

湯十郎急急的再問：「你爹是誰？」

桂月秀道：「桂不凡是我爹，他老人家幾年未回家了，但有人知道！」

湯十郎道：「這個知道的人逼妳向我出刀？」

桂月秀道：「你已知道了，那麼……」

湯十郎急急問：「妳不是未結婚嗎？」

桂月秀道：「是的，我未結婚，剛才你已見了！」她流紅。

湯十郎叱道：「那麼誰又是妳丈夫？」

桂月秀猛搖頭：「別多問了。」

湯十郎道：「妳母女來此，本來就是負有殺我的使命，是嗎？」

桂月秀尚未開口，斜刺裡傳來一聲低沉聲：「不錯，是負有使命，只不過不是殺你一人，包括你娘在內！」

桂夫人精神奕奕，長髮挽髻，穩穩的站在大廳門下，她一點病容也沒有，兩隻眼睛睜得比平時大得多了！

湯十郎看得吃一驚。

「伯母，妳……」

「不要叫我伯母，你應該咒罵我們！」

「爲甚麼要等這麼久才對我下毒手？」

「嘿嘿嘿！」桂夫人笑聲似蛤蟆，那比之平日難聽多多，也嚇人一跳！

湯十郎便心中一緊，她怎麼變成這樣？

桂夫人道：「湯十郎，殺人需要時機，當時機成熟時候，自然不會再拖延！」

湯十郎道：「甚麼時機？」

桂夫人道：「你已是將死之人了，當然可以告訴你，那樣也算回報你這一個多月以來對我母女的侍候。」

「侍候？」湯十郎火了。

「是的，你侍候我母女，無微不至！」

湯十郎叱道：「我只是基於同情。」

「如果我不是有個漂亮女兒，你會同情我們嗎？」

湯十郎楞然。

桂夫人又道：「你爲我漂亮女兒侍候我們，也許只有稍許的同情，所以，湯公子，我也有回報！」

湯十郎咬牙，道：「妳們的回報就是殺我？」

桂夫人道：「我女兒已經把她那聖潔的身體給了你，你應該滿意了。」

湯十郎怒視桂月秀，道：「原來是妳娘的授意呀！」

桂月秀的刀平舉，但身子未動！再動，必分勝敗！

她未開口回答，湯十郎叱道：「桂夫人，拿妳女兒的身子回報我對你們的恩情，妳可恥！」

桂夫人嘿嘿連聲笑。

「妳還笑得出來！」

桂夫人道：「湯公子，我女兒也正要找一個童男與她交合，而你，就是最好的人選！」

湯十郎聞言大吃一驚，她想到剛才那一幕，桂月秀的動作有異樣。

他沉吼：「妳說甚麼？」

桂夫人帶着幾分得意的道：「她開過身，吸取陽，從此之後可練功！」

「她欲練甚麼功？」

「老身習的乃是『蛤蟆功』，她當然是要練我的功夫！」

湯十郎道：「妳女兒的刀法已夠辛辣了！」

桂夫人道：「那是她爹的刀法，何況藝多不壓身，多學一種又何妨。」

湯十郎想到他娘湯大娘的話，這桂夫人不是病，她吃人參在助功！

湯十郎道：「我送妳的那些人參？」

桂夫人道：「練蛤蟆功，講求的乃是氣，世上補氣最好的東西，當然就是人參，氣走百骸血流暢，嘿嘿嘿，湯公子，你該知道了吧！」

湯十郎道：「我仍然不太明白，這是妳們殺我的最佳時機。」

桂夫人道：「也罷，老身便再吐露一些心聲吧！」

桂月秀道：「娘！」

桂夫人手一擺，桂月秀的刀斜指，身子往湯十郎一側移動着。

那光景只待她娘一個示意，她便對湯十郎下刀！

桂月秀動，湯十郎不動，他雖然左手按住流血傷口，但他也下了個狠心，他準備以「攝魂箭」的最後絕招「怒射天鷹」，來一個兩敗俱傷。

他不想叫桂氏母女去傷害他的娘！

桂夫人當然也明白這一點，她的雙手平舉，手掌伸直，上身開始下挫，口中厲聲，道：「湯公子，你想知道的我已說了七成，你該領死吧！」

湯十郎道：「我死，但我想完全明白！」

桂夫人頓了一下，她又收起雙掌，道：「也好，看在你那五斤老山人參

上，我便告訴你！」

她對女兒示意，準備出手！

但却又對湯十郎道：「湯公子，我母女寒冬來此，也有計劃的！」

「甚麼樣的計劃？」

「冬日人少呀，是不是？」

湯十郎也聽不懂，他怔怔的道：「怎麼說？」

桂夫人道：「當年忠義門被血洗，可是左門主的仇家一點財物也未得到，江湖之上誰不知左太斗富甲一方？他的財寶呢？」

她頓了一下，又道：「他的財寶仍然藏在左家廢園的某一個地方，只是未被發現！」

湯十郎大爲吃驚，道：「原來妳們也是爲財寶而來，桂夫人，眞高招呀！」

桂夫人道：「江湖之上，對於這件大血案，暗潮洶湧五年多，各路人馬不露風聲却又蠢蠢欲動，誰也不明裡出手一試！」

「爲甚麼？」

桂夫人道：「你實在老實，這一點也想不到！」

湯十郎道：「我只會聽！」

桂夫人道：「這件大血案並未結案，大門上貼着官家封條，任何一路人馬，也不打算同官家爲敵，包括順天府西面的戈家堡！」

湯十郎怕她們出手，他意猶未盡的道：「妳們一定在這裡找過許多遍了！」

「你猜對了。」

湯十郎道：「妳們也一無發現？」

桂夫人道：「地室中一堆骷骨，地面上再無假牆可覓，實在叫人不解！」

湯十郎道：「桂夫人，所以妳們在失望之餘要走了，不再住下去了？」

桂夫人道：「這兒只適合鬼住。」

她戟指湯十郎又道：「你母子馬上就是鬼了，哈……」

她的身子猛一挫，雙掌疾伸，有一股難以看到的灰濛濛毒氣，已自她的雙掌往外奔流。

而桂月秀的「追魂刀」，便也在她拔身騰空中，直往痛苦中的湯十郎切過去。

「噹！」

「啪！」

「轟，轟！」

這一連串的聲音倏然間响起來，大廳之上塵土飛揚，傢俱暴响，便在這窒人的搏殺甫停，他們才發現，大廳上多了四個人。

齊姥姥的鋼拐，拚力的攔住桂月秀的刀，這二人正自嗔目怒視，只不過誰也未出手。

不是不出手，而是桂月秀在驚看着她娘。

湯大娘出現了！

湯大娘正自以雙掌，竭力的與桂夫人雙掌對上了！

二人四掌相交，各有進退，地上的方磚發出格崩响。

黑妞緊守在白衣女身邊，她的神色嚴肅。

湯十郎很痛苦的仍然站着不動。

白衣女便在這時候吃吃淺笑，道：「這是個甚麼世界呀，有恩不報還要別人死，妳們練毒功的人眞的心也變得漆黑了？」

黑妞接道：「小姐，我過去，這是個好時機呀！」

「時機」二字乃是桂夫人說的。

她要殺湯十郎，正是選好了時機，此刻黑妞出口，她的心一沉。

那齊姥姥平着鋼拐，道：「小姐，老身對付這丫頭，至少是個平手，她動不了湯公子一根汗毛。」

她的話，正是同意黑妞去助湯大娘。

白衣女嘆氣，她似乎不勝寒意的道：「人吶，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畫狗畫虎難畫骨呀！」

突然，桂夫人暴喝一聲，雙掌狂推之間，她已倒翻出七個觔斗，落在大院的雪堆荒草之中。

「阿秀，咱們走！」

只這麼一句話，兩條人影已往墻外飛去。

眞快，剎時間這母女二人不見了。

今夜實在非好時機。

今夜來了白衣女，她未命人去追，她只是冷冷的笑。

一場原本是一面倒的惡戰，就這麼一下子結束了！

白衣女走向湯十郎，道：「我可以看看你的傷嗎？」

湯十郎流了許多血，他本打算同歸於盡的。

他相信在他挨刀之前，他可以把桂氏母女二人射死，因爲他已下了決心。

然而情況有變，他不動了。

他此刻頓覺這世界虧欠了他許多似的，他很想找地方去抱頭痛哭。

但，他此刻却又要强打精神。

他不能傷了老母的心，原本是想結合桂家母女二人的力量的，湯十郎甚至想娶桂月秀當老婆。

他現在好心痛啊。

他已忘了白衣女向他關懷的問話，怔怔的站着。

白衣女伸手了。

她摸摸湯十郎的左脅，立刻吃驚的道：「嗨，好長的刀口，這女子太狠心了。」

湯大娘却也走過來，一把扶住湯十郎，道：「阿郎，你的傷……」

湯十郎乾澀的，也是苦兮兮的道：「我的心傷得好重，娘……」

湯大娘道：「娘早就叫你注意，你糊塗了。」

湯十郎道：「娘……我……」

他本想說在那種時刻，任誰也不會想到會挨刀，但當他發現白衣女正



以她那迷人的眼神直視着他的時候，他改口了。

「娘，我對不起妳老人家。」

湯大娘看看白衣女三人，道：「今夜援手之情，老身記下了，姑娘，咱們再見了。」

白衣女忙自懷中摸出一包傷藥，送到湯大娘面前，道：「收下吧，有了此藥，湯公子就不會再流血了。」

笑笑，湯大娘道：「伸出援手，已令老身無法還報，刀傷藥我們還有，姑娘，夜深了，快回去吧！」

她扶着湯十郎便往廳外走去。

白衣女有些木然了。

她站在那裡，直到湯氏母子二人消失不見。

齊姥姥道：「小姐，咱們走吧。」

黑妞兒道：「這老太太，她是茅坑石頭，又臭又硬，好像並不感激咱們。」

白衣女道：「不，她心中好感激，如是凡夫俗人，她早已向咱們言謝不迭，她不言謝，那是她在心中有些甚麼，我看得出來。」

齊姥姥道：「小姐，回去吧，湯十郎傷了，三五天是好不了的，咱們等他好了再來。」

白衣女道：「唉，想同他說說話的，怎麼會是這樣？眞是不巧！」

齊姥姥道：「巧，如果不是小姐在今夜前來找湯十郎談些甚麼，小姐永遠也找不到這年輕人了。」

白衣女道：「姥姥，你看他的傷重不重？」

齊姥姥道：「說重不重，說不重還眞的很重！」

白衣女叱道：「妳這是甚麼話！」

齊姥姥道：「說重嘛，他那一刀挨的地方不對勁，那地方如果波及內腑，他就慘了。」

她頓了一下手中杖，又道：「說好他還年輕，身子骨又結實，他應該挺得住。」

黑妞兒道：「他當然挺住了，他未曾倒下去呀？」

白衣女低聲幽怨的道：「他若倒了，死了，我會爲他做些甚麼呢？」

齊姥姥道：「是的，小姐，我老身非打死那狠心的丫頭不可。」

這三人再看看四週幾眼，白衣女道：「姥姥，這兒突然陰森森的，咱們回去吧！」

齊姥姥道：「夜來天寒地又凍，還是快回去吧！」

這三人就像左家廢園冒出的幽靈，剎時間消失在那大片竹林中了。

* * *

湯十郎果然傷得不輕，只差內腑未流出來。

湯大娘一句話也不多說。

她能說甚麼？此刻只有救治兒子爲當務之急。

床頭有個長方形小木盒，那裡面珍藏的便是他們從關外帶來的刀傷靈藥。

湯大娘扶着兒子睡在床沿邊上，舉着油燈只一看，她老人家直吸大氣。

她不能也不敢對湯十郎說這刀傷有多危險。

其實，在當時，如果湯十郎的反應稍慢那麼一點，他便永遠也別想站起來了。

桂月秀的那一刀，似乎切中他的肋骨，幸好他的反應快，總算撿回一條命。

現在，湯大娘把一包藥粉打開來，一把既紅又香的藥粉，就那麼按在幾乎半尺長的刀口上面。

湯十郎的反應是直吸大氣。

「痛？」湯大娘只說了這麼一個字。

湯十郎道：「娘，不痛。」

「咱們家傳刀傷藥是很痛，我知道，不過……」她又是一把藥末按上去，接道：「雖然痛，但很有效，止血癒合，娘這一生未見過更好的。」

湯十郎道：「所以娘拒絕了白衣女的贈藥。」

湯大娘道：「那白衣女是幹甚麼的？」

湯十郎道：「娘，至少她也助了我們一把，解了咱們的危機。」

湯大娘道：「娘不能隨便接受一個不明身份的人的贈與，白衣女她們爲甚麼會在那時候前來？你想過了嗎？」

湯十郎不開口了。

他那刀口處痛得他直咬牙，但鮮血却止住了。

湯大娘取來一塊布，爲湯十郎把傷處包紮好，她老人家深深的吁了一口氣。

「孩子，你們怎麼會在一起的？」

她開始問那事情的根由了。

湯十郎只簡單的道：「是桂月秀站在二道廳後廊上等我，好像有意來會我。」

湯大娘道：「不是會你，是殺你。」

湯十郎道：「她也幾乎把我殺了。」

湯大娘道：「你爲何不保持警覺？我曾一再的提醒你，她們母女二人十分神秘，你却不聽。」

湯十郎道：「誰會在那種時候去防備愛你的人呀！」

他不好細說，那情形當然很特別。

湯大娘却明白兒子的話中含義，因爲她似乎也聽到桂夫人說了些甚麼。

湯十郎有些歉意的問道：「娘怎麼會趕來的？」

湯大娘冷冷道：「你的吼聲，娘聽到你那種吼聲，便知道你上了人家的當了，你想，娘還能躺得穩嗎？」

湯十郎道：「娘，桂夫人習的乃是外門毒功——『蛤蟆功』，你出掌相抗

，難道……」

冷冷一笑，湯大娘道：「你忘了，咱們的家傳辟毒珠，再以娘的大力金剛掌，她得不到甚麼便宜。」

湯十郎又想再問，湯大娘已拍拍兒子，道：「睡吧，你需要多睡。」

湯十郎也眞的累了，他閉上眼睛，只不過當他閉緊眼睛的時候，滿腦子出現着桂月秀的影子。

滿腦子人影兒在晃動，湯十郎怎能睡得着？

湯大娘似乎已知道兒子痛苦，她出手爲兒子推拿，也把內功往兒子的體內引導，直到湯十郎微微的發出鼾聲。

* * *

湯大娘只有親自做飯了。

湯十郎醒過來的時候，湯大娘又指着門外，道：「孩子，時已過午了。」

湯十郎道：「外面天很暗。」

湯大娘把吃的端到床邊，道：「下雪了。」

湯十郎不由得道：「前面桂家母女……」

湯大娘怒叱道：「你還提她們呀，找死不是？」

湯十郎道：「娘，她們還在嗎？」

湯大娘道：「她們能不走嗎？」

湯十郎道：「走了？」

湯大娘道：「應該說，半夜就逃走了。」

湯十郎道：「又下雪了，她們會去那裡？」

湯大娘冷叱一聲，道：「爲你的傷着想吧，你還忘不了她們呀！」

湯大娘說完，忿而走出門外。

湯十郎却自言自語：「她……無論如何，她把那聖潔的處子之身給了我……」

湯大娘忽然回來，她抓住湯十郎，道：「她眞的獻出身子？」

湯十郎點點頭。

湯大娘急問：「你們……眞的……」

湯十郎再點頭。

湯大娘咬牙道：「這一對母女太陰毒了！」

湯十郎道：「她們習的是陰毒的蛤蟆功。」

湯大娘道：「吃虧的却是你。」她鬆開手，又道：「你已愧對你那素未謀面的未婚妻了，你忘了你爹的遺言，孩子！」

湯十郎道：「桂夫人曾坦誠的說，我幫了她女兒，這樣她女兒就可以修習她的武功了。」

湯大娘道：「眞叫人料想不到。」

湯十郎道：「料想不到的乃是她母女這一個多月來，曾找遍了左家廢園各地，爲的是左家的財寶，忠義門的財物呀！」

湯大娘聞言，全身一震，道：「眞叫人不敢相信，還以爲她母女平常足不出戶哩，唉，我們果然被她母女二人瞞過去了。」

湯十郎道：「而且瞞得咱們好苦。」

湯大娘道：「你還用大把銀子爲她們買人參，送吃的，哼，太可惡了！」

「也太可憐了！」

「她們可憐？」

湯十郎道：「他們當然也可憐，因爲她們殺不了我們，她們又怎麼向指使她們來殺人的那惡魔作交代？」

湯大娘點點頭，道：「但願她母女倆被那人宰掉，我老人家就愉快了。」

湯十郎却不開口了。

他的心中想着桂月秀，便扒入口中的東西，似也覺得毫無味道了。

* * *

湯十郎的刀傷很重，只不過兩天多，他娘身邊的刀傷藥已經用完了。

湯十郎左脅下的刀口子仍未癒合，他仍然需要繼續敷藥，湯大娘守在廂房中，她不讓湯十郎走下床。

雖然，湯十郎很想往門樓下面去看看，但他又擔心他娘不答應。

他心中仍然載滿了桂月秀的影子。

桂月秀的冷漠，那是當她們初來的時候。

桂月秀的熱情，當然是他們兩人相悅之時。

桂月秀那既冷傲又奔放的樣子，讓湯十郎再也難以安靜下來了。

「娘，咱們還有多少糧食？」

湯十郎怕再一場大雪斷炊，他不想勞動他娘。

湯大娘重重的道：「少了兩個狠心狗肺的人幫咱們吃喝，再過十天也沒問題。」

湯十郎道：「娘，別罵她們狠心狗肺！」

湯大娘叱道：「你少裝癡情漢，她們一心要殺掉咱們，你還爲她們設想呀？」

湯十郎道：「娘，她們也無奈，她們受制於人啊！」

湯大娘道：「咱們江湖人，講的是恩怨分明，有恩不忘，有仇必報，咱們對她們怎樣，老山人參也侍候了，哼，別說謝字，竟然出刀，太可惡了！」

湯十郎心中一痛。

他本來想說出，桂月秀已經回報過了，因爲她獻出了她的身子，然而，他也想到桂夫人的話，桂夫人說過，她女兒與童男接觸過以後，對於修習「蛤蟆功」，大有助益。

湯十郎的心痛，便是他想到此處。

湯大娘也冷笑連聲，又道：「這母女二人眞奸，原來是想打發財主意，妄想尋到『忠義門』的寶藏，天眞！」

湯大娘的話說完，湯十郎搖頭嘆息，道：「她們大感失望了，左家廢園裡，那裡會有甚麼寶藏。」



母子二人就在這小廂中閒話着，不覺已近午時，湯十郎道：「娘，明日一早，我進城。」

湯大娘叱道：「別忘了，你的傷……」

湯十郎道：「咱們沒有藥了，順天府城內，我認識一位大夫，他的醫道還不錯，我去找他看看，或許會好得快一些。」

湯大娘道：「也罷，且等明日一早，我陪着你進城去一趟，你一個人前去，娘不放心。」

母子二人正說着，忽聞院子裡傳來一聲：「大娘在嗎？」

「誰？」湯大娘一閃到了小廂外。

「大娘，是我。」

來的不是別人，白衣女是也。

「是你，姑娘！」湯大娘沒有叫白衣女進屋內坐，她站在白衣女面前，雙眼直視過去，彷彿要看穿白衣女似的。

「姑娘，你此刻前來有何指教？」

白衣女笑笑，道：「大娘，我是前來探望令郎的傷呀，我知道他傷得不輕。」

「謝謝，我兒好多了。」

「我可以進去看看嗎？」

「我兒睡着了。」

白衣女笑笑，道：「是我來得不巧了。」

湯大娘道：「所以也不請姑娘進去坐了。」

白衣女轉身只一半，忽然又回過身來。

她伸出雪白的手，手上一包東西，笑笑道：「大娘，令郎需要這些。」

湯大娘沒有伸手去接，她問：「這是甚麼？」

「刀傷藥呀！」

「我兒已好多了。」

「如果用我的藥，令郎如今已可以奔跑了。」

「不用了，謝謝。」

白衣女道：「那麼，我可以轉告大娘一件事情。」

「你請講。」

白衣女看看手上的一包藥，道：「這幾天來了不少各路江湖人物，我明白，他們的目的就是左家廢園，到時候恐怕凶多吉少，所以，這藥……」

湯大娘道：「姑娘不也是來路不明的人物嗎？姑娘，左家廢園實在甚麼也沒有。」

白衣女笑笑，道：「可是，就憑大娘一句話是堵不住悠悠衆生之口的，所以令郎的傷……」

湯大娘看看白衣女手上的布包，她頓了一下，終於接在手中，道：「這是老身第二次領你的情了。」

白衣女道：「只有一件事很可惜。」

湯大娘神情一緊，急問：「甚麼事？」

白衣女道：「桂家那對母女的去處，我只知她們往西奔去，追了一陣子便失去她們踪影了。」

湯大娘也覺可惜，如果知道她們的去向，應該可以推斷出那個幕後指使她們的人，而這個人很可能就是血洗忠義門的元兇。

白衣女轉身要走，湯大娘開口叫住她：「姑娘。」

白衣女面帶甜甜的微笑，回過身來，道：「大娘。」

她這一聲叫得很柔，很嗲，便湯大娘聽來也一怔。此女很能令男人心醉，連女人見了也愛憐不已。

湯大娘也不由得走上去，很熱情的伸手握住白衣女的嫩手，點着頭道：「姑娘，你高姓呀？」

「席。」

「芳名？」

「我叫席玉神。」

「眞是個好名字。」

「大娘，謝謝。」

湯大娘道：「來此目的？」

席玉神道：「尋找我的心中之寶，大娘，嘻嘻。」她笑着，還半掩口的又道：「我還沒有見過面的心中之寶。」

她越笑越好看，花枝亂顫似的又道：「大娘，你說可笑不可笑？」

湯大娘道：「千里姻緣最爲甜，願席姑娘盡快找到你的如意郎。」她以爲席玉神是找她的情人。

她鬆開手，也示意不再留白衣女了。

席玉神收斂笑容，擺擺手，道：「大娘，多保重了。」

她走起路來也好看，比之婀娜多姿還要好看。

湯大娘也看得直點頭。

她喃喃的道：「江湖代出尤物，此女當之無愧。」

* * *

湯大娘雖然收下白衣女席玉神的那包藥，但她却沒有使用。

她甚至也不對湯十郎提這件事。

湯大娘想得多，她怕上當，如果白衣女送來的是毒藥，她豈不害死自己的兒子？

防人之心不可無，湯大娘就是這麼小心謹慎。

* * *

「娘，是白衣女來了？」

「是她。」

「她來幹甚麼？」

「告訴咱們，江湖上各路人馬正往這裡集中，他們的目的就是這左家廢園。」

湯十郎道：「左家廢園甚麼也沒有啊。」

湯大娘道：「很難叫人相信這兒甚麼也沒有。」

湯十郎道：「娘，妳不以爲，這又是那個暗中謀殺忠義門的元凶玩弄的手法？」

湯大娘道：「怎麼說？」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華山谷洞內，唐煌遭屍魔圍攻，幸得馬老人助陣，豈知屍魔面對刀劍視如無物，正陷四面楚歌之際，突有山崩洞裂聲，混亂中，唐煌挾出棺中之門玉華與馬老人脫出谷洞。馬老人說門小姐身中之毒需去蛇谷尋求解藥，並親書一紙促唐煌速去。不料蛇谷主人蛇郎君一見面，不容分說便以千軍萬馬之蛇羣毒噬唐煌，垂危中又遇救星，以震撼聲勢逼使蛇郎君改變了殺心……



# 夢中劍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司空羽・文／可飛・圖

## 捨己報恩　悟出絕招

「蛇郎君」木然地站著，並未回答少女的話。

唐煌肚中一陣雷鳴，接著吐出一些黑水，緩緩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在少女臂彎之中，連忙閃開，茫然地道：「這是怎麼回事？」

少女嫣然一笑，「『蛇郎君』看到那封信餘燼上的字跡，知道是馬白水介紹你來的，所以他爲你們各服了一粒解藥。」

唐煌抱拳向兩人道：「謝謝兩位救命之恩。」

他突然想起門玉華來，回頭一看，她仍然靜靜地躺著，不禁焦灼地道：「既然她也服了解藥，怎地沒有醒來？」

少女柔聲道：「這解藥只能解除毒蛇之毒，至於她中那『芙蓉針』之毒此藥無效！不過……」她一指背上的長形布袋，道：「這件事交給本姑娘，包她醒過來就是了！」

唐煌不由一怔，登時恍然大悟道：「姑娘可是『無孔笛子』古鳳古姑娘？」

「不錯！」少女道。

唐煌肅容道：「如此說來，馬前輩要在下到此求解藥，不是找『蛇郎君』，而是找古姑娘了？」

「這個……」古鳳玉面紅了一下，道：「誰知道馬白水那老鬼按著甚麼心？既然本姑娘遇上了，自然義不容辭。」

唐煌可不信這一套，他記得在華山中，臨行時馬白水的神秘之色，原來馬白水當時就猜出那萬馬奔騰之聲及無數大石掉落谷中，都是古鳳「萬籟之音」的威力，馬白水見多識廣，知道古丫頭不是爲了救他，而是爲了唐煌。

所以他乾脆送個順水人情，叫唐煌到蛇谷來，使他們借機幽會。

爲甚麼又叫他到蛇谷來呢？因爲「蛇郎君」不能解「芙蓉針」之毒。

唐煌肅容道：「不知馬前輩要在下到蛇谷來用意何在？」

蛇郎君木然地凝視著谷口，沉聲道：「要你來殺我的朋友！」

「殺你的朋友？」唐煌茫然不解地道：「你的朋友在那裏？」

「蛇郎君」冷冷地道：「就是那些小蛇，牠們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心愛之物！」

唐煌不解地道：「他爲甚麼要叫我來殺你的蛇呢？」

「蛇郎君」沉聲道：「當然有他的深意！現在恕難奉告！」

這時「無孔笛子」古鳳却退到數丈之外的茅屋門前，好像已知「蛇郎君」要幹甚麼。

「蛇郎君」取出一個竹哨，這竹哨不過四五寸長，却有三個小孔，他閉上眼睛，吹奏起來。

那奇異而尖銳的聲音非常淒涼，有時像塞外深夜的胡笳，使戍邊的壯



士，陡生思鄉之情，有時像婺婦夜泣，風木啣悲。總之，不論哨音亮亢或低沉，都能動人心脾。

他的長髮和衣衫在夜風中飄拂著，更加觸目淒涼，加之他神色淒然，證明他所吹的曲調，正是他悲壯的心聲。

哨音曲子很單調，却有一種動人的力量，好像每一個音符，都擊在唐煌心坎上。

突然，附近傳來「沙沙」的聲音，像千百萬條桑蠶在噬食著桑葉，唐煌悚然掃視一周，不由冒起陣陣寒意。

「天哪！」千百萬條白色小蛇，翹著蛇頭，緩緩向前游動，已經游出草外，蛇頭之多，像一片白茫茫的蘆花。

哨曲突然尖如利錐，却戛然而止，餘音穿入雲霄，在山谷中繚繞，半天才停。

兩串晶瑩的淚珠，淌下蛇郎君那木然的面頰。

唐煌被這淒涼恐怖的情景驚呆了，幾乎也忍不住流下淚水。

「蛇郎君」睜開眼睛看看四周的小蛇，深深地歎了口氣，沉聲道：「但願你能把握機會，不要白白地葬送我的愛蛇……」

說畢騰身掠上茅屋頂上，奇異的哨音又沖天而起。

就在唐煌一怔之間，千百道「颯颯」的聲音四面八方射到，不容思考，不容眨眼，撤出殘劍，削、劈、掃、切，在腥風血雨中飛掠著。

蛇身和蛇血一排排地向外飛濺，「呱呱」怪叫之聲，也像千萬隻青蛙齊鳴，無數的白影不斷地向內激射，有如暴風中的白色冰雹。

終於，唐煌明白了馬白水叫他來此的原因，也明白了「蛇郎君」叫他殺蛇的深意。

他儘一切可能，使用任何所知的絕學，一邊掃劈，一邊苦思。

這些激射翻騰的毒蛇，正像張子萍的玉帶尺一樣，令人防不勝防，但牠們有一定的動作，有一定的方向，只要研出破解之法，就可以破解張子萍的玉帶尺和他的怪異劍術。

唐煌思念及此，就發覺「蛇郎君」的偉大，現在，多殺一條蛇，就等於在「蛇郎君」身上多戳一劍一樣。

怎樣能少殺蛇而及早研出幾招武學呢？他又在五個不同方位上，點出二十餘劍，二十五條小蛇立被斬成兩段。

最後，他終於又施出那一招「五霸圖」上的絕學，一蓬蓬的蛇肉和蛇血，向外排射，他自己也變成一個血人。

當最後一式將完時，突然靈機一動，未照原式施展，却將劍尖挽了七個小劍花。

七個劍花連綿而出，一個套著一個，沒有任何破綻，接著，數十點寒芒，準確地點在四十九條小蛇的七寸之上。

他歡呼一聲，騰身而起，落在茅屋之上。

「蛇郎君」面如死灰，却點點頭道：「馬大哥果然沒有白費心血，而在下也沒有白白犧牲，這一招威力之大，正可制住蛇陣之法，你成功了！」

他的聲調有些沙啞，不知是興奮還是惋惜。他吹了三聲竹哨，那些未受傷的小蛇，昂頭游入草中，傳來「沙沙」的聲浪。

只有谷底這片平坦地上，留下一片死蛇遺骸，血肉模糊，有的尚在蜿蜒而動。

唐煌肅然抱拳道：「尊駕若預先得知馬前輩叫在下來此的目的，在下絕不從命！現在，在下深深的……」

「蛇郎君」掠下茅屋，站在門前，沉聲道：「本郎君一生言出必行，馬兄對本人有再生之恩，這也算不了甚麼！其實你只研成破解蛇陣之法，至於本人的『蛇形十八掌』，你仍須再進一步研出破解之法！」

唐煌茫然掠下茅屋，看看「無孔笛子」古鳳，再看看「蛇郎君」，他們的臉色都很肅穆，尤其是「蛇郎君」的堅毅神色，令人不忍違拒。

唐煌沉聲道：「馬前輩信上還交代甚麼？」

「蛇郎君」肅容道：「破了本人的『蛇形十八掌』，才算大功告成，今後再遇上張子萍，可以一鼓成擒！」

「啊！」唐煌驚咦一聲，心想，果然如此，這「蛇郎君」捨己爲友的犧牲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像一位偉大的慈母爲了救千百個別人的孩子，把自己心愛的孩子送往虎吻一樣。

唐煌肅容道：「請問……」

「蛇郎君」搖搖手沉聲道：「注意了！尊駕若有一絲兒戲之心，或輕視在下之意，那是對不起馬老哥，也對不起在下慘死的朋友，你快出手吧！」

唐煌肅然起敬，想不到這個面色陰沉的中年人，竟是一位守信諾而重義氣的人。

「蛇郎君」知道他心中還有不忍下手之念，暴喝一聲，身形疾挫，左閃右晃二十餘次，像蜿蜒的靈蛇一樣，閃電拍出十三掌，掌掌不離唐煌要害。

唐煌心頭一凜，不再猶豫，施出九大奇人絕學所合研的十一招。

「叮叮叮」，他的殘劍快逾閃電流矢，却都點空，戳在地下的石板上，濺起一蓬蓬石屑和火星。

現在他才知道對方的「蛇形十八掌」果然厲害，若能破解此掌法，張子萍的「騰蛇劍」，實在不足爲懼了。

「蛇郎君」的身子和四肢，沒有一個部份不像蛇，縱、跳、盤、纏，快得令人頭昏，十一招使完，竟未佔到上風。

但唐煌仍不忍使出那一招絕學，只用那十一招武學，從頭再來。

蛇郎君厲聲道：「尊駕應該知道本人現在的心情，可沒有工夫和你閑纏！」

唐煌暗暗一歎，沉喝一聲「小心了！」，長劍「嗡」地一聲，絕學又告施出。

此招一出，「蛇郎君」已被劍勢籠罩，唐煌劍勢一緩，他實在不忍心看到對方流血，正要收招，突聞「無孔笛子」古鳳沉聲道：「難道你要他自絕……」

唐煌悲嘯一聲，長劍上又發出「嗡嗡」之聲，施出那套絕學。

但在最後一式施出一半時，突然心血來潮，覺得變個花樣施出，能發揮更大的威力，劍尖一攪，眨眼工夫，向上疾挑十一下。

就在最後一下挑出時，只聞「刈」地一聲，「蛇郎君」抱臂退出一丈，一條左臂齊肘削去。

唐煌面色大變，「噹」地一聲，長劍掉落地上。

無邊的內疚，像千百條毒蛇啃噬他的心肺，他瘋狂的撲了過去。

「住手！」一條紫影一閃而至，擋住他前衝的身子，道：「你先靜一靜，更不要難過！在他來說，現在不但不恨你，而且還要感激你手下留情！」

「甚麼？」唐煌粗暴地推開古鳳，沉聲道：「妳別危言聳聽，我，實在對不起他！」

突然，他又怔住了，只見「蛇郎君」那冰冷的面孔上，忽然綻出了笑容，這種自慰的笑容，在他，可能一生沒有這樣笑過幾次。

他撕下衣襟，將斷臂包紮起來，又吞了幾粒藥，平靜地道：「你不必吃驚，也不必抱愧，對馬兄的大恩來說，我僅斷了一臂，眞是幸運極了，所以我應該感激你，因爲剛才可以殺死我，但你却手下留情！」

唐煌感覺眼前一片水霧，同時也感覺自己的渺小。「蛇郎君」爲了報馬白水之恩，甘心情願地犧牲千百條愛蛇，也犧牲了一臂，還連稱幸運。

這是慷慨的犧牲！是高貴的情操！像蛇郎君這種好人，却遠遠地隱於深山大澤之中，埋沒了他的美德，讓那些牛鬼蛇神橫行武林。

唐煌肅然地深施一禮，問道：「馬前輩對谷主有何大恩？」

蛇郎君吁了口氣，道：「六十幾個海盜，變成六十幾個『鹽屍』之事，大概你已知道，本人正是六十餘個海盜之一！」

「這……」唐煌驚愕一下，只見蛇郎君續道：「昔年張子萍雄心勃勃，和『屍魔』設謀利用海盜，海盜悉數被擒，只有在下被馬兄所救，得免變爲『鹽屍』，來到此谷，遇上家師，傳『蛇形十八掌』及所有制蛇之法，不久他老人家棄世，本人就隱居此谷，但對馬兄的大恩沒齒難忘！」

唐煌肅容道：「馬前輩信上曾說明要尊駕犧牲性命？」

「沒有！」蛇郎君慨然道：「馬兄的爲人在下深知，他從不輕易求人，此番命你有求於我，正是本人報恩的良機，豈能錯過！本人雖然失去一臂，但今後在心情上的負擔却大大地減輕！」

蛇郎君續道：「尊駕年僅弱冠，却有如此高絕身手，而馬兄善於識人，正如伯樂之與良駒，現在尊駕任務已達，恕本人不留客了！」

唐煌暗暗叫絕，這人大義感人，却又不拘小節，現在又下逐客令了。

唐煌抱拳道：「可是門姑娘迄今未醒，是否解藥……」

無孔笛子柔聲道：「人家可不管你的門姑娘窗姑娘，我不是說過，這件事交給我嗎？」

「蛇郎君」道：「出谷之法，諒瞞不了古姑娘，恕不遠送了！」

古鳳歛然道：「請原諒小女子剛才的冒犯！」

「蛇郎君」已經走到茅屋門口，道：「姑娘不必介意，在下能見識一門音律絕學，正感開了眼界，也許有一天在下能祝賀姑娘的終身大事……」

「啐！」古鳳輕輕啐了一口，雙頰紅得像熟透的櫻桃，羞怯怯地看了唐煌一眼，道：「我們走吧！」

唐煌看看茅屋，柴扉已經閉上了，心想，這「蛇郎君」眞是一位可敬的怪人。他喟然一嘆，挾起門玉華，隨著古鳳自一條小徑出了蛇谷，原來這出口處竟是一個奇大的瀑布之下的石洞，不易被人發現。

夜霧更加濃重了！在他們的髮際上鑲著許多晶瑩的水珠。

「古姑娘！」唐煌朗聲道：「在下除了表示援手的謝意外，對姑娘的絕學也由衷欽佩！」

古鳳美目一眨，道：「別挖苦人好不好？我這雕蟲小技，可不敢和你這位當代劍俠相比！眞的！今夜看了你的劍術，我覺得自己這點小玩藝實在微不足道！」

唐煌黯然道：「說來慚愧得很，在下空有一身武功，却無法顧及自己的父母！」

「不必自責！」古鳳肅然道：「你已盡了最大努力，而現在你已經有很大的收穫了！」

唐煌搖搖頭道：「若非姑娘援手，恐怕連華山那個山谷也逃不出來！」他慨然續道：「想不到爲了一個張子萍，竟使『蛇郎君』那等仗義重信之人失去一臂，恐非馬前輩始料所及！」

古鳳淡然一笑，道：「世上有人終日忙碌奔波，出生入死，都是爲了別人，却從不希望得到報償，因爲他們在助人之時，已經獲得報酬，那就是內心的快慰！」

唐煌點點頭道：「馬前輩和古姑娘都是這種人！」

古鳳柔聲道：「不錯！本姑娘所作



所爲從不希望別人報答，當然連你也包括在內！」

這砥柱山面積不大，不久就到了山麓，前面是一座破舊的神廟，在氤氳的夜霧中，靜得像一座古墓。

古鳳指指山神廟，道：「就在這裏吧！門姑娘不能再繼續昏迷了！」

兩人進入廟中，唐煌把門玉華放在大殿中，借著一線曙光，可以看清殿中空蕩蕩的，連神龕也沒有了。

古鳳取下長形布袋，撐開袋口，唐煌好奇地注視著，因爲這種袋子他曾見過兩次，一次是「赤脚大仙」，另一次是張子萍，現在應該是第三次了。

古鳳取出一支長約尺餘的東西，此物很像旱煙管，只是那煙鍋不是在尖端，而是在煙管的一半處。

而且這煙管比普通旱煙管粗一倍有餘，煙鍋奇大，呈六角形，中央只有一個小孔。

「這是甚麼玩藝兒？」唐煌雖不知此物的用途，却知道與「黑貨」有關，因爲他又聞到那濃烈的怪味。

古鳳又自袋中取出一個圓形小燈，放在地上，然後又取出一個油紙包。

這時唐煌既感神秘，又十分驚奇，就是這東西，使「赤脚大仙」霍保意志消沉，自暴自棄，使千百個武林高手賴此爲生，仰人鼻息，一旦犯了毛病，鼻涕、眼淚和呵欠不斷，好像生命力突然消失殆盡。

就連張子萍那種城府極深，武功高絕之人仍不能例外。

「察」地一聲，古鳳燃著了小油燈，一燈如豆，搖曳著暗淡的光芒，正和軒轅廟鐘樓中的燈光一樣，昏暗而微弱，一看便知，此燈的用處不是照明，而是另有妙用。

古鳳在油紙包中的黑物體上捏下一塊，以兩根銀針挑著，在燈頭上燃燒著，發出「滋啦滋啦」之聲。

陣陣濃烈的香味，不！也許是腥味，使唐煌五臟翻騰，但古鳳似乎已經習慣，她熟練地以銀針翻弄著那豆大的黑色物體，異味愈來愈濃，小廟中瀰漫著陣陣白煙。

「注意！」古鳳平靜地道：「撬開她的牙齦，把烟嘴放在她的口中，然後把她扶坐起來！」

她好像是此中老手，那熟練的動作，使唐煌大感新奇，把那美好的影子倒映在地上，令人感到迷惘。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唐煌已猜出她要幹甚麼，他知道這種東西的靈效之大，幾乎可以起死回生。

唐煌照樣做了，一手扶著門玉華坐在地上，另一手把煙嘴放在她的口中。

古鳳把那黑物體燒得黃黃的，道：「捏著她的鼻子，必須使她猛吸兩三口！」

唐煌不禁皺皺眉頭，由於他所見的事實太殘酷，頗爲她擔心，萬一門玉華也像那些高手一樣，一犯毛病就呵欠連連，涙涕交流，豈不是害了她？

但現在又有甚麼辦法呢？總不能永遠讓她昏迷呀！

唐煌捏著門玉華的鼻子，而古鳳也同時以銀針挑著那個黃黃的豆粒物體，放在煙鍋中的小孔處。

門玉華的鼻子不能呼吸，自然要用口呼吸，煙鍋中「滋啦滋啦」直響，僅是吸了三四口，那個豆粒大的黃色物體就變成灰燼了。

「好了！」古鳳拔下煙管，吹熄了燈，把工具又放進布袋中揹在身上，道：「我要走了！大約盞茶工夫，她就會醒來。」

「古姑娘請少待！」唐煌把門玉華身子放平，抱拳道：「姑娘乃是風塵中的奇女子，在下大恩不言謝，但有一事不明，尚請姑娘指點迷津！」

「問吧！」古鳳始終是平靜的，她不過十八九歲，但從容老練的姿態，却像一個老江湖一樣！

唐煌肅容道：「這是甚麼藥物？爲甚麼許多武林高手對此藥趨之若鶩，越陷越深呢？」

古鳳微微一笑，道：「這種藥物名叫『阿芙蓉』，又名大煙，是用罌粟未熟果實之汁製成……」

古鳳肅然地看了唐煌一眼，又回過身去，道：「據說西方有個化外之國，名叫『英吉利』，將此藥大量輸入天竺國，再由天竺國轉運本國，大多在五羊城卸貨，有一年遇上海盜，一船『阿芙蓉』被搶掠一空，也就是這種東西……」

古鳳續道：「此物本是一種珍貴靈藥，有止痛、安神及振作等等妙用，也是最佳的藥引，但化外之國居心不善，想以殺人不見血的陰謀，滅我漢族人種，就將吸食之法及工具同時輸入我國！

「凡是靈效之藥，都有其歹毒的一面，此藥也不例外，最初一般人用以治病，立見效驗，日子一久就上了癮，而且愈陷愈深，況且，此藥吸食之時，有如騰雲駕霧，飄飄欲仙，武林中人爲了增加功力，也競相吸食，因此就中了張子萍的詭計，甘爲驅使，不克自拔……」

唐煌恍然大悟，原來這東西名叫「阿芙蓉」，心中一動，道：「請問古姑娘，門玉華吸食之後，不是也要上癮嗎？」

古鳳搖搖頭道：「不會！三次四次不會上癮，就以本姑娘來說，當初爲了療傷，也吸了七八次，至今也沒上癮，爲了救人，經常把此工具帶在身上。」

唐煌肅然地道：「姑娘對武林之事知之甚詳，尤其對張子萍之事也十分清楚，不知他困家父於不夜城作用竟何在？」

「這個我也不清楚，據說令尊掌握著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對張子萍十分重要，但令尊又不肯說，所以令尊短期內不能自由，但也無生命危險！」

唐煌內心十分慚愧，人家是一個女孩子，而且年紀和自己差不多，但江湖經驗却深得許多，古鳳背朝著他，似有離去之意，她三番兩次援手，而過去沒有淵源且根本素昧平生，她又不希望報答，使唐煌大為心折。

唐煌知道這種人脾氣，說些感激的話反而顯得膚淺，只是感覺受人家恩惠太多，不知如何報答。

因而，他又想起馬白水和「蛇郎君」，更顯得自己是那麼渺小，簡直微不足道。

古鳳姍姍走向廟口，唐煌大聲道：「古姑娘請留步！在下還要請教一事！」

古鳳止步回身，嫣然一笑，道：「唐少俠，如不見外，就叫我古鳳好了！」

唐煌抱拳道：「姑娘妙律無雙，廣陵絕響，而且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在下就叫你古姊姊吧！」

古鳳微微一笑，神態既美艷又大方，道：「那我也叫你一聲弟弟了！」

唐煌道：「『阿芙蓉』既為張子萍控制武林之藥物，不知古姊姊的黑貨得自何人？」

古鳳微微一笑，道：「唐小弟，你猜猜看！」

唐煌搖搖頭道：「小弟猜不出來！」

古鳳平靜地道：「你應該知道，當今搞音律之學的人，除了姊姊外……」

唐煌心中一動，道：「莫非是『赤脚大仙』高占非？」

「不錯！」古鳳續道：「但唐小弟可別以為我是搶來的，當然更不會是偷來的！」

唐煌道：「如此說來，古姊姊和『赤脚大仙』有交情了？」

「不！我以前根本不認識他！」

「那……」唐煌不解地道：「古姊姊剛才不是說得自『赤脚大仙』嗎？」

「是的！」古鳳道：「是他送給我的！」

唐煌大惑不解，他記得「赤脚大仙」為了黑貨，意志消沉，竟置九大奇人而不顧，而上次在軒轅廟中，霍保曾拚命搶奪，結果落敗，終未到手。

而古鳳自稱和「赤脚大仙」根本沒有交情，又不是偷來的，難道「赤脚大仙」被她的美色……

他不能這樣猜度一位前輩，茫然的望著古鳳，道：「古姊姊，到底是怎麼回事？」

古鳳微微一笑，在唐煌面前姍姍踱了幾步，道：「我是打賭贏來的！」

「打賭？不知打甚麼賭？據小弟所知，這黑貨和烟具，等於他的命根子……」

古鳳道：「這一個賭，有兩個步驟，第一，當然是較量音律學！」

唐煌道：「古姊姊一定贏了！」

「不！棋逢對手，誰也沒贏，誰也沒輸，因為他預先聲明，平手就算我贏！」

「另一個步驟呢？」

古鳳神秘一笑，道：「我道破了他的隱秘！」

「甚麼隱秘？是不是有關他失踪的事？」

「是的，但不會如此簡單！」古鳳續道：「告訴你吧！唐小弟，他吸食『阿芙蓉』，不克自拔，甘為張子萍利用，那不過是一種烟幕而已！」

「啊！那麼他並未自甘墮落，也沒有吸食上癮！」

「當然沒有，不然，『阿芙蓉』和煙具怎會一股腦兒送給我？」

唐煌大為興奮，心想，一代高人，自然不會老來變節，以前對他的懷疑，太不應該了。

唐煌不解地道：「那麼他的用意是……」

「還不是為了救人！他說，不久的將來，令尊和其餘白道高人就會脫困了！」

說畢，頭也不回，掠出門外，消失在夜霧中。

唐煌茫然地搖搖頭，感覺這女人很古怪！好像馬白水和她相識，而馬白水明是叫唐煌找她，解救門玉華，卻又不加點破，但唐煌的心情卻開朗多了。

門玉華動了一下，突然坐了起來，尖聲大叫道：「五霸圖！五霸圖在這裏……」跳起來向廟外狂奔，聲音那麼淒厲，好像千百個尖細的嗓音在呼喊。

門玉華狂奔出廟，大叫「五霸圖」！尖銳的聲浪在原野中迴應著，她那長長的秀髮在風中飄動著，這情景使唐煌感到無比的淒涼。

「五霸圖，五霸圖在這裏……」

唐煌長身疾掠，僅是三個起落就超過她迎面攔住，沉聲道：「門姑娘，妳冷靜一下，我是唐煌！」

門玉華似乎神智不清，瞪著一雙失神的美眸，冷峻地道：「你要『五霸圖』是不是？快跟我來……」

說畢，向斜方掠去，唐煌暗暗一嘆，不知怎地，一種悲壯的心情籠罩著他，覺得她十分可憐，她為了效忠小潔，不顧自身危險，處處為別人著想，一個弱女子尚且如此，愧煞男子漢大丈夫！

他電掠而至，兩臂一圈，把門玉華摟得牢牢的，沉聲道：「門姑娘，門姑娘，我是唐煌呀！」

門玉華大力掙扎著，卻無法掙脫，竟向唐煌的手腕咬去。

唐煌忍著劇痛，緊摟不放，卻轉到她的前面，面對著面，大聲道：「快看著我！我是唐煌！」

門玉華的目光漸漸集中，酥胸微



微起伏著，夜風將她的秀髮吹拂到唐煌的臉上，加之陣陣幽香，使唐煌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

終於，門玉華眼眶一紅，嬌呼一聲：「唐……煌……」緊緊地摟著他，貼在他的胸前，悲聲道：「唐煌，快去救費姑娘！」

「甚麼？」唐煌好像被潑了一頭冷水，這個陰影始終罩在他的心頭上，只是不敢往壞處想，他認為造物者不會那麼殘酷無情。

但他的聽覺沒有毛病，由門玉華的語氣和聲調聽來，費小潔已有生命危險。

他粗暴的抓著門玉華的雙肩，大聲道：「她在那裏？」

門玉華面如帶雨梨花，她自幼飄泊江湖，受盡了疾苦，後被費玉潔收養，跟著費小潔，她們像手足姊妹一樣。

知遇和扶養的雙重之恩，使她忘了自己的存在，處處為費小潔打算，說得切實點，為了小潔，她隨時準備粉身碎骨。

但自遇見唐煌之後，她將這種至高至純的情操，分了一半在唐煌身上，她常常暗自痛苦，以為那是對小潔恩將仇報的行為，但她無法自拔。

現在，她眞想永遠在唐煌懷抱裏，直到死去。

唐煌大力搖著她的肩胛，粗聲道：「快說，她在那裏？」

她現在多麼希望唐煌和她多溫存一會呵！然而，唐煌所關心的是費小潔，而不是她，那怕是一點點，她也會知足。

她自信很倔强，但這時竟忍不住奪眶而流出淚水，她悲切切地道：「她在邙山飛魂峽中！」

「我們走……」唐煌攔腰挾起她，向南疾馳，全力施為，帶起勁烈的「呼」風聲。

這時小廟牆頭上傳來一聲幽幽的嘆息，雖是那麼低沉微弱，却動人心脾。

她正是去而復返的「無孔笛子」古鳳，倔强和少女的自尊，促使她漠然地離去，但是身子離去，却把一顆心留在唐煌身邊。

她嫉妒費小潔，她看到唐煌為小潔的焦灼和瘋狂之態，幾乎動了殺機，甚至她嫉妒門玉華，雖然門玉華並未得到唐煌的慰藉，但她以為僅被唐煌熱情的一摟，也就夠了一輩子的慰藉。

當唐煌的身影完全消失時，她才哼了一聲，喃喃地道：「我要和姓費的一較短長。」

她長身掠出短牆，身形像一支紫箭，跟踪而去。

又是一聲嘆息，小廟旁一株大樹上飄下一條身影，望著他們的去路，喃喃地道：「情孽！情孽！眞想不到這小子用情極專，也難怪古丫頭惱羞成怒了！唉！老夫一番安排竟是白費了……」

這人飄飄如仙，正是那位擺卦攤的老者——馬白水。

由砥柱山去邙山，約百餘里，方向是東南，唐煌一邊疾奔，一邊沉聲道：「她在邙山飛魂峽做甚麼？」

門玉華被他那健臂挾著，混身不是滋味，幽幽地道：「上次在王屋山的畫面大會上，我趁她不備，點了她的穴道，挾着下了接天坪，進入邙山，在飛魂峽中停下。等了一天，突然發現三個絕世魔頭跟踪而至，其中有三邪之一公冶森，另外兩人沒有看清楚，反正都是一流高手。」

唐煌沉聲道：「以妳和小潔的輕功，逃走該沒有問題，為甚麼妳被他們捉住？」

門玉華忿然地道：「光是三個一流的高手，費姑娘還不會示怯，以後又發現很多人藏在附近，費姑娘並非擔心自己，只是怕她肚皮上的『五霸圖』被那些魔頭得去，那樣一來，你所獲的『五霸圖』上的一招絕學就沒有用了！」

唐煌微一嘆，道：「在那緊要關頭，當然以保命為第一要務，想不到她總是為我打算！」

門玉華續道：「姑娘為了你，自甘委曲，要毀去肚上的圖案，那時我建議把圖案刺在我的肚皮上，以假亂眞誘敵離開邙山，最初姑娘不肯，我以自絕威脅她，她只得勉强答應了，那些高手只知道費姑娘在那裏，並不知道有兩個人，她為我刺好圖案，我就換上費姑娘的衣衫，向洛陽方向疾奔，最初他們沒有發現，當我奔出數里之外才被看到，想不到在洛陽以南的關林中被李驊射了一支『芙蓉針』。」

唐煌恨聲道：「想不到武林高手都染上吸大煙的惡病，受張子萍控制，連李驊也未例外，聽他的語氣，宮大哥似乎也吸上癮了！」

門玉華道：「我在軒轅廟留下梅花暗記，那是費姑娘告訴我的，希望你能發現，結果已經太晚了……」

唐煌心中一焦急，不由汗流浹背，況且挾著一個人奔了一天，早已疲憊不堪。

門玉華幽幽地道：「唐煌，你太累了，還是放我下來自己走吧！」

唐煌挾著她也有點彆扭，把她放下來，拉著她的手疾奔。

月亮又躲進雲層中去了，山野中幢幢的黑影，像無數的鬼魅，猙獰聳立著。

他眞希望長出翅膀，立刻飛到小潔身旁，他會牽着小潔，翱翔萬里長空，追逐著白雲，數著天上的星星……

「唐煌！」門玉華嬌喘呼呼地道：「就是前面那個峽谷……」

唐煌又把她挾起來，三個起落，已到峽口。

有人說，非造天下之至險，不能極天下之大觀，眞是至理名言，這峽谷險極了，也十分怪異，絕壁奇陡如削，深約數百丈，距對面約二十餘丈。

這邊峭壁邊沿上有一株怪樹，枝幹探出絕壁之外約四五丈，對面也有一株同樣的怪樹，探出三四丈。

兩樹的最前端枝幹上，拴著一條以山藤編製的軟橋，寬僅兩尺，在夜風中悠悠盪盪。

門玉華肅然一指小橋，道：「這就是飛魂峽，此橋名叫『不渡橋』，爲了爭取時間，只得冒險取這捷徑了！」

唐煌打量這個軟橋，不過十餘丈，加上兩邊探出的樹幹，約二十丈左右，即使全力施爲，也無法一掠二十丈，當今之世，任何高手也不能一掠而過。

俯瞰谷底，怪石嵯峨，有如一片筍林，山風在峽底呼嘯著，好像千百人在低嘯。

一個武林高手，當然不會被這條小橋嚇住，然而，萬一掠到軟橋中央，而遭人伏擊，躲無可躲，又不能還手，非粉身碎骨不可。

「門姑娘，我們過去！」他毫不考慮地，就要領先掠上樹幹。

「唐煌，你看……」門玉華輕輕拉了一下，自怪樹枝椏隙縫中向對面指去。

唐煌一顆心突然狂跳起來，像要脫腔而出，那是一個衣衫不整，披髮垂肩的女人，由身段望去，很像費小潔。

夜風吹亂了她的長髮，擾亂了她的視線，衣衫在風中抖動，好像隨時都會落下峽底。

她現在掠出對面的怪樹，站在軟橋上，向後張望了一下，身子失去平衡，差點掉落峽底，連忙張開兩臂，使身子平衡，然後向前走去。

唐煌激動極了，看出這少女正是費小潔，看她的衣衫及走路姿態，可能已受了傷。

那少女每走一步，唐煌的心就猛跳一下，終於，唐煌忍不住了，大叫一聲「小潔！」

那少女突然一震，抬頭望過來，一時慌張，蓮足踏空，陷入山藤隙縫中，驚呼一聲，連忙坐在軟橋上。

那少女驚魂甫定，撩起臉上的長髮，唐煌歡呼一聲，身子像飛瀉的彈丸，自怪樹枝縫中掠上軟橋。

他興奮得直想流淚，只要看到小潔，他所受的一切痛苦，都雲消霧散了。

就在他剛剛落在軟橋上時，後面的門玉華突然發出一聲驚呼，淒厲的聲音像失去人味。

唐煌不必回頭，已知她驚呼的原因，因爲對面怪樹上也掠下了一條身影，奔向費小潔。

費小潔本是坐在山藤橋上，蓮足插在軟橋隙縫中，想躍起來一時已辦不到。

況且現在軟橋上有三個人，使軟橋變成下弧之形，悠悠晃晃搖擺不定。

唐煌和對面那人同時掠到費小潔身邊，同時撤劍在手，「叮」地一聲，劍身搭在一起。

對面之人正是張子萍，他陰笑一聲道：「小子，到現在爲止，我已擊中你的兩個要害，一個是唐一飛，在我手中，隨時隨地都能取他的性命，另一個是這丫頭，在我看來，她對你的重要性，不下於唐一飛！」

唐煌切齒道：「老賊，你雖然心毒手狠，工於心計，却也逃不過別人的暗算，不久的將來，你的遭遇，可能比你加之於任何人的還要慘些！」唐煌冷峻地續道：「我還要告訴你，如果以眞憑實學動手，本人有把握勝你，不信咱們到橋外一試！」

「嘿……」張子萍陰笑一陣，道：「眞正高手是鬥智而不鬥力！今夜你若不死，終有一天能遂你的心願！」

唐煌表面沉著，內心却像沸騰一樣，現在他有信心擊敗這個魔鬼，却不能放手一搏，況且，在這軟橋上動手，中央有個費小潔，十分危險，即使張子萍無意傷她，而他也無法收攝心神。

唐煌沉聲道：「小潔，妳到我身後去……」

「桀桀……」張子萍獰笑道：「如意算盤打得眞不錯！她只要一動，在老夫玉帶尺下，就要零碎落下峽底！」

唐煌的面孔扭曲著，他只忿恨不給他機會，使他無用武之地。

現在三人站在軟橋中央，像個軟兜一樣垂下，一旦動起手來，就等於和死神挑戰。

唐煌雙目中好像噴射著火燄，厲聲道：「老賊，你到底要幹甚麼？」

「很簡單！」張子萍的玉帶尺一顫，像毒蛇一樣蜿蜒而動，陰聲道：「只要劃開她的衣衫，讓老夫看看那個圖案就行了！老夫保證不動她一根汗毛！」

「不要！」費小潔切齒道：「唐煌，不要答應！你專心和他力拚，即使佔不到便宜，也是兩敗俱傷，爲了替武林除害，我們兩命換他一命，也很值得！」

唐煌氣得頭髮也豎了起來，這種仗如何打法？和小潔在一起時，他從未替自己打算，只是費小潔對他太重要，若連小潔也保護不了，他會痛苦一生。

「老賊！」唐煌厲聲道：「你以爲你能傷得了小潔？」

「小子，要試試嗎？」張子萍像一頭狡狐，陰惻惻地道：「我要提醒你，這個代價可就大了！」

「不錯！」唐煌暗暗盤算，代價太大了，若小潔傷在他的劍下，不但自



已一敗塗地，而且是魔道消長中的魔燄之勝利。

他把浮躁和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心想，這魔頭剛才所說的話是對的，「高手過招，鬥智而不鬥力！」

現在張子萍對他的威脅，不但對他自己本身，而且針對費小潔，應該急謀對策。

這樣一想，心情就平靜下來，他冷笑道：「老賊！現在我們各有一半取勝的機會，你最好是別耍花樣，在我身後峽壁上，還有一位高手，他只要以石塊招呼你，你別想有一絲勝算！」

張子萍向唐煌身後望去，却未看到人，老魔也相信唐煌的話，因爲在華山中，唐煌和馬白水同時離去。

假如馬白水藏在橋端出手牽制，果然非常棘手。

而費小潔坐在兩人中央，早已暗暗將腳拔出，剛才唐煌對老魔說話，動機有二、第一是讓費小潔看看他的兩腿已經分開，可以穿過一個人，第二，老魔向橋頭打量時，必定分神。

就在老魔疑信參半時，唐煌悶聲不響，震開玉帶尺，一口氣攻出十七劍，而費小潔也像穿簾燕子似的自唐煌胯下掠過。

唐煌威脅已除，不由豪氣萬丈，冷峻地道：「老賊，現在該輪到你受折磨了！」

張子萍優勢已失，已不像剛才那樣鎮定，厲聲道：「小子，現在就要看看你的眞憑實學了！」

「不錯！」唐煌輕蔑地道：「我唐煌深知必能爲三個少女報仇，也知道武林道義終必伸張！」

張子萍瞪著一雙死神的眸子，玉帶尺微微一震，「颯颯颯」連攻七式。

唐煌清嘯一聲，又施出那一招絕學，殘劍「嗡嗡」之聲大作，當最後一式施出時，劍尖疾挑十二次。

「刷刷刷」，每一劍都準確萬分，像生了眼睛，在張子萍前身十二個穴道部位，挑了十二個洞，但却僅挑破衣衫。

張子萍像一隻受驚的兔子，玉帶尺疾捲而回，退了一步，那軟橋搖搖擺擺，像巨大的鞦韆一樣。

「唐煌你……你要小心那！」小潔的語音顫抖而沙啞，不知是興奮抑是驚駭。

「放心吧！小潔！」唐煌不屑地道：「我要先嚇破他的狗膽，然後再殺死他！」

張子萍陰毒地道：「唐煌，除非你要作一個逆子，甘受武林中人唾棄，因爲唐一飛仍在老夫手中，事到如今，勝券仍操在老夫之手！」

唐煌臉色一沉，道：「家父若知你死在絕峽之中，他也會含笑而死，況且你死了之後，我仍有把握救出家父！」

「嘿……」張子萍笑一陣，道：「老夫臨行曾交代過，若老夫五日之內和部下失去聯絡，馬上殺死唐一飛，因爲唐一飛手中握著一個秘密，老夫若得不到，也不能落於任何人之手！」

「況且……」老賊又冷笑道：「除了老夫一二部下之外，無人知道唐一飛囚於何地！」

唐煌又暗暗焦灼，這魔頭果然厲害，現在要想解救爹爹，只得生擒此賊了！

可是，要生擒張子萍談何容易！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時，突聞一陣「忽忽」風聲，來自張子萍身後絕崖上，在霧氣中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影子飛向兩人頭頂。

「啊！」費小潔驚呼一聲，尖叫道：「是一塊巨石……」

這時唐煌和張子萍都已看到頭頂上約兩丈高處，一塊重逾千斤的大石，帶著一片罡風，壓了下來。

在這刹那，他們都暫時撤開雙方的仇恨，必須對付這塊大石，假如這塊大石落在軟橋上，軟橋絕對承受不住。

假若出手震開大石，使大石落入峽底，也非常危險，因爲這一震之力極大，反彈之力也必驚人，軟橋也可能被震斷。

但危機急在眉睫，他們的想法都是一樣，爲了保命，爲了身後的費小潔，不約而同地伸手向大石接去。

唯有兩人同時去接大石，使大石下瀉的奇大力量逐漸化於無形，才能化險爲夷。

同時他們也知道，假如有一方不接，另一方也不會接，於是兩人動作一致，四掌托住大石，身形隨著萬鈞下墜之力一挫，終於將無儔的壓力化爲無形。

僅是這一刹那，兩人！不！是三人，包括唐煌身後的費小潔，都吁了口氣，汗出如雨。

足下的枯藤「格支格支」直響，這是不堪負荷的聲音，即使壓力不再加重，若時間久了，仍會壓斷軟橋。

他們互相凝視著，可以聽到彼此急劇心跳的聲音，他們不再想如何算計對方，而是在默默地以眼睛交換彼此的心聲。

「如何處理這塊大石？」這是他們共同的意志，於是兩人同時向峽底望去。

彼此都明白了，要把大石丟下深峽，然而，大石出手之時，也要相當技巧，同時也要提防對方趁機狙襲。

假如丟石時一方用力太小，使力量偏重於另一方，那麼偏重的一方必定吃虧，甚至會隨著大石被震下峽底。

他們都同時考慮這一問題，當然無暇去想這塊大石重逾千斤，何人有此膂力，能擲出數十丈之外。

唐煌肅然地道：「張子萍，現在我們是同舟共濟，要想活命，必須同心合力將此石丟下峽底，若有一方面出

手偷襲，可能都要葬身峽底！」

張子萍沉聲道：「不錯！咱們的仇恨暫時擱下，能保得一命，將來總有機會！」

唐煌相信他是心口如一，沉聲道：「我喊一二三，我們力道一致，同時出手！」

「好！」張子萍冷峻地道：「丟出大石之後，也不必再動手，我們必須盡速離開此橋，去找那暗算我們的壞蛋。」

「也好！你注意了！」唐煌喊出「一」字，兩人輕輕盪起巨石，足下的山藤「蓬蓬」直響，他們知道有些山藤已經斷了。

「二！」他們都以深厚的內力，巧妙地卸去大石的壓力，使脚下的力道佈於整個橋上，而不是集中於軟橋中央。

整個軟橋上都發出「蓬蓬」之聲，那些年久的山藤相繼綳斷，他們既要運用內力，減去壓力，又要使身子保持平衡。

就在唐煌正要數出「三」字時，又是一陣「忽忽」風聲當頭壓到，兩人同時仰頭一看，又是一塊千斤大石，向兩人中央所托的大石上飛壓而下。

兩人都是當今絕頂高手，在這緊要關頭，心意相通，提早丟下大石，又及時伸手接住第二塊巨石。

「蓬」地一聲，峽底傳來悶雷似的巨響，而這一塊比剛才那一塊更重些。

「蓬蓬」之聲越來頻越密，不必細看，山藤在繼續綳斷，而且軟橋已經高低不平了。

「一」！唐煌又數出一字，沉聲道：「我數出二字就撒手……」

「二……」

那知二字剛出口，「蓬」地一聲，軟橋一折爲二，向兩邊峽壁上盪去。

唐煌和張子萍同時撒手，提氣縱身，抓住了斷橋，各自向一端盪去。

然而，這時却傳來一聲尖呼，那是費小潔的聲音，像一把利剪，戳在唐煌的心扉上。

唐煌的耳中可以聽到下面「卜卜」的衣袂飄風之聲，他想，這一次她的嬌軀就會變成一堆肉醬。

他不敢去看，也沒有時間去看，趁斷橋盪到峽壁上時，雙足一蹬，刹住了身子，掛在絕壁的一半之處。

然而，他沒有聽到小潔落地之聲，他深信一個人的身子自數百丈高摔在亂石之中，聲音一定很大，以他的聽覺來說，即使是一塊小石落入峽底，也能聽到。

這一下使他絕望的心又產生了希望，急忙猱昇上了峽壁，向峽下繞去。

現在他才想起門玉華，這半天沒有出聲，顯然已經走了，她爲甚麼悄然離去？

悲忿和焦灼無情地侵襲著他，腦中像有千百隻蜜蜂在「嗡嗡」叫著，假如小潔眞的死了，今後他將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造物者會讓她死嗎？他在暗暗地祈禱，假如小潔能不死，有人救了她，他將盡一切所能報答他的大恩，即使作一輩子奴役，也心甘情願。

繞下峽壁，那裏是一些尖銳的石筍和嵯峨的白石，在夜霧中像一些身著白衣的無常鬼，猙獰的聳立著。

唐煌像一頭負傷的猛獸，馳騁於亂石之中，他現在矛盾極了，希望早些找到她，却又不希望看到她的屍體。

假如小潔能倖免不死，那定是上蒼的神奇安排，他將終生感佩。

「小潔！小潔……」他的呼聲是顫慄的，像千百人在峽底嘶呼！

「唐煌！唐煌……」這聲音和他的呼聲混雜，迴盪於夜空，唐煌以爲是自己的聲音。

「小潔！小潔……」每喊一聲，心頭就顫抖一下，也證明了僥倖的希望越來越渺微了。

「唐煌！唐煌！」這次他聽清楚了，那好像是門玉華的聲音，因爲他現在一心一意地在思念著費小潔，任何一種聲音，他都會先想到是不是費小潔。

「門玉華怎會來到峽底呢？」唐煌又昇起了希望，心想：「莫非我聽錯了？這是小潔的聲音？」他現在又希望自己的聽覺有毛病了！

「小潔，小潔，妳在那裏？」

「唐煌，我們在這裏！」這確是門玉華的聲音，那個我們的「們」字像星星之火，在他心底燃起了希望的火燄。

他騰起身子，有如一頭撲擊小鳥的猛隼，向發聲處掠去。

「啊……」當他的視線集中在一個紫衣少女的臂彎中時，極度的興奮使他顫抖起來。

那是「無孔笛子」古鳳和門玉華兩人，古鳳托著費小潔，而費小潔却像小孩子似地在她臂彎中悲泣。

多麼感人的情景！唐煌猛撲過去，搶過費小潔，瘋狂地吻著她的頭臉，像雨點一樣。

「啊！唐煌！你終於無恙歸來！我……又死了一次！」

「是的，小潔！」唐煌緊緊地摟著他，臉貼著臉，互相摩擦著，呼呼喘著，他們閉上眼睛，來領略這補償的喜悅。

「小潔！」唐煌喃喃地說：「我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在妳失聲尖叫時，我已經死了！因爲我的心已隨妳失落峽底！」

「可是……唐煌……我們還是好端端地活著！眞的活著！我們所摟抱的，都是眞實的你和我！」

「但我仍像作夢一樣，假如是眞的，蒼天對我們太厚了！」（未完・二十）



註册商標

#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冊，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真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 天然植物提煉、無副作用
# 清朝御醫秘方、濃縮精製

# 健腦靈
# MASTER－MIND




**功　　效：** 益智補腦、鎮心安神、活氣養血、健脾補虛、强筋潤肌、延年益壽。

**適用範圍：** 失眠健忘、夜卧不寧、氣血俱虧、精疲神衰、脾胃虛弱、腰膝酸軟。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